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四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 著

元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二冊

(28)

倍通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改版後)三版

有 著
作 權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
北平
漢口
廣州
長沙
河南
馬首
北平
琉璃
交通
永漢
南陽
北街

著 者
校 勘 者
發 行 人
印 刷 所

蔡 東 藩
通俗圖書刊行社
徐 寶 魯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會文堂新記書局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會文堂新記書局
會文堂新記書局

元史通俗演義

全書
二册

定價大洋二元

外埠
加郵費

第三十一回 上彈章劾佞無功 信儉言立儲背約

却說鐵木迭兒奉太后弘吉刺氏敕旨，得居相位，起初還算守法，沒甚舉動。惟仁宗巡幸上都，留鐵木迭兒等留守，鐵木迭兒援丞相留治故例，出入張蓋，頗爲烜赫。廷臣不甚注目，統以爲故例如此，不足爲怪。越年鐵木迭兒偶然得病，自請解職。晝值朝房，夜值宮禁，宜其勞病。乃以忝忽魯代相。至延祐改元，忝忽魯免官，仁宗擬命左丞相哈克織繼任。哈克織自言非世勳族姓，不足當國，請再任鐵木迭兒。仁宗乃復拜他爲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仍進爲右丞相。他即想出一條理財政策，毅然上奏道：

臣蒙陛下垂憐，復擢首相，依阿不言，誠負聖眷。比聞內侍隔越奉旨者衆，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敕諸司，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往諸番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番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經用不給，苟不豫爲規畫，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毒流黎庶，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未覈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填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阻撓。請敕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謹奏。

據奏中所言，不過清釐宿弊，澈查私販，有益國用，無損平民，看似正當不易的政策。無如中國官吏，多是貪財黷貨，凡遇計臣當道，變更舊制，往往被貪官汙吏乘間營私，無論若何良法，總歸弊多利少。結果是民生受苦，國庫仍枵，所得金錢，都入一班狗官的囊橐。歷代以來，俱蹈此轍，惟前代貪官中飽之費，尙在本國流通，所謂楚得楚失，挹彼注茲，猶不足患，今

則多寄存外國銀行，自涸財源，其患益甚。

做皇帝的身居九重，那裏曉得許多弊竇，卽如元代仁宗，好算一個明主，覽了鐵木迭兒奏牘，也道是情真語當，立准施行。鐵木迭兒遂分遣屬吏，循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西使臣呢，匣馬丁，酷虐尤甚，信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作爲所增田畝，居民怨恨入骨。

贛州土豪蔡五九，素有武力，且頗任俠，鄉民推爲首領，抗拒官長，一夫作難，萬衆響應，頓時江漳諸路，四起爲亂，蔡五九乘此機會，佔奪汀州寧化縣，戕殺有司，居然稱王建號，號令四方。奪了一縣，就想爲王，器量如此，安能成事。江浙行省平章張閏，奉旨往勦五九，也率着衆人，前來抵敵，究竟一時烏合，敵不住多大官軍，戰了數次，弄得十人九死，那時五九勢窮力蹙，逃入山谷，被官軍躡迹追尋，生生拏住，訊實正法，做了無頭之鬼。

張閏上章奏捷，仁宗纔覺心惻，惟臺臣上言五九作亂，由括田增稅所致，乞罷各省經理，有旨准奏，只鐵木迭兒攬權如故，反且貪虐加甚，凶穢愈彰，朝野雖然側目，可奈鐵木迭兒氣燄熏天，欲要把他彈擊，好似蒼蠅撞石，非但不能動他，而且還要滅身，大家顧命要緊，自然相率箝口。

尋復由太后下旨，令鐵木迭兒爲太師，中書平章政事張珪，向來嫉惡如讎，至此不禁進言道：「太師論道經邦，須有才德兼全的宰輔，方足當此重任，如鐵木迭兒輩，恐不稱職。」仁宗本器重張珪，奈因迫於母命，不便違悻，只好不從珪言，加鐵木迭兒爲太師，兼總宣政院事。中國古典，夫死從子，况仁宗身爲人主，豈可依而母后，專擅權好，是殆徒知有順不知有孝者。會仁宗如上都，徵政院使失列門，一作錫哩瑪勒。傳太后旨，召珪切責，珪抗論不屈，惹得失列門性起，竟喝

令左右加杖，可憐這爲國盡忠的張平章，平白無辜的受了一頓杖責。古時刑不上大夫，張珪身爲平章，乃遭倖臣仗責，可嘆可恨！皮肉血出，奄奄歸家。次日卽繳還印信，挈了家眷，徑出國門。珪子景元，隨駕掌衛，宿衛左右，聞父因杖創乞休，遂奏請父病垂危，懇卽賜歸。仁宗驚問道：「卿別時，卿父無病，怎麼今稱病篤了？」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父被杖事。仁宗心知有異，乃遣使賜珪酒，進拜大司徒。珪已回籍養病，上表陳謝便罷。

至仁宗還都，並未追究失列門，廷臣心益不平。會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納賄鐵木迭兒，鐵木迭兒遂密遣家奴，脅上都留守賀巴延，令他釋弼。巴延不肯，據實陳奏。侍御史楊朵爾只已升任中丞，與平章政事蕭拜住、蕭志除奸，遂邀同監察御史四十餘人，聯銜抗奏道：

鐵木迭兒，桀黠奸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讐朝野，凡可以誣害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畝，與教寺後墻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哈喇班第使人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氈氍幣帛，又值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巴爾濟蘇爲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凌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略無省悔，私家之富，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庶使後之爲臣者，知所警戒，臣等不勝迫切得命之至！

仁宗覽了這奏，震怒有加，立即下詔，逮問鐵木迭兒。鐵木迭兒至此，也不免惶急起來，忙跑到與聖宮內，向太后下跪，磕着響頭，如同搗蒜。如搖尾乞憐一般。太后驚問何事，鐵木迭兒道：「老臣赤心報國，偏遭臺臣嫉忌，誣臣重罪，務乞太后爲臣剖白，臣死且感恩！」赤體報后，則有之，赤心報國，則未也。太后道：「皇兒難道不知麼？」鐵木迭兒道：「皇上已有旨，逮問老臣。」太后道：「何故這般糊塗！」如非糊塗，恐不令太后胡行。鐵木迭兒道：「臺臣聯銜奏請，怪不得皇上動怒。」太后道：「你且起來，無論甚麼大事，有我作主，怕他甚麼！」鐵木迭兒碰頭道：「聖母厚恩，真同再造，但老臣一時無可容身，奈何？」太后笑道：「你這老頭兒，也會放刁，你在宮中時常進出，今日便住在宮內，自然沒人欺你。」鐵木迭兒道：「明日呢？」太后道：「明日也住在這裏，可好麼？」鐵木迭兒道：「老臣常住宮中，不更要被人議論麼？」太后把他睨了一眼，便道：「你怕議論，快些出去，休來惹我！」那時鐵木迭兒，故作驚慌，抱住太

后玉膝裝出一付淚容，夫是之謂奸臣。果然太后俯加憐恤，用手把他扶起，並命貼身侍女，整備酒肴，替他壓驚，是夕命鐵木迭兒匿宿興聖宮。一語够了。

越日，楊朵兒只復入朝面奏，略說鐵木迭兒匿居禁掖，非皇上親自查拏，餘人無從逮問，說得仁宗動容。退了朝，竟躡入興聖宮來，侍女得知消息，忙去通報太后。太后即命鐵木迭兒避匿別室。待仁宗進來，佯若無事。仁宗謁母畢，由太后賜坐，略問朝事，漸漸說到鐵木迭兒。仁宗遂啓奏道：「鐵木迭兒擅納賄賂，刻剝吏民，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等，聯銜奏劾，臣兒令刑部逮問，據言查無下落，不知他匿在何處？」太后聞言，怫然道：「鐵木迭兒是先朝舊臣，現在入居相位，不辭勞怨，所以我命你優待，加任太師。自古忠賢當國，易遭嫉忌，你也應調查確實，方可逮問，難道憑着片言，就可加罪麼？」仁宗道：「臺臣聯銜，約有四十餘人，所陳奏牘，歷敘鐵木迭兒罪名，想總有所依據，不能憑空捏造。」太后怒道：「我說的話，你全然不信，臺臣的奏請，你却作爲實據，背母忘兄，不孝不義，恐怕祖宗的江山，要被你送脫了！」強詞奪理。說至此，便撲簌簌的流下淚來。老婦也會撒嬌。仁宗素具孝思，瞧這形狀，心中大爲不忍，不由的跪地謝罪。太后尚嘮嘮叨叨的，說了許多，累得仁宗頓首數次，方纔趨出。

越日詔下，只罷鐵木迭兒右相職，令哈克繼代任，又遷楊朵兒只爲集賢學士，臺臣相率嘆息，無可如何。

會接陝西平章塔察兒急奏，報稱周王和世球勾結陝西，變在旦夕了。原來和世球係武宗長子，從前武宗嗣位，既立仁宗爲太子，丞相三寶奴欲固位邀寵，會與康里脫脫密談，擬勸武宗舍弟立子。康里脫脫道：「太弟安定社稷，已經正式立儲，入居東宮，將來兄弟叔姪，世世相承，還怕倒亂次序麼？」持正不阿，難爲脫脫。三寶奴道：「今日兄已授弟，他日能保叔姪無嫌麼？」康里脫脫道：「古語嘗云：『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我不負約，此心自可無愧，人若失信，自有天鑒。所以勸立皇子，我不便贊成。」三寶奴嘿然而退。

至延祐改元，欲立太子，仁宗頗覺躊躇，以情理言，當立和世球，何待躊躇。鐵木迭兒窺透上旨，便密奏道：「先皇帝舍

子立弟，係爲報功起見，若彼時陛下在都，已正大位，還有何人敢說！就是先皇帝亦應退讓，今皇嗣年將弱冠，何不早日立儲，免人覬覦呢？」仁宗道：「姪兒和世球，比朕子年齡較長，且係先帝嫡子，朕承兄位，似宜立姪爲嗣，方得慰我先帝。」鐵木迭兒道：「宋太宗舍姪立子，後世沒有訾議，况宋朝開國，全由太祖威德，太宗無功可錄，加以金匱誓言，彼此遵約，他背了前盟，竟立己子，尙是相安無事。今如陛下首清宮禁，繼讓先皇，以德以功，應傳萬世，難道皇姪尙得越俎麼？」仁宗聞言，尙是沈吟。鐵木迭兒又道：「陛下讓德，卽始終相繼，恐後代嗣君，亦未必長久相安。老臣爲陛下計，并爲國家計，所以不忍緘口，造膝密陳。」仁宗不待說畢，便問道：「你說舍子立姪，不能相安，莫非是爭位不成？」鐵木迭兒道：「誠如聖論，自古帝王，豈必欲私有天下，特以儲位未定，往往有豆箕相煎，骨肉相殘的禍端。卽如我朝開國，君位相傳，非必父子世及，所以海都構釁，三汗連兵，爭戰數十年，至今尙未大定，陛下何不懲前毖後，妄立弘規，免得後嗣爭奪呢？」佞臣之言，最易入耳，非明目達聰之聖主，鮮有不墮入彀中，試觀鐵木迭兒之反覆陳詞，何一非利害關係，動人聽聞，此讒口之所以可畏也。仁宗矍然道：「卿言亦是，容俟徐圖。」已入迷團。鐵木迭兒乃退。

靜候年餘，未見動靜，不免暗中惶急，遂私與失列門商議。看官，你道失列門是何等人物？就是前日傳太后旨，擅杖張珪的徽政院使。原來太后老而善淫，因鐵木迭兒年力垂衰，未能逞慾，有時或出言埋怨。鐵木迭兒善承意旨，遂薦賢自代。彷彿呂不韋之薦嫪毐。太后得了失列門，甚爲合意，大加寵幸。因此失列門的權勢，不亞鐵木迭兒。鐵木迭兒與他晤談，敘述前日密陳事，失列門笑道：「太師的陳請，還欠說得動人。」鐵木迭兒道：「據你的意思，應如何說法？」失列門道：「太師才高望重，難道不曉得釜底抽薪的計策麼？目今皇姪在都，無甚大過，你教主子如何處置？在下恰有一法，先將他調開遠道，那時疎不間親，自然好立皇子了。」鐵木迭兒喜動顏色，不禁拱手道：「這還要仰仗你呢！」失列門道：「太師放心，在下有三寸舌，不怕此事不行。」一蟹勝似一蟹。果然過了數日，有旨封和世球爲周王，賜他金印，出鎮雲南。失列門之入讒用虛寫。

過了一年，復立皇子碩德八剌一作碩迪巴剌爲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和世球在雲南，已置官屬。聞仁宗已立太子，頗滋怨望，遂與屬臣禿忽魯尙家奴及武宗舊臣釐日沙、不目丁、哈八兒禿教化等會議。教化即常侍嘉輝道：「天下是我武宗的天下，如王爺出鎮，本非上意，大約由讒構所致。請先聲聞朝廷，杜塞讒口，一面邀約省臣，即速興兵，入清君側，不怕皇上不改前命。」密謀魯君，亦非正道。大衆鼓掌稱善。教化復道：「陝西丞相阿思罕，前曾職任太師，被鐵木迭兒排擠，把他遠謫，若令人前去商議，定可使爲我助。」和世球道：「既如此，勞你一行。」

教化遂率着數騎，馳至陝西，由阿思罕問明情形，很是贊成。當下召集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共議大事。塔察兒等聞命後，口中甚表同情，還說得天花亂墜，如何徵兵，如何進軍，不由阿思罕不信。議定發關中兵卒，分道自河中府進行，誰知他暗地裏寫了奏章，飛驛馳報，俗語說得好：

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未知元廷如何宣敕，請看下回表明。

鐵木迭兒之奸，中外咸知，仁宗亦豈不聞之？况臺官劾奏，至四十餘人之衆，即賢明不若仁宗，亦不至袒庇權奸，違衆復諫。如此，就令重以母意，不忍遽違，而左遷楊朵兒只，果胡爲者，讀史者或以愚孝譏之，實則猶未揭仁宗之隱，迨觀舍姪立子之舉，出自鐵木迭兒之密陳，乃知仁宗之心，未嘗不以彼爲忠，私念一起，宵小得而乘之，是殆所謂木朽而蟲生者。然則仁宗之心，得毋謂婦人之仁耶！前回紮仁宗之善政，不忍沒其長，此回紮仁宗之失德，不敢諱其短，瑕不掩瑜，即此可見矣。

第三十二回 爭位弄兵藩王兩敗 挾私報怨善類一空

却說陝西平章塔察兒，馳奏到京，當由仁宗頒發密敕，令他暗中備禦。塔察兒奉旨遵行，佯集關中兵，請阿思

罕教化兩人帶領，先發河中，去迎周王和世球，自與脫歡引兵後隨，陸續到河中府，待與周王相遇，託詞運糧犒雲南軍，求周王自行檢查，周王偏委着阿思罕教化兩人代爲察收，不防軍中統藏着兵械，一聲暗號，軍士齊起，都在車中取出兇器，奔殺阿思罕等。阿思罕教化手下，只有隨騎數十名，那裏抵敵得住，一陣亂殺，將阿思罕教化兩人已剝作數十段。塔察兒遂麾軍入周王營，誰知周王命不該絕，已得逃卒稟報，從間道馳去。後來入都嗣位，雖僅半年，終究係一代主子，所以得免於難。塔察兒搜尋無着，還道他奔回雲南，飭軍士向南追趕，偏周王望北急奔，待至追軍回來，

再擬轉北，那時周王已早遠颺。塔察兒一面奏聞，一面再發兵北追，馳至長城以北，忽遇着一枝大軍，把他截住，以逸待勞，竟將塔察兒軍殺死了一大半，剩得幾個敗殘兵卒，逃回陝西。

看官！你道這支軍從何而來，原來是察合台汗也先不花，遣來迎接周王的大軍。也先不花，係篤哇子，篤哇在日，曾勸海都子察八兒，共降成宗，事見前文。應二十七回。嗣後察八兒復蓄異謀，由篤哇上書陳變，請元廷遣師夾擊察八兒。時成宗已殂，武宗嗣立，遣和林右丞相月赤察兒發兵應篤哇，至也兒的石河濱，攻破察八兒，察八兒北走，又被篤哇截殺一陣，弄到窮蹙無歸，只好入降武宗。窩闊台汗國土地，至是爲篤哇所併。篤哇死後，子也先不花襲位，又反抗元廷。初意欲進襲和林，不料弄巧成拙，反被和林留守，將他東邊地奪去。他失了東隅，轉思西略，方侵入呼羅珊，適周王和世球奔至金山，馳書乞援。於是返旆東馳，來迎和世球。既與和世球相會，遂駐兵界上，專待追軍。果然塔察兒發兵馳至，遂大殺一陣，掃盡追兵，得勝而回。和世球隨他入國，與定約束，彼此頗是親暱，安居了好幾年。元廷也不再攻討，總算內外靜謐。

無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王和世球已經北遁，魏王阿木哥却又東來。這阿木哥是仁宗庶兄，順宗少時，隨裕宗即故太子眞金入侍宮禁，時世祖尚在，鍾愛曾孫，特賜宮女郭氏侍奉順宗。郭氏生子阿木哥，順宗以郭氏出身微賤，雖已生子，究不便立爲正室，乃另娶弘吉刺氏爲妃，便是武宗仁宗生母，頤養興聖宮中，恣情娛樂的皇太后。

屢下賤辭，懇淫也。

仁宗被徙懷州時，阿木哥亦出居高麗，至武宗時，遙封魏王。到了延祐四年，忽有術者趙子玉，好談讖緯，與王府司馬脫不台往來，私下通信，說是阿木哥名應圖讖，將來應爲皇帝。脫不台信爲真言，潛蓄糧餉，兼備兵器，一面約子玉爲內應，遂偕阿木哥率兵，自高麗航海，通道關東，直至利津縣。途次遇着探報，子玉等在京事洩，已經伏法，於是脫不台等慌忙東逃，仍至高麗去了。

仁宗因兩次變亂，都從骨月啓釁，不禁憶起鐵木迭兒的密陳，還道他能先幾料事，思患預防，幸已先立皇子，方得臣民傾響，平定內訌，事後論功，應推鐵木迭兒居首，因此起用的意思，又復發生。這鐵木迭兒雖去相位，仍居京邸，與興聖宮中嬖倖，時通消息，大凡諸臣媚子，專能窺伺上意，仁宗退息宮中，未免提起鐵木迭兒的大名，那班鐵木迭兒的舊黨，自然乘機湊合，攬掇仁宗，復用這位鐵木迭兒。仁宗尚有些顧忌，偏偏這興聖宮中的皇太后，又出來幫忙，可謂有情有義。傳旨仁宗，令起用鐵木迭兒，再爲右相。仁宗含糊答應，暗思復相鐵木迭兒，臺臣必又來攻訐，不如令爲太子太師，省得臺臣側目。主意已定，便即下詔。

越日即有御史中丞趙世延，呈上奏章，內陳鐵木迭兒從前劣迹，凡數十事，仁宗不待覽畢，就將原奏擱起。又越數日，內外臺官陸續上奏，差不多有數十本，仁宗略一披覽，奏中大意，無非說鐵木迭兒如何奸邪，不宜輔導東宮，當下惹起煩惱，索性將所有各奏，統付敗紙籠中。適案上有金字佛經數卷，遂順手取閱，展覽了好幾頁，覺得津津有味，私自嘆息道：「人生不外生老病苦四字，所以我佛如來，厭住紅塵，入山修道。朕名爲人主，一日萬幾，弄到食不得安，寢不得眠，就是任用一個大臣，還惹臺臣時來絮聒，古人說得天子最貴，朕想來有甚麼趣味！到不如設一良法，做個逍遙自在的閒人罷。」說畢，復嘿嘿的想了一番，又自言自語道：「有了，就照這麼辦，便掩好佛經，起身入寢宮去了。」故作善筆。

小子錄述至此，又要敘那金字佛經的源流。這金字佛經，就是維摩經。仁宗嘗令番僧繕寫，作爲御覽，共糜金

三千餘兩。一部維摩經，需費如此。元僧之多財可知。此時已經繕就，呈入大內，所以仁宗奉若祕本，敬置覽奏室內，每於披覽奏牘之餘暇，諷誦數卷。天子念佛，實是多事。這且不必細表。

且說仁宗有心厭世，遂詔命太子參決朝政。廷臣見詔，多半滋疑，統說皇上春秋正富，爲何授權太子，莫非鐵木迭兒從中播弄不成？當下都密託近侍，微察上旨。侍臣在仁宗前，嘗伺候顏色，一時恰探不出甚麼動靜。只仁宗常與語道：「卿等以朕居帝位，爲可安樂麼？」朕思祖宗創業艱難，常恐不能守成，無以安我萬民，所以宵旰憂勞，幾無暇晷，卿等那裏知我苦衷呢？」仁宗之心，不爲不善，但受制母后，溺愛子嗣，終非治安之道。侍臣莫明其妙，只好面面相覷，不敢多言。過了數天，復語左右道：「前代嘗有太上皇的名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于來歲禪位太子，自爲太上皇，與爾等遊觀西山，優游卒歲，不更好麼？」想了多日，原來爲此。左右齊聲稱善，只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道：「陛下年力正強，方當希蹤堯舜，爲國迎庥，爲民造福，若徒慕太上皇的虛名，實屬無謂。如臣所聞，前代如唐玄宗、宋徽宗，皆身罹禍亂，不得已禪位太子，陛下爲甚麼設此念頭？」這一席話，說得仁宗瞠目無詞，纔把內禪的意思，打消淨盡。嗣是復勤求治道，所有一切佛經，也置諸高閣，不甚寓目。

會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合作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事爲仁宗所聞，喞然道：「這是歷年弊政，若長此不除，人民都好爲惡了。」想是同光返照，所以有此清明。遂頒發嚴旨，按問全寧守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寘獄中。既而中書省臣奏請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應下旨黜免，嚴汰僧徒，追還民田等語。仁宗一一准奏，并詔沈明仁姦惡不法，飭有司逮鞠從嚴，毋得庇縱，違者同罪。這兩道詔敕，乃是元代未曾見過的事情，不但僧侶爲之咋舌，就是元廷臣僚，亦是意不及料。

到了延祐七年元旦，日食幾盡，仁宗齋居損膳，命輟朝賀，甫及二旬，仁宗不豫，太子碩德八剌焚香禱天，默祝道：「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長爲民主。天其有靈，幸蒙昭鑒！」

「叙及此語，不沒孝思。祝畢，又拜跪了好幾次。次夕，拜祝如故。無如人生修短，各有定數。既已祿命告終，無論如何祈禱，總歸沒有效驗。太子禱告益虔，仁宗抱病益劇。正月二十一日，駕崩光天宮，壽三十有六，在位十年。元世祖殂於正月，成武仁三宗亦然，這也是元史中一奇。史稱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可謂元代守文令主。小子以爲順母縱奸，未免愚孝；立子負兄，未免過慈；其他行蹟，原有可取，但總不能無缺點呢！得春秋責備賢者之義。」

仁宗已殂，太子哀毀過禮，素服寢地，日斂一粥。那時太后弘吉刺氏，便乘機宣旨，令太子太師鐵木迭兒爲右丞相。越數日，復命江浙行省黑驢一作赫魯爲中書平章政事，黑驢平時沒甚功績，且亦未有令望，只因族母亦列失八，在興聖宮侍奉太后，頗得寵信，因此黑驢迭蒙超擢，驟列相班。爲下文謀逆張本。自是鐵木迭兒一班爪牙，又復得勢。

參議中書省事乞失監，素諂事鐵木迭兒，至是倚勢露官，被臺臣劾奏，坐罪當杖，他卽密求鐵木迭兒，到太后處說情。太后召太子入見，命赦乞失監杖刑。太子不可，太后復命改杖爲笞。太子道：「法律爲天下公器，若稍自徇私，改重從輕，如何能正天下！」卒不從太后言，杖責了案。

徽政院使失列門，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子道：「大喪未畢，如何卽易朝官！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卽位後，集宗親元老會議，方可任賢黜邪。」失列門慙沮而退。

於是宮廷內外，頗畏太子英明。獨鐵木迭兒，以太子尚未卽真，應乘此報怨復讎，藉洩舊恨。當下追溯讎人，第一個是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第二個是前平章政事蕭拜住，第三個是上都留守賀巴延，第四個是前御史中丞趙世延，第五個是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上都距京稍遠，不便將賀巴延立逮，趙世延已出爲四川平章政事，李孟亦已謝病告歸，獨楊朵兒只蕭拜住兩人，尙在都中供職，遂矯傳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列門，御史大

夫秃秃哈。坐堂鞫問，責他前違太后敕命，應得重罪。楊朵兒只勃然大憤，指鐵木迭兒道：「朝廷有御史中丞，本爲除奸而設，你蠹國殃民，罪不勝言，恨不卽斬你以謝天下！我若違太后旨，先已除奸，你還有今日麼？」鐵木迭兒聞言，又羞又惱，便顧左右道：「他擅違太后，不法已極，還敢大言無忌，藐視宰輔，這等人應處何刑？」旁有兩御史道：「應卽正法。」朵兒只唾兩御史道：「你等也備員風憲，乃做此狗彘事麼？」蕭拜住對朵兒只道：「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我輩今日，不幸遇此，還是死得爽快。只怕他也是一座冰山了！」兩御史不禁俯首。

鐵木迭兒怒形於色，頓起身離座，乘馬入宮。約二時，卽奉敕至徽政院，令將蕭拜住、楊朵兒只二人處斬。左右卽將二人反翦起來，牽出國門。臨刑時，楊朵兒只仰天嘆道：「天乎！天乎！我朵兒只赤心報國，不知爲何得罪，竟致極刑？」蕭拜住也呼天不已。元臣大事信天。

既就戮，忽然狂飈陡起，沙石飛揚，嚇得監刑官魂不附體，飛馬逃回。都人士相率嘆息，暗暗稱冤。

楊朵兒只妻劉氏，頗饒姿容，鐵木迭兒有一家奴，曾與覲面，陰加豔羨，至此稟請鐵木迭兒，願納爲己婦。鐵木迭兒卽令往取。那家奴大喜過望，趕車徑去，至楊宅，假太師命令，脅劉氏赴相府。劉氏垂淚道：「丞相已殺我夫，還要我去何用？」家奴見他淚珠滿面，格外憐惜，便涎着臉道：「正爲你夫已死，所以丞相憐你，命我來迓，並且將你賞我爲妻，你若從我，將來你要什麼，管教你快活無憂。」此奴似熟讀線經。

劉氏不待言畢，已豎起柳眉，大聲叱道：「我夫盡忠，我當盡義，何處狗奴，敢來胡言？」說至此，急轉身向案前，取了一翦，向面上剗裂兩道，頓時血流滿面，復將鬚子剪下，向家奴擲去，頓足大罵道：「你仗着威勢，敢來欺我！須知我已視死如歸，借你的狗口，回報你主，我死了，定要伸訴冥王，來與你主索冤，教老賊預備要緊！」罵得痛快，我亦一暢。家奴無可奈何，引車自去，既返相府，適鐵木迭兒在朝辦事，便一口氣跑到朝房，據實稟陳。鐵木迭兒大怒道：「這般賤人，不中抬舉，你去將他拏來，令他入鬼門關，自去尋夫便了。」旁有左丞張思明，聞着這言，便向鐵木迭

兒道：「罪人不孥，古有明訓。况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萬一諸王駙馬等，因而滋疑，託詞謀變，丞相還能諉咎麼？」鐵木迭兒沈吟半晌，方悟道：「非左丞言，幾誤我事！」遂叱退家奴，家奴快快自回，楊妻劉氏，纔得守節終身。張左丞保全不少。

鐵木迭兒毒心未已，復奏白太后，捏造李孟從前過失，誹謗宮闈，不由太后不信，遂命將前平章政事李孟封爵，盡行奪去，并將李孟先人墓碑，一律仆毀，總算爲鐵師稍稍吐氣。只趙世延出居四川，一時無隙可尋，他就百計圖維，陰令黨羽賄誘世延從弟，前來誣告世延。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利令智昏，竟詣刑部自首，只說世延如何貪婪，如何誕妄，其實統是無中生有，滿口荒唐。刑部早承鐵木迭兒微意，據詞陳請，詔旨不得不下，飭緹騎至四川，逮問世延。小子有詩刺鐵木迭兒道：

賢奸自古不相容，欲籲君門隔九重！
尤恨元朝鐵師相，貪殘已甚且淫兇。
未知世延會否被害，且至下回表明。

仁宗本一守文主，其不能無失德者，類由鐵木迭兒一人，煽蔽而成。大奸似忠，大詐似信，非中智以上之君，末由燭其奸詐。仁宗第一中智者耳，故一用不已，至於再用，再用不已，猶且令爲太子太師。雖曰太后之主使，要亦仁宗之偏聽不明，有以致之也。兩藩之變，幸而即平，否則喋血宮門，寧俟他日耶？至仁宗崩逝，鐵木迭兒更出爲首相，睚眦必報，妄戮忠良，英宗雖明，內迫於太后，外制於師傅，且因居喪盡禮，無暇顧及，是英宗之縱奸，情可曲原，而仁宗之貽謀不臧，未能諉咎可知也。讀此回猶慨然於仁宗之失云。

第三十三回 隆孝養迭呈冊寶 洩逆謀立正典刑

却說趙世延爲四川平章政事，雖經逮問，究竟燕蜀遼遠，往返需時，未能刻日到京，京中帝位已虛，太子應承大統，自然擇日登陸，遂於三月十一日卽帝位于大明殿。循例大赦，當卽頒詔道：

洪維太祖皇帝，膺期撫運，肇開帝業，世祖皇帝，神機睿略，統一四海，以聖繼聖，迨我先皇帝至仁厚德，涵濡羣生，君臨萬國，十年於茲，以社稷之遠圖，定天下之大本，協謀宗親，授子冊寶，方春宮之與政，遽昭考之賓天，諸王貴戚，元勳碩輔，咸謂朕宜體先帝付託之重，皇太后擁護之慈，旣深繫於人心，詎可虛於神器，合詞勸進，誠意交孚，乃於三月十一日卽皇帝位于大明殿，可大赦天下，咸與維新，此詔。

卽位後，追號先帝爲仁宗皇帝，尊皇太后弘吉刺氏爲太皇太后，皇后鴻吉哩氏爲皇太后。先是皇太后擬專國政，以和世琿少有英氣，恐不易制，不若太子碩德八剌較爲謙和，因此亦勸仁宗舍姪立子。仁宗旣受權奸的慫恿，復承母后的勸告，所以決定主意，立碩德八剌爲太子。

至仁宗殂後，太子居喪，所有政務，太后擬專任鐵木迭兒，獨斷獨行，偏太子嘗出來干涉，免不得有些介意，到了卽位的日子，太后也算來賀，太子見了太后，詞色少嚴，太后回至興聖宮，暗自悔恨道：「我不該命立此兒！」一死多活少，亦可少休。嗣是太后變喜成憂，漸漸的釀成疾病了。惟太皇太后冊文，元代未有此舉，乃由詞臣珥筆，敬謹撰成，其文云：

王政之先，無以加孝，人倫之本，莫大尊親，肆予臨御之初，首舉推崇之典，恭維太皇太后陛下，仁施溥博，明燭幽微，爰自居淵潛之宮，已有母天下之望，方武宗之北狩，適成廟之賓天，旋克振於乾綱，諒再安於宗祏，雖有在躬之歷數，實司創業之艱難，儀式表於慈闈，動協謀於先帝，莫究補天之妙，尤如扶日之升，位履至尊，兩翼成於聖子，嗣登大寶，復擁佑於藐躬，矧德邁塗山，功高文母，是宜加於四字，或益衍於徽稱，謹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徽文崇佑太皇太后。於戲！茲雖涉於虛名，庶庸申於善頌。九州四

海，養未足於孝心，萬歲千秋，願永膺於壽祉。錄太皇太后冊文，所以愧之也。

又有皇太后冊文一篇，亦寫得玉潤珠圓，其文云：

坤承乾德，所以著兩儀之稱；母統父尊，所以崇一體之號。故因親而立愛，宜考禮以正名。恭惟聖母溫慈惠和淑哲端懿，上以奉宗祧之重，下以敍倫紀之常。恢王化於二南，嗣徽音於三母，輔佐先考，憂勤警戒之慮深，擁佑眇躬，撫育提攜之恩至。迨於今日，紹我不基，規模一出於慈闈，付託益彰於祖訓。致天下之養以爲樂，未足盡於孝心，極域中之大以爲尊，庶可尊其懿美。式遵貴貴之義，用罄親親之情，謹遣某官某奉冊上尊號曰皇太后。伏維周宗綿綿，長信穆穆，備洛書之錫福，粲坤極之儀天。啓佑後人，永錫胤祚。元代之立皇太后，莫如仁宗后之正，且亦獨令終，故亦舉冊文並錄之。

太皇太后及皇太后，遞受諸王百官朝賀，說不盡的繁文縟節，小子也不必細敘。

單說太子碩德八剌，既已嗣位，因身後廟號英宗，小子此後遂沿稱英宗二字。英宗大赦後，復封賞羣臣，特進鐵木迭兒爲上柱國太師，並詔中外毋沮議。鐵木迭兒敕令鐵木迭兒愈加橫行，降李孟爲集賢侍講學士，召他就職。在鐵木迭兒的意思，逆料李孟必不肯來，就好說他違旨不臣，心懷怨望，大大的加一罪名。不料李孟聞命，欣然就道。途次遇着翰林學士劉廣，正來慰問，遂與偕行至京，立赴集賢院中。

宣徽使以聞，并奏請李孟到任，例應賜酒。英宗愕然道：「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麼？」適鐵木迭兒子巴爾濟蘇在側，便與語道：「你等說他不肯奉命，今果何如一巴爾濟蘇俯首無言。英宗復召見李孟，慰勞有加，由是讒不得行。李孟嘗語人道：「老臣待罪中書，無補國事，聖恩高厚，不奪俸祿，今已老了，欲圖報稱，恐亦無及了。」英宗聞言，格外稱善。未幾卒於官，御史累章辨誣，有旨復職，尋復追贈太保，進封魏國公，諡文忠。史稱皇慶延祐時，每一亂命，人必謂由鐵木迭兒所爲，得一善政，必歸李孟，所以中外知名。可奈母后擅權，僉人用事，以致懷忠未遂，資志以

終，這也真是可惜呢！究竟流芳百世，不同遺臭萬年，人亦何苦爲鐵木迭兒，不爲李道復耶。

是年五月，英宗幸上都，鐵木迭兒隨駕同去，他想中害留守賀巴延，使人往報，故意遲延一日。巴延計算道里，須五日方到，不料第四日午後，車駕已抵上都，累得巴延手忙脚亂，不及衣冠，先迎詔使，隨後方穿了朝服，出迎英宗。俟英宗入居行宮，鐵木迭兒即劾奏巴延，便服迎詔，坐大不敬罪，請即嚴懲。英宗不欲究治，偏鐵木迭兒抗聲道：「如此逆臣，還好姑息麼？此時不嚴行究辦，將來臣工玩法，如何處治？」說得英宗不能不從。遂將賀巴延褫職，下五府雜治。鐵木迭兒密囑府吏，令將巴延置死，可憐秉正不阿的賀留守，爲了張弼一案，觸怒權奸，竟被他傾陷，冤冤枉的慘斃獄中。府吏報稱巴延病死，由鐵木迭兒作證，就使英宗知他舞弊，也只好模糊過去。

嗣鐵木迭兒，聞知趙世延已械繫至都，飛飭刑部從嚴審訊。刑部又暗囑世延從弟，教他堅執前言，不得稍縱。於是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與世延對簿，全不管弟兄情誼，一味瞎造，咬定世延罪狀。貨利之壞人心術，至于如此。世延先與爭辯，嗣見刑部左袒從弟，轉忿爲笑道：「我的弟兄，從前還是安分，不敢如此撒謊，今日驟然昧良，必是有人導壞，我想你等官吏，也須存點公道，明察曲直，不要專附權奸，搆陷善類。須知天道昭彰，報應不爽，一時得勢，能保得住將來麼？」刑部猶大聲呵叱，世延道：「何必如此？鐵太師仇我一人，只教我死便休，必導人爲非，噉吏作奸，計亦太拙呢！」胥益兒哈呼聞着兄言，到也自知理屈，寂然無語。偏刑部鍛鍊成獄，奏請置諸極典。會英宗已返燕都，覽刑部奏牘，批諭世延犯法，已在赦前，現經大赦，毋庸再議等語。

看官！你想這鐵木迭兒，用盡心思，想害世延，如何就肯干休？當下入奏英宗，以世延罪符十惡，不應輕赦。英宗不從，鐵木迭兒復命刑部屬吏，威嚇世延，逼令自裁。世延道：「我若負罪，應該明正典刑，藉伸國法，何必要我自盡？」刑部亦弄得沒法，尋思暗殺世延，偏英宗下詔刑部，飭他慎重羈囚，不得私自用刑。想亦由巴延斃獄之故。世延乃得安住獄中，鐵木迭兒復令侍臣伺間奏請，會英宗出獵北涼亭，臺官或上書諫阻，英宗不允。侍臣遂乘間進言道：「

獮狩是我朝祖制，例難廢輟。臺臣無端諫阻，借此邀名，此風殊不可長。即如前御史中丞趙世延，遇事輒言，朝右都稱他敢諫，其實都是沽名釣譽，舞文弄法呢。」英宗道：「你等爲鐵木迭兒作說客麼？」世延忠誠，先帝尙敬禮有加，只鐵木迭兒與他有嫌，定欲加他死罪，朕豈肯替鐵木迭兒報復私讎？你等亦不必向朕饒舌。」英宗不愧英明，但既明知世延無罪，何不卽爲昭雪，立命釋放，想是明哲有餘，剛斷不足，所以後卒遇弒。侍臣被英宗窺破私情，不禁面頰發赤，忙跪下叩首，齊稱萬歲。藉此遮羞，亦是一法。

嗣後世延從弟，自思言涉虛誣，不敢再質，竟爾逃去。後來世延尙囚繫兩年，至拜住入相，代他伸冤，方得釋放，這且按下。

再說鐵木迭兒欲殺世延，始終不得英宗聽信，心中很是憤悶，隨入見太皇太后，適太皇太后抱病，奄臥在牀，由鐵木迭兒慰問一番。太皇太后也無情無緒的，答了數語。鐵木迭兒復與談起朝事，太皇太后長嘆數聲。鐵木迭兒道：「嗣皇帝很是英明，慈躬何故長嘆？」太皇太后道：「我老了，你亦須見機知退，一朝天子一朝臣，休得自羅羅網！」爲鐵木迭兒計，恰是周到。鐵木迭兒聞了這語，恍似冷水澆頭，把身上的熱度，降至冰點以下，頓時瞪目無言。

忽閃出一老婦道：「太皇太后慈體不寧，正爲了嗣皇帝！」語未說完，已被太皇太后聽着，便瞋目視老婦道：「你亦不必多說了，我病死後，你等不必入宮，大家若有良心，每歲春秋，肯把老身紀念，奠杯清酒，算不枉伴我半生！」言至此，潸然下淚。這等情形，都是激動人心，後來謀逆，不得謂非釀成。那老婦亦陪着嗚咽。鐵木迭兒也不知不覺的，淒楚起來。看官欲知老婦名氏，由小子乘暇補出，此婦非他，就是上文敘過的亦列失八。

亦列失八嗚咽了一回，便對着鐵木迭兒以目示意。鐵木迭兒卽起身告別。亦列失八也隨了出來，邀鐵木迭兒另入別室，彼此坐定。亦列失八道：「太皇太后的情狀，太師會瞧透麼？」鐵木迭兒無語，只用手理鬚，緩緩兒的拂拭。繪出好狀。惹動亦列失八的焦躁，不禁冷笑道：「好一位從容坐鎮的太師！事近燃眉，還要理鬚何用？」鐵木迭

兒道：「國家並沒有亂事，你爲何這般慌張？」亦列失八道：「太皇太后的病源，實從嗣皇激成。太皇太后要做的事，嗣皇帝多半不從，太師身秉國鈞，理應爲主分憂，奈何袖手旁觀，反不若我婦人小子呢？」亦列失八也是一長舌婦。鐵木迭兒道：「據你說來，教我如何處置？」亦列失八道：「這是太師故作痴呆哩。」再激一語。鐵木迭兒道：「我並非痴呆，實是一時沒法。既蒙指示，還須求教！」亦列失八道：「我一婦人，何知國計？就使有些愚見，太師亦必不見從。」又下激語。鐵木迭兒道：「古來智婦，計畫多勝過男子，彼此相知，何必過諱！」亦列失八欲言又默，沈吟了好一歇。鐵木迭兒起坐，密語亦列失八道：「有話不妨直談，無論甚麼大事，我誓不漏風聲。」亦列失八道：「果真麼？」鐵木迭兒道：「有如天日。」亦列失八正要吐謀，復出至門外，四顧一周，然後轉入室內，與鐵木迭兒附耳密語。鐵木迭兒先向點首，繼即搖頭，又繼即發言道：「我却不能！」亦列失八道：「太師不洩祕謀，料可行得。」鐵木迭兒道：「我已宣誓，你休疑心，只我不便幫忙，你等須要諒我！」置身局外，刁狡尤甚。亦列失八道：「事若得成，太師亦與有力，但未知天意何如？」鐵木迭兒道：「我不任咎，何敢任功！」隨即辭出。

亦列失八遂與平章政事黑驢、徽政使失列門，及平章政事哈克繖、御史大夫脫武哈，密議了許多次，專待機會到來，以便發作。不意英宗運祚未終，偏出了一位開國元勳的後裔，翊佐新君，窺破姦謀，令一場弑逆大案，化作霧盡烟消。這人爲誰？名叫拜住，乃是木華黎後嗣安童之孫。每敘大忠大奸，必鄭重出名，此是作者令人注目處。

拜住五歲喪父，賴母教養成人。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拜住有所動作，必稟承母訓，偶一越禮，母即譴訶不少，貸以此筋躬維謹，鍊達成材。不沒賢母。初襲爲宿衛長，尋進任大司徒，熟諳掌故，饒有聲望。英宗在東宮時，已聞拜住名，遣使召見。拜住道：「嫌疑所關，君子宜慎。我掌天子宿衛，私自往來東宮，我固得罪，皇太子亦干不便，請爲我善辭。」來便返報英宗，英宗稱善不置。

既即位，即擢拜住平章政事，且隨時召見，令他密訪姦黨。拜住日夕留意，既略聞黑驢等事，便入奏英宗。英宗

命內外官吏設法偵查，果得黑驢等謀變詳情。原來英宗有心報本，擬四時躬享太廟，命禮部與中書翰林等集議典禮。議畢覆奏，無非踵事增華，所有法駕祭服，應格外修備，先祭三日，宜出宿齋宮，表明誠潔等情。英宗自然准奏。黑驢等既已聞命，便與失列門商議，將乘英宗出宿齋宮，遣盜入刺。會英宗復擢拜住爲左丞相，把哈克繖罷職，命出任嶺北行省。哈克繖悻悻不平，走告失列門，失列門卽引爲同志，復陰報亦列失八，決議提早行事，改圖廢立，誰知謀變益亟，洩愈快。

英宗既知此事，立召拜住入議。拜住道：「這等奸人，擅權已久，早應把他誅黜，今幸上天殛惡，得洩逆謀，及此不除，更待何時！」英宗尙未及答，拜住復道：「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萬一姦黨生疑，弄兵構禍，恐怕都門以內，必致大亂。」英宗動容道：「朕志已決，卿爲我効力，擒此姦邪。」拜住卽退，召集衛士千名，四處擒拏，不到一日，已將黑驢失列門哈克繖脫忒哈等，一律拏到，復把亦列失八，亦擒出宮中。罪人既得，卽覆奏英宗，請交刑官鞫問。英宗道：「他若借太皇太后爲詞，朕反措詞爲難，不如速誅爲是。」此言甚是。拜住領命，卽飭將四男一婦，如法捆绑，推出國門外，斬首伏法。小子有詩咏此事道：

上蒼覆轡本無私，莫謂天心不一知。
禍福惟憑人自召，及身戮沒悔嫌遲。

五犯伏法以後，未知鐵木迭兒有無獲罪容至下回敘明。

本回廣續前文，仍是敘述姦黨肆行不法事。開首錄太皇太后冊文，所以明禍階之有自。太皇太后爲順宗正妃，母以子貴，築宮願養，二子一孫，皆爲天子，自來后妃之極遇，鮮有逾此者。乃東朝既正，淫恣無忌，內則亦列失八用事，外則鐵木迭兒失列門哈克繖等，朋比爲奸，至於宮廷謀變，幾成大逆，微丞相拜住，不待南坡之弒，而英宗已飲刃矣。故本回爲羣奸立傳，實不啻爲太后立傳，宮闈濁亂之弊，固有若是其甚者。

第三十四回 滿惡貫奸相伏冥誅 進良言直臣邀主眷

却說鐵木迭兒於黑驢等謀變事，本是置身局外，坐觀成敗。因此黑驢等同日授首，鐵木迭兒不遭牽累，反得了許多賞賜。這賞賜從何而來？因黑驢失列門哈克繳家產，盡付查抄，不得藏匿。各家擁貲甚富，失列門平日仗着太后寵幸，所有內府珍玩，統移置家中。最寶貴的禁燭，猶令嘗試，何況珍玩。外此如金銀鈔幣，裘馬珠寶，幾不勝數。此次經拜住督率衛士，一律抄出，半充國帑，半給功臣。鐵木迭兒身居首輔，所得賞給，自然較多。又是他的運氣。拜住以下，頗賜有差，奸黨失勢，正士揚眉，這也不在話下。

到了冬季，英宗始被服袞冕，親祀太廟。先期齋戒，臨事禱皇，這是元代第一次盛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道旁人民，莫不聳觀。英宗卽下詔改元，年號至治。其文道：

朕祇禱貽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維重，願繼述之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丙子，被服袞冕，恭謝於太廟。既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屬茲踰歲，用協紀元，于以導天地之至和，于以法春秋之謹始。可以明年爲至治元年，特此布敕，宣告有衆。特錄英宗改元詔，因其在親祀宗廟之後，報本反始，嘉其知禮也。

至治元年元旦，英宗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越日，卽令僧侶在文德殿修佛事。朝右諸臣，已有遺議，只因元代素重佛教，不便奏阻。兼且英宗嗣位，曾飭各郡建帝師拔思巴殿，規制視孔廟有加，大家微窺上意，那個肯來抗爭，轉瞬間已近元宵，英宗欲張燈禁中，疊成鰲山，於是禮部尚書兼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忍耐不住，繕具奏疏，親至左丞相拜住宅中，託拜住入陳，拜住先展開奏牘，略去起首套語，覽讀要文道：

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

讀至此，顧張養浩道：「你思奏阻張燈，聞主子已命籌辦，恐怕未必照准。」隨又讀下道：

今燈山之構，臣以爲所斲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戒，國

家幸甚！臣民幸甚。

拜住又道：「說得痛切！」張養浩接着道：「大事多從小事起，今日張燈，明日酣歌，色荒酒荒，不期自至。公爲大臣，蒙主親信，所以養浩特來親託。若主子肯納芻言，就是杜漸防微的至計。公意以爲何如？」拜住道：「此等美舉，自當玉成，我當即刻進去，奏聞主子便了。」養浩稱謝而別。

拜住果卽袖疏入宮，由英宗特別命見，問他何事。拜住卽陳上養浩奏章。經英宗覽畢，勃然道：「朕以爲什麼要政區區張燈的事情，也來諫阻，難道做主子的，只可日日愁勞，連一日消遣，都動不得麼？」拜住免冠叩首道：「孔子說的爲君難，爲君有甚麼難？只因一舉一動，史官必書，寧善毋惡，寧得毋失，所以稱作難爲。張燈雖是小事，怎奈一夕消遣，千載遺傳，倘後王因此藉口，以致縱欲敗度，豈不是貽譏作俑麼？還求陛下明察。」英宗乃改怒爲喜道：「非張希孟不敢言，非卿亦不能再諫，朕卽命他停辦罷。」拜住復叩首而退。希孟係養浩字，呼字不呼名，係特別敬重的意思。

越宿，又詔賜張養浩尙服金織幣帛各一襲，旌他忠直。君明臣直，故特書之。未幾，復飭改建上都行宮。拜住又進

諫道：「北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麥，陛下初登大寶，未曾軫恤民瘼，先自勞動大役，恐妨害農務，致失民望，不如寬待數年，再議興工。」英宗點首稱善，亦命停止工役。惟敕建萬壽山大刹，驅役數萬人，并冶銅五十萬斤，鑄造佛像。

監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及成珪、李謙亨等，上書直諫，大旨以連歲洊飢，宜休民力，且時當春季，東作方興，更不應病民動衆。這書入奏，偏惱動英宗性子，把書駁斥，適鐵木迭兒次子鎖南，爲治書侍御史，與觀音保等有隙，密奏他訕上沽直，坐大不敬罪。英宗便飭逮觀音保等，親加鞫訊。觀音保道：「諫諍是人臣的職務，臣甘爲

龍逢比干，不願陛下爲桀紂！鎖咬兒哈的迷失道：「一輦轂以下，僧侶橫行，陛下還要這般迷信，難道靠着這班禿頭，果可治國安家麼？如治御史鎖南，劾臣等訕上不敬，鎖南專逢君惡，臣等願格君非，孰爲有罪，孰爲無罪，就使一時不明，後世自有公論呢！」英宗道：「你等謗朕猶可，詆僧及佛，實是有罪，朕不便寬恕。」僧徒比皇帝尤大，無怪不宜誣毀。便命交刑部讞罪，刑部覆稱應加大辟，遂詔殺觀音保及鎖咬兒哈的迷失，只成珪李謙亨兩人，罪從末減，杖徙遼東奴兒干地。

鐵木迭兒以鎖南得寵，自己亦好乘此圖謀籠絡英宗，左思右想，復將從前做過的把戲，再演一齣，看官曾記憶周王和世球麼？仁宗爲了鐵木迭兒一言，把和世球調往雲南，激成變釁，逐出漠北，還有和世球胞弟圖帖睦爾，安居燕都，未曾受累。偏鐵木迭兒暗裏藏刀，又想將他驅逐出去，當下與中政使咬住商議，咬住本是個蔑片朋友，見了鐵木迭兒，非常奉承。至談及圖帖睦爾事，咬住道：「不勞師相費心，但教晚輩一言，包管他徙謫遠方。」鐵木迭兒大喜，拱手告別。

咬住卽密上奏疏，果然一牘甫陳，詔書卽下，命圖帖睦爾出居瓊州。瓊州係南海大島，屬粵東管轄，與京師相距七千餘里，地多蠻瘴，炎熯逼人。廷右諸臣，尚不知圖帖睦爾犯了何罪，充放到這般遠地，嗣復接讀詔敕，係禁術士交通諸王駙馬，并掌陰陽五科吏士，不得妄洩占候，大衆纔有些覺悟起來，嗣復偵得咬住密奏，係說圖帖睦爾與術士往來，恐將謀爲不軌，魏王覆轍，可爲前鑒。應三十二回，請先事預防，毋致噬臍等語。看官！你想九五之尊，誰人不欲英宗的位置，本是從武宗兩子中攘奪而來，他在位一日，防着一日，此次得咬住密疏，比槍矢還要利害，不論他是真是假，究不若先發制人，因此把圖帖睦爾充發遠方，免得他在京作梗。這是人情同然，不要怪這英宗呢！諷刺得妙。

鐵木迭兒以事事得手，復思專寵，并引參知政事張思明爲左丞，作爲臂助。思明忌拜住方正，每與黨人密謀，

設計構陷。或告拜住預爲戒備，拜住慨然道：「我祖宗爲國元勳，世篤忠貞，百有餘年，我今年少，叨受寵命，無非因皇上念我祖功，俾得相承，勿替。每念國家大利，莫如大臣協和。今若因右相讎我，我便思報，是朝局水火，自召紛爭。非但吾兩人不幸，就是國家亦必不利。我惟知盡我心力，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外此一切功怨，非我思存，死生憑諸命，禍福聽諸天，請你等不必多言！」言周甚是，然殺機已伏於此。自是拜住愈加効力，張思明等亦無隙可乘。會鐵

木迭兒奏請殺平章王毅，王承高昉，英宗密問拜住，是否當誅。拜住驚問何事。英宗道：「據原奏言在京諸倉糧儲虧耗，王高兩臣責任清理，負恩溺職，罪在不赦，所以應加嚴刑。」拜住道：「平章右承統是宰臣的副手，宰相應論道經邦，不應責他錢穀瑣務，況且王高二臣曾由右相奏委，莫非他不善逢迎，因成嫌隙，否則何故出爾反爾，前日奏委，今日奏誅？」料事如見。英宗沈思良久道：「卿言亦是。」遂不從鐵木迭兒言。

鐵木迭兒大爲失望，便奏請病假數日不朝。英宗亦未嘗慰問，只冊立皇后，亦啓烈氏，命他持節往迎，專授冊寶。立后禮成，鐵木迭兒仍稱疾不出。會拜住奉旨回范陽原籍，爲祖安童立忠憲王碑。鐵木迭兒竟乘輿入朝，至內門，英宗遣左丞速速賜以酒道。一卿年老，宜自愛，重待新年入朝，亦未爲晚。鐵木迭兒快快退出。

是時姦黨布滿朝，端遇有政務，必至鐵木迭兒家，稟陳底細。鐵木迭兒屢思傾陷拜住，無如拜住方得嚮用，任他百計營謀，終不得遂。因此這位鐵師相，也弄得神志懊喪，咄咄書空，不到數旬，竟爾疾病纏身，臥床不起。假病弄成真病，偏偏不如意事，雜沓而來，他的心腹張思明，隨英宗至上都，被拜住奏了一本杖責數十，逐回原籍。鐵木迭兒聞着，已經不安，不意拜住又疊奏兩案，都牽連鐵木迭兒。那時鐵太師不是病死，也要氣死。一案是司徒劉夔夔買田數千畝，賂宣政使八刺吉思，託詞買給僧寺，矯詔出庫鈔六萬五千五百貫，償付田直。八刺吉思免不得與鐵木迭兒商量，鐵木迭兒父子及御史大夫鐵失，共得賄鉅萬，經拜住許發，劉夔夔八刺吉思自然坐罪，不得復活，只赦了鐵失一人。何不將他併誅。一案是術士蔡道泰，私通良家婦女，妒姦殺人，獄已備具，道泰論抵，他偏私賂鐵木迭兒，打

通關節，運動獄官，改供緩獄，又經拜住訐發，立誅道泰，獄官亦坐罪。鐵木迭兒雖未曾拏問，畢竟賊膽心虛，又驚又愧，又恨又悔，灑灑牀黃，服藥無靈，結果是一命嗚呼，魂登鬼錄。一不服明刑，難逃冥罰。

事有湊巧，那太皇太后弘吉刺氏，亦病勢沉重，奄然逝世。距鐵木迭兒病死，不過一二十日。總算親暱，原來太皇太后，自英宗即位後，便已得病，接連是失列門伏誅，失了一個貼肉的侍臣，亦列失八駢戮，又少了一個知情的伴媼，一枕淒涼，萬般苦楚，且又不便說明，好似啞子吃黃連，只有自知，無人分曉。虧得參荅等物，朝晚服餌，總算勉強，強強的拖了一年，嗣復聞得鐵木迭兒身死，不禁唏噓道：「痴兒負我！痴兒負我！」嗣是病益加重，困頓了十數日，也即告終。英宗仍照例舉喪，追諡昭獻元聖皇后。特錄諡法，與上敘述冊文意同。

禮官以十月有事太廟，奏請國哀期以日易月，待旬有二日後，乃舉祀事。英宗道：「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便了。」冬祭後，特授拜住爲右丞相，兼監修國史。拜住辭不敢受，英宗道：「卿佐朕二年，不避權貴，敢任勞怨，朕看滿廷王公，無出卿右，意欲授卿公爵，爲卿酬勞，至若右相一職，除卿外，還有何人？卿毋再辭！」拜住頓首道：「陛下必欲以右相授臣，臣敢不祇遵上命，若三公秩位，所以崇德報功，臣無功德，何堪當此？」英宗道：「朕知道了！」

越日，即以立右丞相拜住，頒詔天下。惟左丞相一缺，不另設人，在英宗的意見，實是倚畀獨專，不使掣肘。拜住亦感激圖報，首薦張珪，令復爲平章政事，并召用舊臣王約、韓從益等，令他食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又起吳澄爲翰林直學士。澄年已老，因開拜住求賢若渴，乃杖策入朝。

會英宗命寫金字藏經，令左丞速速代傳詔旨，飭澄爲序。澄瞿然道：「主上寫經，爲民祈福，原是盛舉；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解，如佛氏好言輪迴，不過謂善人死去，上通高明，光齊日月，惡人死去，下淪汙穢，微等蟲沙，徒侶不明此旨，反謂誦經設醮，可以超薦靈魂，試思我朝的列祖列宗，功德蓋世，何用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寫經追薦，已不知若干次，若謂未效，是爲蔑佛；若謂已效，是謂誣祖，是此兩難，教臣如何下筆？就使遵旨撰就，也是一時欺人，不能示

後，請左丞爲我覆奏罷！」至理名言。

速速據實奏陳，適拜住在側，便道：「吳學士的言語，很有理，從古以來，帝王得天下，總以得民心爲本，失民心便失天下，若徒索虛無，何關實際？梁武帝以佞佛亡國，願陛下詳察！」英宗道：「近有人謂佛教可治天下，難道此言不確麼？」拜住道：「清淨寂滅，只可自治，若要治天下，除仁義道德外，殊無他法！」陛下試想佛教宗旨，無君臣無父子，無兄弟夫婦，天下若照此通行，人種都要滅絕，還有什麼綱常呢！」劉切詳明。英宗道：「唐太宗時有魏徵，不愧諫臣，卿亦可算一魏徵了！」拜住道：「槃圓水圓，孟方水方，有納諫的太宗，自有敢諫的魏徵，陛下能從諫如流，臺官中不乏忠臣，何止一臣呢！」英宗道：「卿言甚善，朕當聽卿所有政務，亦願卿熟慮慎行！」拜住遵旨而退。

越數日，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奏言：鐵木迭兒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應追奪官爵，籍沒家貲等語。英宗復問拜住，拜住道：「誠如御史等言！」英宗便詔奪鐵木迭兒原官，並一切封贈，又令衛士查抄家產，金珠玉帛，價值累萬。於是鐵木迭兒的遺黨，人人自危，朝思夜想，彼籌此畫，遂鬧出一場天大的逆案。小子有詩咏道：

艾惡宜如艾草嚴，胡爲奸黨未全殲？須知蜂螫猶留毒，一誤何堪再誤添！

欲知道案詳細，請看下回便知。

英宗之失德，莫如殺觀音保等一事。然觀音保等之死，實鐵木迭兒父子構成之。元自世祖以來，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相繼爲奸，累遭顯戮。至如鐵木迭兒之貪淫忮虐，較阿合馬等爲尤甚，而乃權寵終身，安死隴下，後雖奪官籍產而放恣一生，竟逃國法，未始非仁英、二宗之失刑也。拜住專任相職，不可謂不得君，觀其任賢去邪，陳善納誨，亦不可謂不盡忠。然朝奸奸黨，未盡戮，遂死灰尙且復燃，能保奸黨之不肆反噬乎？故本回爲英宗君相合傳，而褒中寓貶，自有微意。讀者可於言外見之，毋徒視作斷爛朝報也！

第三十五回 集黨羽顯行弒逆 扈鑾蹕橫肆姦淫

且說御史大夫鐵失，本是鐵木迭兒的走狗，嘗拜鐵木迭兒爲義父，自稱乾兒。至鐵木迭兒奪官籍爵，其子鎖南亦免職，兩人很是怨憤，恨不得將英宗拜住兩人立刻拚去。無如君臣相得，如漆投膠，拜住說一事，英宗依一事，拜住說兩事，英宗依兩事，鐵失鎖南只恐拜住再行奏劾，重必授首，輕必加譴，因此日夜籌謀，時思下手。還有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前雲南平章政事完者，典瑞院使脫火赤，樞密院副使阿散，僉書樞密院事章台，衛士禿滿，及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不花，曲呂不花，兀魯思不花，及鐵失弟索諾木等，統聯結一氣，伺機待發。巧值英宗幸上都，拜住隨去，奸黨或從或不從，內外煽謀勢愈急迫。

一夕，英宗在行宮，忽覺心驚肉跳，坐立欠安，上牀就寢，彷彿似有神鬼在側，倏寐倏醒。爲被弒預兆。自思夜睡不寧，莫非有魔障不成，遂於次日起床，飭左右傳旨，命作佛事。拜住聞命，卽入奏道：「國用未足，佛事無益，請陛下收回成命。」英宗遲疑半晌，方道：「不作佛事，也屬無妨。」拜住退後，不到半日，又有西僧進奏，略言陛下驚悸，國當有厄，非大作佛事，及普救罪囚，恐難禳災徼福。英宗道：「右相說佛事無益，所以罷休，你去與右相說知，再作計較。」

西僧奉旨，卽往與拜住商議。拜住瞑目道：「你等專借佛事爲名，謀得金帛，這還可以曲恕；惟一作佛事，便赦罪犯，你想朝廷憲典，所以正治萬民，豈容你僧徒弄壞縱庇一囚，貽害數十百人，以此類推，釀惡不少，你等藉此斂財，佛如有靈，先當誅殛我輔政一日，你等休想一日，快與我退去，不必在此噁舌！」

西僧撞了一鼻子灰，便出去通知奸黨。原來西僧進言，實是好黨主使，意欲藉此赦罪，免得譴戮。偏偏拜住鐵

面無私，疾詞呵斥。那時奸黨憤不可遏，齊聲呼道：「不殺拜住，誓不干休！」鐵失時亦在場，便道：「你等亦不要瞎鬧，須計出萬全，方可成功。今日的事情，只殺一個拜住，也恐不能成事，看來須要和根發掘呢。」惡人除善，唯恐不盡，故小則廢主，大則弒君。

大衆連聲道：「甚好，這等主子，要他何用？不如併殺了他。」鐵失道：「去了一個主子，後來當立何人？」這一語却問住衆口。鐵失笑道：「我早已安排定當了。」晉王現鎮北邊，何妨迎立？」大衆都齊聲贊成。鐵失道：「晉王府史倒刺沙，與我往來甚密，他子哈散，曾宿衛宮中，我前已令哈散回告乃父，繼復使宣徽使探忒密語晉王，諸已接洽，總教大事一成便可往迎。」大衆道：「嗣皇已有着落，大事如何行得？」鐵失道：「聞昏君將回燕京，途次便可行事。好在我領着阿克蘇衛兵，教他圍住行幄，不怕兩人不入我手，就使插翅也難飛去。」言畢，呵呵大笑。大衆道：「好極，好極，但也須遣人密報，免得臨事倉皇。」鐵失道：「這個自然，我便着人去報便了。」當下派遣幹羅思北行。

幹羅思即日攢程，一行數日，方到晉王府中。聞晉王出獵，禿刺只探忒留着，兩下接談。探忒道：「我與倒刺沙已議過數次，倒刺沙很是贊成。只王意尚是未定。」幹羅思道：「倒刺沙內史，想伴王同去。」探忒道：「是的。」幹羅思道：「事在速行，我與你同去見王，何如？」探忒應着，便跑至禿刺地方，入見晉王。

晉王問有何事，幹羅思道：「鐵御史令我前來，致詞王爺，現已與也先鐵木兒失禿兒哈散等，謀定大事。若能成功，當推立王爺爲嗣皇帝。」這語說出，總道晉王笑臉相迎，不意晉王顏色驟變，大聲叱道：「你敢教我謀死皇姪麼？這等奸臣，留他何用，快推出斬訖！」幹羅思被他一嚇，身子似殺雞般抖將起來，但見旁邊走過一人，跪稟晉王道：「王爺如誅幹羅思，轉使皇帝疑爲擅殺，不如囚解上都，使證逆謀，較爲妥當。」晉王視之，乃是府史別烈迷失，便道：「你說得很是，便命你押解去罷。」於是命左右擡過檻車，把幹羅思加上鎖鑰，推入車內，由別烈迷失，帶了衛卒百名，解送上都。

看官欲知晉王爲誰待小子補敘詳明。晉王名也孫鐵木兒。一作伊通特穆爾。係裕宗真金長孫，晉王甘麻刺嫡

子。甘麻刺會封鎮漠北，管轄太祖發祥的基址，領四大鄂爾多地，蒙語稱爲四大幹耳朵。世祖殂時，甘麻刺聞訃奔喪，至上都，擁立成宗。大德二年，甘麻刺歿，子也孫鐵木兒襲位，仍鎮北邊。武宗仁宗先後嗣立，也孫鐵木兒統共翊戴，立有盟書。至是不願附逆，因遣幹羅思赴上都。偏值英宗南還，禍機已發，好好一位英明皇帝，及一個忠良右相，竟被鐵失兄弟等害死南坂。一聲河滿子。

原來南坡距上都約百餘里，英宗自上都啓蹕，必至南坡暫駐。這日夜間，鐵失已密命阿克蘇衛兵，守住行幄，他卽率領奸黨持刀而入。拜住正要就寢，驀聽外面有喧嚷聲，卽持燭出來，只見鐵失弟索諾木執着明晃晃的刀，首先奔至。拜住厲聲喝道：「你等意欲何爲？」言未已，索諾木已搶前一步，手起刀落，將拜住持燭的右臂，剝落地，上拜住大叫一聲，隨仆于地。逆黨乘勢亂砍，眼見得不能活了。拜住已死，鐵失復帶着逆黨，闖入帝寢。英宗時已就臥，聞聲方起，正在披衣下床，逆黨已劈門而入。英宗忙叫宿衛護駕，誰知衛士統不知去向，那罪大惡極的鐵失，果然走至榻前，親自動手，把刀一揮，將英宗殺死。英宗在位三年，年僅二十一，天姿明睿，史稱他刑戮太嚴，奸黨畏誅，因構大變。小子以爲鐵失鎖南，早罹罪案，若英宗先已加誅，便是斬草除根，難道還能圖變麼？這是史官論斷太偏，不足憑信。小說中有此評筆，方合歷史演義本旨。

這且休表，且說鐵失等已殺了拜住，弒了英宗，便推按梯不花也先鐵木兒爲首，奉着璽綬，北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也孫鐵木兒聞着此變，一時不好究治逆黨，就在龍居河卽克魯倫河。旁，設起黃幄，受了御寶，先卽皇帝位，布告天下。這詔敕却用蒙文，很足發噱，抄錄如下道：

薛禪皇帝

蒙語尊稱，世祖爲薛禪皇帝，薛禪云者，聰明天縱之謂。

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爺爺，根

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幹耳朵，及軍馬達達。達達卽韃子。國土都付來，依着薛禪皇帝聖旨，小心勤

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棟甚麼勾留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蒙語稱成宗爲完澤篤皇帝，完澤篤者，有壽之謂。教我繼承位次，大斡耳朵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着。扶立了兩個哥哥，蒙語稱武宗爲曲律皇帝，曲律者，傑出之謂。普顏篤皇帝，蒙語稱仁宗爲普顏篤皇帝，普顏篤者，有福之謂。姪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次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姪的皇帝，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士的，諸王駙馬臣僚達之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坐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宴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即位。提說上頭，從著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此詔錄諸元史，係是蒙文，原底未曾就譯，故有數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中國近日欲通行白話，恐其弊亦必至此，遷喬入谷，令人不解。

是日，即命也先鐵木兒爲中書右丞相，倒刺沙爲中書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餘如失秃兒赤斤鐵木兒完者秃滿等，俱授官有差。晉王初囚斡羅思，遣別烈迷失首告逆謀，可謂守正不虧，及聞英宗遇弒，不思入朝討賊，即受塵踐位，加封逆黨，是毋亦利令智昏耶。當下遣使赴上都，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一面令右相也先鐵木兒，準備法駕，調集侍從，擇日啓程，向京師進發。

也先鐵木兒自恃功高，又得大位，心中欣慰異常，便致書鐵失，教他前來迎駕。鐵失以京師重地，不便輕離，非有意留守，實是固位希寵。只遣完者鎖南秃滿等，馳奉賀表，且表歡迎。完者等到了行在，謁見嗣皇，奉諭優獎，喜得心花怒開，歡躍得很。慢着！至與也先鐵木兒相見，彼此道賀，大家都說鐵失妙策，贊揚不盡。也先鐵木兒揪着短鬚道：「老鐵的功勞，原是不可沒的，但我非我幫助老鐵，恐怕老鐵也不能成事的。况現在的嗣皇帝，前已囚解斡羅思，擬告逆謀，後來我奉着靈綬，馳到此處，他還出言詰責，虧我把三寸妙舌，說得面面俱到，方得他應允即位，各給封賞，

列位試想，我的功績，比老鐵何如？一言畢，呵呵大笑。完者等本是拍馬長技，至此見也先鐵木兒，位居首輔，權勢烜赫，樂得見風使帆，曲意奉承，且齊聲說的是全仗栽培四字。那時也先鐵木兒笑容可掬道：「諸君是我知己，我在位一日，總畀諸君安樂一日，富貴與共，子女玉帛亦與共，諸君以爲好否？」你的相位，不過數日可保，奈何。完者等復連聲稱謝也。先鐵木兒便命擺酒接風，大家吃得酩酊大醉，方纔散去。

越數日，車駕扈從等，都已備齊，就稟聞嗣皇帝，啓蹕登程。沿途侍衛人員，統歸也先鐵木兒節制，跋山涉水，不在話下。只也先鐵木兒行轅，比嗣皇帝的行幄，幾不相上下。所有命令，反較嗣皇帝爲尊嚴。看官試想，這時的也先鐵木兒，你道他榮不榮呢？樂不樂呢？層層翻跌，亦文中蓄勢之法。

既到上都，留守官吏，都出城迎接，謁過嗣皇帝，復謁右丞相，也先鐵木兒，只在馬上點首。寫盡驕態。入城後，免不了有一番筵宴。嗣擬留駐數日，再行啓蹕。上都舊有行宮，及中書行省各署，彼此都按着職掌，分班列居。是時正當秋暮，氣候本尚未嚴寒，偏是年格外凜冽，朔風獵獵，雨雪霏霏，官吏擁着重裘，尚覺冷入肌骨。大寧、蒙古等地方，尤爲奇冷，牛羊駝畜等，大半凍斃。疑是小人道長之兆。嗣皇帝念切民依，令發京米賑饑。朔方正在施賑，南方又報水災，漳州、南康諸路，雷雨連旬，洪波汎濫，廬舍漂沒，不計其數。當由中書省循例請賑，即奉旨照准。帝澤雖是如春，百姓終難全活，獨也先鐵木兒，意氣自豪，毫不把民生國計，繫在心上。鎮日裏圍爐禦冷，飲酒陶情。

一天氣少暖，與完者鎖南等，并僕役數人，出門閒逛。只見盈山皆白，淡日微紅，一片蕭颯景象，無甚悅目。約行里許，愈覺寒風侵袂，景色蒼涼也。先鐵木兒便道：「天寒得很，不如回去罷。」完者等自然遵諭，便循原路回來。將到門首，忽有兩輿迎面而至，當先的輿內，坐着一位半老佳人，紅顏綠鬢，姿色未衰也。先鐵木兒映入眼波，已是暗暗喝采。隨後的輿中，恰是一個娉婷妙女，艷如桃李，嫩若芙蓉，望將過去，差不多是被瓜年紀，初月丰神，便失聲道：「好一個女郎！不知是誰家掌珠！」

鎖南道：「何不問他一聲！」完者卽命僕役詢問與夫，與夫答是朱太醫家眷。也先鐵木兒聞着，也只好站在一旁，讓他過去。一面低語完者道：「想他總是母女，若得這般佳人作爲眷屬，也不枉虛過一生了！」完者道：「相爺的權力，何事不可行？」也先鐵木兒道：「難道去搶劫不成？」完者道：「這亦何妨？」也先鐵木兒道：「他是宦家妻女，比不得一個平民，如何可以搶劫？」難道平民的妻女，便可搶劫麼？鎖南道：「朱太醫是一個微員，相爺若取他女爲妾，還是把他賞收哩！」完者道：「我却去問他允否，再作計較。」也先鐵木兒道：「也好！」

完者卽領着僕役，搶前數步，喝與夫停輿。與夫尚不肯從，偏如虎如狼的僕役，將輿揪住，口稱相爺有命，教你回輿，你敢不從麼？與夫無奈，把輿抬轉至中書省門前，勒令停住，叫婦女二人下輿，嚇得朱家母女呆坐無言，只簌簌的亂抖。完者道：「裝什麼婦女腔，相爺要女郎爲妾，你等快卽下輿！」二人仍是坐着，完者叱僕役道：「快拽他出來！」僕役聞言，就一齊動手，把母女兩人拽出，送入也先鐵木兒寢所。也先鐵木兒並未命他強取，由完者等助成之，可見助紂爲虐，罪尤甚于桀也。遂隨也先鐵木兒入門，並拱手作賀道：「相爺今日入溫柔鄉，明日要賞我一杯喜酒哩！」

也先鐵木兒道：「事已如此，倘他母女不從，奈何？」完者鎖南齊聲道：「相爺這麼權力，不能制此婦女，如何可以制人？」說得也先鐵木兒無詞可答。二人遂告別欲行。也先鐵木兒道：「且慢，你等且爲我勸此母女，何如？」完者奉命入也先鐵木兒寢室，好一歇，方出來道：「他母女並不發言，想已是默許了！」我等且退，何必在此觀戲。當下挈鎖南手與也先鐵木兒告別。

也先鐵木兒送出兩人，竟入寢室，來視朱太醫妻女，但見他二人相對坐着，玉容慘澹，珠淚雙垂，不由的淫興勃發，竟去抱這少女。誰知少女未曾入懷，面上已撲的一聲，竟着了一掌。正是

弒逆已難逃史筆，姦淫尚不顧刑章。
畢竟掌聲從何而來，且至下回續敘。

英宗之被弑，人以爲英宗之過嚴，吾以爲英宗之過寬。其評已見上回。惟晉王即位，不先聲明討賊，且令也先鐵木兒爲首相，試思彼能弑英宗，獨不能戕自己乎？且自漠北入上都，一切命令皆出也先鐵木兒之手，以致威權愈甚，肆意妄行，甚至太醫家眷亦可強拽入門，恣情姦宿，前如阿合馬、盧世榮等，尚不若此兇橫。國家愈衰，奸惡愈滋，讀史者能無廢書三歎乎？雖然，弑君之罪，尚可倖逃，強姦之罪，亦奚憚乎？大慙不誅，天下固無寧日也。

第三十六回 正刑戮衆惡駢誅 縱姦盜百官抗議

却說也先鐵木兒，欲擁着少女尋歡，面上忽被擊一掌。這掌非少女所擊，乃是這半老佳人，旁擊過來的。當下惱了也先鐵木兒，出外呼婢媼多人，將他母女褫去衣裳，赤條條的繫住牀上，覆以重衾。一面煨着鑪炭，藉禦寒氣。一面煮着春酒，狂飲了幾大觥，乘着酒興，揭被探嬌，先探老陰，後及少陰。朱家母女沒法可施，口中雖是痛罵，奈身子不得動彈，只好任他淫汗事畢，就覆衾擁臥，呼呼的睡去了。令人髮指。

次日起床，仍把他母女繫住不放，只令侍媼強給飲食。到了晚間，依着昨天的老法兒，復去姦淫兩次。可憐這朱家母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滿望朱醫設法救他，誰知望眼將穿，毫無音耗。只見這窮凶極惡的奸賊，日夕淫戮，直至三日將盡，方有侍媼進來，令母女穿好衣服，把他梳洗，擁出省門，勒上便輿，由輿夫抬還朱家去了。看官試想，朱家母女得邀釋放，不是朱太醫從中運動，那裏有這般容易。原來朱太醫聞妻女被留，早知情勢不佳，先至中書省中，浼人設法，一些兒沒有效果，轉身去籲請留守留守，以新皇繼統，方寵任也先鐵木兒，不便在虎頭搔癢。况他是隨駕大臣，扈從人員，統歸節制，亦非留守所得越俎劾奏，因此反勸朱太醫得休便休，省得弄巧成拙。此何事也，乃
憊休乎
朱太醫焦急萬分，抓頭挖耳的思想，竟沒有頭路可鑽，那裏曉得天道禍淫，奸人數絕，竟來了一個大大的

救星，不但拔出朱太醫妻女，并且將元惡大戮，及一班狐羣狗黨，盡行伏法！這也是絕大的快事。好筆仗。那位救星恰是何人？乃是元朝宗室中一位王爺，名叫買奴。一作滿努。這買奴前會隨着英宗，自上都扈蹕還京。至南坡變起，買奴孤掌難鳴，竟奔投晉邸，願効力討逆。偏晉王急於嗣位，將討逆事暫擱不提，且命他在晉邸中收拾簡牘等件。自己啓蹕先發。及新皇帝寓上都，他方攬程到京。朱太醫會與相識，忙去謁見，求他憐救妻女。買奴聞言，不由的怒髮衝冠，指天示朱太醫道：「我誓不與逆賊共戴此天！你回去候着消息，待我入見新帝，總有回報。」朱太醫拜謝欲去，買奴復道：「姦淫事尚小，弑逆事實大，我爲你計，亦不應說及姦淫，且與你面子上，亦過不下去，不如仍從討逆入手，方好一網打盡哩。」買奴計畫很是妥當。朱太醫道：「全憑大力！」於是朱醫歸家，買奴入覲。經新皇帝慰勞畢，買奴乞屏去左右，以便密陳。新帝照准，立命侍從退出，買奴遂密啓道：「陛下嗣位，應天順人，奈何命也！先鐵木兒作爲首相呢？」新帝道：「他有奉璽的功勞，所以命爲右相。」買奴道：「他若可自立爲帝，早已黃袍加身了，還肯來奉璽麼？他與姦賊鐵失合謀圖逆，共弑英宗，陛下首宜把他正法，方覺名正言順哩！」新帝默然不答。買奴道：「逆賊等忍弑先皇，豈真願事陛下？他因陛下前鎮漠北，恐聲罪致討，無術自全，所以奉上璽綬，請駕入都。若權歸他手，陛下轉成傀儡，此後一舉一動，反被逆黨所制，他得安享榮利，陛下反蒙惡名，天下後世，將疑陛下爲篡國哩！」理正詞醇，真好口才。新帝愕然道：「朕何嘗有心篡逆？據汝說來，是朕且爲彼受過，朕亦不得不急圖討逆了。」買奴道：「前後左右，多是逆賊心腹，陛下既決意討逆，事不宜遲，便在今夕，休使他狗急跳牆！」新帝道：「甚善，勞汝替朕拏斬逆黨。」買奴請卽書詔。新帝卽手寫數行，給了買奴，並命遣晉邸衛兵，卽夕前拏也。先鐵木兒等買奴趨出，立卽召集衛士，至中書省。此時也先鐵木兒已有人報知買奴密奏狀，他道是姦淫事洩，但發放朱醫妻女，勒令歸家，便好消滅證據，洗釋罪惡，且可劾奏買奴誣妄，反坐罪名。因此將朱家母女逼歸後，把酒澆愁，從容自在。偏偏不由你算奈何？買奴率着衛士急馳而入，見他兀坐自斟，便笑着道：「右相在此獨酌麼？何不令朱醫妻女陪飲，格外歡暢。」

哩！也先鐵木兒起座。佯作驚訝道：「王爺說甚麼？何來朱醫婦女，休要含血噴人！」買奴道：「朱家事不遑追究，有旨拏你逆賊！」也先鐵木兒道：「我是保主功臣，何賊可言！敢是你思謀逆麼？」買奴道：「我不暇與你辯論，叫你去見先皇罷！」隨喝令衛士快行動手。也先鐵木兒尚欲抵拒，怎禁得衛士齊上，把他反翦起來，上了鍊械，牽出省門，一面將完者鎖南禿滿等盡行拏到。也先鐵木兒請入見嗣皇，面陳委曲。買奴道：「你是先皇的舊臣，應在先皇前自伏，何必再覲新帝！」當下設着御案，上供先皇帝靈牌。令也先鐵木兒等就案跪着，然後由買奴朗聲宣詔道：

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合謀弑逆，神人共憤，飭王買奴帶領衛卒，卽夕密拏。該逆等凶惡昭彰，罪在不赦；拏住後，着卽斬首以謝天下，毋庸再鞫！

宣詔畢，卽將也先鐵木兒等綁出，一聲砲響，劊子手刀隨聲落，統是身首兩分！何苦爲惡。當下奏聞新帝，遂改命宣政院使旭邁傑爲中書右丞相，陝西行中書左丞禿魯及通政院使紐澤，並爲御史大夫，速速爲御史中丞，並令旭邁傑紐澤率兵至京師，搜除逆黨。旭邁傑恐鐵失在京抗命作亂，遂蚤夜前進，既到京城，先遣使人報鐵失，暨失禿兒赤斤鐵木兒脫火赤章台等，令他出城迎駕。鐵失等曾邀封賞，至此不防有詐，便坦然出迎。旭邁傑紐澤早已密囑兵士，令他列隊站着，待鐵失等下騎相見，便命跪聽詔敕。當由旭邁傑宣詔道：

先皇帝御宇三年，未聞失德，而鐵失也先鐵木兒等，敢行大逆，竟有南坡之變，駭人聽聞！朕因諸王大臣推戴，嗣登宸極，若非首除姦惡，既無以妥先帝之靈，並無以洩天下之憤，爲此甫抵上都，卽將也先鐵木兒等，聲罪正法。惟在京逆黨，如鐵失輩，尚逍遙法外，特命中書右丞相旭邁傑，御史大夫紐澤，率兵到京，立將鐵失，失禿兒赤斤鐵木兒，脫火赤章台等，拏下正法，餘如逆黨爪牙，亦飭令旭邁傑紐澤，澈底查拏，毋得瞻徇，應加刑法，候覆奏定議。

鐵失等聽著旭邁傑宣詔，開口便擡出先皇帝三字，已是魂魄飛揚；及讀到拏下正法四字，越嚇得心驚膽戰。意欲起身逃竄，只見兩邊排着衛士，好似天羅地網一般，插翅難飛。旭邁傑讀罷詔敕，即叫衛士過來，將鐵失等除去冠帶，命即正法。霎時間頭都落地，數道靈魂入阿鼻地獄中去了。若有地獄，當爲此輩特設。

鐵失等既伏誅，旭邁傑即刻進城，搜拏諸王。月魯不花按梯，不花曲呂，不花孛羅兀魯思，不花及鐵失弟索諾木，一併發交法司，並查得御史臺經，歷朵兒只班，御史撒兒塔罕，兀都蠻郭也，先忽都等，素依附鐵失，朋比爲好，遂並行奏覆。月魯不花等擬賜死，朵兒只班等擬充戍，至覆詔到來，俱減罪一等，擬賜死的減爲充戍，擬充戍的減爲免官。

時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聞得此詔，獨勃然道：「國法上強盜不分首從，發塚傷尸者亦死；索諾木嘗從弑逆，親斫丞相拜住右臂，乃反欲保他生命麼？」遂繕就奏牘，遣陳行在，略稱賊黨不宜追誅，索諾木加刃故相，親與逆謀，乞速付顯戮，以快人心等語。於是新帝准奏，即將索諾木梟首，流月魯不花於雲南，按梯不花於海南，曲呂不花於奴兒干，孛羅兀魯思不花於海島，朵兒只班等皆褫職爲民，一場逆案，總算處置明白，內外肅清。

新帝乃啓駕入京，親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禮成，追尊皇考晉王爲皇帝，廟號顯宗，皇妣弘吉刺氏爲宣懿淑聖皇后。嗣復上先皇尊諡爲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擬定次年改元，號爲泰定元年。

臺官復奏言曩時鐵木迭兒專政，誣殺楊朵兒只，蕭拜住，賀伯顏，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竄李謙亨，成珪，罷免王毅，高防，張志弼，天下咸知蒙冤，請旨昭雪。隨即頒詔，命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旭邁傑又上言逆黨作亂，諸王買奴趕赴晉邸，願効死力，且言不除元凶，陛下美名不著，天下後世無從察知。聖衷嘉納，屢承獎諭。令臣等考查懿戚，能自拔逆黨，爲國効忠，莫如買奴一人，應加封賞，以示激勸。因此買奴得賞泰寧縣五千戶，受爵泰寧王。又頒賞討逆功臣，賜旭邁傑金十錠，銀三十錠，鈔七十錠，倒刺沙爲中書左丞相；倒刺沙曾與鐵失密議，理應加罪，胡反

得遷擢其私可知。知樞密院事馬某沙，御史大夫紐澤，宣政院使鎖秃，應加授光祿大夫，各賜金銀鈔有差，追贈故丞

相拜住爲太師，爵東平王，諡忠獻，稱爲清忠一德功臣，授其子答兒麻失里爲宗仁衛親軍都指揮使，賞功錄舊，卹

死褒生，泰定初政，人民稱美，轉瞬間已是元年，小子因新帝歿後，未得立諡，史家亦稱爲泰定帝，所以後此稱帝，我

亦云然。上文統稱新帝，與前數帝繼位時名號不同，即是此意。元夕御殿，朝賀禮儀，悉如舊制，不必贅述。惟敕諸王各還本部，

并召還圖帖睦爾於瓊州，阿木哥於大同。會浙江行省左丞趙簡，能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

學，泰定帝乃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兒都魯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以帝範資治通鑑，

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指日進講。一面冊定皇后弘吉刺氏，名叫巴巴罕。特書其名，一正元史本紀誤名爲氏之訛，一正後

來下嫁燕帖木兒之罪。並立皇子阿速吉八，一作阿蘇奇布。爲皇太子。冊立之日，天大風雨，四面晦霾，官民頗爲驚愕。已兆

不祥。泰定帝不以爲意，復選了兩個麗姝，作爲妃嬪，一名必罕，一名速哥答里，皆出弘吉刺氏，且係一對姊妹花。父

名買住罕，曾封哀王，這且按下慢表。都爲後文埋根。

且說泰定帝卽位改元後，有事太廟，忽然廟內神主，失去兩座，一是仁宗神主，一是仁宗后神主。先是太常博

士李好文，曾建議在廟神主，應用木製，不宜金飾，所有金玉祭器，須貯諸別室，免致遺失等語。無如元代定制，神主

概製以金，當時以李博士議論迂，不足採用，況且宗廟社稷，各有守官，何人敢來盜竊，因此率由舊章，並未改革。

至此竟有神主被盜一事，當令守京各官，派捕緝獲，偏偏追索十日，毫無賊證，監察御史宋本，趙成慶，李嘉賓等，奏

言盜竊太廟神主，由太常守衛不謹，應卽議罪，奏入不報。是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且有升遷左丞消

息，惱動了平章政事張珪，抗言太常奉守宗祏，責有攸歸，今神主被竊，應待罪而反遷官，賞罰不明，紀綱倒置，上何

以謝祖靈，下何以懲盜風，應持以宸斷，嚴覈功過，方可報本追遠，黜貪懲邪。這數語說得詳明痛切，總道泰定帝准

詞究辦，不料待了數日，也無批敕，只馬刺升遷事，纔算打消。

還有武備卿卽烈，故太尉不花，受家吏撒梯賄託，強收寡婦古哈，古哈係鄭國寶妻，曾爲命婦，國寶死後，遺產頗多，撒梯陰加艷羨，且見古哈尚在中年，自己又值喪偶，遂挽人往諷古哈，勸他再醮。古哈以門閥相沿，頗欲守節，拒絕不從，偏這撒梯貪財戀色，定欲取他到手，就去請託卽烈不花兩人，硬行出頭，逼他改嫁撒梯。古哈仍不肯允，卽烈等騎虎難下，詐稱奉旨令古哈再嫁，逼令再嫁之旨，雖是詐傳，然亦由元代之不尙節烈，致有此弊。看官！你想古哈是一介孀婦，那裏抗得過聖旨？只好除了喪服，改著艷裝，乘輿至撒梯家，與他成婚。何不就死，但死節最難，到歎娘時，或亦感念帝德。撒梯得了古哈，歡愛非常，並將他家人畜產，一併取來。偏臺官不肯玉成，竟爾據實陳奏，殊殺風景。并劾卽烈不花矯旨的罪狀，有旨令刑部訊鞫。卽烈不花無從圖賴，暗中恰向左丞相倒刺沙處，奉送金銀鈔若干，託他挽回。果然錢神有靈，可以買命，不消兩日，竟下了一道赦詔，只說是世祖舊臣，加恩貸罪。

又有遼王脫脫，鎮守遼東，乘泰定帝新立，頒詔大赦以前，竟報復私讎，妄殺親王妃主百餘人，佔奪羊馬畜產。經臺官奏請廢徙，亦不見報。會值山崩地震，雷迅風烈，諸災異，泰定帝只令番僧大作佛事，以期禳解。且令在壽安山寺集僧諷經，約以三年，自己却巡幸上都，備駕前去。於是平章政事張珪，邀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會議時弊，決計諫諍。適上都亦有詔到來，戒飭百官，并命大都守臣，詳言利病，各官遂公推張珪主稿。珪正滿懷痛憤，卽草就數千言，成了一篇曠前絕後的大奏章，擬親至上都面奏。大衆見了，無不稱爲大手筆，小子有詩咏道：

事君無隱由來久，千古爭傳諫士言；
留得一編遺草在，大元久邈直聲存。

欲知奏疏中如何措詞，待下回觀縷陳明。

泰定帝至上都，從買奴之請，誅也先鐵木兒等。看似鋤凶罰惡，足快人心，實則仍爲一己計，欲自免助逆之名，不得不討除逆黨。春秋之法在誅心，桃園之弒，史書趙盾，泰定帝雖稍差一間，其心固不可問也。况倒刺沙亦與逆謀，卒因前時私寵，不如其罪，反擢其官，盜神主者得逃法外，逼再嫁者且恕罪名，藩王有辜不之問，佛事屢修不之省，種種失政，安知不由倒刺沙輩從中

讜惑乎是回敘述，已將泰定帝之心迹，揭明紙上，史稱其能守祖憲，號稱治平，其然豈其然乎！

第三十七回 衆大臣聯銜入奏 老平章嫉俗辭官

却說平章政事張珪，既擬就奏稿，出示百官，由員外郎宋文瓚代讀奏稿，其詞云：

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子儀諸將，效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橫，紀綱亦不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妒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惑蒙蔽，保祿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奸狡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己者，巧飾危閒，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贖敗，諂附權奸，失列門，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奸，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凶，失列門之黨既誅，坐邀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禍立至。權勢日熾，中外寒心。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繫。先帝悟其姦惡，卜碑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構成弒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世祖時，阿合馬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况如鐵木迭兒之姦惡者哉！臣等宜遵成憲，仍籍鐵木迭兒家產，遠竄其子孫於外郡，以懲大姦。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別上下也。鐵失之黨，結謀弒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鐵失之徒，既伏其辜，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不花、曲呂不花、兀魯思不花，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

首從俱罪，况弑逆之黨，天地不容，宜誅按梯不花之徒以謝天下。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生殺予奪，天子之權，非臣下所得盜用也。遼王脫脫，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任非輕。國家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覲幸赦恩，報復讎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尤，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脫脫久居，彼既縱肆，得無忌憚，况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臣等議累朝憲典，聞赦殺人，罪在不原，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

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卿烈，前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務姦欺，詐稱奉旨，令撒梯強收鄭國寶妻古哈，貪其家人畜產，自恃權貴，莫敢如何，事聞之官，刑曹逮鞠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不爲！夫京師天下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爲政？古人有言：一婦銜冤，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卽非細務。臣等議宜以卽烈不花，付刑曹鞠之，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時民懷憤怨，臺察交言，且所酌之鈔，率皆天下窮民膏血，錙銖取之，從以箠撻，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飢寒之物，是皆時貴與幹脫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蠶蠹國財，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頃以增價中寶事敗，具存吏牘。陛下卽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計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徵入之數，比以經費弗足，急於科徵，臣等議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

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祀，誠爲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尙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

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

國家經費，皆出于民，量入爲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閒，奏請復欲興修，流言喧播，羣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信，其剏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

人有怨抑，必當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等，枉遭鐵木迭兒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聞者嗟悼。比奉明詔，還給原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苟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卽與再罹斷沒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原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人無冤憤矣。

德以出治，刑以防姦。若刑罰不立，奸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比者也先鐵木兒之徒，遇朱太醫妻女，過省門外，強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爲解，竟勿就鞠。元惡雖誅，羽翼未戢。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凡助惡爲虐者，悉執付有司鞠之。臣等又議天下囚繫，不無冤滯，方今盛夏，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問詳讞。

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戊卒更病者，給粥食藥，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蠲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六兩，入水爲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爲民。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察兒等，又獻利於失列門，剏設提舉司監採。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旣而內正少卿魏暗都刺冒啓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歸民。

善良死於非命，國法當爲昭雪。鐵失弑逆之變，學士不花，指揮不顏忽里，院使秃古思，皆以無罪死，未得褒贈。鐵木迭兒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禿堅不花之屬，皆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者，優

敍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御史體勘，其餘有冤抑者，具實以聞。

政出多門，古人所戒。今內外增置官署，員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夫爲治之要，莫先於安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冗員。世祖設官分職，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以後，改陞勑設，日積月增，雖嘗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緣保祿，姑息中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禱壽福院之屬，十有三署，徵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若復尋常取勘調虛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卽與詔旨異矣。臣等議宜敕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勑設員冗者，詔至日悉減除之。

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事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卽指爲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致問，供給恐後。夫佛以清淨爲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爲己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旣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邀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遠，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奏乃行。

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官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莫此爲甚。臣等議諸宿衛官女之屬，宜如世祖時支請

之數給之，餘悉簡汰。

關端亦牧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卽奪其居，俾飲食，殘傷桑果，百害叢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損馬駝。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糟，樞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團糟之制，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著爲令。

兵戎之興，號爲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無知，少梗王化，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參卜郎盜劫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死，人之恆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敕邊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爲賊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閉債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窶。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桑哥刺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爲令。

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爲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徵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爲令。

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淨絕俗爲心，誦經祝壽，比

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刑，罷遣爲民。

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泛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互奏請，要求賞賜。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沒人畜產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勸？既傷財用，復啓佞門。臣等議非有功勳勞效，著明實蹟，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爲令。

臣等所言弑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消弭災變。臣等不勝翹切待命之至。

宋文瓚一氣讀畢，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統鼓掌道：「近今弊竇，統由張平章說盡。若此奏上去，能邀聖上允准，一一施行，乃是國家的大幸了。」張珪道：「我擬親至上都，面陳此疏，免得內臣沮格。」宋文瓚道：「晚生願隨老平章同去，何如？」張珪道：「好極！但繕錄奏稿，還仗大筆。我已老朽，不願作蠅頭小楷了。」文瓚道：「晚生理當効勞。」

當下百官散歸，文瓚亦回寓，把奏稿恭楷錄正，差不多至半日餘，方纔告竣。並將會議各官，聯銜署名。到了次日，便偕張珪上都。珪卽入覲泰定帝，遞上奏疏。泰定帝展覽多時，似乎有些討厭的神氣。張珪嘔盡心血，不值泰定帝一顧，奈何淡淡的答道：「朕知道了。卿自京至此，未免勞頓，且在行轅休息，再作區處。」張珪叩謝而出。

待了兩日，並不見有詔敕下來，轉增煩悶。適宋文瓚亦來謁談，張珪道：「我等奏議，共有數條，偏似大石沈海，一條未蒙敕行，難道就此過去，便好治國麼？」文瓚道：「老平章何不再行謁奏，總要宸衷酌行，方可漸除時弊。」張珪點頭。次晨復至行宮朝泰定帝，行禮畢，復啓奏道：「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

以言，目今刑政失平，所以天象垂變，陛下仰承天心，務乞矜察，臣等逐條奏議，即請施行。」泰定帝答道：「待朕返京師後，擇要施行便了。」珪不便再陳，只得告退。

既而御史臺臣秃忽魯紐澤等，復奏陳災異屢見，宰相宜避位以應天變，可否仰自聖裁。且言臣等爲陛下耳目，不能糾察奸吏，慢官失守，宜先退避以授賢能。泰定帝覽了此奏，便批諭御史所言，失在朕躬，卿等不必辭職。臺官等無可奈何。只丞相旭邁傑倒刺沙兩人，心中未安，也遞呈一疏，略說天象告儆，陛下以憂天心爲心，反躬自責，謹遵祖宗聖訓，修德慎行，飭臣等各勤乃職。手詔至大都，居守省臣，皆引罪自劾，臣等爲左右相，才下識昏，當國大任，無所襄贊，以致災祲迭見，罪在臣等，理應退黜。外此諸臣，各勤職守，無罪可言。語中帶刺泰定帝仍批諭道：「卿等若皆辭避，國家大事，誰與共理？總教靖供爾職，勉迪百工，自可徐回天變，不必再辭。」嗣是以後，不聞再詔，連回蹕京師的期限，也懸宕過去。

張珪憤悶得很，遂託稱老病，上表辭職。有詔常見免拜跪，并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珪復請剋日還京，總算邀准，回鑾後，只望泰定帝踐着前言，如議施行，偏詔旨下來，一道是禁言赦前事，一道是將赦前籍沒的家產，如數給還。看官，你想此時的張平章，還肯在朝委蛇麼？當下奏陳病勢日劇，非扶掖不能行，懇即日放歸，得返首邱，死且感恩云。小子有詩咏張平章道：

忠臣不肯效阿容，可奈良言未見從。
從此挂冠林下隱，白雲深處住行蹤。

未知泰定帝曾否允准，且至下回敘明。

張珪一疏爲元史中僅見之文，列傳中備錄無遺。本回亦就此採入，一以揚張平章之忠，一以明泰定帝之失。泰定以旁支入承大統，龍飛九五，仰荷天休，不於此時從賢納諫，除害興利，何以孚輿望而貽孫謀乎？卒致晏駕以後，即滋內變，生無德政，殛無美諡，一代嗣君，反成閔位，是不得謂非咎由自取也。張珪屢諫不從，即託病乞歸。古人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於珪殆遇之。

焉。

第三十八回 信佛法反促壽徵 迎藩王入承大統

却說張珪辭職甚力，泰定帝尙是未允，只命養病西山，並加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作爲特賜。不聽其言，留他何用。

張珪移居西山，過了殘臘，復上疏乞歸，乃蒙允准，解組歸里，還我自由。未幾復接朝旨，召他商議中書省事。珪不肯就徵，引疾告免。至泰定四年卒於里，遺命上蔡國公印。珪係弘範子，字公端。少時從父滅宋，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爲弘範所救，待以賓禮，命珪就學。光薦乃以平生所得著成相業一書授珪，熟讀珪因此成文武材。元朝中葉，要推這位老平章，是一位純臣了。補敘履歷，所以旌善，且亦是文中綿密處。

這且休表。單說張珪回籍，朝右少一個直臣，泰定帝朝罷無事，壹意佞佛。每作佛事，輒飯僧數萬人，賜鈔數千錠，并命各處建寺，雕玉爲楹，刻金爲像，所費以億萬計，毫不知惜。泰定帝又親受佛法於帝師，連皇后弘吉刺氏以下，也都至帝師前受戒。這時候的帝師，名叫亦思宅卜，每年所得賞賜，不可勝計。帝師弟袞噶伊實，戩自西域遠來，詔令中書持酒郊勞，非常敬禮。帝師兄索諾木藏布，領西番三道宣慰司事，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使尙公主。僧可尙主，大約亦捨身大布施耳。僧徒多號司空，徒國公，佩帶金玉印章，因此氣燄薰灼，無所不爲。在京尙敢橫行，出都愈加恣肆，見有子女玉帛，無不喜歡，所求不遂，卽大肆咆哮。西臺御史李昌嘗痛心疾首，據實抗奏道：

臣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而迫逐男子，奸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

人給驛法，且得以糾察良莠，毋使混淆；是所以肅僧規，卽所以遵佛戒也。伏乞陛下准奏施行！

奏入不報，後聞僧侶擾民益甚，乃頒詔禁止，其實仍是一紙空文。敷衍了事，未幾又命建顯宗神御殿于盧師寺。這盧師寺在宛平縣盧邱山，向稱大利，此次奉安御容，大興土木，役卒數萬人，糜財數百萬兩，裝飾得金碧輝煌，一時無兩。然後另建顯宗神主，奉置殿中，懸額署名，號爲大天源延聖寺。賜住持僧鈔二萬錠，並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中書省臣未免看不過去，又聯名奏道：

臣等聞養給軍民，必藉地利。地之所生有限，軍民猶懼不足，况移供他用乎？昔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賜僧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爲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福未至而禍已集矣。唯陛下察之！

泰定帝得此奏後，却也優詔旌直。但心中總是迷信，遇着天變人異，總令番僧虔修佛事，默祈解禳。番僧依着故例，請釋赦囚，所以赦詔叠見。凡有姦盜貪淫諸罪，統得遇赦邀恩，一律洗刷，就是出獄重犯，再被逮繫，轉瞬間又得釋放。看官試想，天下有幾個悔過的罪人，愈寬愈壞，輦轂之下，尙無王法，外省更不必論了。屢言佞佛之弊，是爲癡人說法。

泰定帝始終未悟，並因次子誕生，疑爲佛佑，甫離襁褓，卽令受戒。爲了拜佛情殷，反把郊天禘祖的大禮，攔過一邊。監察御史趙思魯，以大禮未舉，奏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迎福釐，生蒸民，阜萬物，歷代帝王，莫不躬親將事，應講求故例，虔誠對越，方可隱格純嘏。泰定帝不以爲然。有了佛佑，自可不必郊祀。全臺大譁，復入朝面陳。泰定帝道：「世祖成憲，不聞親祀郊廟。朕只知效法世祖，世祖所行的事件，朕必遵行；世祖未行的事件，朕也不願增添。此後郊天祭廟，可遣大臣恭代便了。」臺官還想再陳，泰定帝竟拂袖退朝。

嗣因帝師圓寂，大修佛事，命塔失鐵木兒紐澤監督，召集京畿僧侶，誦經諷咒，差不多有數十天，一面另延西僧藏班藏卜爲帝師，齋奉玉印，詔諭天下。又命作成宗神御殿於天壽萬寧寺，一切規模，與顯宗神御殿相似。

正在百塔皆興的時候，忽由太常入奏，宗廟中的武宗金主，及所有祭器，統被盜竊去了。前時盜竊仁宗神主，至此又竊武宗神主，堂堂大廟，窩留盜賊，令人不解。泰定帝命再作金主，奉安廟中，應行捕盜等情，也模糊過去。後復因臺官劾奏，纔酌斥太常禮儀等官，只神主不翼而飛，終無下落。

會揚州路崇明州海門縣海溢，汴梁路扶溝蘭陽河溢，建德杭州衢州屬縣水溢，還有真定晉寧延安河南等路屯田，遇了旱災，大都河間奉元懷慶等路，遇了蝗災，鞏昌府通渭縣山崩，礪門地震，有聲如雷，晝色晦暝，天全道山亦爆裂，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同日地震。各處警報絡繹，泰定帝只與西僧商量，教他朝唵梵語，暮鼓鐘鈸，膜拜頂禮，祈福消災。且徧飭京內外各官，恭祀五嶽四瀆名山大川。總道是神佛有靈，暗中庇佑，誰料旱荒水荒，蟲災風災，種種狀況，雜沓而來。百姓報官長，官長報皇上，弄得泰定帝胸無定見，却想了一個法兒，下詔改元，祈佛無益，改元更屬無謂。當由廷臣議定『致和』二字，於泰定五年春季，改泰定爲致和。且仍詔告帝師，命各僧佛事加虔，并飭於沿海各地，建造浮屠二百一十六座，鎮壓海溢。真是搗鬼。

帝師藏班藏卜上言，皇帝雖已受佛法，但欲增福延壽，還須親受無量壽佛戒。泰定帝當即允准，擇日御興聖殿，邀請帝師到來，督設經壇，上供無量壽佛金牌，下設幢幡寶蓋，樂篋鐘懸。當由帝師座下的僧徒，吹起法螺，搖動金鈴，接着大鑼大鈸，敲擊起來。帝師着紅衣，戴毘盧帽，先至壇前焚香禱告，口中不知念着什麼番語，嘛咪叭吽的說了一回，然後導引泰定帝，至壇前跪着。帝師在旁虔誦祝詞，復念了無數佛號，方令泰定帝學着僧規，膜拜受戒。是時后妃人等，亦羣集壇前，與聖殿內外，擁擠得什麼相似。那一班僧侶，多是張頭探腦，搖目擦睛，你說是那個美麗，我說是這個妖嬈，彼此評頭品足，靚艷媮香，就是口中所念的波羅密多，阿彌陀佛，也覺顛倒錯亂，語無倫次。無

量壽佛未曾請到女觀音等先已值壇安得不令僧侶動心？至受戒禮畢，泰定帝出殿，大衆散去，帝師亦回寺，僧徒等也都退歸。飲酒擁嬌去了。樂得過。

次日，由宮中發出金銀鈔，賞給僧徒，又費了若干萬兩。泰定帝以福壽雙增，非常欣慰。會出獵柳林，偶受感冒，不憚累日，遂思巡幸上都，游春解悶。當命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簽書樞密院事燕帖木兒，一作雅克特穆爾留守京師，自率皇后皇太子，及丞相倒剌沙等，命駕北去。自春至夏，留寓行宮，鎮日裏流連酒色，不聞朝政。

會殊祥院使也先捏，自建康北來，密語丞相倒剌沙，以懷王將有他變，不可不防。倒剌沙立即奏聞，請旨徙懷王居江陵。這懷王却是何人？就是武宗次子圖帖睦爾。先是泰定帝即位，召諸王還邸，圖帖睦爾亦自瓊州召歸，見三十六回。受封懷王。泰定二年，命出居建康，以也先捏爲懷王衛士也。先捏與懷王不協，乃私至上都，密進讒言。泰定帝不遑查察，竟照倒剌沙奏議，遣宗正扎魯忽赤雍古台南下，命懷王徙居江陵。懷王遵旨西遷，扎魯忽赤等回報時，泰定帝已遭疾病，日甚一日，竟於七月新秋，宴駕上都，壽僅二十六。無量壽佛戒之效何如？

丞相倒剌沙利太子年幼，不即擁立，竟擅權自恣，獨行獨斷，於是天怒人怨，衆畔親離，國家大變，又復從此發生。倡難的人，便是留守京師的燕帖木兒。燕帖木兒是元季大蠹，所以特別點醒。

燕帖木兒是從前的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第三子，武宗鎮朔方時，已備列宿衛，深得寵幸。牀兀兒歿，承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泰定二年，加授太僕卿，致和元年，進簽書樞密院事，留守京都，實掌樞密院符印。自聞泰定帝罹疾，遂懷異謀，自思身受武宗寵遇，不能輔他二子，入承帝位，未免有負主恩。泰定帝亦擢你高官，何不自思圖報。因此與繼

母察吉兒公主，族黨阿剌帖木兒，及密友李倫赤等商議，將乘泰定帝病殂後，迎立懷王圖帖睦爾，篡承武宗遺統。至泰定帝崩，皇后弘吉刺氏，遣使詣京，命平章政事烏都伯刺，一作額卜德呼勒收掌百司印章，諭安百姓。燕帖木兒知勢難再緩，即進語西安王道：「故主已殂，太子尚幼，國家須擇立長君，乃可無虞。况天下正統，應屬武宗嗣。」

子英宗已不當立，大行皇帝更出旁支，益加淆雜，今日宜正名定分，迎立武宗嗣子，時不可失，功在速成，王爺以爲何如？無非希定策功耳，逾期忠義。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道：「言固甚是，但周王遠居漠北，奈何？」燕帖木兒道：「懷

王曾居江陵，何不先行迎立？」西安王道：「弟不先兄，此處還須商酌！」燕帖木兒道：「先迎懷王入都，安定人心，然後再迎周王仁宗故事，何妨踵行？」西安王道：「上都方有命令，飭烏都伯刺收集印章，我欲舉事，彼竟不從，這又未免爲難了！」燕帖木兒道：「昔人有言，先發制人，王爺果允行義舉，只教募賞勇士，立可成功！」西安王點頭道：「你去妥行布置，我總無不贊成！」

燕帖木兒趨出，卽日召集心腹，準備停當。翌日黎明，由西安王下令，召集百官至興聖宮，會議要事。平章政事烏都伯刺、伯顏察兒、偕官屬先到，西安王亦乘車而來。

既入座，烏都伯刺正要宣布后敕，令百官齊繳印章，忽見燕帖木兒率着阿刺鐵木兒、孛倫赤等十七人，帶刀奔入，外面並有勇士數百人，趨立門外。烏都伯刺料知有變，遂叱問道：「簽書意欲何爲？」燕帖木兒厲聲道：「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孝友仁文，播名遠邇，今乃一居朔漠，一處南陲，武宗有知，亦當深恫，况天下係武宗的天下，一誤寧可再誤？今日正統應歸還武宗嗣子，敢有再紊邦紀，不從義舉，是與亂賊相等，例當處斬！」言畢，拔刀出鞘，怒目而立。彷彿強盜。

烏都伯刺、伯顏察兒兩人，欲抗詞答辯，偏燕帖木兒不容分說，竟令阿刺鐵木兒、孛倫赤等一齊動手，將他二人拏下。中書左丞、丞等道：「簽書莫非造反不成？」言未已，已被燕帖木兒砍倒，頓時闔座大亂。燕帖木兒指揮勇士，縛住朶朶，并執參知政事王士熙，參議中書省事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邱士傑，治書侍御史脫歡，太子詹事丞王桓等，概置獄中，自與西安王入守內廷，分布腹心於樞密院，自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嚴防他變。一面再召百官入內聽命，卽令前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答刺麻失里，乘着快驛，迎懷

王圖帖睦爾於江陵。且使囑河南行省平章伯顏，選兵扈駕，不得有悞。

明里董阿等既去，遂封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爲平章，前湖廣行省右丞速速爲中書左丞，前陝西行省參政王不憐白吉爲樞密副使，蕭忙古解仍爲通政院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於是募死士買戰馬，運京倉米餉輸士卒，復遣使至各行省徵發錢帛兵器。

當時有衛軍失統，暨謁選與罷退軍官，俱發給符牌，靜候調遣。諸人受命後，未知所謝，各瞪目立着。當由中書省官，指使南向拜謝，大衆驚悚，毛髮凜然，方知內廷意屬懷王了。極寫祕密。

燕帖木兒宿衛禁中，一夕數徙，莫如所處，有時或坐以待旦。你亦怕死麼？暗思母弟撒敦，子唐其勢，尚在上都，因密遣塔失帖木兒，召使歸京。兩人都棄了家眷，星夜奔還。是時京內無主，羣議沸騰，燕帖木兒恐人心未安，詐令塔失帖木兒充作南使，只云懷王旦夕且至，民勿疑懼，又令乃馬台詐爲北使，稱周王亦已南來。用心亦苦。復命撒敦率兵守居庸關，唐其勢率兵屯古北口，抗禦上都。一面再遣撒里不花鎖南班往江陵，促駕早發。

時董里明阿等早至河南，晤着平章伯顏與語密謀，伯顏告知平章曲烈，右丞別鐵木兒，令發兵南迎。偏兩人，不識時務，硬行阻撓，伯顏嘆道：「我本受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還有何望？只因大義相臨，不敢推諉，所以爲此轉告。願兩公不要阻撓。」曲烈仍是不從，惹得伯顏性起，竟將兩人殺斃，遂別募勇士五千人，令蒙哥不花帶着，馳迎懷王。自己亦秣馬厲兵，嚴裝以俟。參政脫別台進諫道：「今蒙古兵馬與衛卒同在上都，內地諸隘，守兵單弱，恐此事不易成功哩。」伯顏怒叱道：「你敢撓亂士心麼？違令者斬！」脫別台慌忙退出。是夕，竟懷刃入刺伯顏，被伯顏察覺，拔劍砍死，并奪他所部軍器，收馬千二百騎。懷王在江陵，經撒里不花等催促，即日動身。先令撒里不花往報伯顏，封爲河南行省左丞相。至懷王到河南，伯顏屬纊，擐甲胄，率百官父老，肅迎郊外。既導入，復俯

伏稱萬歲，並上前叩首勸進，懷王解金鎧御服寶刀，親賜伯顏，又命他扈從北行。正是

萬騎遙從南陸發，六飛快向北郊來。

欲知入京後如何情狀，容待下回表明。

元代之佞佛，自世祖始，後世子孫，益增迷信，此創業垂統之君，所由貴慎自貽謀者也。本回于泰定佞佛事，慨乎言之，至受無量壽佛戒一段，尤寫出僧侶情弊。禹鼎鑄姦，神犀照怪，無逾於此。此非著書人好爲描摹，實因淫僧賊禿，大都爾爾，奉勸世間善男信女，速即回頭，毋爲若輩播弄，其苦心固可見也。且泰定帝在位五年，乏善可述，所誅逆黨，亦非本心，至其後好作佛事，意者其恐逆黨之冥中報復，姑藉此爲懺悔計乎？妄駕以後，卽生內變，佛其果有靈耶？抑無靈耶？彼如燕帖木兒之圖立懷王，抗拒上都，尤足以見佞佛之主，非徒無益，反且速禍，讀史者當亦知所戒矣。

第三十九回 大明殿稱尊頒敕 太平王殺敵建功

却說懷王圖帖睦爾，既至河南，令伯顏從行，以前翰林學士承旨阿不海牙，繼伯顏後任，遣前萬戶孛羅等將兵守潼關，并分道遣使，召宣靖王買奴，鎮南王鐵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不花，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等，率屬來會。諸王陸續到來，然後整駕北發，是時上都諸王滿秃阿馬剌台，宗正扎魯忽赤闊闊出，前河南平章政事買閏，集賢侍讀學士兀魯思不花，太常禮儀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已得燕帖木兒密函，令他卽日起事，響應京師，正在暗中安排。不料事機漏洩，被倒刺沙聞知，竟親率衛兵，各處搜拏，不到一日，竟將十八人捉住九雙，請了泰定皇后，命令斥他謀逆，個個處斬。

倒刺沙自思踰月無主，究竟不妥，遂入謁泰定皇后，願擁立皇太子阿速吉八爲帝，剋期登位。泰定皇后自然

樂從，遂於致和元年八月，召集梁王王禪，一作旺辰。遼王脫脫，右丞相塔什特穆爾，舊作塔失鐵木兒，因與前大都使臣名重

覆，故用新名。太尉不花，御史大夫紐澤等，奉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上都，尊皇后弘吉刺氏爲皇太后，擬定次年改元

天順。泰定帝在位五年，其子已早爲儲貳，依父終子及之例，則阿速吉八之嗣位亦屬正當，故特書改元，以存書法。天順帝年纔九齡，書天

順帝亦有微意。朝賀時，統由倒刺沙護持，方得終禮。遂命諸王失刺，平章政事乃馬台，此乃馬台與上文異人同名。詹事欽

察，率兵襲京畿。巧值阿速衛指揮使脫脫木兒，由上都自拔來歸，奉京師命令，駐守古北口。他已預知失刺等潛師

進襲，遂領兵出據宜興，四面埋伏。

失刺分軍三隊，先後南下。第一隊歸乃馬台統率，第二隊歸欽察統率，第三隊方由自己領着，乘着銳氣，倍道

而來。前軍甫到宜興，紮營造飯，炊煙甫起，號砲驟聞。大衆正在四望，驀見敵軍蜂擁來前，連忙上馬截殺。說時遲，那

時快，衆軍未曾排齊，敵兵已經殺入，眼見得輟亂旗靡，人仰馬翻，乃馬台措手不及，被脫脫木兒刺落馬下，生擒活

捉去了。第一隊已了。

脫脫木兒已掃盡前隊，便趁着現成的飯鍋，令軍士飽餐一頓，前驅疾進。那邊第二隊兵士，由詹事欽察押隊

前來，途次接得潰卒敗報，忙上前來援，未達數里，已與脫脫木兒軍相遇。脫脫木兒握着一柄大刀，當先突陣，麾下

軍士隨勢衝入，欽察不知好歹，也撥馬舞刀來戰。脫脫木兒纔數合，忽聽脫脫木兒喝聲道着，那欽察的頭顱，不知

不覺的滾落地上。奇語。俗語說得好，蛇無頭不行。欽察已身首兩分，還有何人敢來抵敵？霎時間紛紛逃潰，走得慢

的一大半，都做了矮脚鬼，暴骨沙場。第二隊又了。

還有失刺的所領的後軍，惘惘南來，接連得着兩隊敗耗，料知不能抵擋，忙令後隊變作前隊，前隊變作後隊，

向北退還。待脫脫木兒趕去，失刺已逃得很遠，只有殿卒數百名，被脫脫木兒軍屠殺淨盡，其餘統僥倖生免了。失

刺還算見幾。

脫脫木兒追趕十餘里，不及而還，當即報捷京師。燕帖木兒等屬酒相賀。方在滿座慶讌的時候，忽見撒里不花馳入報稱：「懷王已自河南登途，現距京師只百里了。」燕帖木兒道：「甚好！」撒里不花道：「還有一事，賀公已奉命陞公知樞密院事了。」燕帖木兒大喜，便於席間派使遠迎。至宴饗畢後，即令太常禮儀使整備法駕。

越兩日，聞懷王駕已抵郊，遂偕諸王百官，恭奉法駕，出迎郊外。懷王慰勞有加，改乘法駕，馳入京師。燕帖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等，立即勸進。懷王道：「大兄尚在朔方，我不得越次僭位，俟兩都平靖，當遣使迎兄。目下暫由我監國，願卿等勿生異議。」初意原是不錯。燕帖木兒道：「大王讓德卓越古今，惟時勢相迫，亦貴從權。既承鈞命，容後再議。」懷王乃入居宮中。

越宿命速速爲中書平章政事，前御史中丞曹立爲中書右丞，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張友諒爲中書參知政事，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爲御史大夫，中書右丞趙世延爲御史中丞，各官俱受職視事，不必細表。

又越兩日，由偵騎入報，上都梁王王禪、右丞相塔什特穆爾、太尉不花、御史大夫紐澤等，又與兵南犯了。懷王召燕帖木兒商議軍務。燕帖木兒自請効勞。懷王甚喜，遂發兵數萬，供燕帖木兒調遣，命他便宜行事，不爲遙制。燕帖木兒遂帶兵至居庸關，由其弟撒敦迎入。燕帖木兒道：「聞北兵已發上都，吾弟何不率兵急進，反在此游疑觀望？難道待他自斃麼？」撒敦道：「聞兄奉命督師，所以靜候調度，不敢妄進。」燕帖木兒道：「我不害人人，人將害我，你快率萬人前去截住北軍，我當爲你後應便了。」

撒敦依言，就率兵出關，浩浩蕩蕩的殺奔榆林。適值北軍到來，也無暇答話，即麾兵猛擊。北軍不及布陣，頓時被他踹入亂砍亂戳，不消片時，已將北軍殺得七零八落，望北奔逃。

撒敦乘勝長驅，直到懷來，纔見燕帖木兒督軍到來。當下叩馬報捷，并請徑攻上都。燕帖木兒道：「且慢前進，回關再商。」撒敦道：「兄前責弟，今弟將詰兄，北軍旣已敗去，不乘此入擣上都，還待何時？」燕帖木兒道：「吾弟

有所未知兵以氣動氣盛乃勝氣餒必敗我前日並非責你實所以激動弟心鼓氣禦寇今已得勝銳氣將衰若再進兵頓師城下那時再衰三竭不要進退兩難麼？論兵却是有意撤敦無言乃隨返關中燕帖木兒即馳書報捷嗣得覆命令他即日還京燕帖木兒乃留弟守關奉命還朝入京後把前時拏下的烏都伯刺及擒住的乃馬台統置大辟一面約諸王大臣伏闕上書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懷王尚是固辭燕帖木兒道：「人心向背間不容髮現在兵戈擾攘非速正大名不足以繫人心萬一中外失望後悔何及？」懷王道：「一必不得已亦須將我的本意明示天下方可權攝帝位。」古時惟王莽稱攝皇帝懷王亦欲居攝染鼎之意已動矣乃命中書省臣擬定詔旨於九月十三日即帝位于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頒詔天下道：

洪維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鐵木兒等潛通陰謀冒于寶位使英宗不幸罹於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烏都伯刺等專權自用疎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于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于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宗戚將相百僚耆老以爲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皇皇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固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爲天歷元年可大赦天下自九月十三日昧爽以前除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印造偽鈔不赦外其餘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墜大業是以勉徇輿請尚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予輯寧億兆以成治功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是日封賞羣臣，并賜上都將士金銀鈔，多寡有差。流宋宋王士熙、伯顏察兒、脫歡等於遠州，各籍沒家貲，分給諸王大臣。忽警報自遼東傳來，平章禿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等，率兵入遷民鎮，進襲薊州。懷王已即位，本文仍稱懷王。一因天順正位，國無兩君。一因周王在北，懷王暫攝帝位故也。乃封燕帖木兒爲太平王，以太平路爲食邑，并命爲中書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賜黃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鈔萬錠，金素織緞色繪二千匹，平江官地二百頃，即日詔促出師薊州，拒遼東軍。

燕帖木兒聞命即行，且調撒敦會師北進。方到三河，接着通州急報，梁王王禪等已入居庸關，不由的大驚道：「居庸被破，不特通州吃緊，連京師也要戒嚴。我軍須回保京師，休被蹂躪爲是！」乃留兵拒遼東軍，自與撒敦星夜馳還。

既抵榆河關，聞懷王已出齊化門視師，益覺焦急萬分。遂驅馬直奔京城，謁見懷王，並面啓道：「陛下何故親自視師？」懷王道：「寇兵已入居庸關，將要來犯京師了。」燕帖木兒道：「陛下一出，民心必驚，凡剪寇事盡可責臣。陛下亟宜還宮，安定人民，請勿輕動！」此時燕帖木兒確是懷王忠臣。懷王道：「待卿未來，所以躬自督師，今已到此，朕心安了，軍事由卿作主，朕當從卿言，還宮安民。」言畢，即與燕帖木兒別去。

燕帖木兒復還至軍中，梁王王禪等亦乘勝進逼，與燕帖木兒軍遇於榆河。燕帖木兒升座誓師道：「寇已深入，大都戒嚴，孰勝孰負，在此一舉。將士等爲國前驅，理宜奮力殺敵，若有退避不前，本爵帥只有軍法從事，休得後悔！」將士等唯唯聽命，燕帖木兒遂命開營逆戰。

兩下裏交鋒起來，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一邊是誓扶幼主，期立大功；一邊是力保長君，目無全虜，足足戰了三四個時辰，不分勝敗。燕帖木兒執旗當先，引軍突陣，部下見主帥奮勇，格外効力，無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北軍漸漸敗却，退至紅橋。

燕帖木兒步步進逼，一些兒不肯放鬆，惱動了梁王部將。一名阿剌帖木兒，曾爲樞密副使，一名忽都帖木兒，曾爲上都指揮，兩人素稱驍勇，至此氣憤填胸，挺身還戰，竟攻入燕帖木兒陣中。燕帖木兒正揮刀前進，適值阿剌帖木兒突至馬前，挺戈刺來，虧得燕帖木兒眼明手快，將身閃過一邊，右手用刀格住戈鏃，左手拔劍砍去，不偏不倚，正中阿剌帖木兒左臂。阿剌帖木兒狂叫一聲，撥馬就逃。燕帖木兒緊緊追去，又來了忽都帖木兒，接住廝殺，奮鬪了數十合，彼此尚不相讓，仍惡狠狠的搏戰。燕帖木兒手下有一矮將名和尚，短悍絕倫，善使雙錘，他恐主帥有失，忙撥馬助戰。忽都帖木兒欺他短小，不以爲意，誰知這和尚煞是搥捷，左右馳擊，防不勝防。忽都帖木兒方思退避，左臂上已着了一錘，幾乎跌落馬下。幸他將前來救護，纔得走脫。兩帖木兒不敵一帖木兒，無愧爲太平王。北軍見兩將敗衄，人人奪氣，遂馳過紅橋，阻水而陣。燕帖木兒恐軍士力疲，不欲再戰，只命弓弩手用矢攢射，把北軍一陣射退，然後收兵。

次日復分軍爲三隊，令也速答兒率左，八都兒率右，進逼北軍。時北軍退至白浮，因燕帖木兒挑戰，也出來對仗。燕帖木兒麾兵佯退，俟北軍追來，命左右兩隊包抄過去。北軍正殺得高興，猛見也速答兒從右邊殺來，忙分軍抵敵。方在酣戰，左邊又遇着八都兒軍，又分軍敵住，不意燕帖木兒復轉身殺到，所向披靡。那時北軍招架不住，只好且戰且走，復退十里下寨。燕帖木兒見北軍雖敗，行列尚是整齊，也卽鳴金收軍。

越宿復戰，北軍抖擻精神，前來衝突。燕帖木兒也不肯稍讓，督軍猛擊，自辰至午，相持不下。驀見燕帖木兒陣中跳出銳卒數百名，由燕帖木兒親自督領，衝殺過去。北軍前來抵截，被燕帖木兒手刃七八人，方纔退却。燕帖木兒也卽鳴金收軍。

是夜二鼓，燕帖木兒召李倫赤岳來吉入帳，密議道：「連日酣戰，兩軍俱疲，長此堅持，何以退敵？」李倫赤道：「不如今夜發兵劫營，想寇兵應亦疲倦，定中我計！」燕帖木兒道：「我亦想及此着，但彼此對壘下營，豈有不防

之理從前甘寧百騎，夜劫曹營，我何不仿他一行，也可擾亂敵心，使他自退？」燕帖木兒想曾閱過國演義。李倫赤岳來吉二人齊聲道：「末將等願効死力！」燕帖木兒大喜，便調集銳卒百騎，令各帶弓箭，並持戰鼓，隨李倫赤岳來吉二人同去。臨行時又吩咐道：「你等抵敵營時，只宜左右鼓噪，四面馳射，不必與他廝殺，但能使他驚擾，便算頭功。」李倫赤等領命去訖。燕帖木兒恰高枕自臥。

那邊梁王王禪，正恐燕帖木兒劫營，令兵士小心嚴防。到了三鼓，突聞外面鼓聲大震，忙令各營出戰，兵士開營出去，只見來兵東馳西射，散無紀律。當下冒矢追殺，走到這邊，他到那邊，走到那邊，他到這邊。嗣後來兵越多，混戰一回，互有殺傷。戰到天明，彼此相見，纔知所殺傷的統是自家，不禁懊喪異常。這時的李倫赤岳來吉兩人早已收集百騎，回營報功去了。小子有詩贊燕帖木兒道：

力戰何如智取工，榆關猶憶大王風，須知兵事無嫌詐，燕邸當年固善攻。
畢竟北軍會否再退，請看官續閱下回。

懷王之立，不當立也。以秦定之正統言，則皇太子已即位上都，懷王固不當立；以武宗之正統言，則嗣位者應屬周王和世，懷王亦不當立也。燕帖木兒希寵取媚，南迎勸進，藉使懷王正言抗斥，則燕帖木兒之志不得逞，而兵禍可立弭矣。乃江陵遽發，飄然入都，御殿即真封王拜爵，彼已南面稱尊，詎肯北面爲臣耶？讓兄之言徒虛文爾。然發難之首實出自燕帖木兒，故本回中敘述各事皆以燕帖木兒爲前提。西安以下概置後列。至如出師戰勝之舉，尤寫得機變神智，非稱美燕帖木兒實隱誅燕帖木兒也。曹阿瞞以知兵聞，阿瞞得謂漢之忠臣否耶？吾於燕帖木兒亦云。

第四十回 入長城北軍敗潰 援大都雷帥馳歸

却說李倫赤岳來吉等，回營報功，燕帖木兒時已起牀，即將二人功績書錄簿上，併命撒敦帶着偏師，出營巡哨。是日大霧迷濛，不見影，撒敦巡至敵營，已是空空洞洞，留着虛壘。走將進去，只有敵卒數名，尚在寨中收拾行李，見了撒敦等，一閃而逃，被撒敦兵追上，擒住二卒。經撒敦審訊，纔知北軍已竄匿山谷中。撒敦即將二卒帶還，報知燕帖木兒。

燕帖木兒道：「王禪未曾大挫，即行遁匿，我料他必有詐計，將乘我不備，前來掩擊哩！」料事如神。便下令將士教他裹糧坐甲，靜待後命，不得私自出營。違令者斬。越夕，又命堅壁嚴裝，如遇寇至，只准固守，不准出戰。違令者斬。到了夜間，防備尤密，四面布着偵騎，探聽消息。未幾雞聲報曉，遠遠的接吹角聲，燕帖木兒聽着道：「寇兵來了！」忙出升帳，見偵騎亦來稟報，說是北軍成列出山，距此只數里了。燕帖木兒仍飭各軍守着前令，不得有違。約一時許，北軍鼓噪而至，衝突數次，堅不能入，沒奈何退後下營。

燕帖木兒命撒敦八都兒兩人各率一軍，分授密計，命俟至天晚，分頭趨出。兩人依計而行。是夜天色愈暝，四面陰霾，北軍也嚴行準備，不遑就寢。一更以後，但聽後面有銅角聲，吹得非常響亮，不由的慌忙起來。梁王王禪，密着前轍，只令各營靜守，不敢出頭。忽前面又起角聲，亦覺激越異常。時值深秋，塞外草衰，正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時候，加以角聲震盪，前後相應，益令軍心膽怯，不寒而栗。梁王王禪，尚兀自守着，偏營內各兵，自相騷擾，不肯鎮定。至三鼓以後，角聲越吹得利害，彷彿有千軍萬馬，四面殺來。那時軍心益亂，情勢倉皇，任你王禪如何禁遏，也是彈壓不住，遂不禁嘆息道：「罷了！罷了！看來幼主無福，偏遇這燕帖木兒，不如就此退兵罷！」你自己無將帥才，不足勝敵，反說看幼主無福，是謂肚痛埋怨靈司。

當下撒營遁去。

看官道這銅角聲如何而來？就是撒敦與八都兒奉着燕帖木兒密計，虛嚇敵兵。原來撒敦自營後出師，潛繞北軍後部，吹角懼敵，八都兒自營前出師，直逼北軍前面，鳴角相應。兩軍並不去廝殺，只仗這銅角為號，虛聲恫喝，

那北軍竟墮計中，蚤夜遁去。

撒敦等來報燕帖木兒，燕帖木兒卽命傾寨窮追，直到昌平州，方見北軍還在前面。一聲鼓號，驅馬殺去，北軍心膽俱裂，那個還敢攔阻？你奔我潰，彼跌此仆，被燕帖木兒軍乘勢掩殺一陣，斬首約數千級，所有逃不及的北軍，顧命要緊，管不得什麼面子，只好匍匐乞降。燕帖木兒准他投誠，收降至萬餘人。

正擬飭兵再追，適值欽使到來，忙下馬接旨。詔中所說，略稱丞相親冒矢石，恐有不測，萬一受傷，朕特誰人？今以後，但教憑高督戰，視察將士，用命行賞，不用命行罰，毋得再自冒險，以滋朕憂。燕帖木兒謝旨畢，卽語來使道：「我非好死惡生，但猝遇大敵，不得不身先士卒，爲諸將法。現在寇已敗退，自當遵旨小心，請欽使轉達御前，免勞聖慮，爲是。」欽使應着，卽行別去。

燕帖木兒麾軍再上，殺得王禪等棄甲拋戈，抱頭竄逸。於是燕帖木兒勒馬中途，但令也速答兒也不倫，及弟撒敦，率兵三萬，再追北軍，自率餘軍徐徐後行，將到居庸關，接也速答兒軍報，北軍已逃出關外去了。燕帖木兒卽遣使上追，馳馬入關，會也速答兒等亦已回軍，遂命也速答兒居守，輔以僉院徹里帖木兒，並就他統卒三萬名，留供驅遣，自率得勝軍南還。

至昌平南，來了古北口急報，上都軍已入古北口，進掠石漕。燕帖木兒憤憤道：「居庸關纔得收回，古北口又聞失守，如何是好？」撒敦卽上前進言道：「水來土掩，兵來將擋，怕他何爲？弟願前去殺他片甲不回。」燕帖木兒道：「吾弟前去，須要小心。」撒敦應命，卽領着萬人，倍道去訖。燕帖木兒率軍後應，亦兼程而進。

撒敦驅軍至石漕，不管甚麼利害，竟上前掩擊，敵軍正在午炊，倉猝遇敵，不及攔阻，便向北竄去。撒敦追擊數十里，殺斃敵軍無數。

正擬下營，燕帖木兒大軍亦到，兩下相會，當由撒敦報明勝仗。燕帖木兒問敵軍主將，係是何人？撒敦嘿然。燕

帖木兒道：「吾弟殺了一日，難道連敵將姓名，尚未查明麼？」撒敦道：「問他何爲？我只知見敵就殺，得勝報功。」
是一員莽將口吻。燕帖木兒微笑道：「幸你所遇的都是庸將，倘使遇着將材，恐怕有敗無勝哩！」

當下令偵騎探明，返報敵將姓氏，一個是駙馬宇羅帖木兒，一個是平章答失雅失帖木兒，一個是院使撒兒討溫。此處敵敵將姓氏，恰從偵騎探報，無非避文筆覆查耳。燕帖木兒道：「這等乳臭小兒，也來將兵，真是可羞！待我用一條小

計，便好擒住三人。」撒敦道：「用什麼計？」小弟出去，包管擒來。」燕帖木兒道：「你只知力戰，不知智取，難道他束着雙手，任你擒獲麼？」言畢，便問偵騎道：「我見前面有一大山，此山叫作何名？」爲將須明地理，觀此益信。偵騎道：「

名叫牛頭山。」撒敦道：「哥哥專會使刁，查了敵將姓氏，還要問着山名，有何用處？」燕帖木兒之狡，借撒敦口中敍出，映帶無痕。燕帖木兒怒道：「你不要瞎說！我非顧着兄弟情誼，管教你一頓仗責。」從燕帖木兒口中自陳私弊，用筆尤妙。撒

敦伸舌而退。燕帖木兒換了微服，帶着偵騎數名，出營自去，直到天晚，方纔回營。

次日升帳，召諸將面囑道：「我昨晚登牛頭山，望見敵營紮住山後，料他是倚山自固的意思，但山中有小路可通，我若乘高壓下，便可踏破敵營，可奈敵營雖破，敵將必逃，若要追擒，也是難事，不若引他入山，使入陷窰，我却前後夾攻，令他無路可走，自然一鼓成擒了。」衆將都拍手稱善。燕帖木兒命八都兒道：「你今夜引兵千名，潛上牛頭山，就小路中掘着陷坑，斬木掩覆，上表暗記，令我軍便於趨避，敵兵易致誤入，方好成功。至陷坑造就，你可越山劫營，准敗不准勝，俟敵兵起來，你却誘他入小路，我自備有兵接應，休得違慢。」八都兒依令去訖。又命裨將亦訥思道：「你率兵千名，備着撓鈎，就山上小路旁，左右伏着，待敵兵入窰，便好一一擒住哩。」亦訥思亦去。又命撒敦道：「你領兵萬人，沿山繞轉，就敵營左右埋伏，但聽山上有號砲聲，你便殺出，斷他後路，不得有違。」撒敦亦領命去了。復命諸將道：「你等隨我上山，視我大纛所向，奮力殺敵，明日可滅此朝食了。」衆將唯唯聽命，到了傍晚，命將士飽餐畢，隨飭各帶乾糧火具，向牛頭山進發。

是時八都兒已掘好陷坑，乘夜越山去劫敵營。敵營中設有探馬，偵得八都兒到來，便去稟報主將。駙馬李羅帖木兒年輕好勝，就上馬領兵出營搦戰。八都兒上前對仗，略戰數合，佯作慌張的形狀棄戈退走。李羅帖木兒不知是計，即趨馬奮追。平章答失雅失帖木兒與院使撒兒討溫亦出營接應。撒兒討溫道：「駙馬追去，恐防有失，况夜色淒其，山嶺狹隘，倘有不測，必致敗挫，不如遣人禁他前進，方可無虞。」答失雅失帖木兒聞言，便遣使去訖，俄得去使回報，駙馬言月色甚明，可以夜戰，請平章院使速即接應，可以殺盡敵人。撒兒討溫復道：「營寨亦是要緊，請平章守住勿動，我帶兵接應便了。」撒兒討溫亦頗仔細。答失雅失帖木兒應着，便分兵與撒兒討溫長驅進發。

時李羅帖木兒已被八都兒誘進山中，走入間道，猛聽得一聲鼓響，山岡上火炬齊明，豎着一面大纛，上書太平王右丞相等字樣。李羅帖木兒道：「燕帖木兒在此，我等快上岡去，刺殺了他。」一言未畢，山上已馳下將士，來敵李羅帖木兒。李羅帖木兒尚不畏怯，奈因嶺路逼窄，不便戰鬪，只好勒馬退回，不期撲搨一聲，連人帶馬，跌入陷坑去了。亦訥思早已留意，便命軍士鈎起李羅帖木兒捆綁而去。

李羅帖木兒部下士卒，爭思來救，無如走近一個，陷落一個，走近兩個，陷落兩個，那時也只好尋路逃走。偏偏燕帖木兒的將士四面殺來，心中一慌，足下更走立不穩，一半跌入陷坑，一半死于刃下。

此時的撒兒討溫尚未知前軍敗狀，領兵入山，步步爲營。一入間道，已望見大纛飛揚，料知李羅帖木兒必遇伏兵，前去定必無幸。奈又不能不急急馳救，只好硬着頭皮，驅馬進去，一面分左右分射，以備不虞。誰知山上的喊殺聲漸漸逼緊，雖是嚴行備禦，究竟不免心虛。轉瞬間敵已四至，任你如何放箭，總是射他不住。撒兒討溫命軍士隨射隨退，未及數武，見軍士多鑽入地中，慌忙察視，自身亦隨馬而陷。幾似封神傳中的土行孫。兩旁突出亦訥思軍，又被他搭上撓鈎，捆縛去了。餘衆走頭無路，只得大呼乞降。

答失雅失帖木兒坐守營盤，專聽軍報。遠遠的聞有砲聲，心中忐忑不定，忽營外有兵到來，還道是撒兒討

溫等回營。正欲出來探問，不意來兵很是兇猛，如攪海龍一般，搗入營中。答失雅失帖木兒急上馬抵敵，湊巧遇着撒敦一槍刺來，正中左腕，倒仆馬下。撒敦麾下的軍士便來抓住，拖了過去。

北軍頓時駭散，由撒敦追擊一陣，殺死多名。是時天尚未明，撒敦即縛送答失雅失帖木兒上山報命。燕帖木兒復命他追趕潰卒，他即回馬下山，逐潰卒出古北口，然後回軍。

這邊的燕帖木兒收集各軍，整轡回營。時方天曉，由軍士推上孛羅帖木兒及撒兒討溫答失雅失帖木兒。燕帖木兒拍案道：「你等助逆叛順，死有餘辜，本爵帥不便饒你！」孛羅帖木兒等亦大聲詬詈，即由燕帖木兒申明軍法，喝令斬首。須臾，已將首級三顆呈上帳前。

燕帖木兒方遣人奏捷，帳外又遞到緊急文書，由燕帖木兒展閱一周，即語諸將道：「叛王也先帖木兒與禿滿迭兒，又陷通州，將到京師。京中已召我還援，我等勤王要緊，速即啓程。」此處北軍借燕帖木兒敘明，又是一種筆法。諸將不敢有慢，當即隨燕帖木兒拔營而南。趨途兩日，即到通州。時已日色銜山，晚煙四起。諸將請擇地立營，燕帖木兒道：「寇敵將近，不馳去殺他一陣，還待何時！」說着，已揮兵疾進，約數里，即遇敵兵。敵兵未曾防備，狼狽奔趨，燕帖木兒追殺里許，因天色昏暮，纔命下營。

次日黎明，復整兵追敵，西至潞河，見北軍已在河北，列陣以待，人如排牆，燕帖木兒到也不敢進逼。至夜間，欲渡河擊敵，奈隔岸火光透澈，映入河流，好似掣電空中，羣芒四射，因此按兵不動。待到黎明，遙望敵營中已無聲响，只有人影模糊，尚是沿河立着。此時也無暇細辨，便麾兵結筏渡河。各軍安然西渡，及達彼岸，各持刀砍人，不意統是黍楷做成，上披氈衣，地上積草，尚有餘燄未熄，纔曉得敵已夜遁，但放火植楷，作爲疑兵罷了。燕帖木兒也有被欺之時。

燕帖木兒憤甚，復率兵窮追，將抵檀子山，四面都是棗林。這棗林中恰有敵兵伏着，陡從剌斜裏殺出，虧得燕

帖木兒軍律素嚴，不爲所迫，猛見也速帖木兒禿滿迭兒，糾合陽翟王太平，國王朵羅台，平章塔海軍，勇躍前來，差不多有五六萬人。燕帖木兒不敢輕敵，只先令軍士列好陣勢，前面持弓矢，後面執刀盾，又後面挺戈矛，直待敵兵逼近，一聲令發，萬矢齊射，勢似飛蝗，偏敵兵持盾而前，冒死上來。燕帖木兒復令止射，驅刀盾戈矛兩隊，直前抵格，兩軍混戰一場，互有死傷，看看紅日將落，敵兵毫不退怯，只管捨命相持。

燕帖木兒子唐其勢，見各軍戰敵不下，惱動性子，撥馬臨陣。陽翟王太平，挺槍來戰，唐其勢大吼一聲，嚇得太平倒退。未及數步，已被唐其勢用戈刺着，翻身落馬。軍士乘勢蹴踏，把太平肉體，變作爛屎相似了。敵兵見太平被殺，頓時驚潰。燕帖木兒就此趕上，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方欲收軍，巧值撒敦到來，得了一支生力軍，便命引兵再追，自率大軍南歸。撒敦追了數十里，見敵兵四散逃去，殺斃了數百名，也即回來。

會上都諸王忽刺台，指揮阿刺鐵木兒，及安童等，復攻入紫荆關，進犯良鄉，游騎徑逼京南。此處用直敘法，視前又燕帖木兒聞警，即循北山西行，令將士脫銜繫囊，盛莖豆飼馬，且行且食。晨夜兼程，至蘆溝河，並不見敵。嗣得探報，忽刺台等已聞風西竄了。

燕帖木兒因已抵京師，遂入覲懷王，甫至肅清門，都人士焚香迎接，羅拜馬前。燕帖木兒辭不敢受，都人齊聲道：「非王爺忠誠報國，民等何能更生！此恩此德，敢不拜謝！」燕帖木兒下馬慰勞道：「此皆天子威靈，我有何力可言？」此時的燕帖木兒，幾似古之名將，無以加之。及至內城，懷王親出迎師。燕帖木兒下馬行禮，由御手扶起，相偕入城。隨即賜宴興聖殿，賞給無算，親授太平王黃金印，盡歡乃散。燕帖木兒擬休息數日，再行出兵，忽接撒敦軍報，古北口又被陷了。正是

兩都軍報無虛日，萬里烽煙未靖時。

未知何人陷入古北口，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純敘燕帖木兒戰事，見得上都各軍，均不足與燕帖木兒相敵。燕帖木兒，信一元代之梟雄哉？讀元史燕帖木兒列傳，未嘗不臚敘戰蹟，而寫生妙手，却不若此書之爲良。蓋彼第直錄事實，而此且曲爲描摹，不特渲染戰爭，並舉燕帖木兒之權詐，亦揭露紙上吳道子之手筆，亦無以過之。且旋師入京時，卑以自牧，讓美君王，處處似忠實，處處是詐。周公恐懼流言，日王恭謙，恭下士時，讀此益無限生感矣。

第四十一回 倒刺沙奉寶出降 泰定后別州安置

却說燕帖木兒得撒敦來文，報言古北口復陷，心中大憤，即日召集各軍，出京北去。途次又接紫荊關急報，苦難分身，只得遣快足至遼東，飛調脫脫木兒西援。看官，你道陷古北口及紫荊關的兵馬，從何而來？原來就是禿滿迭兒及忽刺台、阿刺鐵木兒等軍。禿滿迭兒等被燕帖木兒殺敗，逃出口外，會集散卒，定議分攻。禿滿迭兒自率一軍襲古北口，忽刺台、阿刺鐵木兒、安童、朵羅、塔海等聯軍襲紫荊關，意欲兩面夾攻。令燕帖木兒無暇兼顧，可以轉敗爲勝。計非不佳，奈庸罵何。不意燕帖木兒，終是神勇，禿滿迭兒方入古北口，燕帖木兒已到檀州，兩軍南北各進，卽行對壘。一場大戰，禿滿迭兒復敗潰走。遼東後軍被燕帖木兒截住，無處投奔。統軍的頭目，乃是東路蒙古萬戶哈刺那懷，看得兵勢垂危，只好束手乞降。燕帖木兒收了降衆，共得萬人，也不暇悉心檢查，只留部將數人，約束士卒，守住古北口，自率健卒兼程西進，去援脫脫木兒。餘勇可賈。

脫脫木兒前奉調發兵，只帶着四千人，到紫荊關，與忽刺台等對陣。兩造人數，相去甚遠，北軍約三四萬名。脫脫木兒與關上守將相合，尚不達萬人。暗思衆寡不敵，恐遭敗仗，不如固關嚴守，還好勉力支持。至燕帖木兒星夜趕到，很是喜慰。燕帖木兒查明情形，便與脫脫木兒道：「我兵遠來，敵人尚未知曉，你且開關搦戰，誘他入關，我出

大軍伏在關內，他若冒昧進來，便好閉住關門，殺他一個精光哩。」

脫脫木兒領命，即率本部四千人，大開關門，來戰北軍。北軍逗留關外，已是數日，猛見脫脫木兒出戰，到也出了一驚；及見出關的兵士，不過數千人，頓覺膽大起來，當下分作兩翼，來圍脫脫木兒。脫脫木兒不及退還，已被敵軍裹住，他本恃有後援，一些兒沒有害怕，便奮起精神，馳突圍中。

燕帖木兒在關內覷着，見脫脫木兒不能脫身，恰變了一計，令關上故意鳴金，促脫脫木兒退歸，一面命關吏

虛掩半扉，照燕帖木兒原計故意參換，是文中化板爲活法。敵軍裏面的阿刺鐵木兒，望着關中的模樣，大叫道：「此時不急

搶關，尚待何時？」言未畢，已挺戈躍馬，奔入關中。自來尋死。忽刺台安童、宋羅台、塔海等，只恐阿刺鐵木兒佔着頭功，

也即策馬隨入，一入關門，見守卒在前散走，還道他是避鋒逃命，又緊緊的追了一程。驀然間四面八方，互發砲聲，

伏兵一時齊起，統行殺到。忽刺台安童、宋羅台、塔海等，知事不妙，忙即退回，奈後面的兵士，相率入關，前後擠緊，運

動不靈，待退近關門，已是多半被殺。那時忽刺台安童等，如漏網魚，如喪家狗，只想跑出關外，逃脫性命，偏偏關門

已閉得很緊。這一嚇非同小可，險些兒連三魂六魄，都飛至鬼門關。如果嚇死，或得保全首領。忙麾兵斬關欲遁，忽關門

左右，又閃出無數健卒，大刀闊斧，前來阻住。背後又是燕帖木兒領軍追來，忽刺台等，只是哭不出的苦，勉強馳突，

不消片刻，安童、塔海兩人，馬首被刺，俱墮馬下，活活的被人擒去。忽刺台、宋羅台急得沒法，左右亂撞，驟被流矢射

着，一同墜馬，也只得閉目就擒了。

是時的阿刺鐵木兒，尚似瘋犬一般，東衝西突。燕帖木兒知他驍悍，但令部將纏住了他，與他車輪般的廝殺。

至忽刺台等俱已擒住，便一擁上前，任他力大如牛，也被衆人牽倒，待捆縛停當，已是身受數創，奄奄一息。燕帖木

兒宣令道：「降者免死。」於是入關的北軍，都做了矮人兒，情願投誠。

當下重開關門，接應脫脫木兒，誰知關門外已虛無一人。驚人之筆。看官道是何故？原來阿刺鐵木兒等入關時，

各軍俱隨着主帥，一擁入關，外面與脫脫木兒相持，也不過數千人。脫脫木兒見北軍中計，格外奮勇，一枝大戟，隨手飛舞，觸着他原是喪生，讓着他還要顛仆，敵軍正支持不住，又見關門忽閉，越加驚慌，一古腦兒向北遁去。脫脫木兒驅軍力追，復斬殺了一大半，只有寥寥數百人，命不該死，四散逃脫。敘得明淨。

脫脫木兒已經回軍，方遇着大軍接應，彼此說明，統喜歡的了不得。大家奏着凱歌，陸續歸營。燕帖木兒，休兵兩日，即親押囚車，送至京師。懷王迎入，又有一番讞賞，無庸細說。

先是燕帖木兒曾遣人召陝西平章探馬赤，行臺御史馬扎兒台，皆不至。及懷王即位，頒詔陝甘，復被他焚毀詔紙，執使送上都。既而浙江省臣，亦拒絕詔使。由使臣還報，懷王大怒，即與燕帖木兒商議，欲一律誅戮。燕帖木兒模稜兩可，因此詔尚未下。左司郎中自當，聞着此信，謁見燕帖木兒道：「雲南四川，今尚未定，若復殺行省大臣，轉恐激變，不如俟大都平定，再議降罰未遲。」燕帖木兒尚沈吟未決，俄得河南警報，靖安王闊不花等，一作庫庫布哈，叛應上都，自陝西破潼關，克闕鄉陝州，復分兵北渡河中，趨懷孟，南過武關，逼襄陽，猖獗的了不得了。燕帖木兒閱畢，便進謁懷王，詳述河南軍事，並把自當所說的言語，亦覆陳一遍。懷王道：「上都未平，原是可慮，看來又要勞卿一行。」燕帖木兒道：「毋勞聖慮，臣已密令齊王月魯帖木兒，及東路蒙古元帥不花帖木兒，進攻上都去了。」遣齊王等攻上都，原是燕帖木兒妙算，但懷王尚未聞知，已見燕帖木兒擅權之漸。懷王道：「卿算無遺策，料必成功。」燕帖木兒謝獎而退。過了旬日，果然紅旂報捷，上都已降服了。

自梁王王禪等敗回上都，聲勢日衰，幸都城尚未被兵，所以殘喘苟延。至齊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等，受燕帖木兒密令，舉兵趨上都，於是都城受圍，王禪等率兵出戰，屢爲所敗，人心大駭。且因禿滿迭兒逃還遼東，忽刺台等統已敗沒，城孤援絕，士無鬥志，獨倒刺沙談笑自若，恰似沒事一般。存心已壞，自可無憂。王禪與他會議數次，也不見有什麼法兒，自思身陷圍城，危險萬狀，不若乘夜逃走，還是三十六計中的上計。主意已定，便於夜間託

詞巡城，登陣四望，歎息了一口氣，竟縋城自去了。

城中失了王禪，越加惶懼，倒刺沙竟暗中遣使，通款齊王，約定次日出降。齊王月魯帖木兒，自然准約。越日遲明，果見南門大啓，任他進去。月魯帖木兒等，即麾兵入城，倒刺沙奉着御璽，伺候道旁。由齊王接着，他即屈膝請安，把璽呈上，且口稱請死。齊王道：「這事我難作主，須候大都裁奪。」遂令左右帶着倒刺沙，一面將御璽藏好。方思驅馬再進，忽見遼王脫脫，領着數十騎，持刀前來。齊王將過去，不是來降的情狀，即整備迎敵。脫脫到了齊王馬前，竟用刀刺入，虧得齊王早已防着，也用刀相抵，不到數合，齊王麾下的將士，都上前効勞，你一槍，我一刀，兵鋒環遶，將脫脫剝成數段，其餘數十騎，統死于亂軍之中。脫脫還不愧爲忠。齊王馳入行宮，查明后妃人等，俱還住着，只小皇帝阿速吉八，不知去向。及詰問泰定皇后，但有滿面淚痕，嗚嗚哭泣，反令人厭煩得很，遂抽身出外，只命部兵監守宮門，盤查出入罷了。阿速吉八想爲倒刺沙殺斃。

上都已定，當由齊王飭使齋奉御寶，及諸王百司符印，概攜送入京。還有倒刺沙等一班俘虜，也派兵押解京師。懷王聞上都捷音，快慰異常，諸王百官等統上表慶賀。中書省臣且奏言上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遽被倒刺沙所惑，屢犯京畿，幸賴陛下神武，王禪等相繼敗亡，今上都亦已平靖，所有俘囚，應明正典刑，傳首四方，藉示與衆共棄之意。奏入照准，先將阿刺帖木兒、忽刺台、安童、朶羅台、塔海等，斬首示衆。一面御門受俘，命將倒刺沙等，暫羈獄中，自登興聖殿，受了御寶，分檄行省內郡，罷兵安民。

是時靖安王闊不花，方大破河南守兵，獲輜重數萬，進拔虎牢，轉入汴梁。忽聞上都被陷，咨嗟不已。嗣又得懷王詔諭，料知獨木難支，乃遂巡引去。惟四川平章政事囊嘉岱，自稱鎮西王，以左丞托克托爲平章，前雲南廉訪楊靜爲左丞，燒絕棧道，獨霸一隅。其餘行省各官，都隨風轉蓬，但教祿位保存，無不拱手聽命。一班飯桶。

懷王又封賞功臣，以燕帖木兒爲首功，賜號答刺罕，子孫世襲，又賜他珠衣兩件，七寶帶一條，白金甕一，黃金

瓶二，還有海東白鷗青鵠及白鷹文豹等物，不計其數，尋設大都督府，令他統轄，飭佩第一等降虎符，並命他驅至上都，遷置泰定后妃，并料清軍務。

至燕帖木兒出發後，又下詔懸賞，購緝逃犯。於是王禪紐澤撒的迷失也先鐵木兒及倒刺沙兄馬某沙等，盡被拏到。還有湘寧王八刺失里，會附和忽刺台等，南侵冀寧，至是被元帥也速答兒捕獲，械送京師。懷王命將倒刺沙磔死，王禪賜自盡，紐澤撒的迷失也先鐵木兒馬某沙等，皆棄市。倒刺沙最不值得，若早知如此，想亦不願奉寶出降了。並將罪犯的妻孥家產，分給功臣。只八刺失里，罪從未減，留錮獄中，總算還保全首領，九死一生，這且慢表。

且說燕帖木兒到了上都，由齊王月魯帖木兒及元帥不花帖木兒，出城迎入，彼此敘過寒暄，方談及遷置后妃的命令。月魯帖木兒道：「我早已飭兵守宮，除阿速吉八不知下落外，所有泰定后妃以下，盡行錮着，一個兒不會放脫。」燕帖木兒點首稱善，隨即起身離座道：「我且入宮傳旨，令他整備行裝，以便遷置。明日就可要他動身了。」月魯帖木兒道：「甚好，請公自便。」

燕帖木兒別了齊王，遂入行宮，早有宮女報知泰定后妃，泰定后聞知此信，恐有不測的命令，急得面色倉皇，形神黯淡。還有妃子必罕及速哥答里兩姊妹，統是嬌軀發顫，帶哭帶抖，縮做一團。燕帖木兒到了宮門，守兵早已分隊站着，讓開正路，由燕帖木兒趨入。燕帖木兒一入宮中，見后妃等並不相迎，未免懷着懊惱。方欲噴目呵叱，忽眼簾中映入紅顏，不覺爲之一迷。尋見泰定后欠身欲起，悲慘中帶着數分孌娜，正是徐娘半老，猶存丰韻，已令人憐惜不禁。背後又立着一對姊妹花，綠鬟高擁，粉頸低垂，鳳目中統含着一泡珠淚，尤覺楚楚可憐。是所謂尤物移人。

當下站着一旁，向泰定后道：「皇后不必驚慌，大都也沒有嚴命，不過因皇后在此，殊多不便，所以暫令移居，一切服食儘可照常，毋庸耽憂。」泰定后潛然道：「先皇歿後，擁立皇子，統是倒刺沙的主意，我輩女流，並無成見，目今嗣子已亡，大勢一變，剩我嫠婦數人，備嘗苦况，也是夠了，還要移居何處？」只說罷，倒刺沙不用正詞駁詰，已見其志在

偷生。燕帖木兒道：「無非移居東安州，途程尚近，無慮艱阻，請放心！」泰定后復道：「今日要我遷居，他日即索我性命，始終總是一死，不如死在此處！」燕帖木兒不待說畢，忙婉言慰勸道：「皇后後福正長，休要自尋煩惱，將來要做太平王妃，自然有福。」

若慮有意外情事，但教我燕帖木兒存着，都可挽回。明日請皇后暫赴東安，所有宮中侍從，盡可帶去，途中自有妥善保護，如有人敢來欺凌，我燕帖木兒誓不與他干休！」獨力愛護泰定后妃，應該以身報德。

泰定后方轉悲爲喜道：「既有太平王照拂，我等如命起程便了。」一面說着，一面命兩妃向前拜謝。此時一對姊妹花，也漸覺開顏，遵着泰定后囑咐，分花拂柳的走近燕帖木兒前，一同斂衽，急得燕帖木兒答禮不及，忙避開一旁，連稱不敢，并稱那一雙色眼，細瞧兩妃，兩妃也似覺着抬起頭來，向他微笑。這樣情景，幾乎無可摹擬，只小子曾記有兩句古詩，彼此湊合，頗得神似，其詞云：

目含秋水雙瞳活，心有靈犀一點通。

畢竟泰定后妃，何日登程，容待下回說明。

上都淪陷，天順帝不知所終，著書人依史敘錄，原不能憑空捏造，構一死證。但奉寶出降者爲倒刺沙，則幼主之死，出自倒刺沙之手，應無疑義。倒刺沙始以寵利自私，致債國事，及勢處窮蹙，乃壯主奪璽，出降軍前，是殆人類所不齒，較諸王禪等之臨難遁去，尤覺死有餘辜。大都礫尸，身名兩裂，後世臣子，可作炯戒。若夫泰定后之身遭憂危，稍具節烈，應即捐軀以殉。况移置東安之命，接踵而來，燕帖木兒又爲發難之首領，平昔未曾厚遇，能望其竭誠保護，不作他想乎？是回敘移置后妃事，已將燕帖木兒心迹，隱約表明，匣劍帷燈之妙，可卽於本回中見之。迨閱至後文，圖窮七見，更知伏筆之不虛設矣。

第四十二回 四女酬庸同時釐降 二使勸進剋日登基

却說泰定二妃與燕帖木兒打了照面，一笑傳情，這時候的燕帖木兒，心癢難搔，恨不得將兩個麗妹，吞下肚去。只因衆目共睹，不便動手躡脚，沒奈何定一回神，站定身軀。待兩妃復了原處，方向泰定后道：「明日后如動身，當備輦派兵護送至東安州。」泰定后應着，燕帖木兒方出行宮。

是夕竟不成寐，默默籌畫，想定了一個法兒，方纔有些疲倦，朦朧片刻，便聞雞聲，當即披衣起床，俟盥洗進膳後，就跑到入行宮，見過泰定后，妃復代爲收拾行裝，連脂蓋粉函等件，無不凝神檢點，親手安排。至料理清楚，方出來面囑親兵，教他途中伺候，后妃須格外周到，不得有誤。吩咐畢，再入宮導引后妃，出宮駕輿，自己亦上馬揚鞭，送他出城。

正啓行間，對面來了京使，不得不下馬相見。當由京使宣詔，命他即日入朝。燕帖木兒很是懊喪，奈不好當面直言，只得與京使敷衍數語，要他入城待着，以便偕行。

京使驅馬自入，燕帖木兒加鞭疾出，趕至泰定后妃與旁，和顏悅色的說道：「今日后妃東去，本擬護送出境，奈大都又頒敕召回，不好遲慢，萬望此去自愛，切勿苦壞玉軀。他日相見有期，決不負言！」好一個有情有義的真男子
泰定后也卽稱謝。兩妃亦從旁插口道：「王爺亦須珍攝我姊妹二人，得仗庇護，也不忘恩！」此心已許君矣。說着，又覺得四目盈盈，淚珠欲下。燕帖木兒幾不忍捨，無如此時只好暫別，乃淒然語着道：「我去了！前途保重！」好似長亭送別。於是勒馬而回。臨別時，猶返顧去車，悵望不已，直至去車已遠，纔縱馬入城。

是日午後，卽與京使並轡還朝，入見懷王，報明遷置后妃事，並問懷王何故立召。懷王道：「上都平定，餘孽掃除，這般大功，統由卿一人造成，朕所深感。但朕的本意，帝位須讓與長兄，所以召卿還商，卽擬遣使北迎。」燕帖木兒聞言，一時竟難置詞。句中有眼。好一歇不答懷王。懷王復道：「卿意如何？」燕帖木兒道：「自古立君，有立嫡，立長，立功三大例。以立長言，陛下應讓位長兄；以立功言，陛下亦不妨嗣位。唐太宗喋血宮門，後世尚稱爲賢君呢。」引

唐太宗故事。直是教懷王殺兄。

懷王道：「說雖如此，然朕心終屬未安，寧可讓位朕兄，兄如不受，再作計較。」著眼在末二

句。燕帖木兒道：「今歲已值隆冬，漠北嚴寒，未便行道，俟來春遣使未遲。」懷王道：「朕兄還京師，不妨以來春爲期；惟朕處遣使，應在今冬，免得朕兄懷疑。」燕帖木兒道：「但憑陛下裁處。」

懷王道：「社稷已安，宗廟無恙，朕與卿亦可稍圖娛樂。聞卿家只有一妃，何勿再置數人？宗室中不乏良女，由卿自擇，朕可即日詔遣。」燕帖木兒道：「陛下念臣微勞，竟替臣想到這層，天恩高厚，何以爲報？但陛下且未册定

正宮，臣何敢竟尙宗女，請陛下收回成命。」懷王道：「朕及大兄生母，尙未追尊，如何便可立后？」懷王尙知有母，較燕帖木兒心術略勝一籌。燕帖木兒道：「追尊皇妣，原是要緊，册立皇后，亦難從緩，上承廟祀，下立母儀，兩事並重，應請同日舉行。」

懷王既欲讓兄，何必驟立皇后，此由燕帖木兒乘隙盡君欲立后爲內開耳，看官莫被瞞過。懷王道：「且待來春舉行。」燕帖木兒纔退。

木兒纔退。

過了一日，竟由懷王下詔，賜燕帖木兒以宗女四人。燕帖木兒道：「我昨日已經面辭，如何今日邀賜？這事却使不得！我當入朝固謝。」意中已有他人，所以欲去固辭。便命役夫整輿，甫出大門，猛聽得一陣絃管聲，由風吹至，不禁驚訝起來。尋見有繡幃四乘，導以鼓樂，護以侍從，車馬雜沓，冉冉來前。不由的失聲道：「啊喲！公主等已來了，如何是好？」正說着，宣敕官已加鞭至門，下馬與燕帖木兒相見。燕帖木兒不得不歛容迎入。當由宣敕官恭讀詔書，令燕帖木兒接旨。燕帖木兒照例跪聽，詔中無非是盛敘功勞，合頒優賜，特遣宗女四人，侍奉巾櫛，并媵女若干名，該王毋得固辭。

燕帖木兒謝恩而起，接過詔軸，懸挂中堂，宣敕官又向他賀喜。燕帖木兒道：「這事從何說起？我已陛辭盛賜，今反尙四公主，自問何德何能，敢邀釐降？還請公傳語折回，我卽來朝面奏，斷不使公爲難。」宣敕官笑道：「王爺未免太迂，聖旨豈可違得？况四位公主，已經釐降，也不便中道折回，請王爺不必遲疑。今日係黃道良辰，卽可謝

王毋得固辭。

恩成禮呢。」言畢，卽命侍從等導入繡廳，停住大廳。一面令從人治外，媵女治內，所有鋪設等件，除太平王、邸現成布置外，其餘盡出帝賜。

太平王、邸本闊大得很。從前罪犯第宅，大半撥給，京師裏面，幾乎佔了半城。邸中僕從如雲，更兼四公主帶來的侍從，又不下千名，內外陳設，衆擎易舉，不消一二時，卽已措辦整齊。當請燕帖木兒祭告天地，并向北闕謝恩，然後請四公主下輿，先行了君臣禮，後行了夫婦禮。此時的燕帖木兒，又驚又喜，又喜又憂，但已事到其間，無從趨避，樂得眼前受享，再作區處。夫婦禮成，又請出繼母公主、察吉兒，再行子婦相見禮，然後洞房合卺。此時的太平王妃不知那裏去了。諸王百官，復陸續趨賀，綠酒紅燈，大開綺席，瓊漿玉液，盡是奇珍，說不盡的繁華，寫不完的喜慶。

到了昏黃席散，宣敕官與賀客等，俱已散去。那時燕帖木兒返入洞房，由四公主列坐相陪，霞觴對舉，綺穀生香，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入自迷，况燕帖木兒本是個色中餓鬼，見這如花似玉的佳人，那有不移篙相接，左擁右抱，解帶寬衣，夜如何其，其樂無極！設非有牛馬精神，安能當此。

次日，復入朝面謝。退朝後，又與那四位公主，把酒言歡，方在十日調情的時候，突見侍女中有一淡裝婦人，年可花信，貌獨鮮妍，比較四位公主，色澤不同，恰另有一種的天然丰韻。當下觸目動心，未免呆定了神，連公主等與他談話，也不暇理。保公主等動了疑衷，殷勤動問，他自覺好笑，遂打着謊語道：「我適記起一樁國事，擬於今晚草奏，適與公主等飲酒談心，幾致忘却，所以一經想着，不覺馳神。」四公主齊聲道：「王爺既有軍國重事，何不早說免得以私廢公。」燕帖木兒道：「不妨！晚間起稿未遲。現在有花有酒，不如再飲數樽。」於是復同酌了一回，始命撤席。乘着酒興，別了繡闥，竟踰至書齋，密命心腹小廝，潛召這淡裝小婦。

不一時，小廝導着少婦，亭亭而至。見了燕帖木兒，便上前請安。燕帖木兒命他起立，仔細瞧着，眉不畫而翠，唇不脂而紅，顏不粉而白，髮不膏而黑，秀骨天成，長短合度。俗所謂本色貨。那少婦從旁偷覷，見燕帖木兒身材，長逾七

尺，虎頭猿臂，燕頰豹頸，精神充滿，氣宇深沈，似乎人間男子，要算他一時無兩。婦人窺男子，較諸男子窺婦人，尤進一層。兩下相對，脈脈含羞，又被這燕帖木兒釘住雙目，頓覺桃花面上，愈映緋紅，遂俯着首拈那腰帶。燕帖木兒乃啓口問道：「你是何處人氏？」連詢數聲，竟不見答。

燕帖木兒不禁驚訝，猛見小廝尙站在一旁，就命他退去，然後再問少婦。只見少婦擧着雙眉，嗚嗚咽咽的說道：「承蒙見問，言之可愧，妾數年前亦爲命婦，今則家亡身辱，充沒官掖，隨着公主前來，尙算皇恩高厚，命該如此，還有何說！」燕帖木兒見他愁容慘淡，口齒清明，益覺由憐生羨，由羨生愛，遂堆着滿面笑容，婉詞再詰。嗣經少婦說明，方知少婦不是別人，乃是前徽政院使失列門的繼妻。

聞名之下，我亦一驚。

燕帖木兒太息道：「宦途危險，家室

此離，失列門亦不必說了；累你青年少婦，寂守孤幃，豈不可痛！」少婦聽了此言，禁不住淚下兩行。燕帖木兒復語道：「你既到了我家，我不願辱沒你！」

如何叫作辱沒。

少婦道：「全仗王爺庇護。」說至護字，已被燕帖木兒攬住嬌

軀，擬把他置諸膝上。看官！你想燕帖木兒膂力過人，雖明知少婦乏力，輕輕一扯，奈少婦已倒入懷中，彷彿如小兒吃奶一般，緊貼住燕帖木兒胸前。燕帖木兒替他拭淚，又溫存了一番，情投意合，男貪女愛，竟攜手入幃，同赴陽臺去了。好一件軍國重事。公主等只道出草奏牘，不去驚動，直至更深人靜，方令侍女促眠。那時兩人早雲收雨散，一同起床，訂了後約，各歸內寢，這且慢表。

且說時光易過，殘臘復催，轉瞬間已是天曆二年，懷王册妃弘吉刺氏爲皇后，后名卜答失里，係魯國公主桑哥吉刺女，曾與懷王出居建康，並徙江陵，至懷王入京，也隨駕同行。懷王以艱苦同嘗，應該安樂與共，因册立爲后。爲後文謀殺明宗后及安置東安州張本，所以特書其名。一面追尊生母唐兀氏，及兄母亦乞列氏，爲武宗皇后，再遣使臣撒迪

哈散等，馳赴漠北，恭迓周王。

撒迪等至周王行在，由周王召見，問明大都情狀。撒迪一一陳明，并啓周王道：「大王以德以長，應有天下；况

臣奉命前來，原是請大王早正帝位，一則安天下的人心，二則成皇弟的讓德，事機相迫，幸勿遲疑！周王道：「平定上都，統是吾弟一手安排，且已稱帝改元，君臣分定，我若再卽尊位，豈不是多了一帝麼？」周王自知亦明，撤迪道：

「仁宗靖變，迎立武宗，至武宗賓天，仁宗始承大統，故例猶在，儘可踵行。」周王道：「據你說來，我卽位後，可規仿前制，立朕弟爲皇太子麼？」撤迪道：「這個自然，兄弟禪讓，仁德兩全，頗不是追美堯舜麼？」援仁宗故例，已是不符，又云可追美堯舜，尤屬牽強。周王意向未決，復集府史等商議。府史等侍從多年，遇着這棒絕大的喜慶，那個不想攀龍附鳳，做個冊命功臣！既遇周王諮詢，自然極力贊成，殷殷勸進。周王乃決計卽位，遂於天曆二年春正月，設帝幄於和寧北陸，禮儀仍舊，氣象式新。漠北諸王大臣及撤迪哈散等，相率入賀。大出懷王意料。越日，又有兩使自燕都到來，係

輦奉金銀幣帛，進供御用。兩使爲誰？一是前翰林學士不答失里，一是太府太監沙刺班。既到行幄，卽入帳覲賀。是時周王和世球已卽位爲帝，小子不得不改稱，因他後來廟號，叫作明宗，自然遵例稱明宗了。明宗見過兩使，慰問數言，當由兩使贖呈貢物。明宗很是心喜，便命撤迪等還京師，並諭撤迪道：「朕弟向覽書史，近時得毋廢棄否？聽政有暇，總宜與賢士大夫，常相晤對，講論史籍，考察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將朕意轉告，毋違朕命！」令尹子開故事，明宗胡未之讀，乃亟亟於爲帝耶。撤迪等唯唯而返。

到了京師，卽將明宗面命，傳告懷王。懷王嘿然不答，已具異心。是夕，卽召燕帖木兒入議。燕帖木兒進談多時，左右大都屏退，無從聞悉祕言。爲下文伏線。次晨，便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以知樞密院事秃兒哈帖木兒，御史中丞八卽刺，翰林直學士馬哈某，瑞典使教化的，宣徽副使章吉，僉中政院事脫因，通政使那海，大醫使呂廷玉，給事中咬驢，中書斷事官忽兒忽答，右司郎中孛別出，左司員外郎王德明，禮部尚書八刺哈赤等從行。復命有司奉金千五百兩，銀七千五百兩，幣帛各四百匹，及金腰帶二十，備行在賞賜之用。懷王又飭在京諸臣道：「寶璽旣已北上，繼今國家政事，應遣人奏聞行在，我不便專擅了。廷臣都贊揚懷王讓德，冠絕古今，正是

有口皆碑周泰伯，昧心誰識楚靈王？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讀燕帖木兒列傳，前後尙宗室女，至四十人，本回第稱四公主，是舉其最先釐降者而言。若失列門妻一段，觀文宗本紀，亦會有其事，並非著書人好爲捏造。是燕帖木兒荒淫之漸，固自懷王導成之。其餘所述大政，概見正史，惟經著書人略爲渲染，則當時所行之政迹，俱屬有隙可尋，謂之演義也可，謂之評史亦無不可也。夫懷王襲位，本其初志，所謂讓兄者，特其矯情耳。燕帖木兒知之最深，故受賜最厚。周王和世球，未曾入京，遽正大位，曾不知他人已耽耽其旁，欲以之爲嘗試地，而在己且願供玩弄而不之悟也。哀哉！

第四十三回 中逆謀途次暴崩 得御寶馳回御極

却說明宗卽位後，飭造乘輿服御，及近侍諸服用，準備啓行。且命中書左丞躍里帖木兒，籌辦沿途供張事宜。行在人員，俱忙個不了。未曾講求初政，但從外觀上著想，卽令爲君得久，亦未必德孚民望。適燕帖木兒奉寶來轅，率隨員進謁。

明宗嘉獎有差，并封燕帖木兒爲太師，仍命爲中書右丞相，其餘官爵，概從舊例。且面諭道：「凡京師百官，旣經朕弟錄用，並令仍舊，卿等可將朕意轉告。」燕帖木兒道：「陛下君臨萬方，人民屬望，惟國家大事，繫諸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三塔，應請陛下知人善任，方免叢脞。」

明宗稱善，乃用哈八兒禿爲中書平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李羅爲御史大夫。這三人統是武宗舊臣，明宗以爲不棄舊勞，所以擢居要職。旣而宴諸王大臣於行殿，特命臺臣道：「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人皆悅，然方寸一有繫累，卽要壞名敗德。卿等職居風紀，曾亦關心及此否？」恐非燕帖木兒所樂聞。世祖初立御史臺時，首命塔察兒。

奔帖傑兒兩人協司政務，綱紀肇修。大凡天下國家，譬諸一人的身子，中書乃是右手，樞密乃是左手，左右手有疾，須用良醫調治，省院闕失，全仗御史臺調治。自此以後，所有諸王百官，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從重，貪墨知懼，猶之斧斤善運，入木乃深，就使朕有缺失，卿等亦當奏聞，朕不汝責，毋得面從。一臺臣等統齊聲遵諭。

越日，又命李羅傳諭燕帖木兒等道：「世祖皇帝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司庶府，共治天下，大小職掌，已有定制。世祖又命廷臣集議律令章程，垂法久遠，成宗以來，列聖相承，罔不恪遵成憲。朕今承太祖世祖的統緒，凡省院臺百司庶政，詢謀僉同，悉宜告朕。至若軍務機密，樞密院應即上聞，其他事務，有所建白，必先呈中書省臺，以下百司及近臣等，毋得隔越陳請，宜宣諭諸司，咸俾聞知。倘違朕意，必罰無赦。」注：重中書省，其如樞臣權蔽何？又越數日，遣武寧王徹徹秃及哈八兒秃至京，立懷王爲皇太子。仍蹈武宗當日之弊。并命求故太子寶，繳給懷王。嗣聞故太子寶已失所在，乃申命重鑄，姑不必細表。

且說徹徹秃等既到京師，傳達行在詔命，懷王敬謹受詔。一面馳使行在，請明宗啓蹕。一面親自出京，就中道恭迎。會陝西大旱，人自相食，太子詹事鐵木兒補化等，請避職禳災。太子親諭道：「皇帝遠居沙漠，未能即至京師，所以暫攝大位。今亢陽爲災，皆予闕失所致，汝等應勉盡乃職，祇修實政，庶可上達天變，辭職何爲？」乃起前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爲陝西行臺御史中丞，命往賑饑。先是養浩辭官家居，七徵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見道旁餓夫，輒施以米，溝前餓孀，輒掩以土，迨經華山，禱西嶽祠，泣拜不能起。忽覺黑雲四布，天氣陰翳，點滴浙瀝，諸甘霖，一降三日。及到官，復虔禱社壇，又復大雨如注，水盈三尺，始見天霽。陝西自泰定二年，至天曆二年，其間更歷五六載，只見日光不聞雨聲，累得四野槁裂，百草無生，這時遇了這位張中丞，泣禱天神，誠通冥漠，居然暗遣了風師雨伯，來救陝民。那時原隰潤膏，禾黍怒發，一片赤地，又變青疇。看官！你想這陝西百姓，還有不感泣涕零，五體投地麼？其時斗米值十三緡，百姓持鈔出糴，鈔色晦黑，即不得用，詣庫掉換，刁吏黨蔽，易十與五，且累日不能得，人民大困。養

浩洞察民艱，立檢庫中舊鈔，凡字迹尚清，可以辨認的鈔數，得一千零八十五萬五千餘緡，用另印加鈐，頒給市中，以便通用。又刻十貫五貫的錢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記出糶，詣庫驗數，易作現銀。於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請朝廷頒行納粟補官的新令，作爲獎勵。因此富民亦慨然發倉，救濟窮民。養浩又查得窮民乏食，至有殺子啖母的奇情，爲之大慟不已。遂出私錢給濟，且命出兒肉徧示屬官，責他不能賑貸。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天，晝則出賑，幾乎日無暇晷。每念及民生痛苦，卽撫膺悲悼，因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陝民如喪考妣，遠近銜哀，後追封濱國公，諡文忠。養浩爲一代忠臣，所以始終全錄。

話分兩頭，單說皇太子遣使施賑後，復將鐵木兒補化辭職等情，報明行在。明宗諭闊兒吉思等道：「修德應天，乃君臣當盡的職務，鐵木兒補化等所言，甚合朕意。皇太子來會，當與共議，如有澤民利物的事件，當一一推行，卿等可以朕意諭羣臣，務期上下交儆，仰格天心。」

於是監察御史把的于思，奏言自去秋命將出師，戡定禍亂，凡供給軍需，賞費將士，所費不可勝計。若以歲入經費相較，所出已過數倍。況今諸王朝會，舊制一切供億，俱尚未給，乃陝西等處，饑饉薦臻，餓莩枕籍，加以冬春交際，雨雪愆期，麥苗槁死，秋田未種，民庶皇皇。臣竊以爲此時此景，正應勉力撙節，不宜妄費。如果有功必賞，亦須視官級崇卑，酌量輕重，不惟省費，亦可示勸。其近侍諸臣，奏請恩賜，當悉飭停罷，藉紓民力。云云。明宗覽奏，爲之動容，乃詔令上下節用，并啓蹕入京。所過地方，一切供張，俱宜從儉等語。有司雖都奉敕，究竟不敢過省，沿途供應，彼此爭華。明宗雖明，仍是莫明其妙，無非以爲例所當然，得過且過罷了。

這邊按站登途，已到王忽察都地方，那邊皇太子亦率着羣臣，到了行轅。兩下相見，握手言歡，名分上原隔君臣，情誼上終係骨肉。恐懷王不作是想。明宗格外歡慰，遂大開筵宴，暢談了好多時，興闌席散，大家歸寢。只燕帖木兒來見太子，又密談了半夜。到底爲着何事。太子尙躊躇未決，一連三日，方纔決議。天曆二年八月六日，天已遲明，明宗

尚高臥未起。皇后八不沙，只道明宗連日勞頓，不敢驚動，待到已牌，尚不聞有覺悟聲，纔有些驚訝起來。近牀揭帳，不瞧猶可；仔細一瞧，頓嚇得面無人色。原來此時的明宗，已七竅流血，四肢青黑，硬挺挺的奄臥床中。八不沙皇后究係女流，被這一嚇，連話語都說不出來。幸有侍女在旁，急報知近臣，令傳太子入寢。

太子正與燕帖木兒同坐一室，靜待消息。得了此信，即相偕趨入，見了明宗的死狀，太子情不能忍，恰也慟哭起來。真心原是未泯。燕帖木兒恰從容說着道：「皇帝已崩，不能復生，太子關係大統，千萬不可張皇，現在回京要緊，倘一有不測，豈非貽誤國家麼？」說着，已向御榻間探望，見御寶尚在枕旁，便伸手取來，奉與太子道：「這是故帝

留着，傳與太子，太子不妨速受。况皇后親在此間，論起理來，亦應命交太子，責無旁諉，何庸推辭！」無非爲了此着。此時

的八不沙皇后，只知慟哭，管甚麼御寶不御寶，就是燕帖木兒一派言語，亦未曾聞着。太子瞧這情形，料知皇后無能，遂老老實實的將御寶受了，並止住了哭，想去勸慰皇后。經燕帖木兒以目示止，遂也不暇他顧，徑出行宮。燕

帖木兒當即隨出，扶太子上馬，疾馳而去。途次傳命伯顏爲中書左丞相，並封太保，欽察台阿兒思蘭海牙趙世延並爲中書平章政事，宋兒只爲中書右丞，前中書參議阿榮，太子詹事趙世安，並爲中書參知政事，前右丞相塔失

鐵木兒，知樞密院事，鐵木兒補化及上都留守，鐵木兒脫並爲御史大夫。御璽到手，即易大臣，可謂如見肺腑。於是明宗所用的一班舊臣，又復束諸高閣，歸去來兮。

及太子既到上都，監察御史徐奭，遂上書勸進，略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神器不可一夕虛懸，先皇帝奄棄臣庶，已踰數日，伏望皇上早正宸極，上奠宗社，下安兆民，俾中外有所依歸等語。善志久矣，何庸爾請。乃復擇吉登位，親

御大安閣，受諸王百官朝賀，免不得又有一道詔敕，其文云：

朕惟昔上天啓我太祖皇帝，肇造帝業，列聖相承。世祖皇帝，既大一統，即建儲貳，而我裕皇天不假年，成宗入繼，纔十餘載。我皇考武宗，歸膺大寶，克享天心，志存不私，以仁廟居東宮，遂嗣宸極。甫及英皇，降割我家。晉邸

違盟構逆，據有神器，天示譴告，竟隕厥身。於是宗戚舊臣，協謀以舉義，正名以討罪，揆諸統緒，屬在藐躬。朕與念大兄播遷朔漠，以賢以長，歷數宜歸，力拒羣言，至於再四。乃曰：艱難之際，天位久虛，則衆志勿固，恐墮大業。朕雖從請而臨御，實秉初志之不移，是以固讓之詔始頒，奉迎之使已遣。尋命阿剌忒納失里、燕帖木兒奉皇帝寶璽，遠送於途。受寶卽位之日，卽遣使授朕皇太子寶。朕幸釋重負，實獲素心，乃率臣民北迎大駕。而先皇帝跋涉山川，蒙犯霜露，道里遼遠，自春徂秋，懷險阻於歷年，望都邑而增慨。徒御勿愼，屢爽節宣。信使往來，相望於道路。彼此思見，交切於衷懷。八月一日，大駕次王忽察都，朕欣瞻對之有期，獨兼程而先進。相見之頃，悲喜交集，何數日之間，而宮車勿駕，國家多難，遽至於斯，念之痛心，以夜繼日。歎人乎！歎己乎！諸王大臣以爲祖宗基業之隆，先帝付託之重，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請卽正位以安九有。朕以先皇帝奄棄方新，摧怛何忍，銜哀辭對，固請彌堅。執誼伏闕者三日，皆宗社大計，乃以八月十五日，卽皇帝位於上都。可大赦天下，自天曆二年八月十五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於戲！戡定之餘，莫急乎與民休息，不變之道，莫大乎使民知義，亦惟爾中外大小之臣，各究乃心，以稱朕意。

卽位詔下，又命中書省臣等議定先帝廟號，叫作明宗。可憐明宗稱帝，只七閱月，連改元的詔旨，都未及下，竟爾被人暗算，中毒身亡。年僅三十，空留了一個明字，作爲尊號。其實這明字，尙未切貼。若果甚明，何致爲圖帖睦爾及燕帖木兒兩人一同謀斃呢？坐實兩人謀斃，書法無隱。

話休敘煩，且說圖帖睦爾，既已正位，此次情形，與前次不同。前次猶稱暫攝，此次正名定分，實行帝制，因他後來廟號叫作文宗，小子不好，仍稱懷王，只得沿號文宗。劃清眉目。文宗首命阿榮、趙世安兩人督建龍翔集慶寺於建康，又派臺臣前往監工，南臺御史恰聯銜奏阻，說得剴切詳明，不由文宗不從。其詞道：

陛下龍潛建業，居民困于供給，幸而獲睹今日，莫不踴躍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剏佛寺，臺臣表正

百官委以監造，豈其禮哉？昔漢高祖復豐沛兩縣，光武帝免南陽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教，何以慰斯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教乎？臣等心以爲危，故不避斧鉞，惶恐上陳。

尋得詔旨，罷免臺臣監役，臺臣方免得往返，也算文宗肯納嘉言了。但文宗的心中，總想皈依佛教，懺除一切罪厄。推刃同胞，宜乎自慄。所以餘政未修，先已建寺，并因帝師圓寂，改立西僧輦真乞刺思爲帝師。新帝師自西域到來，文宗命朝臣出迎，凡位列一品以下，俱應此役。帝師却大模大樣，乘車入都。既登殿，文宗亦恭立門內，親揖帝師。

帝師傲睨自若，不過略略合掌，便算答禮。及入座，由文宗飭諭，命大臣俯伏進觴，帝師又傲然不爲動。惱動了國子祭酒富珠里，大踏步走至帝師座前，滿滿的斟了一觥，遞與帝師道：「帝師祖奉釋迦，是天下僧人的宗師，我祖奉孔子，是天下儒人的宗師，彼此各有所宗，各不爲禮，想帝師亦應原諒。」帝師聞言，無從駁辯，却一笑起身，受觴卒飲，大衆爲之栗然。富珠哩恰徐徐的退入班中去了。難倒帝師。

文宗也不加斥責，盡權而罷。嗣以燕帖木兒功勳無比，追封三代，以他會祖父班都察爲溧陽王，會祖妣王龍徹，爲溧陽王夫人，祖父土土哈爲昇王，祖妣太塔你，爲昇王夫人，父牀兀兒爲揚王，母也先帖你及繼母公主察吉兒並爲揚王夫人。又命禮部尚書馬祖常，鋪張燕帖木兒功績，製文立石，矗峙北郊。嗣復因種種賞賜，未足報功，特命專任宰輔，改伯顏知樞密院事，罷設左丞相，并頒詔以示寵眷道。

燕帖木兒勳勞惟舊，忠勇多謀，奮大義以成功，致治平於期月，宜專獨運以重秉鈞，授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太平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提調燕王宮相府事，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聽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諸衙門官員人等，敢有隔越奏聞，以違制論，特詔。

自是燕帖木兒權勢日隆，凡所欲爲，無不如意，因此宮廷內外，只知有太平王，不知有文宗。正是

擁戴功高無與匹，威權日甚易生驕。

欲知文宗此後行政，且從下回交代。

明宗即位和寧，觀其所頒詔令，無非普通行政，並不聞有暴虐之行，致干民怨，而王忽察都之信宿，即致暴崩。值春秋鼎盛之時，遇此極大變故，而皇太子不追加究，右丞相亦未發言，且取得御寶，即上馬南馳，此非太子右相之暗中加毒能如是之默爾而息乎？太子未曾登極，即易舊臣機一至而即發，情欲盡而彌張。至於內省多疚，欲假佛事以懺過，佛果有靈，豈爲亂賊呵護乎？獲罪於天，禱亦何益，多見其不知量也。

第四十四回 懷妒謀毒死故后 立儲君驚遇冤魂

却說文宗天曆三年，改元至順，其時明宗后自漠北返京，文宗迎居宮中，敕有司供幣帛二百疋，作爲資用，并命明宗子懿璘質班一作額林沁巴勒爲鄜王，懿璘質班年纔五歲，係明宗嫡子，乃八不沙皇后所出。還有一子名安權帖睦爾，一作托歡特穆爾。比懿璘質班年紀較長，其母名叫邁來迪，相傳邁來迪係北方娼婦，前宋恭帝趙焜被虜

至京，受封瀛國公，趙焜安居北方，平日無事，未免尋花問柳，適見邁來迪姿容韶麗，遂與他結成外眷，產下一子，便是安權帖睦爾。嗣趙焜病歿，邁來迪華色未衰，被明宗和世疎所見，納爲侍妾，載與同歸。安權帖睦爾隨母入侍，子以母貴，居然爲明宗長子。俗語所謂拖油瓶。因此明宗左右，嘖有煩言，至是亦同入宮中。文宗却也不欲窮詰，待遇如猶子一般，任他出入宮禁，撫養成成人。不過懿璘質班是嫡子，安權帖睦爾爲庶子，嫡庶不能無別，所以一封王，一不封王，這且不必細表。

就中單說八不沙皇后，雖入宮中，受着文宗的敬禮，奈心中不無怨懟，有時暗中流淚，有時對人微言，文宗雖

略有所聞，到也不暇理保，只文宗后卜答失里與八不沙本不相親，此時同住宮中，面上似屬通融，意中不無介蒂。這是姊妹常態。彼此相見，免不得暗嘲熱諷，冷語交侵。看官！你想這八不沙皇后，本是沒甚材幹，遇着這等尷尬的遭際，又不能處之泰然，每不如意，輒遷怒左右，侍女們有何知識，得着主寵，便是喜懼，逢着主怒，便是懊惱，那個肯體心貼意，曲意奉承？况八不沙是個過去的皇后，留住宮中，好似一個寄生蟲，怎及得卜答失里係當時國母，節制六宮，所以八不沙一言一動，統由侍女們傳報，卜答失里遂無乎不知。非平時揣摩世態，不能如此詳明。

冤家有孽，偏出了一個太監與八不沙硬做對頭，這太監的名字與英宗時的賢相拜住同一大名。這正是名同心不同呢。某日太監拜住在宮中往來，巧遇着八不沙皇后，他也不上前請安，反在旁邊立着，指手畫脚，與小太監調笑。八不沙皇后不禁氣惱，便向他呵叱道：「你是一個區區太監，也敢這般無禮！人家欺負我，是我命苦所致，似你這廝，也看我是奴僕一般罷罷！你等仗着皇后威勢，竟爾無法無天，須知我也是個皇后，不過先帝忠厚，不甚防着，反被那狗男女從中暗算，倉猝崩逝，難皇天無眼，作善羅殃，作惡反得降祥，泰山有坍塌的日子，你等應留着餘地，不要有勢行盡呢！」婦女口吻，虧他描摹。說罷，負氣竟去。

這太監拜住恰冷笑了幾聲，又慢騰騰地的走入中宮，見了皇后卜答失里，便跪倒地上，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忽笑忽哭，寫盡奸刁。卜答失里本寵愛拜住，瞧着這副情狀，便問道：「你受何人委屈，來到我處訴苦？」拜住道：「奴婢不敢說！」卜答失里道：「叫你說，你却說不說，你何爲向我來哭？你莫非逞刁不成？」拜住磕頭道：「奴婢怎敢只此事關係甚大，不說不可，欲說又不可！」卜答失里道：「你儘管說來，有我作主，何妨？」拜住纔將八不沙皇后所言，轉述一遍，且捏造幾句詈詞，惹動卜答失里盛怒，陡然起座，擬至八不沙皇后處，與他評理。拜住恰又勸阻，刁狡之極。

卜答失里頓足道：「我與他勢不兩立，定要他死在我手，方出胸中惡氣！」拜住道：「這亦不難，總教稟明皇

上賜他自盡，便可了案。」卜答失里道：「我也曾說過幾次，奈皇上不肯見從，奈何！」拜住道：「從太子入手，便好行事。」卜答失里沈吟道：「你且起來，好好商酌爲是。」拜住頓首起立。經卜答失里屏去侍女，密與拜住商量。

拜住道：「皇子雖幼，然將來總是儲君，現在酈王已立，同處宮禁，勢必從旁窺伺，倘或皇上舍子立姪，如皇子何！如皇后何！」卜答失里道：「我亦防這一着，目今計將安出！」拜住道：「只教稟聞皇上，但說明宗皇后潛結內外，謀立酈王爲太子，不怕皇上不信！」卜答失里道：「皇上曾有立姪的意思，倘若弄假成真，如何是好？」拜住道：「明宗暴崩，謠言蠱起，多說太平王燕帖木兒主謀，連皇上亦牽累在內，就是明宗皇后也懷着疑心，所以語中含刺，我想皇上讓德昭彰，斷不如羣情所料，若把此言一一奏聞，管教皇上動氣，早些斬草除根，免得後患。」卜答失里尚在搖頭，拜住道：「再進一層，竟說他謀爲不軌，將不利皇上，皇上莫非再讓不成！」諷人肉極。

卜答失里不禁點首，便令拜住暫退，自己待文宗入宮，便一層一層的詳告。文宗雖是動怒，然不肯驟用辣手，經卜答失里婉勸硬逼，弄得文宗心思，亦被他搖惑起來。俗語說得好，枕席之言易入，况加以父子夫婦，關係生死，就是鐵石人也要動心。不由的歎息道：「凡事不爲己甚，我已爲燕帖木兒所惑，做到不仁不義，目今又被勢逼，教我再做一着，豈不是已甚麼？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我只好將錯便錯罷了！」誤盡世人，莫如此言。便語皇后卜答失里道：「據你說來，定要處死八不沙皇后，但我心終屬未忍，寧可由別人去處置他，我却不好自行賜死。」分明是教他矯詔。卜答失里無言。

到了次日，文宗自去視朝，卜答失里即召拜住密議，并將文宗語述畢。拜住道：「皇上太屬仁慈，此事只可由皇后作主。」卜答失里道：「你叫我去殺他麼？」拜住道：「請皇后傳一密旨，只說皇上有命，賜他自盡，他向何人去說，只好自死罷了。」卜答失里道：「事果可行麼？」拜住道：「何不可行，皇上決不爲難。」卜答失里道：「你與我小心做去，何如？」

拜住遂出，擬好密旨，并親攜醜酒，徑向八不沙皇后處行來。八不沙皇后梳洗纔畢，驟見拜住入內，令他跪讀詔旨，不禁戰栗起來。拜住怒目道：「快請受詔，以便覆命。」八不沙皇后無可奈何，只得遵命跪着。由拜住宣讀詔敕，乃說他私圖不軌，謀立己子，應恩賜自盡等語。八不沙撫膺慟哭道：「既殺我先皇，又要殺我，我死，必作厲鬼以索命！」言至此，即從拜住手奪過醜酒，一飲而盡。須臾毒發，身仆地上。拜住由他暴斃，竟回報卜答失里。卜答失里很是快慰。及文宗聞知，只說八不沙皇后暴病身亡，文宗明知有變，但絕了後來的禍根，也是愜意的多。失意的少。既忍殺兄，遑問其嫂。

卜答失里遂欲正名定分，立子阿刺忒納答刺一作喇特納達喇爲太子。文宗到也應允。先將八不沙皇后的喪葬，草草理畢，然後安排册命。正擬命太常各官議定册立太子禮儀，偏皇后卜答失里與太監拜住計上生計，又復想出了一種毒謀。他想鄜王懿璘質班與妥懽帖睦爾尙處宮中，究竟不是了局，擬將他驅逐出外，拔去了眼中釘，庶幾始終無患。遂日向文宗前絮聒，把禍福利害的關係，反覆密陳。文宗以兩人年尙幼弱，不便遣發，只說是從緩再商。文宗尙有良心。卜答失里總不肯放手，暗中唆使妥懽帖睦爾的乳母，叫他告知其夫，入見文宗，略言妥懽帖睦爾實非明宗所出，娼妓雜種，如何冒充天潢，自亂血統。且明宗在日，已欲將他驅逐，此刻正宜慎重名義，休使一誤再誤呢。於是文宗下令，將妥懽帖睦爾母子逐出，東戍高麗，幽居大青島中，不准與人往來。去了一個。

妥懽帖睦爾既去，只有一個懿璘質班，孤苦伶仃，無人撫字。卜答失里還想將他調開，偏偏文宗不從。拜住復獻計道：「一個小孩子，曉得甚麼計策？只教糕餌中間，稍置毒藥，便可將他斃死。」言未畢，忽似有人從後猛擊，竟致頭暈目眩，跌仆地上。卜答失里大爲驚訝，忙令侍兒攙扶拜住，不防拜住反瞋目怒叱道：「那個敢來救他？他是一個小太監，恃寵橫行，謀死了我，還要謀死我子麼？」這語一出，嚇得卜答失里牙床打戰，面色似灰。拜住又戟指痛罵道：「都是你這狠心人，妄逞機謀，欲將我母子置諸死地，所以家奴走狗，亦得肆行無忌，巧圖迎合。須知天下

是我家的天下，你等害我先皇，奪我帝位，還嫌不足，又將我矯旨，酖死我，死得好苦！」說至此，槌胸大哭。嗣復慘然道：「可憐我夫婦兩人，俱遭你等毒斃，現祇剩了一個血塊，年只四五齡，你等亦應存點天良，好好顧全了他。人生修短，就使有數，總不該死於你手！」此語爲後文埋根。你道害了我子，你子便得長壽延命，萬歲爲君麼？你且看着我，我先索了賊奴的性命，回去再說一言畢，卽寂然不動。至卜答失里漸定驚魂，再將拜住仔細一瞧，已經滿口皆血，嚼舌而死。厲鬼未嘗無有，並非作者迷信。

自是六院深宮，常帶陰氣，一班宮娥彩女，互相驚嚇，不是說有鬼嘯聲，就是說有鬼履痕，白晝時結侶呼羣，方敢進出，夜靜時關門閉戶，尙覺陰沈。這是疑心生暗鬼。卜答失里由驚生畏，由畏生憂，遂與文宗商議，欲向帝師前親受佛戒。文宗本已心虛，又聞宮中時常見鬼，也覺毛髮森然。至此聞皇后言，自然滿口應允，當下告知帝師，輦真乞刺思，擇日受戒。輦真乞刺思無不從命，屆期請帝師入興聖殿，由文宗率着皇后及皇子阿剌忒納答刺，俱到壇前行受戒禮。好在一切儀制，都有成例可援，不過由太常官稍費手續，僧徒輩多念真言，便算大禮告成了。文宗又命懿璘質班，也受了佛戒。滿望慈航普渡，保合太和，宮內一切人等，也以爲如來默護，可以消除魔障，縱有鬼物，不敢爲殃。自此化怪爲常，稍稍鎮靜。文宗遂封皇子阿剌忒納答刺爲燕王，立宮相府，命燕帖木兒總領府事。外無異議，內無妖孽，恰安穩穩的度將過去。從此一心信佛，命西僧作佛事於明智殿，自四月朔日起，命至臘月方罷。

會故相鐵木迭兒子鎖住，復蚤緣干進，得爲將作使，他因將作使一職，位微秩卑，尙不滿欲，因與弟觀音奴陰謀作亂。無如勢孤力弱，一時無從發難，乃與姊夫太醫使野理牙，暗謀鎮魔。適聞宮中有鬼作祟，益滋迷信，以爲乘機厭禳，應較靈驗。野理牙姊阿納昔木思，素信道教，遂向道教徒侶，乞得符籙數張，在庭中設起神壇，上供北斗星君牌位，朝夕頂禮，口中所祝，無非祈君相速死，另易真命天子，制治天下等語。可謂愚甚。還有前刑部尙書烏馬喇，前御史大夫孛羅，及前上都留守馬兒，統失職閑居，各懷怨望，這數人平日與鎖住等，很是莫逆。至此聞鎖住得了此

法相率贊成。那知事機不密，竟被別人舉發。當由燕帖木兒奏報文宗。看官！你想鎖住等人，還能幸免麼？緹騎一發，先將鎖住、觀音、奴野、理牙三人逮問。中書省臣嚴刑審訊，後覈得烏馬喇、孛羅馬兒及野理牙、姊阿納昔、木思等，一同與謀。隨將他四人一併拏至，訊明屬實，律以呪詛主上，大逆不道的罪名，便將他推出正法。

一波未了，一波已起。知樞密院事闊徹伯脫脫木兒，通政使只兒哈郎，翰林學士承旨伯顏，也不干。燕王宮相幹羅思，中政使尚家奴秃烏台，右阿速衛指揮使那海察拜住等，以燕帖木兒專權自恣，不忍坐視。意欲與甲問罪，入清君側，偏被燕帖木兒的爪牙名叫也的迷失脫迷，洞察異圖，先行密報。燕帖木兒先發制人，即率兵掩捕，共獲住十二人，盡行棄市，并將他家產籍沒充公。蠟臂當車，自不量力。

諸王大臣等，以內亂疊平，統向太平王處賀喜。燕帖木兒也率文武百官，暨耆老僧道，伏闕上書，請文宗宏加尊號。文宗也覺增權，俯允所請，遂親御大明殿，由燕帖木兒等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弒兄殺嫂的美名，何不加入？御史臺臣又思踵事增華，請立燕王爲皇太子。文宗道：「朕子尚幼，非裕宗爲燕王時比，俟緩日再議。」

過了月餘，復由諸王大臣，籲請立儲。文宗又道：「卿等所言，未嘗不是，但燕王尚幼，恐他識慮未弘，不堪負荷。稍從緩議，當亦未遲。」廷臣以再請未允，不欲再言。奈皇后卜答失里，急欲立子，暗中通知諸王大臣，令他續請。自己亦乘間力陳，請文宗速從羣議，以壓輿望。膽又放大了。文宗不好固執成見，乃先令太保伯顏祭告宗廟，然後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刺爲皇太子，禮成踰日，忽皇太子生起病來，熱了三日三夜，全身露出紅斑，彷彿似痘疹一般，急得帝后日夕不安。正在牀前視疾，驀聞皇太子大叫道：「你想立太子麼？我兩人特來索命呢！」文宗聞着，不覺驚倒牀上。小子有詩咏道：

弒兄殺嫂太無良，用盡機能反惹殃。
我勸世人休昧己，人謀不及鬼謀臧！

畢竟文宗性命如何，且從下回說明。

八不沙皇后之死，誰殺之？文宗后卜答失里，及宦者拜住殺之也。史家多歸罪卜答失里，吾謂卜答失里之罪，猶居其次，爲罪首者實文宗耳。明宗后之爲厲鬼，史筆雖無明文，然無辜被逼飲鴆以終鬼而有知，能不爲厲乎？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明其爲厲，夫伯有懼可死之罪，猶且如此，况飲恨如明宗后，必謂其無能爲厲，識者亦知其未然也。若以本回爲無端釀造，荒誕不經，試觀文宗崩後，燕王雖殤，次子猶在，皇后卜答失里，胡竟命立酈王，甘舍己子，及酈王驟薨，又命迎立妥權帖睦爾，非彼此隱懷畏懼，能如是之改行爲善乎？揆情度理，必由明宗帝后暗中爲祟，有以攝其魄而褫其神耳。從無生有，卽似冥冥，是謂之善演史。

第四十五回 平全漢諸將班師 避大內皇兒寄養

却說文宗被冤魂一嚇，驚倒床上，幾乎暈厥過去。慌得皇后卜答失里，沒了主意，忙匍伏牀前，口稱該死，只求先皇先后，休念前嫌，保護太子性命要緊。但聽太子冷笑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你夫婦瞞心昧己，毒死我等，今朝權在我手，看你等再能害我麼？」卜答失里又跪求道：「如能保全太子，願做佛事三年，超薦先靈。」全然婦女口吻。太子又冷笑道：「佛事麼？只可欺人，不能欺鬼，我要索命，任你做佛事三十年，也無用處。」卜答失里又道：「先皇后如不肯饒恕，寧可將我作代，皇子無知，還乞矜宥。」太子又道：「似你狼心狗肺，自有現世的報應，不勞我輩出力。」隱伏後文。卜答失里還是磕頭不已，太子復歛歔道：「你旣撇不掉你子，且再寬假數日，再作區處。」言已寂然。

斯時文宗亦已起床，聞得一派鬼言，不禁自怨自悔。尋見卜答失里，尙是跪着，乃流淚道：「你可起來，前事已經做錯，跪求亦恐無益。」卜答失里方纔起身，瞧着文宗下淚，也覺滿腹悽惶，轉撫太子身上，仍同火炭一般，似醒

非醒，似寐非寐，叫了數聲，亦不見回答，急得無法可施，與文宗淚眼相對。文宗道：「我初意原不欲立儲，爲了內外交迫，乃成此舉。看來先兄先嫂，不肯容我過去，我只好改立皇姪，隱安先靈，或可保全兒命呢。」卜答失里道：「如果皇子病愈，總可改易前議。」

正商議間，忽外面呈入奏報，乃是豫王從雲南發來，詳述軍情。當由文宗披閱，軍事甚是得手，請皇上不必憂慮等語。文宗心下少慰，遂屬皇后善視病兒，自出宮視朝去了。

先是上都告變，各省多懷貳心，至燕帖木兒等戰勝上都，內地方稱平靜。四川平章囊嘉岱，前曾僭稱鎮西王，四出騷擾。應四十一回。至明宗卽位，由文宗遣使詔諭囊嘉岱方束手聽命，削王稱臣。及明宗暴崩，文宗又復登極，聞囊嘉岱又有違言，乃召他入朝，詭稱朝廷將加重任，囊嘉岱信爲真言，動身離蜀。一出蜀道，便由地方官吏奉着密詔，將他擒住，檻送入都。由中書省臣案問，責他指斥乘輿，立卽梟首，籍沒家資。

這消息傳到雲南，諸王禿堅大爲不服，遂與萬戶伯忽阿禾等謀變。傳檄遠近，聲言文宗弑兄自立，及誘殺邊臣等情弊，遂與兵攻陷中慶路，將廉訪使等殺死，并執左丞忻都，脅署文牘。一面自稱雲南王，以伯忽爲丞相，阿禾等爲平章等官，立城柵，焚倉庫，拒絕朝命。

文宗聞警，乃以河南行省平章乞住爲雲南行省平章，八番順元宣慰使帖木兒不花爲雲南行省左丞，率師南討，命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監制各軍。

時有雲南土官祿余，驍勇絕倫，名震各部。文宗令豫王妥爲招徠，夾攻禿堅。祿余初頗聽命，招集各部蠻軍，効力出征，連敗禿堅軍，有旨授他爲宣慰使，并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不防禿堅亦暗中行賂，買囑祿余，教他背叛元廷。祿余貪利如命，竟歸附禿堅，率蠻兵千人，拒烏撒順元界，立關固守。

是時重慶五路萬戶軍奉豫王調遣，入雲南境，爲祿余所襲，陷入絕地，死得乾乾淨淨。千戶祝天祥本爲後應，

虧得遲走一步，得了前軍敗耗，倉猝遁還。事爲元廷所聞，再遣諸王雲都思帖木兒，調集江浙河南江西三省重兵，與湖廣行省平章脫歡，合兵南下。諸路兵馬，尙未入滇。帖木兒不花，又被羅羅思蠻邀擊途次，斬首而去。雲南大震。樞密院臣奏言：秃堅伯忽等勢益猖獗，烏撒祿余亦乘勢連約烏蒙東川茫部諸蠻，進窺順元，請嚴飭前敵各兵，兼程前進，並飭邊境慎固防守云云。於是文宗又頒發嚴旨，命豫王阿納忒刺失里等，亟會諸軍進討。且以烏蒙烏撒及羅羅斯地，近接西番，與碉門安撫司相爲唇齒，應飭所屬軍民，嚴加守備。又命鞏昌都總帥府分頭調兵，成四川開元大同真定冀寧廣平諸路，及忠翊侍衛左右屯田。那時軍書旁午，烽燧謹嚴，戰守兼資，內外鞏固。

雲南茫部路九村夷人，聞大軍陸續南來，料知一隅小醜，不足抵禦，乃公推頭目阿幹阿里，詣四川行省，自陳本路舊隸四川，今土官撤加伯，與雲南連叛，民等不敢附從，情願備糧四百石，丁壯千人，助大軍進征。當由四川省臣據實奏聞，文宗以他去逆效順，厚加慰諭。

自此遐邇聞風，革心洗面，豫王阿納忒刺失里，及諸王雲都思帖木兒，分督各軍，同時並集。還有鎮西武靖王搠思班，係世祖第六子，亦領兵來會，差不多有十餘萬人，四面進攻。

先奪了金沙江，亂流而渡，既達彼岸，遇着雲南阿禾軍，併力衝殺，阿禾抵敵不住，奪路潰退，官軍那裏肯捨，向前急追，弄得阿禾無路可逃，只好舍命來爭，猛被官軍射倒，擒斬了事。

進至中慶路，又值伯忽引兵來戰，兩軍相遇於馬金山，官軍先佔了上風，如排山倒海一般，掩殺過去。伯忽雖然勇悍，怎禁得大軍壓陣，勢不可當。又况所統蠻軍，素無紀律，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看看官軍勢大，都紛紛如鳥獸散，刺得伯忽孤軍，且戰且行，正在勢窮力蹙的時候，刺斜裏閃出一支伏兵，爲首一員大將，挺鎗入陣，竟將伯忽刺死馬下。這人非別，乃是太子庫騰孫，會封荆王，名叫也速也不干，他與武靖王搠思班同鎮西南。至是聞大軍進討，他竟帶領親卒，遶出伯忽背後，靜悄悄的伏着，巧巧伯忽敗走，遂乘機殺出，掩他不備，刺死伯忽。

當下與豫王等相會，彼此歡呼，合軍再進，直入滇中。禿堅走死，祿余遠遁。雲南戰事，無甚關繫，所以隨筆敘過。乃遣使奏捷，同順上文且請留荆王鎮守，撤還餘軍。

文宗視朝，與中書省臣等會議，僉云南征將士，未免疲乏，應從豫王等言。乃命豫王等班師還鎮，留荆王屯駐要隘，另遣特默齊爲雲南行省平章，總制軍事。

特默齊抵任後，復遣兵搜勦餘孽，適值羅羅斯土官撒加伯，潛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特默齊急檄雲南省官躍里鐵木兒，出師襲擊，將曹通殺斃。又一面令萬戶統領周戡，直抵羅羅斯部，控扼西番及諸蠻部。土官撒加伯，無計可施，竟落荒竄去。

既而祿余又出招餘黨，進寇順元等路。雲南省臣，以祿余剽悍異常，欲誘以利祿，招他歸降。乃遣都事諾海，至祿余砦中，授以參政制命。祿余不受，反將諾海殺死。都元帥怯烈，素有勇名，聞諾海遇害，投袂奮起，夤夜進兵，擊破賊砦，殺死蠻軍五百餘人。禿堅長弟必刺都，古象失，舉家赴水死，還有幼弟二人及子三人，被怯烈擒住，就地正法。只祿余不知下落，大約是遠奔西裔了。餘黨悉平，雲南大定。了結滇事。

文宗以西南平靖，外患已紓，到也可以放心。只太子阿剌忒納答剌，疹疾未痊，反且日甚一日，有時熱得發昏，仍舊滿口謔語，不是明宗附體，就是八不沙皇后纏身。太醫使朝夕入宮，靜診脈象，亦云饒有鬼氣，累得文宗后卜答失里，祈神禱鬼，一些兒沒有效驗，他已智盡能索，只好求教帝師，洩他懺悔。帝師有何能力，但說虔修佛事，總可挽回，乃命宮禁內外，築壇八所，由帝師親自登壇，召集西僧，極誠頂禮。今日拜懺，明日設醮，琅琅誦經，喃喃說呪，闔宮男婦，沒一個不齋戒，沒一個不叩禱，籲求太子長生。連皇后卜答失里，時宣佛號，自晝至暮，把阿彌陀佛及救苦救難觀世音等梵語，總要念到數萬聲。佛口蛇心，徒增罪過。怎奈蓮座無靈，楊枝乏力，任你每日禱禳，那西天相隔很遠，何從見聞。

卜答失里無可奈何，鎮日裏以淚洗面，起初尚求先皇先后保佑，至兒病日劇，復以祝禱無功，改爲怨詛。一夕坐太子牀前，帶哭帶詈，忽見太子兩手裂膚，雙足槌床，怒目視后道：「你還要出言不遜麼？我因你苦苦哀求，留你兒命，暫延數天，你反怨我罵我，真是不識好歹罷罷！似你這等狠婦，總是始終不改，我等先索你長兒的性命，再來取你次兒，教你看我等手段罷！」原來文宗已有二子，長子名阿剌忒納答刺，次子名古納答刺，兩子都尚幼稚。此次卜答失里，聞了鬼語，急得甚麼相似，忙遣侍女去請文宗。

文宗到來，太子又厲聲道：「你既想做皇帝，儘管自做罷，何必矯情干譽，遣使迎我？我在漠北，並不與你爭位，你教使臣甘言諛詞，硬要奉我登基。既已忌我，不應讓我，既已讓我，不應害我，况我雖曾有嗣，也不忍沒你功勞，仍立你爲皇太子，我若壽終，帝位復爲你有，你不過遲做數年，何故陰謀加害？害了我，還猶是可，我后與你何嫌？一個年輕孀婦，寄居宮中，任他有甚麼能力，總難逃你手中。你又偏信悍婦，生生的將他斃死，全不念同胞骨肉，親如手足？你既如此，我還要顧著什麼？」文宗至此，也不禁五體投地，願改立郕王爲太子。只見太子哈哈笑道：「遲了，你也隱受天譴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積因成果，莫謂冥漠無知呢！」暗伏文宗崩逝之兆，然借此以喚醒世人，恰也不少。

文宗尚欲有言，太子已兩眼一翻道：「我要去了！你子隨了我去，此後你應防着，莫再聽那長舌婦罷！」這語纔畢，文宗料知不佳，急起視太子，已經喘做一團，不消半刻，卽蘭摧玉折了。看官！你想此時的文宗，及皇后卜答失里，心下不知如何難過。呼籲原是沒効，懊悔也覺無益，免不得撫屍慟哭，悲痛一回。

文宗以情不忍捨，召繪師圖畫真容，留作遺念。兄嫂也是骨肉，如何忍心毒死！一面特製桐棺，親自視殮，先把兒屍沐以香湯，然後著衣含玉，一切儀式，如成人一般。後命宮內廣設壇場，召集西僧百人，追薦靈魂。忙祿了好多日，乃令宮相法里，安排葬事，發時，役夫約數千名，單是舁送靈輿人夫，也有五十八人，差不多如梓宮奉安的威儀。俟祔葬祖陵後，又飭營廬墓，卽囑法里等守護。一面將太子木主，供奉慶壽寺，彷彿與累朝神御相等。視子若祖考，慈孝

倒置。

喪葬纔畢，次兒古納答刺，又復染着疹疾，病勢不亞皇儲。這一驚非同小可，不但文宗帝后，捏了一把冷汗，就是宮廷內外，也道是先皇先后，不肯放手，頓時風聲鶴唳，無在非疑，盃影蛇弓，所見皆懼。文宗圖帖睦爾及皇后卜答失里，悽悽惶惶，鬧到發昏第一章，猛然記起太平王燕帖木兒，足智多謀，或有意外良法，乃亟命內侍宣召。燕帖木兒如命卽至，由文宗帝后與他熟商。奈燕帖木兒是個陽世權臣，不是冥中閻王，至此也焦思苦慮，想不出甚麼法兒。及見帝后兩人，銜着急淚，很是可悲，乃委婉進言道：「宮中既有陰氣，皇次子不應再居，俗語有道，趨吉避凶，據臣看來，且把皇次子避開此地，或可化凶爲吉。」文宗道：「何處可避？」燕帖木兒道：「京中不乏諸王公主，總教老成謹慎，便可託付。」皇后卜答失里卽插口道：「最好是太平王邸中，我看此事只可託付了你，望你勿辭。」燕帖木兒道：「臣受恩深重，敢不盡力！但在臣家內，恐怕有變，還求宸衷再酌。」文宗道：「朕子卽卿子，說甚麼變瀆不變瀆！」燕帖木兒又道：「臣家居比隣，有一吉宅，乃是諸王阿魯渾撒里故居，今請陛下頒發敕令，將此宅作爲皇次子居第，俾臣得以朝夕侍奉，豈不兩便！」文宗道：「故王居宅，未便擅奪，不如給價爲是。」燕帖木兒道：「這是皇恩周浹，臣當代爲叩謝。」說罷，便跪地叩首。文宗親手攙扶，叫他免禮，且面諭道：「事不宜遲，就定明日罷。」燕帖木兒領旨而出，卽夕辦理妥當，布置整齊。次日已牌，又復入宮，當卽備一暖輿，奉皇次子古納答刺，臥輿出宮。小子有詩咏道：

頻年懺悔莫消災，無怪皇家少主裁。
幸有相臣多智略，奉兒載出六宮來。
畢竟皇次子能否病愈，容俟下回續敘。

雲南之變，聲討文宗，可謂名正言順。事雖未成，亦足以褫文宗之魄，故本回於忝堅等有怨詞。惟祿余反覆無常，心懷叵測，且係羣蠻首領，有志亂華，所以特別加貶耳。至於太子歿後，次子復遇疹疾，史稱市阿魯渾撒里故宅，令燕帖木兒奉皇子居之。

後儒不察，以爲遣子寄養，蹈漢覆轍。夫文宗溺愛情深，觀於太子之逝，喪葬飾終，何等鄭重，願肯以子遺之，次子寄養他家乎？揆其原因，必由宮中遇祟，連日未安，一兒已殤，一兒又病，不得已而出此，著書人從明眼親出，既足以補史闕，復足以儆世人，是固有心人吐屬，非好談鬼怪也。

第四十六回 得新懷舊人面重逢 納后爲妃天倫誌異

却說皇次子古納答刺，由燕帖木兒護送出宮，當至阿魯渾撒里故第，安居調養。隨來的宮女，約數十人，復從太平王邸中，派撥婦女多名，小心侍奉，還有太平王繼母察吉兒公主，及所向諸公主等，也晨夕過從，問暎視寒，果然冤魂不到，皇子漸瘳。燕帖木兒奏達宮中，帝后很是心喜，立賜燕帖木兒及公主察吉兒各金百兩，銀五百兩，鈔二千錠。就是燕帖木兒弟撒敦，也得蒙厚賚。又賜醫巫乳媪宦官衛士六百人，金三百五十兩，銀三千四百兩，鈔三千四百錠。各人照例謝賞，正是天恩普及，與隸同權。

文宗又命在興聖宮西南，築造一座大廈，作爲燕帖木兒的外第，並在虹橋南畔，建太平王生祠，樹碑勒石，頌德表功。又宣召燕帖木兒子塔刺海，入宮覲見，賜他金銀無算，命爲帝后養子。一面令皇次子古納答刺改名燕帖古思，與燕帖木兒上二字相同，表明義父義子的關係。父子應避嫌名，元朝定例，偏以同名爲親屬，也是一奇。燕帖木兒入朝辭謝，文宗執手唏噓道：「卿有大功於朕，朕恨賞不副功，只有視卿如骨肉一般，卿子可爲朕子，朕子亦可爲卿子，彼此應略述言情，毋得拘泥。」自己的親兄，恰可毒死，偏引外人爲骨肉，誠不知是何肺腑！燕帖木兒頓首道：「臣子已蒙皇恩，不敢再辭，若皇嗣乃天演嫡派，臣何人斯，敢認作義兒？務請陛下收回成命！」文宗道：「一名已改定，毋庸再議。朕有易子而子的意思，願否由卿自擇。」燕帖木兒拜謝而出。

過了數日，太平王妃忽然病逝。文宗親自往弔，并厚贈賻儀。喪葬纔畢，復詔遣宗女數人，下嫁燕帖木兒，解他餘痛。又因宮中有一高麗女子，名叫不顏帖你，敏慧過人，素得帝寵，至此也割愛相贈。何不將皇后亦給了他？燕帖木兒辭不勝辭，索性製就連牀大被，令所賜美女相夾而睡，憑着天生神力，一夕御女數人，巫峽作雲，高唐夢雨，說不盡的溫柔滋味，把所有鼓盆餘戚，早已撇過一邊。但正室仍是虛位，未嘗許他人承襲，大衆莫明其妙，其實燕帖木兒恰有一段隱情，看官試猜一猜，待小子敘述下去。

小子前時敘泰定后妃事，曾已漏洩春光，暗中伏綫。應四十一回。燕帖木兒本早有心勾搭，可奈入京以後，內外多故，政務倥傯，他又專操相柄，一切軍國重事，都要仗他籌畫，因此日無暇晷，連王府中的公主等，都未免向隅暗嘆，辜負香衾。既而滇中告靖，可以少暇，不意皇子燕帖古思，又要令他撫養，一步兒不好脫離。至皇子漸痊，王妃猝逝，免不得又有一番忙碌。正擬移花接木，隱踐前盟，偏偏九重恩厚，復釐降宗女數人，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又不得不竭力周旋，仰承帝澤。可謂忙極。

過了一月，國家無事，公私兩盡，燕帖木兒默念道：「此時不到東安州，還有何時得暇？」遂假出獵爲名，帶了親卒數名，一鞭就道，六轡如絲，匆匆的向東安州前來。既到東安，即進去見泰定皇后。早有侍女通報，泰定后率着二妃，笑臉出迎，桃花無恙，人面依然。燕帖木兒定睛細瞧，竟說不出甚麼話來。泰定后恰啓口道：「相別一年，王爺的丰采，略略清減，莫非爲着國家重事勞損精神麼？」出口便屬有情。燕帖木兒方道：「正是這般。」二妃也從旁插嘴道：「今夕遇着甚麼風兒，吹送王爺到此？」燕帖木兒道：「我日日惦念后妃，只因前有外變，後有內憂，所以無從分身，直至今日，方得撥冗趨候。」泰定后妃齊稱不敢，一面邀燕帖木兒入室，與泰定后相對坐下。居然夫妻。二妃亦列坐一旁。居然妾媵。

泰定后方問及外變內憂情狀，由燕帖木兒略述一遍，泰定后道：「有這般情事，怪不得王爺面上清瘦了許

多。」燕帖木兒道：「還有一樁可悲的家事，我的妃子，竟去世了！」泰定后道：「可惜！可惜！」燕帖木兒道：「這也是無可如何！」二妃插入道：「王爺的後房，想總多得很哩。但教王爺揀得一人，叫做王妃，便好補滿離恨了。」挑暗逗，想與暗羨王妃。

燕帖木兒道：「後房雖有數人，但多是皇上所賜，未合我意，須要另行擇配，方可補恨。」二妃復道：「不知何處淑媛，夙饒厚福，得配王爺！」燕帖木兒聞了此言，却睜着一雙色眼，覷那泰定后，復回瞧二妃道：「我意中恰有一人，未知他肯俯就否？」二妃聽到俯就二字，已經瞧料三分。看那泰定后神色，亦似覺着，恰故意旁瞧侍女道：「今日王爺到此，理應杯酒接風，你去吩咐廚役要緊！」侍女領命去訖。

燕帖木兒道：「我前時已函飭州官，叫他小心伺候，所有供奉事宜，不得違慢，他可遵着我命麼？」泰定后道：「州官供奉周到，我等在此尚不覺苦。惟王爺悉心照拂，實所深感！」燕帖木兒道：「這也沒有甚麼費心，州官所司何事，區區供奉，亦所應該的。」正說着，見侍女來報，州官稟見。燕帖木兒道：「要他來見我做甚？」言下復沈吟一番，乃囑侍女道：「他既到來，我就去會他一會。」

侍女去後，燕帖木兒方緩踱出來。原來燕帖木兒到東安州，乃是微服出遊，並沒有什麼儀仗。且急急去會泰定后妃，本是瞞頭暗腳，所以州官前未聞知。嗣探得燕帖木兒到來，慌忙穿好衣冠，前來拜謁。經燕帖木兒出見後，自有一番酬應。州官見了王爺，曲意逢迎，不勞細說。待州官別後，燕帖木兒入內，酒肴已安排妥當，當由燕帖木兒吩咐移入內廳，以便細敘。伏筆。

入席後，泰定后斟了一盃，算是敬客的禮儀，自己因避着嫌疑，退至別座，不與同席。燕帖木兒立着道：「舉酒獨酌，有何趣味？既承后妃優待，何妨一同暢飲，彼此並非外人，同席何妨？」泰定后還是怕羞躊躇多時，又經燕帖木兒催逼，乃命二妃入席陪飲。燕帖木兒道：「妃子同席，皇后向隅，這事如何使得？」說着，竟行至泰定后前，欲親手來挈后衣。泰定后料知難却，乃讓過燕帖木兒，遷行入席。揀了一個主席，即欲坐下，燕帖木兒還是不肯，請后上

坐。泰定后道：「王爺不必再謙了！」於是燕帖木兒坐在客位，泰定后坐在主位，兩旁站立二妃。燕帖木兒道：「二妃如何不坐？」二妃方道了歉，就左右坐下。

於是淺斟低酌，逸興遄飛，起初尚是若離若合，不脫不黏，後來各有酒意，未免放縱起來。燕帖木兒既瞧那泰定后，復瞧着二妃，一個是淡粧如菊，秀色可餐，兩個是濃艷似桃，芳姿相亞，不禁眉飛色舞，目逗神挑。那二妃恰亦解意，殷勤勸酌，脈脈含情，泰定后到此，亦覺情不自持，勉強鎮定心猿，裝出正經模樣。

燕帖木兒恰滿斟一觥，捧遞泰定后道：「主人情重，理應回敬一樽。」泰定后不好直接，只待燕帖木兒置在席上。偏燕帖木兒雙手捧着，定要泰定后就飲，惹得泰定后兩頰微紅，沒奈何喝了一喝。燕帖木兒方放下酒盃，顧着泰定后道：「區區有一言相告，未知肯容納否？」泰定后道：「但說何妨！」燕帖木兒道：「皇后寄居此地，寂寂寡歡，原是可憫；二妃正值青春，也隨着同住，好好韶光，怎忍辜負！」泰定后聽到此語，暗暗傷心，二妃更忍耐不住，幾乎流下淚來。

燕帖木兒又道：「人生如朝露，何必拘拘小節！但教目前快意，便是樂境。敢問皇后二妃，何故自尋煩惱？」泰定后道：「我將老了，還想甚麼樂趣，只兩位妃子，隨我受苦，煞是可憐呢！」燕帖木兒笑道：「皇后雖近中年，丰韻恰似二十許人，若肯稍稍屈尊，我却要……」說到要字，將下半語銜住。泰定后不便再詰，那二妃恰已拭乾了淚，齊聲問道：「王爺要甚麼？」燕帖木兒竟涎着臉道：「要皇后屈作王妃哩！」滿盤做作爲此一語。泰定后恰嫣然一笑，道：「王爺的說話，欠尊重了！無論我不便嫁與王爺，就使嫁了，要我這老嫗何用？」已是應許。燕帖木兒道：「何嘗老哩！如蒙俯允，明日就當迎娶哩。」泰定后道：「這請王爺不必費心，到不如與二妃商量囉！」燕帖木兒道：「有禍同當，有福同享。皇后若肯降尊，二妃自當同去。」說着，見二妃起身離席，竟避了出去。那時侍女人等，亦早已出外，都是知趣。只剩泰定皇后兀自坐着，他竟立將起來，走近泰定后旁，悄悄的牽動衣袖。泰定后慌忙讓開，抽身脫走，再

冉的向臥室而去。逃入臥房，分明是叫他進來。

燕帖木兒竟躡迹追上，隨入臥室，大着膽抱住纖腰，移近榻前。泰定后回首作嗔道：「王爺太屬討厭！不怕先皇帝動惱麼？」燕帖木兒道：「先皇有靈，也不忍皇后孤棲。今夕總要皇后開恩哩！」看官！你想泰定后是個久曠婦人，遇着這種情魔，那得不令他心醉！當下半推半就，一任燕帖木兒所爲，羅襦代解，薌澤猶存，檀口微開，丁香半吐，脂香滿滿，人面田田，諧成意外姻緣，了却生前宿孽。正在雲行雨施的時候，那兩妃亦突然進來。泰定后幾無地自容。燕帖木兒却餘勇可賈，完了正本，另行開場。二妃本已歡迎，自然次第買春，綢繆永夕。

自此以後，四人同心。又盤桓了好幾天，燕帖木兒方纔回京。臨行時與泰定后及二妃道：「我一入京師，便當飭着妥役，奉輿來迎。你三人須一同進來，休得有悞！」三人尚戀戀不捨。燕帖木兒道：「相別不過數日，此後當同住一家，朝歡暮樂，享那後半生安逸。溫柔鄉裏，好景正多，何必黯然！」只恐未必。三人方送他出門，嚙叮而別。

燕帖木兒一入京師，即遣衛兵及幹役赴東安州，去迎泰定后妃，囑以途次小心。一面就在新賜大廈中，陸續布置，次第陳設，作爲藏嬌金屋。小子前時曾表明泰定后妃名氏，至此泰定后已下嫁燕帖木兒，二妃也甘心作賤，自不應照舊稱呼。此後稱泰定后，就直呼他芳名八不罕，稱泰定二妃，亦直呼他芳名必罕及速哥答里。稱名以愧之，隱寓春秋書法。

八不罕等在東安州，日日盼望京使。春色未回，陌頭早待，梅花欲放，驛信纔來。三人非常歡慰，即日動身。州官亟來謁送，并獻土許多贈儀。是否查儀。八不罕也道一謝字，鸞車載道，鳳翼呈輝，衛卒等前後擁護，比前日到東安州時，情景大不相同。

不數日即到京師，燕帖木兒早派人相接，迎入別第。京中人士，尚未得悉情由，統是模糊揣測。只有燕帖木兒心腹，已知大概，大家都是蔑片，那個敢來議長論短，只陸續入太平王府送禮賀喜。一傳十，十傳百，宮廷內外，都聞

得燕帖木兒繼娶王妃，相率趨賀。文宗尚未知所娶何人，至問及太保伯顏，纔算分曉。蒙古本沒甚名節，况是一個冷落的故后，管他甚麼再醮，不再醮。當下也遣太常禮儀使，奉着許多賞品，賜與燕帖木兒。正是作合自天，喜從天降。

到了成禮的吉期，燕帖木兒先到新第，飭吏役奉着鳳輿，及繡幃二乘，去迎王妃等人。八不罕等裝束與天仙相似，上輿而來。一入新第中，下輿登堂，與燕帖木兒行夫婦禮，必罕姊妹退後一步，也盈盈下拜。大家看那新娘嬌容，並不覺老，反較前豐艷了些，莫不嘆爲天生尤物。大約夏姬再世。及與察吉兒公主相見，八不罕本是面熟，只好低垂粉頸，歛衽鳴恭。虧他有此厚臉。必罕姊妹行了大禮。一班淫婢，方相偕步入香巢。

燕帖木兒復出來酬應一回，日暮歸寢，八不罕等早已起迎。燕帖木兒執八不罕的手道：「名花有主，寶帳重春，雖由夫人屈節相從，然夫人性命，從此保全，我今日纔得寬心哩！」八不罕驚問何故。燕帖木兒道：「明宗皇后，尚且被毒，難道上頭不記着夫人麼？我爲此事，煞費周旋，上頭屢欲加害，我也屢次挽回。只夫人若長住東安，終難免禍，現今做我的夫人，自然除却前嫌，可以沒事哩。」佔了后身，還想巧言掩飾，令他心感，真是奸雄手段。八不罕格外感激，遂語燕帖木兒道：「王爺厚恩，愧無以報！」以身報德，還不够麼？燕帖木兒道：「旣爲夫婦，何必過謙！」復語必罕姊妹道：「你二人各有臥室，今夕且分住一宵，明日當來續歡罷了。」

二人告別而去。燕帖木兒乃與八不罕並坐，攬住鬢雲，搵住香腮，先温存了一番，嗣後寬衣解帶，同入鴛幃，褥底芙蓉，相證無非故物。巢間翡翠，爲歡更越曩時。一夜恩愛，自不消說。次夕，與必罕姊妹共敘舊情，又另具一種風韻，小子有詩咏道：

綱常道義盡淪亡，皇后居然甘下堂，
萬惡權臣何足責，楊花水性太荒唐！

未知後事如何，且至下回續敘。

本回表述風情，暗中恰深刺燕帖木兒，及泰定后妃，泰定后雖遷置東安州，然名分猶在，不可得而污蔑也。燕帖木兒貪戀酒色，甚至佔后爲妻，任所欲爲，而八不罕皇后等，亦甘心受辱，屈尊下嫁，雖畏其權勢之逼人，要亦由廉恥之掃地。盈廷大臣，唯諾諾，不聞有骨鯁之士，秉直糾彈，元其能不亡乎？故此回敘燕帖木兒事實，嫉其強暴，敘泰定后妃事實，惡其淫邪，幸勿視爲香奩瑣語也。

第四十七回 正官方廷臣會議 遵顧命皇姪承宗

却說燕帖木兒納后爲妃，又得了必罕姊妹，并有從前宗女等人，總計後房佳麗，已有二三十人，左擁右抱，夜以繼日，正是快活得。但女色一物，最足盡人尋常一夫一婦，尚宜節慾養精，不能旦旦而伐。况一個男子，陪着幾十個婦人，若非自知節養，就使有牛馬精神，也恐不能持久呢。至理名言。燕帖木兒日漸清羸，筋力已耗去大半，偏偏好色心腸，愈加熾張，得隴望蜀，厭故喜新，他若聞有美人兒，定要擷取到手，無論皇親國戚，閨女孀姝，但教太平王一言，只可親送上門，由他戲弄。自從至順元年，以及三年，這三年間，除所賜公主宗女，及娶納泰定后妃外，復佔奪了數十人，或有交禮三日，即便遣歸。大衆忍氣吞聲，背地裏都祈他速死。他尚恃勢橫行，毫不知改，甚至後房充斥，不能盡識。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殘喘雖尚苟延，死期已不遠了。

話分兩頭。且說文宗登位以後，第一個寵臣，是燕帖木兒，第二個就是伯顏。至順元年，改任伯顏知樞密院事。應四十三回。文宗以未足酬庸，復命尚世祖子闊出女孫，名叫伯顏的斤，作爲伯顏妻室，并賜虎士三百名，隸左右宿衛。嗣復給黃金雙龍符，鐫文曰：「廣宣忠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一組，以寶帶，世爲證券。又命凡宴飲視宗王禮。至順二年，晉封浚寧王，加授侍正府侍正，追封其先三世爲王，尋又加封昭功宣毅萬戶，忠翊侍衛都指揮使。二年拜

太傅，加徵政使。是時燕帖木兒深居簡出，每日與妻妾尋歡，不暇問及國事。因此朝政一切，多由伯顏主持。伯顏的權力，也不亞燕帖木兒。一個未死，一個又起。於是一班趨勢的官兒，前日迎合太平王，此日迎合浚寧王，朝秦暮楚，昏夜乞憐。但蒙浚寧王允許，平白地亦可升官。就使遇着親喪，不過休假數日，即可衰經供職，且給以美名，稱爲奪情起復。監察御史陳思謙，目擊時艱，痛心銓法，因上言內外各官，若非文武全才，關係天下安危，儘可令他終喪，不許無端起復。文宗雖優詔允從，奈暗中有伯顏把持，總教賄賂到手，無人不可設法。陳思謙又抗詞上奏道：

臣觀近日銓衡之弊，約有四端。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救四弊，計有三策。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尤濫不急者，從實減併，其外有選法者，併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材則受賞，失賞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者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可遷除，庶仕路澄清，賢者益勸，而不肖者無從干進矣。臣爲整頓銓法，計故冒昧上陳，伏乞采擇！

其時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家奴，亦遙上一疏，乞御史臺臣代奏。略云：

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者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親，而不省親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規避以掩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則天下無背親之人，亦即無背君之人。移孝作忠，端在此舉。伏乞宸鑒。御史臺臣，恰也不好隱匿，便將原奏呈入。文宗與陳思謙奏摺，一併發落，飭中書省禮部刑部，及翰林集賢兩

院詳議以聞。各官明知所奏無私，因礙於伯顏情面，免不得模稜兩可，參酌了一篇圓滑的奏章，覆呈上去。文宗亦有詔下來，大旨須用人宜慎，臨喪宜哀，說得理明詞達，其實也是一紙具文，無補實際。下欺上，上欺下，此是中國積弊，不特元代爲然。還有司徒香山，有意逢君，進陳符讖，援行陶弘景胡笳曲，有「負辰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二語，與皇上生年紀號，適相符合，足爲受命的瑞徵，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有詔令翰林集賢兩院及禮部會議。此時文宗早改元至順，如香山調言，不值一辯，乃猶令羣臣集議，真是好諛。嗣經翰林諸臣，以謂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玄降

鑑，方建隆基。」隱爲玄宗受命的慶兆。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至宋儒司馬光，斥他強詞牽合，以爲符瑞小臣貢諛，宰相證成，實是侮弄君上。今弘景遺曲，雖於生年紀號，似相符合，但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於今年薄海內外，無不歸心，何待旁引曲說，作爲符命？若從香山言，恐啓讖緯曲談，反足以亂民志，淆政體，請毋庸議等語。文宗乃把此事攔起。

未幾江浙大水，壞民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越年，江西饑，湖廣又饑，雲南又大饑，旣而癸惑犯東井，白虹並日出，長竟天。京師及隴西地震。天鼓鳴於東北，文宗一面遣賑，一面飭修佛事。始終依佛至死不悟。迨至梧桐葉落，天下皆秋，文宗帝運已終，竟染了一種奇症，鎮日昏昏，謔言嚶語。皇后卜答失里，就榻侍疾，但聽文宗所說，無非舊日陰謀，有時大聲呼痛，竟似有人捶擊一般。經醫官朝夕診視，也辨不出是甚麼病症，所開藥方，全是不痛不癢無效可言。

一夕，卜答失里侍側，忽被文宗牽住兩手，大呼哥哥，恕我！嫂嫂，恕我！嚇得卜答失里，毛髮皆豎。急時抱佛脚，又只得在旁哀求。嗣見文宗神志稍清，纔敢問明痛苦。文宗不禁嘆息道：「朕病將不起了，自思此生造了大孽，得罪兄嫂，目今悔不可追。惟朕歿後，這帝統須傳與鄜王，千萬勿可爽約。」卜答失里嗚咽道：「皇姪登基，皇子奈何？」文宗道：「你還要顧全皇子麼？恐你也保不住這性命。」卜答失里道：「且召太平王商議，何如？」文宗道：「太平

太平害死朕了他也死在目前，召他何爲？」卜答失里唯唯聽命，嗣令太監密召燕帖木兒，果然抱病在牀，溺血不起，乃改召伯顏入議。

伯顏到了御寢，聞文宗誦謔語，到也未免心驚。及見過卜答失里，敘談片時，卜答失里提及文宗身後，擬立廊王事。伯顏道：「皇子年齡也與廊王相仿，何必另立皇姪？」卜答失里以手指床，似乎表明文宗的意思。伯顏不待明說，已經覺着，又悄語卜答失里道：「聖上不豫，或致心煩意亂，始有此說。且待聖躬康泰，再行定議未遲。」言尚未已，忽聞文宗噫聲道：「你是太傅，伯顏麼？朕雖有疾，並不是時時昏亂，須知先皇卽位，不過數月，我已御宇數年，倘有不諱，應把帝位傳與廊王，朕尚可見先皇於地下，你不要再生異議！」伯顏尚欲申說，文宗又向卜答失里道：「朕已決定意見，此後倘有改議，無論先帝后不依，我也死難瞑目呢！」這却是臨終懺悔。伯顏又啓奏道：「聖上春秋正富，稍稍違和，自能漸瘥，何必就憂！」文宗搖首道：「朕已不濟了，少年喜事，自悔已遲，今日天祿告終，無可挽回。太平亦應遭劫，將來國事，仗卿作主。卿須遷善改過，竭忠盡誠，莫效那貪淫狡詐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惜伯顏不遵。

伯顏聞了此言，也覺爲之悚然。既而告退出宮。是夕，文宗病勢驟劇，竟痰喘交作，一命嗚呼。臨終時，猶諄囑皇后，毋忘遺囑。統計文宗在位五年，壽只二十九歲。

燕帖木兒聞了這耗，也只得勉強起床，踉蹌入宮。是時皇子燕帖古思，早召歸宮內，倚榻送終。他本是乳臭小兒，曉得甚麼悲戚，看看燕帖木兒到來，便跳躍而出，笑顏相迎。燕帖木兒便稱他爲小皇帝，拉住了手，入謁皇后。只見后妃以下，相率慟哭，不得已站在一旁，陪了數點眼淚。約一小時，后妃等哀尙未止，不禁煩躁起來，卽大聲道：「皇上大行，應由皇子嗣位。此時請皇后卽頒遺詔，傳位皇子爲要！」皇后卜答失里，也不回答，越加號咷不止。燕帖木兒很是驚訝，又只好婉言勸慰。至皇后哀聲少輟，復將傳位的問題，重行提起。皇后卜答失里道：「大行皇帝已

有遺囑，命鄜王繼承大統，帖木兒頓足道：「傳位鄜王麼？臣不敢與聞！」卜答失里道：「這事不便改議。太傅伯顏曾與先皇面洽，太平王可去問明，自然洞悉底蘊了。」帖木兒不好再說，就出宮而去。

當下安排喪葬，自有一番手續，不必細表。只是帝位雖定，鄜王年纔七歲，不能親聽國政，當由太平王燕帖木兒召集諸王會京師，凡中書百司庶務，統須稟命中宮，方得決行，轉瞬間已是十月，諸王畢會，由太師燕帖木兒及太傅伯顏奉鄜王即位于大明殿，大赦天下，循例下詔道：

洪維太祖皇帝，啓闢疆宇，世祖皇帝，統一萬方，列聖相承，法度明著，我曲律皇帝，即武宗，入纂大統，修舉庶政，動合成法，授大寶位于普顏篤皇帝，即仁宗，以及格堅皇帝，即英宗，詳註俱見上。曆數之間，實當在我忽都篤皇帝，忽都篤三字蒙古語，有禱之謂，即明宗尊號。札牙篤皇帝，札牙篤三字蒙古語，謂有天命，即文宗尊號。而各播越遼遠，時則有若燕

帖木兒建議効忠，戡平內難，以定邦國，協恭推戴，札牙篤皇帝，登極之始，即以讓兄之詔，明告天下，隨奉璽綬，遠迓忽都篤皇帝，朔方言還，奄棄臣庶，扎牙篤皇帝，薦正宸極，仁義之至，視民如傷，恩澤旁被，無間遠邇，顧育眇躬，尤篤慈愛，賓天之日，皇后傳顧命于太師太平王右丞相答剌罕燕帖木兒，太傅凌寧王知樞密院事伯顏等，謂聖體彌留，益推固讓之初志，以宗社之重，屬諸大兄，忽都篤皇帝之世嫡，乃遣使召諸王宗親，以十月一日來會于大都，與宗王大臣同奉遺詔，揆諸成憲，宜御神器。以至順三年十月初四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可大赦天下。自至順三年十月初四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印造偽鈔，蠱毒魘魅，犯上者不赦外，其餘一切罪犯，咸赦除之。大都上都興和三路，差稅免三年，腹裏差發，并其餘諸郡，不納差發去處稅糧，十分爲率，免二分，江淮以南，夏稅亦免二分，土木工役，除倉庫必合修理外，毋復剝造，以紓民力。民間在前，應有逋欠差稅課程，盡行蠲免。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並內外三品以上正官，歲舉才堪守令者一人，申達省部，先行錄用。如果稱職，舉官優加旌擢，一任之內，或犯賊私者，量其輕重，黜罰其不該。原免

重囚淹禁三年以上，疑不能決者，申達省部詳讞釋放。學校農桑，孝弟貞節，科舉取士，國學貢試，並依舊制。廣海雲南梗化之民，詔書到日，限六十日內出官與免本罪，許以自新。於戲肆子冲人，託於天下臣民之上，任大守重。若涉淵冰，尚賴宗王大臣百司庶府，交修乃職，思盡厥忠，嘉與億兆之民，共保承平之治。咨爾多方，體予至意，故茲詔示，想知悉！

斯詔下後，又尊皇后卜答失里爲皇太后，敕造玉冊玉寶。又由皇太后降旨，命作兩宮幄殿車乘供帳，一面告祭南郊，及社稷宗廟。至太后冊寶告成，復敬奉如儀。太后御興聖殿受朝賀。宮廷內外，賞賚有差。還有一樁咄咄怪事，七齡的幼主，居然立起一位皇后。這皇后名叫也忒迷失，也係弘吉刺氏，與幼主年齡，也不相上下。小子有詩記此事道：

欲賦桃夭貴及時，成年方始叶婚期，如何七歲冲人子，也咏周南第一詩？
欲知立后後如何情形，待至下回表明。

有元一代，權奸最多。至燕帖木兒之特功專寵，可謂極矣；然繼起者尚有伯顏、陳思謙等，雖抗直敢言，然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所傳諫草，無非徒供後人之覽誦，著書人不忍掩沒，故特誌之。至若鄜王之立於伯顏無甚關係，而於燕帖木兒則有所顧忌，舍子立姪之議，無怪其不樂贊成。而皇后卜答失里，必導揚末命，不從燕帖木兒之請，彼未能容明宗后，詎轉能愛明宗子乎？必由明宗帝后，從中示儆可知也。證以四十五回前後聯貫閱者，應益恍然。

第四十八回 迎嗣皇權相懷疑 遭冥譴太師病逝

却說鄜王於十月卽位，閱十餘日，卽立了一個皇后。同處宮中，兩小無猜，到也是一段元史奇聞。是時天已陰

冬。轉眼間又要殘臘，乃詔羣臣會議改元，并先皇帝廟號神主，及升祔武宗皇后等事。議尚未定，小皇帝又擢着絕症，不到數日，又復歸天。

諸王大臣統驚異不置，獨燕帖木兒喟然道：「我意原欲立皇子，不知先帝何意，必欲另立酈王？太后又是拘泥得很，定要勉遵顧命。到底酈王沒福，即位不過六七十日，便已病逝，此後總應立皇子了。」乃復入宮謁見太后，先勸慰了一番，然後提及繼位問題。

太后道：「國家不幸，纔立嗣君，即行病歿，真令人可悲可嘆！」燕帖木兒道：「這是命運使然，往事也不必重提了！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今日正當繼立皇弟呢。」太后道：「據卿所說，莫非是吾子燕帖古思麼？」燕帖木兒應聲稱是。太后道：「吾子尚幼，不應嗣位，還宜另立爲是。」燕帖木兒道：「前日命立酈王，乃是遵着遺囑，化私爲公。現在酈王已崩，自然皇子應立，此外還有何人？」太后道：「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前居高麗，現在靜江，今年已十三歲了，可以迎立。」畢竟婦人畏鬼，還不敢立己子。燕帖木兒道：「先帝在日，曾有明詔，謂妥懽帖睦爾，非明宗子，所以前徙高麗，後徙靜江，今尚欲立他麼？」太后道：「立了他再說，待他百年後，再立吾子未遲。」燕帖木兒道：「人心難料，太后優待皇姪，恐皇姪未必記念太后哩。」太后道：「這也憑他自己的良心，我總教對得住先皇，并對得住明宗帝后，便算盡心了。」燕帖木兒尚是搖首，太后道：「太平王，你忘却王忽察都的故事麼？先皇帝爲了此事，始終不安，我也嚇得夠了。我的長子，又因此病逝，現只剩了一個血塊，年不過五六齡，我望他多活幾年，所以寧立皇姪，無論妥懽帖睦爾，是否爲明宗自出，然明宗總稱他爲子，我今又迎他嗣立，陰靈有知，當不再怨我了。」燕帖木兒道：「太后也未免太拘子，皇次子出宮後，由臣奉養，並不聞有鬼祟，怕他甚麼？」太后道：「太平王，你休仗着膽力，先帝也說你不久呢。」燕帖木兒至此，也暗暗的吃了一驚，又默想了片時，方道：「太后已決議麼？」太后道：「我意已決，不必另議。」燕帖木兒嘆息而出。太后遂命中書右丞闕里吉思，速即馳驛往廣西的靜江縣，迎立妥懽

帖睦爾。嗣主未來，殘年已屆，倏忽間已是元旦，仍依至順年號，作爲至順四年。

過了數日，由闔里吉思遣使馳報，嗣皇帝將到京師了。太后乃命太常禮儀使，整具鹵簿，出京迎接。文武百官皆往。燕帖木兒病已早愈，亦乘馬偕行。既至良鄉，已接着來駕，各官在道旁俯伏，只燕帖木兒自恃功高，不過下馬站立。妥懽帖睦爾年纔成童，前時曾見過燕帖木兒的威儀，至此又復晤着，容貌雖憔悴了許多，但餘威尚在，未免可怕，竟爾掉頭不顧。嗣經闔里吉思在旁密啓道：「太平王在此迎駕，陛下應顧念老臣，格外敬禮。」妥懽帖睦爾聞言，無奈下馬，與燕帖木兒相見。燕帖木兒屈膝請安，妥懽帖睦爾也答了一揖。闔里吉思復宣諭百官免禮，於是百官皆起。妥懽帖睦爾隨即上馬，燕帖木兒也上馬從行。

既而兩馬並馳，不先不後。

居然是並肩王。

燕帖木兒揚着馬鞭，向妥懽帖睦爾道：「嗣皇此來，亦知迎立的意思，

始自何人？」妥懽帖睦爾默然不答。燕帖木兒道：「這是太后的意旨，從前扎牙篤皇帝遇疾大漸，遺命舍子立姪，傳位鄜王，不幸即位未幾，遽爾崩殂，太后承扎牙篤皇帝餘意，以弟歿兄存，所以遣使迎駕，願嗣皇鑒察。」妥懽帖睦爾仍是無言。燕帖木兒道：「老臣歷事三朝，感承厚遇，每思扎牙篤皇帝大公無我，很是敬佩，所以命立鄜王，老臣不敢違命，此次迎立嗣皇，老臣亦很是贊同。」借太后先皇折到自己，前是實，此是主，無非爲希寵邀功起見。語至此，眼睜睜

的瞧着妥懽帖睦爾，不意妥懽帖睦爾仍然不答。燕帖木兒不覺動惱，勉強忍住，復語道：「嗣皇此番入京，須要孝敬太后，自古聖王統以孝治天下，况太后明明有子，乃甘心讓位，授與嗣皇，太后可謂至慈，嗣皇可不盡孝麼？」語帶雙敲，明明爲着自己。說至盡孝兩字，不由的聲色俱厲，那妥懽帖睦爾總是一言不發，好似木偶一般。燕帖木兒暗嘆

道：「看他並不是傀儡，如何寂不一言，莫非明宗暴崩，他已曉得我等密謀，看來此人居心，很不可測，我在朝一日，總不令他得志，免得自尋苦惱呢？」計非不佳，奈天不假年何。乃不復再言，惟與妥懽帖睦爾並駕入都。

至妥懽帖睦爾入見太后後，燕帖木兒又復入宮，將途次所陳的言語，節述一遍，復向太后道：「臣看嗣皇爲

人年齡雖穉，意見頗深，若使專政柄，必有一番舉動，恐於太后不利。」太后道：「既已迎立，事難中止，凡事只由天命罷。」燕帖木兒道：「先事防維，亦是要着。此刻且留養宮中，看他動靜如何，再行區處。且太后預政有日，廷臣並無間言，現在不如依舊辦理，但說嗣皇尚幼，朝政仍取決太后，那個敢來反抗呢？」太后猶豫未決，燕帖木兒道：「老臣並非懷私，實爲太后計，爲天下計，總應慎重方好。」總是此人。太后尚淡淡的應了一聲，燕帖木兒告退。

越日，由太史密奏太后，略言迎立的嗣皇，實不應立，立則天下必亂。太后似信非信，召太史面詰，答稱憑諸卜筮。於是太后亦遲疑不決，自正月至三月，國事皆由燕帖木兒主持，表面上總算稟命太后，妥權帖睦爾留居宮中，名目上是候補皇帝，其實如沒有一般，因此神器虛懸，大位無主。燕帖木兒心向未愜，總想擠去了他，方得安心，奈一時無從發難，不得已遷延過去。

前平章政事趙世延，平時與燕帖木兒，很是親暱，燕帖木兒亦嘗以心腹相待，日相過從。至此見燕帖木兒愁眉未展，也嘗替他耽憂，因當時無法可施，只好借着花酒，爲他解悶。

一日，邀燕帖木兒宴飲，并將他家眷也招了數人，一同列席。又命妻妾等亦出來相陪。男女雜沓，履舄交錯，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任你燕帖木兒如何憂愁，至此也不覺開顏。酒入歡腸，目動神逸，四面一瞧，婦女恰也不少，有幾個是本邸眷屬，不必仔細端詳，有幾個是趙宅後房，前時也曾見過，姿貌不過中人，就使年值妙齡，畢竟無可悅目。忽見客坐右首，有一麗姝，荳蔻年華，丰神獨逸，桃花面貌，色態俱佳。當醉眼模糊的時候，襯着這般美色，越覺眼花撩亂，心癢難搔，便顧着趙世延道：「座隅所坐的美婦，係是何人？」世延向座右一瞧，又指語燕帖木兒道：「是不此婦？」燕帖木兒點首稱是。世延不禁微笑道：「此婦與王爺夙有關係，難道王爺未曾認識麼？」這語一出，座隅婦人已經聽着，嗤嗤的笑將起來。就是列坐的賓主，曉得此婦的來歷，大都爲之解頤，頓時閨堂一笑。燕帖木兒尚摸不着頭腦，徐問世延道：「你等笑我何爲？」世延忍着笑道：「王爺若愛此婦，儘可送與王爺。」燕帖

木兒道：「承君美意，但不知此婦究竟是誰？」世延道：「王爺可曉得仔細麼？這明明是王爺寵姬，理應朝夕相見，如何轉不認識？」燕帖木兒聞言，復抽身離座，至少婦旁端詳一番，自己也不覺粲然，便對世延道：「我今日貪飲數杯，連小妾鴛鴦，都不相識，難怪座客取笑呢？」人而無目，宜乎速死。世延道：「王爺請勿動氣，婦人小子，那裏曉得王爺苦衷！王爺爲國爲民，日夕勤勞，雖有姬妾多人，不過後房備數，所以到了他處，轉似未曾相識哩。」善拍馬屁。燕帖木兒也對他一笑，盡懽而罷。便挈鴛鴦同輿，循路而歸。

是夕留鴛鴦侍寢，自在意中，毋庸細說。名曰鴛鴦，自應配對。

只燕帖木兒憂喜交集，憂的是嗣皇卽位，或要追究

前愆，喜的是佳麗充庭，且圖眼前快樂。每日召集妃妾，列坐讌飲，到了酒酣興至，不管甚麼嫌疑，就在大衆面前，隨選一婦，裸體交懽；夜間又須數人共寢，巫山十二，任他逼歷。看官！你想酒中含毒，色上藏刀，人非金石，怎禁得這般剝削！況且殺生害命，造孽多端，相傳太平王廚內，一宴或宰十二馬，如此窮奢極欲，能夠長久享受麼？俗語說得好，銅山也有崩倒的日子，燕帖木兒權力雖隆，究竟敵不過銅山，荒淫了一二個月，漸漸身子疳瘠，老病復發，雖有參苓也難收效，運退金失色，時衰鬼來欺，燕帖木兒從未信鬼，至此也膽小如鼠，日夜令人環侍，尙覺鬼物滿前。

一日，方扶杖出庭，徐徐散步，忽大叫一聲，暈倒地上。左右連忙扶起，昇入牀中，他却不管人事，滿口裏胡言誕語，旁人側耳細聽，統是自陳罪狀，悔泣不休。忙從太醫使中，延請了數位名手，共同診治。大衆都是搖首，勉勉強強的公擬一方，且囑王府家人道：「此方照飲，亦只可少延數日，看來精神耗盡，脈象垂絕，預備後事要緊，我等是無可爲力了！」

王妃八不罕以下，俱惶急異常。俟進藥後，却是有些應驗，燕帖木兒溺了一次痰血，稍覺神氣清醒。但見妃妾等環列兩旁，還有子女數人，一併站着，便喘吁吁道：「我與你等要長別哩。」八不罕接着道：「王爺不要這般說。」燕帖木兒道：「夫人！夫人！你負泰定帝，我負夫人，彼此各由自取，尙復何言！」八不罕不禁垂淚，燕帖木兒復道：

「人生總有一死；不過我自問生平，許多抱歉，近報在身，遠報在子孫，這是不易至理，悔我前未覺悟哩！」曉得遇了。正在訴別的時候，外面已有無數官員，統來問疾。由燕帖木兒召入，淡淡的談了數語。惟問及太傅伯顏，未見到來，他却自言自語道：「一生一死，乃見交情，我前時嘗替他出力，目今我病，他即視同陌路，可見生死至交，原是不易得呢！」暗伏下文。大衆勸慰一番，告別而去。

燕帖木兒復召弟撒敦，乃子唐其勢，塔刺海，囑咐後事，教他勤慎保家。尋又自嘆道：「炎炎者滅，隆隆者絕。我我……」說了兩個我字，痰已壅上，竟接不下去。須臾面色轉變，兩目雙睜，但聽得二語道：「先皇先后恕臣，臣去臣去！」言畢遂逝。遠遠聽得一片呼喝聲，號慘聲，陰氣森森，令人髮豎。

八不罕等又悲又驚，待驚魂少定，闔家挂孝治喪，不必絮述。惟八不罕身為皇后，曾已母儀八方，爲了情根未斷，甘心受辱，竟嫁燕帖木兒爲妃，乃歷時未幾，又復守孀，總是一場別鵲離鸞，悔不該再行顛鸞倒鳳，還有必罕姊妹，更不值得。可見婦人以守節爲重，旣以不幸喪夫，何必另圖改醮呢！大聲疾呼，有關名教。小子走筆至此，且暫作一束，綴以俚句一絕云：

國風猶憶刺一狐綏，一念痴迷悔莫追，儘說回頭便是岸，誰知慾海竟無涯！

燕帖木兒已死，那時安懂帖陸爾方得乘勢出頭，由太后卜答失里召集羣臣，奉他卽位，欲知嗣位情形，且看下回便知。

燕帖木兒大詐似忠，始繼泰定而迎二王，繼助文宗以戕明宗，一再弑立，視君如奕棋。董卓曹操之所不能爲者，而燕帖木兒敢爲之。一代奸雄，絕無僅有。惟文后初立，鄜王繼立，安權帖陸爾皆非燕帖木兒所贊成，彼挾震主之威，肆行無忌，詎不能抗違后命，另立嗣君乎？吾推其意，當鄜王嗣立時，利其年幼，姑暫聽之；至鄜王夭逝，迎立安權帖陸爾，並馬徐行，舉鞭指示，而安權帖陸爾不答。燕帖木兒遂懷異志，暗中把持，三月無君，假使未死，則安權帖陸爾其能免彼暗算耶？乃溺之以酒，壘之以色，俾其

荒淫體羸溺血以死，是殆天之福善禍淫，而陰奪其魄者。本書歷敘權奸，而於燕帖木兒之生死，記載獨詳，其所以厲戒之意，昭然若揭，餘事已見細評，要無非一儆世也。

第四十九回 履尊擇配后族蒙恩 犯闕稱兵豪宗覆祀

却說妥權帖睦爾留宮三月，因燕帖木兒已死，乃由太后與大臣定議，奉他即位，且約以萬歲之後，傳位燕帖古思，如武宗仁宗故事。諸王宗戚，相率贊成，遂奉上璽綬，於至順四年六月，赴上都即位，又有一道敕詔，其文云：

洪維我太祖皇帝，受命於天，肇造區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備，列聖相傳，丕承前烈。我皇祖武宗皇帝，入纂大統，及致和之季，皇考明宗皇帝，遠居沙漠，札牙篤皇帝，擬定內難，讓以天下。我皇考賓天，札牙篤皇帝，復正宸極，治化方隆，奄棄臣庶。今皇太后召大臣，燕帖木兒、伯顏等曰：『昔者闢徹脫木兒、只兒哈郎等謀逆，以明宗太子爲名，又先爲八不沙，始以妒忌妄構誣言，疏離骨肉，逆臣等既正其罪，太子遂遷于外。札牙篤皇帝，後知其妄，尋至大漸，顧命有曰：朕之大位，其以朕兄子繼之。』時以朕遠征南服，以朕弟懿璘質班登大位，以安百姓，乃遽至大故。皇太后體承札牙篤皇帝遺意，以武宗皇帝之玄孫明宗皇帝之世嫡，以賢以長，在予一人，遣使迎還，徵集宗室諸王來會，合辭推戴。今奉皇太后勉進之篤，宗親大臣懇請之至，以至順四年六月初八日，即皇帝位於上都。於戲！惟天惟祖宗，全付予有家，慄慄危懼，若涉淵冰，罔知攸濟。尚賴宗親臣鄰，交修不逮，以底隆平。其赦天下，俾衆周知！

詔書一布，帝位既定，這便是元朝末代皇帝。後來明兵入燕都，元主北去，明太祖以他知順天命，退避朔漠，特加號曰順帝。小子沿例乘便，從此就稱爲順帝了。

順帝有親臣名阿魯輝帖木兒，上言天下事須委任宰相，庶有專責，可望成功；若親自聽斷，必負惡名。恐由伯顏運動得來。順帝信爲眞言，遂命伯顏爲太師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太史院。回漢人司天監事，復置左丞相，令撒敦充任，並加號太傅。唐其勢爲御史大夫。

燕帖木兒有一女，名答納失里，太后以燕帖木兒遺功卓著，遂將答納失里納入後宮，命順帝冊立爲后。順帝此時不敢專擅，自然遵命而行，一切儀注，悉循舊制。冊文有云：

天之元統二氣，配莫厚於坤儀；月之道循右行，明同貞於乾耀。若昔帝王之宅后，居多輔相之世勳；蓋選德於元宗，亦疇庸於先正。造周資任，嬖之化，興漢表馬，鄧之功。咨爾皇后，欽察氏，雍肅慈惠，謙裕靜淑，迺祖迺父，夙望翼亮之心，于國于家，實獲修齊之助。朕纘丕圖之初載，親承太后之睿謨，眷我元臣，簡茲碩媛，相嚴禮而率典，奉慈極以愉顏，用彰禱翟之華，式著旂常之舊，爰授玉冊寶章，命爾爲皇后，備成嘉禮，宏賚大猷。於戲！嵩高生賢，予篤懷於良佐，關雎正始，爾勉嗣于徽音。永錫壽康，昭示悠久。錄冊后文，爲下文被配張本。

立后以後，錫類推恩，復封撒敦爲榮王，食邑廬州，唐其勢襲爵太平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燕帖木兒的餘廢，好算千古無兩了。是謂天奪之鑿。又封伯顏爲秦王，令與榮王左丞相撒敦，統理百官，總治庶政。一面定議改元，以至

順四年，改爲元統元年。既而上札牙篤皇帝尊諡曰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上鄜王尊諡曰冲聖嗣孝皇帝，廟號寧宗。鄜王廟號寧宗，特爲補入，文筆不漏。惟升祔武宗皇后，議久未決。武宗正后眞哥，未有子嗣，明宗母亦乞烈氏，文宗母

唐兀氏，雖皆追尊爲后，然原本返始，究係武宗妃嬪，太師右丞相伯顏，亦懷疑莫釋。左右兩難，因問太常博士遼魯曾道：「先朝以眞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目今定議配饗，應屬明宗母呢？抑係文宗母呢？」遼魯曾道：「眞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名分已定，非文明二母所比。文明二母，位居妃妾，若以眞哥皇后無出的緣故，遂將他廢黜，竟以妾母爲正，是爲臣的人，敢廢先君的嫡母；爲子的人，私尊先君的妾媵，何以正名何以傳世！」

伯顏頻頻點頭，適集賢學士陳顯，素與魯曾未協，竟出來獻議道：「唐太宗時，嘗冊曹王明母爲后，是古時亦有二后的成制，况文明二母，各產英君，母以子貴，難道不可升祔麼？」幸強得很。魯曾正色道：「堯母慶都，係帝墨庶妃，堯未嘗以配魯，今不法堯舜，偏欲依唐太宗故例，殊不可解。」伯顏莞爾道：「博士言是，我當依言奏聞。升祔真哥皇后便了。」

議既決，奏入照准。乃以真哥皇后配饗武宗，立主升祔。復上皇太后尊號，再行大赦，並免民租之半。

會左丞相撒敦，因多病辭職，順宗眷念后族，命唐其勢代任。凡有中書省事，仍令撒敦會議。唐其勢就任數日，屢與伯顏齟齬，奏乞罷職。順帝慰留不允，只得仍召撒敦，再命爲左丞相，並追贈燕帖木兒公忠開濟弘謨同德翊運佐命功臣，儀同三司太師中書右丞相，加封德王。諡曰「忠武」。其餘廷右各臣，亦多邀封賞。惟奎章閣侍書虞集謝病乞歸。

集學問賅博，有長者風。先是御史中丞馬祖常，嘗求集薦引鄉人龔伯燧，集不從所請，因此挾嫌。順帝赴上都時，曾召集隨往，祖常使人告集道：「御史已有後言，請公留意。」集知祖常有傾軋意，俟順帝即位後，即託病謝歸。看官，你道祖常如何尋隙，令集聞言即去？原來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安懼帖睦爾非明宗子，所以祖常乘隙而入，得肆擠排。不設暗箭，乃用明槍，令虞集歸安故里，我謂馬祖常還是好人。虞集去後，侍臣猶上啓順帝，謂虞集曾書舊詔，順帝愀然道：「此朕家事，與他何涉？」順帝初政，尙有一隙之明。說得侍臣失色而退。尋遣使賜他酒幣，召使還朝，集終不起。閱十五年，卒於臨川原籍，賜諡文靖，學者稱爲邵庵先生。這且攔過不提。

且說順帝嗣位以後，天災人異，相逼而至。京畿大水，黃河汎濫，兩淮亢旱，徽州秦州鳳州的大山，相繼崩裂，至元統二年元旦，汴梁雨血，着衣皆赤。嗣到春季，彰德路雨白毛，繼續似線，土人相率驚詫，或呼作菩薩綫，或稱爲老君髻。既而民間編成歌謠，分作四句，首二句是「天雨綫，民起怨」，次二句是「中原地，事必變」。當時共議爲不

祥未幾水旱疾疫，及山崩地震諸怪異，所在迭見，太白星屢晝見經天，經太史接連報聞，順帝只知加恩肆赦，凡所有修省事宜，未聞舉行。時光易過，又是元統三年，順帝欲出獵柳林，御史臺聯銜進奏道：「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的重任，修德行仁，勉致太平。方今赤縣民生，供給繁勞，農務方興，日不暇給，陛下乃馳騁朔方，既需調發，又防銜檄，恐非上承宗廟，下奠黎庶的至意。」順帝乃收回原議，罷獵不行。

會左丞相撒敦病歿，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心甚不平，嘗語密友道：「天下本我家的天下，伯顏何人，位置偏居我上，煞是可恨。」這語傳入伯顏耳中，伯顏心甚不悅，遂繕疏入奏，請以右丞相職位，讓與唐其勢。又是奸雄手段。奉詔不允，只命唐其勢爲左丞相，唐其勢仍是快快。

撒敦弟答里，曾封句容郡王，與諸王晃火帖木兒，數相往來。唐其勢貽書答里，極言伯顏專權。順帝昏庸，應入清朝右，且行廢立故事。才力不及乃父，竟思效乃父故智，無怪弄巧成拙。答里遂與晃火帖木兒商議，晃火帖木兒也蓄異圖，竟勸答里備兵舉行。答里乃覆告唐其勢，約以內外夾應，指日圖功等語。唐其勢遂決意發難，郟王徹徹禿，伺得逆謀，首先密報。有詔召答里入朝，待久不至。順帝乃密告伯顏，預行防備。

至六月晦日，唐其勢伏兵東郊，自率勇士突進宮闕，甫入禁城，衛兵齊起，伯顏率着完者帖木兒等，大刀闊斧，前來掩殺。唐其勢惘惘進來，總道是出人不意，可以唾手成功，誰知四面八方，統是敵兵，那時叫苦不迭，慌忙抵禦，戰了數合，畢竟寡不敵衆，手下健卒，漸漸死亡。伯顏復下令道：「生擒唐其勢者賞萬金，立即陞官。」衛士聞得此令，沒一個不奮力上前，把唐其勢圍住。唐其勢只有進路，沒有出路，也只好拚命死鬪，怎奈雙手不敵四拳，漸漸支持不住，竟被衛士扯落馬下，七扛八抬的拖入宮中。也算闊綽。

伯顏掃清叛卒，復引兵馳往東郊，唐其勢弟塔刺海，尙未知乃兄被擒，竟挈着伏兵，前來對仗。無如伏兵也是不多，經伯顏麾兵猛擊，一陣驅殺，已將塔刺海手下，殺得東逃西潰。塔刺海也回馬急奔，被衛士射倒馬下，活擒過

去。

伯顏既執住唐其勢兄弟，復馳入宮中，請順帝登殿審訊。順帝道：「逆謀已著，何庸再鞫，卿可照律懲辦便了！」伯顏遂命衛士動手，將唐其勢兄弟牽出。唐其勢攀住殿檻，且朗聲道：「陛下曾有明詔，宥臣父子孫九死，爲何今日食言？」補前闕文順帝怒叱道：「誰叫你謀逆，與兵犯闕，尚欲保全首領麼？」衛士聞旨，都來牽扯唐其勢，甚至殿檻攀折，方將唐其勢曳出一刀兩段。還有塔刺海少年膽怯，竟避匿皇后座下，皇后以情關手足，牽裙遮蔽。伯顏喝令衛士從皇后座下牽出塔刺海，自己拔劍出鞘，把手一揮，竟將塔刺海殺死，血濺后衣，嚇得皇后答納失里戰兢兢的縮做一團。

伯顏復啓奏道：「皇后兄弟謀逆，皇后亦應有罪；况袒蔽兄弟，顯係黨惡，請陛下割情正法，爲將來戒！」順帝尙未回答，伯顏復叱衛士牽皇后出宮。衛士未敢動手，伯顏大怒，竟走至后前，揪住皇后髮髻，拖落座下。皇后號泣道：「陛下救我，陛下救我！」順帝至此，亦嗚咽道：「汝兄弟爲逆，朕亦不能相救。」言未已，伯顏已將皇后牽去，交與衛士。伯顏可惡衛士擁后出宮，到了開平民舍，暫令居住。伯顏不肯干休，竟遣人攜了醜酒，脅皇后飲訖。可憐皇后身入椒房，未滿二載，爲了兄弟謀逆，竟被伯顏醜死。流水無情，落花有恨，這也由命數使然，徒令人歎息罷了！這是燕帖木兒害他，不專由他兄弟二人逆黨敗奔答里，答里即舉兵抗命。順帝遣使臣哈兒哈倫阿魯灰奉命招諭，答里不從，反將他網縛起來，用以祭旗。順帝再遣阿弼往諭，又被他殺死。於是命搠思監火兒哈刺那海等領兵前討。答里亦率黨和尙刺刺等迎戰，兩軍相遇，酣鬪一場，和尙刺刺等敗走。答里亦遁，擬往投晃火帖木兒。不意行至中途，閃出了一支人馬，主帥名叫阿里渾察，奉上都差遣，前來夾攻答里。答里正勢窮力蹙，倉猝不及備戰，被阿里渾察衝至馬前，一戟刺下，把他擒住，押送上都，眼見得不能活了。

晃火帖木兒聞內外黨羽俱已敗死，驚得甚麼相似。忽又報元將孛羅晃火兒不花，引了萬人，奔殺前來。不得

已徵兵數千，出去對陣，可奈兵心未固，遇了敵將，當即棄甲曳兵，紛紛潰散。晃火帖木兒自知難免，遂服毒自殺。還有怯薛官阿察赤，也與唐其勢勾連，欲殺伯顏。經伯顏調查確實，發兵掩捕，執付有司，統共伏辜。一場逆案，化作日出烟消。順帝復將燕帖木兒及唐其勢引用的人員，一併黜逐，並頒下一道諭旨，其文云：

曩者文宗皇帝，以燕帖木兒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釁，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有旨傳次于子。燕帖木兒貪利幼弱，復立朕弟懿麟質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顏追奉遺詔，迎朕于南。既至大都，燕帖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隕厥躬。伯顏等同時翊戴，乃正宸極。後撒敦答里唐其勢相襲用事，交通宗王晃火帖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伯顏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凶搆難，貽我皇太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迓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未為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伯顏為武宗捍禦北邊，翼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憝，明飭國憲，爰賜答刺罕之號，至於子孫，世世永賴，可赦天下，俾衆咸悉。

嗣是秦王伯顏，愈得寵任，遂命他獨任中書右丞相，彷彿與前日燕帖木兒同一寵榮。一面將唐其勢家產，盡行籍沒。小子有詩咏道：

追原禍始是驕盈，人事由來滿必傾；若使權奸生令子，怎教善惡得分明！
欲知元廷後事，且從下回交代。

燕帖木兒家族之亡，不由順帝之追究前嫌，而由唐其勢之自行謀逆，是正燕帖木兒生時之所不料，實即天道之巧於報應也。燕帖木兒貪淫驕恣，得保全首領以歿，可謂倖矣。厥後子封王，女冊后，烜赫尊榮，一時無匹，乃會幾何時，子弟族誅，女后被醜，遺骨宿產，悉數籍沒。乃知天之所以福彼者，不啻所以加禍；愚者特不自覺耳。雖然，燕帖木兒之後，尚有伯顏，未鑒前車，復循覆轍，脅主控后，任所欲為，是殆愚之又愚者，傳曰：其興也暴，其亡也忽，觀於此文，益信！

第五十回 辱諫官特權停科舉 尊太后變例晉徽稱

却說秦王右丞相伯顏，自削平逆黨後，獨秉國鈞，免不得作威作福起來。小人通弊。適江浙平章徹里帖木兒，入為中書平章政事，創議停廢科舉，及將學校莊田，改給衛士衣糧等語。身非武夫，偏報此議，無怪後之頑固將官，痛嫉學校，動議停辦。

小子前述仁宗朝故事，會將所定科舉制度，一一錄明，嗣是踵行有年，科舉學校，並行不悖。徹里帖木兒為江浙平章時，適屆科試期，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徹里帖木兒心頗不平，既入中書，遂欲更張成制。

御史呂思誠等，羣以為非，合辭彈劾。奏上不報，反黜思誠為廣西僉事。餘人憤鬱異常，統辭官歸去。參政許有壬也代為扼腕。會聞停罷科舉的詔旨，已經繕就，僅未蓋璽，不禁忍耐不住，竟抽身至秦王邸中，謁見伯顏，即問道：

「太師主持政柄，作育人材，奈何把罷除科舉的事情，不力去挽回麼？」伯顏怒道：「科舉有甚麼用處？臺臣前日，為這事奏劾徹里帖木兒，你莫非暗中通意不成？」確是權相口吻。有壬被他一斥，幾乎說不出話來，虧得參政多年，

口才尚敏，略行思索，便朗聲答道：「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入任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乃聽有壬指示，難道有壬的權力，比太師尚重麼？」伯顏聞言，却掀髯微笑，似乎怒意稍解。好相。

有壬復道：「科舉若罷，天下才人，定多缺望！」伯顏道：「舉子多以賊敗，朝廷歲費若干金錢，反好了一班貪官汙吏，我意很不贊成。」有壬道：「從前科舉未行，臺中賊罰無算，並非盡出舉子。」伯顏道：「舉子甚多，可任用的人材，只有參政一人。」有壬道：「近時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統可大任，就是善文如歐陽元，亦非他人所及。」伯

顏道：「科舉雖罷，士子欲求豐衣美食，亦能有心嚮學，何必定行科舉？」有壬道：「志士並不謀溫飽，不過有了科舉，便可作為進身的階梯，他日立朝議政，保國扞才，都好由此進行呢！」

伯顏沈吟半晌，復道：「科舉取人，實與選法有礙。」本意在此，先時尚欲自諱，至此無從隱蔽，方和盤托出。有壬道：「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入仕，計有七十三人，若科舉定例，每歲只三十餘人，據此覈算，選法與科舉，並沒有甚麼妨礙，况科舉制度，已行了數十年，祖宗成例，非有弊無利，不應驟事撤除。還請太師明察！」伯顏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此事已有定議，未便撤消，參政亦應諒我苦心呢！」遁辭知其所窮，有壬至此，無言可說，只得起身告辭。

伯顏送出有壬，暗想此人可恨，他硬出頭與我反對，我一定要當着大衆，折辱他一次，作爲儆戒，免得他人再來掣肘。當下默想一番，得了計畫，遂於次日入朝，請順帝將停辦科舉的詔書，蓋了御寶，便把詔書携出，宣召百官，提名指出許有壬，要他列爲班首，恭讀詔書。有壬尚不知是何詔，竟從伯顏手中，接奉詔敕，待至眼簾映着，却是一道停辦科舉的詔書，那時欲讀不可，不讀又不可，勉強強強的讀了一遍，方將此詔發落。

治書御史普化，待他讀畢，却望着一笑，弄得有壬羞慚無地。須臾退班，普化復語有壬道：「御史可謂過河拆橋了。」有壬紅着兩頰，一言不發，歸寓後，稱疾不出。原來有壬與普化，本是要好的朋友，前時嘗與普化言及，定要爭回此舉，普化以伯顏攬權，無可容喙，不如見機自默，作個仗馬寒蟬。保身之計固是，保國之計亦屬未然。有壬憑着一時氣惱，不服此言，應即與普化交誓，決意力爭，後來到這般收場，面子上如何過得下去，因此引爲大恥，只好託稱有疾罷了。

伯顏既廢科舉，復勅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改給宿衛衣糧。衛士得了一種進款，自然感激，伯顏惟一般士子，紛紛謗議，奈當君主專制時代，凡事總由君相主裁，就使士子交怨，亦只能飲恨吞聲，無可如何。這叫作秀才造反。

這且慢表，惟天變未靖，星象又屢次示異，忽報熒惑犯南斗，忽報辰星犯房宿，忽報太陰犯太微垣，餘如太白晝見，太白經天等現象，又連接不斷。順帝未免懷憂，輒召伯顏商議。伯顏道：「星象告變，與人生無甚關係，陛下何

必過憂！伯顏以預知四學。

順帝道：「自我朝入主中夏以來，壽祚延長，莫如世祖。世祖的年號，便是至元，朕既繼承祖統，應思效法祖功，現擬本年改元，亦稱作至元年號，卿意以爲何如？」愚不可及。伯顏道：「陛下要如何改，便如何改，毋勞下問！」順帝乃決意改元。

這事傳到臺官耳中，大衆又交頭接耳，論個不休。監察御史李好文，卽草起一疏，大意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且徒襲虛名，未行實政，亦恐無益。正在搖筆成文的時候，外面已有人報說，改元的詔旨，已頒下了。好文忙至御史臺省，索得一紙詔書，其文道：

朕祇紹天明，入纂丕緒，于今三年，夙夜寅畏，罔敢怠荒。茲者年穀順成，海宇清謐，朕方增修厥德，日以敬天恤民爲務，屬太史上言，星文示儆，將朕德菲薄，有所未逮歟。天心仁愛，俾予以治，有所告戒歟。弭災有道，善政爲先，更號紀元，實惟舊典。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仍爲至元元年。遙遵成憲，誕布寬條，庶格禎祥，永綏景祚，可赦天下。

好文覽畢，啞然失笑，卽轉身返入寓內，見奏稿仍擺在案頭，字迹初乾，硯坳尚濕，他憑着殘墨秃筆，寫出時弊十餘條，言比世祖時代的得失，相去甚遠，結束是陛下有志祖述，應速祛時弊，方得仰承祖統云云。屬稿既成，從頭至尾的讀了一遍，自覺言無贅意，筆有餘妍，遂換了文房四寶，另錄端楷，錄成後卽入呈御覽，待了數日，毫無音信，大約是付諸冰擱了。

好文愈覺氣憤，免不得出去解悶。他與參政許有壬，也是知友，遂乘暇進謁。時有壬舊忿已消，銷假視事，既見了好文，兩下敘談，免不得說起國事。好文道：「目今下詔改元，仍復至元年號，這正是古今未有的奇聞。某於數日間曾拜本進去，至今旬日，未見綸音，難道改了『至元』二字，便可與全盛時代，同一隆平麼？」

有任道：「朝政煞是糊塗，這還是小事呢。」好文道：「還有甚麼大事？」有任道：「足下未聞尊崇皇太后的事情麼？」好文道：「前次下詔，命大臣特議川禮，某亦與議一二次，據鄙見所陳，無非加了徽號數字，便算得尊崇了。」有任道：「有人獻議，宜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足下應亦與聞？」此處尊皇太后事，從大臣口中敘出，筆法不致複沓。好文笑道：「這等乃無稽謾言，不值一哂。」有任道：「足下說是謾言，上頭竟要實行呢！」好文道：「太皇太后，乃歷代帝王尊奉祖母的尊號，現在的皇太后，係皇上的嫡母，何得稱爲太皇太后？」有任道：「這個自然，偏皇上以爲可行，皇太后亦喜是稱奈何！」

好文道：「朝廷養我輩何爲？須要切實諫阻。」有任道：「我已與臺官商議，合詞諫諍，臺官因前奏請科舉，大家撞了一鼻子灰，恐此次又蹈覆轍，所以不欲再陳，你推我諉，尚未議決。」好文道：「公位居參政，何妨獨上一本。」有任道：「言之無益，又要被人嘲笑。」願上文。好文不待說畢，便朗聲道：「做一日臣子，盡一日的心力，若恐別人嘲笑，做了反舌無聲，不特負君，亦恐負己哩！」有任道：「監察御史秦不華，也這般說，他已邀約同志數人，上書諫阻，并勸我獨上一疏，陳明是非。我今已在此擬稿，巧值足下到來，是以中輟。」好文道：「如此說來，某却做了催租客了。只這篇奏稿，亦不要甚麼多說，但教正名定分，便見得是是非非了。」有任道：「我亦這般想，我去把擬稿取來，與足下一閱。」言畢，便命僕役去取奏稿。不一刻，已將奏稿取到，由好文瞧着，內有數語道：從好文目中述及許有任奏稿，又是一種筆法。

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

好文閱此數語，便贊着道：「好極！好極！這奏上去，料不致沒挽回了。」說着，又瞧將下去，還有數句，無非是不應例外尊崇等語。瞧畢，即起身離座，將奏稿奉還。有任道：「快快上奏，俾上頭早些覺悟。某要告別了。」

有壬也不再留送客後，即把奏稿續成飭文牘員錄就。次日拜發監察御史秦不華，亦率同列上章謂：祖母徽稱不宜加於叔母。兩疏畢入，仍是無聲無臭。好幾日不見發落。有壬只咨嗟太息。秦不華却密探消息，非常注意。一日到臺辦事，忽有同僚入報道：「君等要遇禍了，還在此從容辦事麼？」秦不華道：「敢是爲着太皇太后一疏麼？」那人道：「聞皇太后覽了此疏，勃然大怒，欲將君等加罪，恐明日即應有旨。」言未已，臺中譁然。與秦不華會奏的人員，更是惶急，有幾個膽小的，益發顫起來，統來請教秦不華，想一條保全性命的法兒。挖苦得很。秦不華神色如故，反和顏慰諭道：「這事從我發起，皇太后如要加罪，由我一人擔當，甘受誅戮，決不帶累諸公。」於是大家纔有些放心。

越日，也不見詔旨下來，又越一日，內廷反頒發金幣若干，分賜秦不華等。秦不華到未免驚詫，私問宮監。宮監道：「太后初見奏章，原有怒意，擬加罪言官，昨日怒氣已平，轉說風憲中有如此直臣，恰也難得，應賞賜金幣，旌揚直聲，所以今日有此特賞。」秦不華至此，也不免上書謝恩。許有壬不開蒙賞，未免晦氣。只是太皇太后的議案，一成不變，好似金科玉律一般，沒人可以動搖。當由禮儀使草定儀制，交禮部核定，呈入內廷，一面飭製太皇太后玉冊玉寶。至冊寶告成，遂恭上太皇太后尊號，稱爲贊天開聖徽懿宣詔貞文慈佑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并詔告中外道。

欽惟太皇太后，承九廟之託，啓兩朝之業，親以大寶付之眇躬，尚依擁佑之慈，恪遵仁讓之訓。爰極尊崇之典，以昭報本之忱，用上徽稱，宣告中外。

是時爲至元元年十二月，距改元的詔旨，不過一月。小子前於改元時，未曾敘明月日，至此不能不補敘。改元詔書，乃是元統三年十一月中頒發。史家因順帝已經改元，遂將元統三年統稱爲至元元年。或因世祖年號已稱至元，順帝又仍是稱，恐後人無從辨別，於至元二字上，特加一「後」字，以別於前。這且休表。上文敘改元之舉，不便夾

入至此纔行補筆，亦是諂納之法。

且說太皇太后於詔旨頒發後，即日御興聖殿，受諸王百官朝賀，自元代開國以來，所有母后，除順宗后弘吉刺氏外，見三十三回，要算這會是第二次盛舉，重行曠典，增定隆儀，殿開寶鬘，仰瞻太母之豐容，樂奏仙歌，不啻鈞天之逸響。這邊是百僚進謁，冠履生輝，那邊是羣女添香，珮環皆韻。太皇太后喜出望外，固不必說，就是宮廷內外，也沒一個不踴躍歡呼，非常稱慶。唯前日奏阻人員，心中總有些不服，不過事到其間，未便示異，也只有隨班趨踴罷了。插寫每爲下文削去尊號，故作反筆。

慶賀已畢，又由內庫發出金銀鈔幣，分賞諸王百官，連各大臣家眷，亦都得有特賜。獨徹里帖木兒異想天開，竟將妻弟阿魯渾沙兒，認爲己女，冒請珠袍等物。

一班御史臺官，得着這個證據，樂得上章劾奏，且敍入徹里帖木兒平日，嘗指斥武宗爲「那壁」，看官！你道「那壁」二字，是甚麼講解？就是文言上說的「彼」字。順帝覽奏，又去宣召伯顏，問他是否應斥。伯顏竟說是應該遠謫，乃將徹里帖木兒奪職，謫置南安。相傳由徹里帖木兒漸次驕恣，有時也與伯顏相忤，因此伯顏袒護於前，傾排於後。正是

貴賤由人難自主，諂諛無益且招殃。

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科舉之得失，前人評論甚詳，即鄙人於三十回中，亦略加論斷，毋容贅說。惟伯顏之主停科舉，實有別意：一則內徹里帖木兒之言，先入爲主；二則朝綱獨擅，無非欲攬用私人，若規規於科舉，不無掣肘之虞，故決議罷免之，以快其私，非關於得失問題也。其後若改元，若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俱事出創聞，古今罕有。伯顏下行私，上欺君，逢迎蒙蔽，藉邀主眷，權奸之所爲，固如是哉！此回叙元廷政事，除罷免科舉外，似與伯顏無涉，實則暗中皆指斥伯顏。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閱者體會入微，自能知之。

第五十一回 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竭忠報國大義滅親

却說元順帝寵用伯顏，非常信任，隨時賞給金帛珍寶，及田地戶產，甚至把累朝御服，亦作爲特賜品。伯顏也不推辭，惟奏請追尊順帝生母，算是報効順帝的忠忱。順帝生母邁來迪，出身微賤，小子於前冊中，已略述來歷。見四十四回。此次伯顏奏請，正中順帝意旨，遂令禮部議定徽稱，追尊生母邁來迪爲貞裕徽聖皇后。追尊所生，未始非報本之意，惟出自伯顏奏請，不免責諷。順帝以伯顏先意承旨，越加寵眷，復將「塔刺罕」的美名，給他世襲，又敕封伯顏弟馬扎爾台爲王。馬扎爾台夙事武宗，後侍仁宗，素性恭謹，與乃兄伯顏謙傲不同。此時已知樞密院事，聞寵命迭下，竟入朝固辭。順帝問以何意，馬扎爾台道：「臣兄已封秦王，臣不宜再受王爵。太平故事，可作殷鑒，請陛下收回成命。」善鑒前車，故不俱亡。順帝道：「卿真可謂小心翼翼了！」馬扎爾台叩謝而退。順帝尙是未安，仍命爲太保，分樞密院往鎮北方。

馬扎爾台只好遵着，出都蒞任，獨徭薄賦，頗得民心。惟伯顏怙惡不悛，經馬扎爾台屢次函勸，終未見從，反且任性橫行，變亂國法，朝野士民，相率怨望。廣東朱光卿，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造反，稱大金國，改元亦符。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應光卿。河南盜棒胡，又聚衆作亂，中州大震。此爲順帝時代亂禍四起之肇始。元廷命河南左丞慶童往討，獲得旗幟、宣勅、金印，遣使上獻。

伯顏聞報，卽日入朝，命來使呈上旗幟、宣勅等物。順帝瞧着道：「這等物件，意欲何爲？」瘋皇帝。伯顏奏道：「這皆由漢所爲，請陛下問明漢官。」參政許有壬正在朝列，聽着伯顏奏語，料他不懷好意，忙出班跪奏道：「此輩反狀昭著，陛下何必下問，只命前敵大臣，努力痛勦便了！」順帝道：「卿言甚是，漢人作亂，須漢官留意誅捕，卿

係漢官，可傳朕諭，命所有漢官等人，講求誅捕的法兒，切實奏聞，朕當酌行。」誅捕漢賊，責成漢官，若誅捕蒙逆，必責成蒙官，此乃自分畛域，適足召亡。許有壬唯唯遵諭。順帝卽退朝還宮。伯顏不復再奏，快快趨出。看官！你道伯顏寓何意思？他料漢官必諱言漢賊，可以從此詰責，興起大獄，執意被有壬瞧透機關，竟爾直認，反致說不下去，以此失意退朝。

嗣聞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衆稱尊。自號南朝越王，邊警日有所聞。當由元廷嚴飭諸路督捕，纔得兵吏戮力，漸次盪平。各路連章奏捷，并報明誅獲叛民姓氏，其間以張王劉李趙五姓爲最多。伯顏想入非非，竟入內廷密奏，請將五姓漢人一律誅戮。虧得順帝尚有知覺，說是五姓中亦有良莠，不能一律盡誅，於是伯顏又不獲所請，負氣而歸。

轉眼間已是至元四年，順帝赴上都，次八里塘。時正春夏交季，天忽雨雹，大者如拳，且有種種怪狀，如小兒環玦獅象等物，官民相率驚異，謠詠紛紛。未幾有漳州民李志甫，袁州人周子旺，相繼作亂，騷擾了好幾月，結果是同歸於盡，訛言方得少息。順帝又歸功伯顏，命在涿州汴梁二處，建立生祠。嗣復晉封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的美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元無大丞相名號，伯顏得此，可稱特色。

伯顏益加驕恣，收集諸衛精兵，令黨羽燕者不花，作爲統領，每事必稟命伯顏。伯顏偶出，侍從無算，充溢街衢。至如帝駕儀衛，反日見零落，如晨星一般。天下但知有伯顏，不知有順帝，因此順帝寵眷的心思，反漸漸變做畏懼了。

會伯顏以鄰王徹徹禿，頗得帝眷，與己相忤，暗思把他掙去，免做對頭；遂誣奏徹徹禿隱蓄異圖，須加誅戮。順帝默付道：「從前唐其勢等謀變，徹徹禿先發逆謀，彼時尚不與逆黨勾結，難道今反變志？此必伯顏陰懷嫉忌的緣故，萬不可從。」乃將原奏留中不發。

次日伯顏又入內面奏，且連及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請一律誅逐。順帝淡淡的答道：「這事

須查有實據，方可下詔。」伯顏恰說了許多證據，大半是捕風捉影，似是而非，說得順帝無言可答，只是默然。順帝憤作此狀。

伯顏見順帝不答，忿忿的走了出去。順帝只道他掃興回邸，不復置念，誰知他竟密召黨羽，捏做一道詔旨，傳至鄭王府中，把徹徹禿捆綁出來，一刀了訖。復僞傳帝命，勒令旨讓王威順王兩人，即日出都，不准逗留。待至順帝聞知，被殺的早已死去，被逐的也已攆出，不由的龍心大怒，要將伯顏加罪，立正典刑。怎奈順帝的權力不及伯顏，投鼠還須忌器，萬一不慎，連帝位都保不住，沒奈何耐着性子，徐圖良策。然而惡人到頭，終須有報，任你位高權重的大丞相，做到惡貫滿盈的時候，總有人出來擺佈，教他自己尋死。做世名言。

這位大丞相伯顏的了局，說來更覺可奇，他不在別人手中，偏偏死在他自己的姪兒手裏，正是天網難逃，愈弄愈巧了。看官聽着他的姪兒，名叫脫脫，一作托克托，就是馬扎爾台的長子。先是唐其勢作亂時，脫脫嘗躬與討逆，以功進官，累升至金紫光祿大夫，伯顏欲令他入備宿衛，偵帝起居，嗣因專用私親，恐干物議，乃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及翰林院承旨沙刺班與脫脫同入禁中。脫脫得有所聞，從前必報知伯顏，尋見伯顏攬權自恣，也不免憂慮起來。

時馬扎爾台尚未出鎮，脫脫曾密稟道：「伯父驕縱日甚，萬一天子震怒，猝加重譴，那時吾族要滅亡了，豈不可慮！」馬扎爾台道：「我也曾慮及此事，只我兄不肯改過，奈何！」脫脫道：「總要先事預防，方好哩。」馬扎爾台點頭稱是。至馬扎爾台奉命北去，脫脫無可稟承，越加惶急，暗思外人無可與商，只有幼年師事的吳直方，氣誼相投，不妨請教。

當下密造師門，謁見直方，問及此事，直方慨然道：「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汝但宜爲國盡忠，不要專顧甚麼親族！」脫脫拜謝道：「願受師教！」言畢辭歸。

一日侍帝左右，見順帝愁眉不展，遂自陳忘家殉國的意思。順帝回未見信，私下與阿魯世傑班兩人述及脫脫奏語，令他密查阿魯世傑班，算是順帝心腹。做了數年皇帝，只有兩人好算心腹，危乎危乎！至此奉順帝命，與脫脫交遊，每談及忠義事，脫脫必披膽直陳，甚至欷歔涕泣，說得兩人非常欽佩。遂密報順帝，說是靠得住的忠臣。

會鄭王被殺，宣讓威順二王被逐，順帝敢怒不敢言，只日坐內廷，咄咄書空。脫脫瞧着，便跪請為帝分憂。順帝太息道：「卿固懷忠，但此事不便命卿効力，奈何！」脫脫道：「臣入侍陛下，總期陛下得安，就使粉骨碎身，亦所不恨。」順帝道：「事關卿家，卿可為朕設法否？」脫脫道：「臣幼讀古書，頗知大義，毀家謀國，臣不敢辭。」順帝乃把伯顏跋扈的情迹，詳述一遍，并且帶語帶哭，脫脫也為淚下。遂奏對道：「臣當竭力設法，務報主恩。」順帝點頭。

脫脫退出，復去稟告吳直方。直方道：「這事關係重大，宗社安危，在此一舉，但不知汝奏對時，有無旁人聽着？」脫脫道：「恰有兩人，一為阿魯，一為脫脫木兒，想此兩人為皇上親臣，或不致漏洩機密。」直方道：「汝伯父權欲熏天，滿朝多係黨羽，若輩苟志圖富貴，竟洩祕謀，不特汝身被戮，恐皇上亦蹈不測了。」脫脫聞了此語，未免露出慌張情形。直方道：「時刻無多，想尚不致遽洩，我尚有一計，可以挽回。」脫脫大喜，當即請教直方與他附耳道：「如此如此。」此處為省文起見，所以含渾。喜得脫脫歡躍而出，忙去邀請阿魯及脫脫木兒至家，治酒張樂，殷勤款待。

自晝至夜，始終不令出門。自己恰設詞離座，出訪世傑班，議定伏甲朝門，俟翌晨伯顏入朝，拏他問罪。當下密戒衛士嚴稽宮門出入，螭坳統為置兵，待曉乃發。

脫脫暫歸，天尚未明，伯顏已遣人召脫脫，脫脫不敢不去。及見伯顏，竟遭詰責，說是宮廷內外，何故驟行加兵，消息真靈。那時脫脫心下大驚，勉強鎮定了神，徐徐答道：「宮廷為天子所居，理宜小心防禦，況目今盜賊四起，難保不潛入京師，所以預為戒嚴。」伯顏又叱道：「你何故不先報我？」脫脫惶恐謝罪而去。料知事難速成，又去通知世傑班，教他緩圖。果然伯顏隱有戒心，於次日入朝時，竟帶衛卒至朝門外候着，作為保護。及退朝無事，又上一奏。

疏，請順帝出畋柳林。

是時脫脫返家，已與阿魯脫脫木兒約爲異姓兄弟，誓同報國。忽來宮監宣召，促脫脫入議。脫脫與二人相偕入宮。順帝即將伯顏奏章遞與脫脫。脫脫閱畢，便啓奏道：「陛下不宜出畋，請將原奏留中爲是。」順帝道：「朕意也是如此，只伯顏圖朕日急，卿等務替朕嚴防。」言未已，宮監又呈進奏牘，仍是伯顏催請出獵。順帝略略一瞧，卽語脫脫道：「奈何？他又來催朕了。」脫脫道：「臣爲陛下計，不妨託疾，只命太子代行，便可無慮。」順帝道：「這計甚善，明晨就可頒旨，勞卿爲朕草詔便了。」脫脫遵諭，卽就順帝前領了筆墨，寫就數行，復呈順帝親覽。由順帝蓋了御寶，于次日頒發出去。自此脫脫等留住禁中，與順帝密圖方法，三個縫皮匠，比個諸葛亮，這遭伯顏要墮入計中了。

伯顏接詔後，暗思太子代行，事頗危險，但詔中命大丞相保護，又是不好不去。默默的思索多時，竟想出廢立的一條計策來，擬乘此出畋時候，挾了太子，號召各路兵馬，入闕廢君。又蹈唐其勢覆轍，這正是暗中報應。計畫已定，便點齊衛士，請太子啓行，簇擁出城，竟赴柳林去訖。

看官！這太子却是何人，原來就是文宗次子燕帖古思。從前順帝嗣位，曾奉太后諭旨，他日須傳位燕帖古思，所以立燕帖古思爲太子。應四十九回。

伯顏既奉太子出都，脫脫卽與阿魯等密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布列城下，夤夜奉順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令出五門聽命。一面遣都指揮月可察兒授以祕計，令率三十騎至柳林，取太子還都。又召翰林院中楊瑀、范匯二人入宮草詔，詳數伯顏罪狀，貶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兒瓦歹，賚赴柳林。脫脫自服戎裝，率衛士巡城。俟諸人出城後，闔了城門，登陴以待。

說時遲，那時快，不到數時，月可察兒已奉太子回來，傳着暗號，由脫脫開城迎入，仍將城門關住。原來柳林距

京師，只數十里，半日可以往返。月可察兒自二鼓起程，疾馳而去，至柳林，不過夜半。當時太子左右，已由脫脫派着心腹，使爲內應，及與月可察兒相見，彼此不待詳說，卽入內挈了太子，與月可察兒一同入都。

伯顏正在睡鄉，那裏曉得這般計畫。至五鼓後，睡夢始覺，方由衛士報聞太子已歸，急得頓足不已。正驚疑間，只兒瓦歹又到，宣讀詔勅。伯顏聽他讀畢，還仗着前日勢力，不去理睬，竟出帳上馬，帶着衛士一口氣跑至都門。

時已天曉，門尚未闢，只見脫脫劍佩雍容，踞坐城上，他卽厲聲喝着大呼開城。

威權已去，厲聲何益！

城上坐着的

脫脫，起身答道：「皇上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等皆無罪，可各歸本衛。」伯顏道：「我卽有罪，被皇上黜逐，也須陛辭皇上，如何不令我入城？」脫脫道：「聖旨難違，請卽自便。」伯顏道：「你是我姪兒，脫脫麼？你幼年的時候，我會視若己子，如何撫養你，今日怎得負我？」脫脫道：「爲國家計，只能遵着大義，不能顧着私恩。況伯父此行，仍得保全宗族，不致如太平王家禍及滅門，還算是萬幸呢！」確是萬幸。

伯顏尙欲再言，不意脫脫已下城自去。及返顧侍從，又散去了一大半，弄到沒法可施，不得已回馬南行。道出直定，人民見他到來，都說丞相伯顏，也有今日。有幾個樸誠的父老，改恨爲憫，奉進壺觴。伯顏溫言撫慰，并問道：「爾等曾聞有逆子害父的事情麼？」父老道：「小民等僻處鄉野，只聞逆臣逼君，不曾聞逆子害父。」伯顏被他一駁，未免良心發現，俯首懷慙。旋與父老告別，狼狽南下。途次又接着廷寄，略稱伯顏罪重罰輕，應再行加罰，安置南恩州陽春縣。看官！你想南恩州遠在嶺南，鎮日裏煙瘴薰蒸，不可嚮邇，如這位養尊處優的大丞相伯顏，此時被充發出去，受這麼苦，那裏禁當得起！他亦明知是一條死路，今日挨，明日宕，及行抵江西隆興驛，奄奄成病，臥土炕中。那驛官又勢利得很，還要冷譏熱諷，任情奚落，就使不是病死，也活活的氣死了。爭權奪利者，其鑒諸。

伯顏既貶死，元廷召馬扎爾台還朝，命爲太師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餘如阿魯世傑、班等，俱封賞有差。嗣復加封馬扎爾台爲忠王，賜號答剌罕。馬扎爾台固辭，且稱疾謝職。御史臺奏請宣示天下，以勸廉讓，得旨允從。

官又來拍馬。乃詔令馬扎爾台以太師就第，授脫脫爲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法，雪鄭王徹徹禿冤誣，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又弛馬禁，減鹽額，蠲宿逋，并續開經筵，慎選儒臣進講，中外翕然稱爲賢相。小子也有詩咏脫脫道：

春秋書法本森嚴，公義私恩不兩兼，
酖死叔牙誅子厚，忠臣法古有誰嫌？

脫脫秉政後，元廷忽又發生一種奇聞。欲知詳細情形，且待下回再表。

伯顏以平唐其勢功，敢弑順后，目無尊長，至專政以後，日益鴟張，生殺予奪，任所欲爲，迨弑鄭王，遂宣讓威順二王，矯制罪人，不法蓋已極矣。僅加貶逐，尙爲失刑。然非脫脫之以公滅私，恐貶逐猶非易事也。脫脫大義滅親，爲麟經所特許，固無待言。但天嫉伯顏之專擅，獨假手於其猶子以報之，何其巧歟！本回依次鋪敘，好似無數精采，隨筆而下，其實不過一敘事文而已。然讀元史至伯顏馬扎爾台脫脫諸傳，不如讀此一回文字，較有興味，是非用筆之長，曷克臻此。閱者寧得徒以小說目之。

第五十二回 逐太后兼及孤兒 用賢相并徵名士

却說順帝既放逐伯顏，好似摔掉了一個大蟲，非常喜悅，所有宮禁中一切近臣，俱給封賞，自不消說。惟順帝是個優柔寡斷的主子，每喜偏信近言，優柔寡斷四字，是順帝一生註脚。前此伯顏專政，順帝無權，內廷一班人物，專知趨奉伯顏，買動權心，每日向順帝前，歷陳伯顏如何忠勤，如何鍊達，所以順帝深信不疑，累加寵遇。到了伯顏貶死，近臣又換了一番舉動，只曲意逢迎順帝。適值太子燕帖古思，不服順帝教訓，順帝未免忿懣，近臣遂乘隙而入，都說燕帖古思的壞處，且奏稱他不應爲儲君。順帝礙着太皇太后面子，不好猝然廢儲，常自猶豫未決。偏近臣等搖唇鼓舌，助浪生風，更把那太皇太后故事，及文宗當日情形，一古腦兒搬將出來，又添了幾句誣陷話兒，不由順帝不

信。但順帝雖是信着近臣，終因太皇太后內外保護，得以嗣位，意欲宣召脫脫，與他解決這重大問題，近臣恐脫脫進來，打斷此議，又奏請此事當由宸衷獨斷，不必與相臣商量。并且說太皇太后離間骨肉，罪惡尤重，就是太皇太后的徽稱，也屬古今罕有，天下沒有嫡母可做祖母的事情，陛下若不明正罪名，反貽後世惡謗。因此順帝被他激起，竟不及與脫脫等議決，爲脫脫解免，似有隱護賢相意。只命近臣繕就詔旨，突行頒發，宣告中外。其詔云：

昔我皇祖武宗皇帝，升遐之後，祖母太皇太后，惑於憊慝，俾皇考明宗皇帝，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統淩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子，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於是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授以皇太子寶。文宗稔惡不悛，當躬逆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內懷愧慊，則殺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孀卜答失里，怙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每念治本於盡孝，事莫先於正名，賴天之靈，權奸屏黜，盡孝正名，不容復緩。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既往之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脫脫木兒，撤去文宗圖帖睦爾在廟之主。卜答失里，本朕之孀，乃陰搆奸臣，弗體朕意，僭膺太皇太后之號。迹其閨門之禍，離間骨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昔雖幼冲，理難同處，朕終不陷於覆轍，專務殘酷，惟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以示朕盡孝正名之至意。此詔。

這詔頒發，廷臣大譁，公舉脫脫入朝，請順帝取消前命。脫脫却也不辭，便馳入內廷，當面諫阻。順帝道：「你爲了國家，逐去伯父，朕也爲了國家，逐去叔孀，伯父可逐，難道叔孀不可逐麼？」數語調侃得妙，想是有人教他。說得脫脫瞠目結舌，幾乎無可措詞。旋復將太皇太后的私恩，提出奏陳，奈順帝置諸不理。又做囉子。脫脫只好退出，衆大臣

以脫脫入奏，尚不見從，他人更不待言，一腔熱忱，化作冰冷。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又沒有甚麼能力，好似廟中的城隍娘娘一般，前時鑄像裝金，入廟陞殿，原是莊嚴得很，引得萬衆瞻仰，焚香跪叩，不幸被人侮弄，昇像投地，一時不見甚麼靈効，遂彼此不相敬奉，視若芻狗，甚至任意蹴踏，取快一時，煞是可嘆。比附確切且說文宗神主已由脫脫木兒撤出太廟，復由順帝左右奉了主命，逼太后母子出宮。太后束手無策，唯與幼兒燕帖古思相對痛哭失聲。怎奈無人憐惜，反且惡語交侵，強行脅迫。太后由悲生忿，當即草草收拾，挈了幼兒，負氣而出一出宮門，又被那一班狐羣狗黨，扯開母子，迫他分道自去，不得同行。古人有言：生離甚於死別，況是母子相離，慘不慘呢！適爲御步崔敬所見，大爲不忍，忙趨入臺署中，索着紙筆，繕就一篇奏牘，大旨說得是：

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櫛櫛之間，尙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興言至此，良爲寒心。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母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

繕就後，即刻進呈，並不聞有甚麼批答，眼見得太后太子，流離道路，無可挽回。太后到了東安州，滿目淒涼，舊有女侍，大半分離，只剩了老嫗兩三名，在旁服役，還是呼應不靈，氣得肝膽俱裂，即成癆疾。臨歿時，猶含淚道：「我不聽燕太師的言語，弄到這般結果，悔已遲了！」嗣復倚榻東望道：「我兒我兒，我已死了，你年纔數齡，被讒東去，料也保不全性命，我在黃泉待你，總有相見的日子。」言至此，痰喘交作，奄然而逝。聞至此，令人嗚咽，然覆閱四十四回歌

殺入不沙皇后時，則斯人應受此苦，反足稱快！此時的燕帖古思與母相離，已是半個死去，并且前後左右，沒人熟識，反日日受他呵斥，益發啼哭不休。監押官月闕察兒，兇暴得很，聞着哭聲，一味威喝。無如孩童習性，多喜撫慰，最怕痛罵，況前爲太子時，何等嬌養，沒一人敢有違言，此時橫遭慘虐，自然悲從中來，月闕察兒罵得愈厲，燕帖古思哭得愈高。及行到榆關外面，距都已遙，天高皇帝遠，可恨這月闕察兒，竟使出殘酷手段，呵叱不足，繼以鞭撻，小小的金枝玉葉，怎禁得這般蹂躪，幾聲長號，倒地斃命。慘極！月闕察兒並不慌忙，命將兒屍瘞葬道旁，另遣人馳報闕中，捏稱因病身亡。順帝本望他速死，得了此報，暗暗喜歡，還去究詰什麼？從此文宗圖帖睦爾的後嗣，已無子遺了。害人者必致自善，閱者其鑒諸！

順帝既逐去文后母子，并殺了明里董阿等人，尙是餘怒未息，再將文宗所增置的官屬，如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皆議革罷。翰林學士丞旨巒一作庫庫，奏言：「人民積產千金，尙設有家塾，延聘館師，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未免貽譏中外。」順帝不得已，乃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餘悉裁去。編舉至此，宜其亡國。

一面追尊明宗爲順天立道睿文智武大聖孝皇帝，親裸太室。既而鼙鼓頻催，歲星又改，順帝復想除舊布新，勅令改元。當由百官會議，把至「元」二字的年號，留一至字，易一正字。改元爲正，有何益處？議既定，於次年元旦下詔道：

朕惟帝皇之道，德莫大於克孝，治莫大於得賢，朕早歷多難，入紹大統，仰思祖宗付託之重，戰兢惕厲，于茲八年。慨念皇考久勞于外，甫卽大命，四海缺望，夙夜追慕，不忘於懷。乃以至元六年十月初四日，奉玉冊玉寶，追上皇考曰順天立道睿文智武大聖孝皇帝，被服袞冕，裸于太室，式展孝誠。十有一月六日，勉徇大禮慶成之請，御大明殿，受羣臣朝賀。憶自去春疇咨于衆，以知樞密院事馬扎爾台爲太師右丞相，以正百官，以親萬民，尋卽陛辭，養疾私第。再三諭旨，勉令就位，自春徂秋，其請益固。朕憫其勞日久，察其至誠，不忍煩之以政，俾解機務，仍爲太師，而知樞密院事。朕脫早歲輔朕，克著忠貞，乃命爲中書右丞相，宗正扎魯忽赤帖木兒不花，嘗歷政府，嘉

續著聞，爲中書左丞相，並錄軍國重事。夫三公論道，以輔予德，二相總政，以弼予治，其以至元七年爲至正元年，與天下更始。前錄改元詔見順帝之喜，此錄改元詔見順帝之無恆。

自是順帝乾綱獨奮，內無母后，外乏權臣，所有政務，俱出親裁，起初到也，勵精圖治，興學任賢，并重用脫脫，大脩文事，特詔脩遼金宋三史，以脫脫爲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爲總裁官。先是世祖立國史院，曾命王鶚脩遼金二史，及宋亡，又命史臣通脩三史。至仁宗文宗年間，復屢詔脩輯，迄無所成。脫脫既奉命，飭各員蒐檢遺書，披閱討論，日夕不輟。又以歐陽玄擅長文藝，所有發凡起例，論贊表奏等類，俱令屬稿，略加脩正，先成遼史，後成金宋二史，中外無異辭。脫脫又請脩至正條格，頒示天下，亦得順帝允行。

順帝嘗幸宣文閣，脫脫奏請道：「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近聞左右暗中諫阻，難道經史果不足觀麼？如不足觀，從前世祖在日，何必以是教裕皇！」順帝連聲稱善。脫脫卽就祕書監中取裕宗所受書籍，進呈大內，又舉薦處士完者圖執理哈琅，杜本，董立李孝光，張樞等人，有旨宣召。完者圖執理哈琅，董立李孝光就徵到京，詔以完者圖執理哈琅爲翰林待制，立爲脩撰，孝光爲著作郎。唯杜本隱居清江，張樞隱居金華，固辭不至。不沒名儒。順帝聞二人不肯就徵，很加嘆息。

旣而罷左丞相帖木兒不花，改用別兒怯不花繼任，別兒怯不花與脫脫不協，屢有齟齬，相持年餘，脫脫亦得有羸疾，上表辭職。順帝不許，表至十七上，順帝乃召見脫脫，問以何人代任。脫脫以阿魯圖對。阿魯圖係世祖功臣博爾朮四世孫，曾知樞密院事，襲爵廣平王，至是以脫脫推薦，乃命他繼任右丞相。另封脫脫爲鄭王，食邑安豐，賞賚巨萬，俱辭不受。阿魯圖就職後，順帝命他爲國史總裁，阿魯圖以未讀史書爲辭，偏順帝不准所請。幸虧脫脫雖辭相位，仍與聞史事，所以遼金宋三史終得告成。

至正五年，阿魯圖等以三史進呈，順帝與語道：「史既成書，關繫甚重，前代君主的善惡，無不俱錄，行善的君主，朕當取法，作惡的君主，朕當鑒戒，這是朕所應爲的事情。但史書亦不止做勸人君，其間兼錄人臣，卿等亦宜從善戒惡，取法有資。倘朕有所未及，卿等不妨直言，毋得隱蔽。」如順帝此言，雖歷代賢君無以過之，奈何有初鮮終，行不願言耶！阿魯圖等頓首舞蹈而出。

會翰林學士承旨巖巖卒於京，順帝聞訃，嗟悼不已。巖巖幼入國學，博覽羣書，嘗受業於許衡，得正心脩身要旨。順帝初年，曾爲經筵官，日勸順帝就學。順帝欲待以師禮，巖巖力辭不可。一日，侍順帝側，順帝欲觀畫，巖巖取比干剖心圖以進，且言商王紂不聽忠諫，以致亡國。順帝爲之動容。又一日，順帝覽宋徽宗畫圖，一再稱善。巖巖進奏道：「徽宗多能，只有一事不能。」順帝問是何事，巖巖道：「獨不能爲人君。陛下試思徽宗當日，身被虜，國幾亡，若是能盡君道，何致如此！可見身居九五的主子，第一件是須能爲君，外此不必留意。」巖巖隨事箴規，可謂善諫，其如順帝之亦蹈前轍何？

順帝亦悚然道：「卿可謂知大體了。」後來如何失記。至正四年，出拜江浙平章政事，次年，復以翰林院承旨召還。適中書平章闕員，近臣欲有所薦引，密爲奏請。順帝道：「平章已得賢人，現在途中，不日可到了。」近臣知意在巖巖，不敢再言。巖巖到京，遇着熱疾，七日即歿。旅況蕭條，無以爲殮，順帝聞知，賜賻銀五錠，并令有司取出罰布，代償巖巖所負官錢，又予諡文忠，這也不在話下。

且說左丞相別兒怯不花與阿魯圖同掌國政，彼此很是親暱，有時隨駕出幸，每同車出入。時人以二相協和，可望承平，其實統是別兒怯不花的鬼計。別兒怯不花欲傾害脫脫，不得不聯絡阿魯圖，作爲幫手。待至相處既洽，遂把平日的私意，告知阿魯圖。阿魯圖偏正色道：「我輩也有退休的日子，何苦傾軋別人？」這一語，說得別兒怯不花滿面懷慚，當下惱羞成怒，暗地裏風示臺官，教他彈劾阿魯圖。阿魯圖聞臺官上奏，即辭避出城，親友均代爲不平。阿魯圖道：「我是勳臣後裔，王爵猶蒙世襲，偌大一個相位，何足戀戀去歲因奉着主命，不敢力辭，今御史劾

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係世祖所設，我抗御史，便是抗世祖了。一言訖自去，順帝也不復慰留，竟擢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所有左丞相一職，任用了鐵木兒塔識。別兒怯不花也僞爲陛辭，至順帝再行下詔，乃老老實實的，就了右相的位置，大權到手，讒言得逞，故右相脫脫一家，免不得要遭禍了。正是

黜陟無常祇自擾，賢奸到底不相容。
欲知脫脫等遭禍情形，待小子下回續表。

是回敘順帝故事，活肖一庸柔之主，忽而昧，忽而明，明後而復昧；庸柔者之必致覆國無疑也！太后卜答失里，雖未嘗無過，然既自悔前愆，舍子立姪，又始終保護順帝，俾正大位。人孰無良，乃竟忘德思怨，驟行遷廢耶！且上撤廟主，下戮皇弟，反噬不仁，莫此爲甚，其所爲忍而出此者，由有浸潤之譖，先入爲主也。改元至正，與民更始，觀其任賢相，召儒臣，勉阿魯圖之交儆，惜鱣鱣之遽歿，亦若有一隙之明。乃天日方開，陰霾復集，可見小善之足陳，卒無補於大體，特揭錄之以垂炯戒，俾後世知一節之長殊不足道云。

第五十三回 寵女侍僭加后服 聞母教纔罷彈章

却說別兒怯不花執政，以與脫脫有宿憾，遂壹意排擠，屢入內廷，密陳脫脫過失。順帝尙疑信參半。嗣由別兒怯不花，陳請脫脫父馬扎爾台，佯稱就第養疾，意實結黨營私，暗圖不軌。於是順帝轉疑爲信，竟下了一道嚴諭，放逐馬扎爾台，安置西寧州。馬扎爾台奉詔欲行，脫脫願隨父同往，卽拜疏上陳，力請與俱。得旨准奏，乃整裝出都，時馬扎爾台已老，狀態龍鍾，起居服食，隨在需人，虧得脫脫隨着，寸步不離，朝視寒，夕問暖，一切供應，俱小心監察，極至膏車秣馬，亦必親自檢點，因此出都以後，沿途奔走，雖未免風雨交侵，獨馬扎爾台一人，毫不覺苦，竟安安穩穩。

的到了西寧。書此以見脫脫之孝。

別兒怯不花聞馬扎爾台父子安抵戍地，心中尙是未快，復唆使省臺各員上書告變，牽及馬扎爾台。順帝時已着迷，不辨真僞，竟接連下詔，徙馬扎爾台至西域，地名撒思，乃是一個著名的苦地。馬扎爾台父子不敢違旨，只好冒險起行，到了途中，復接詔召回甘州，免他遠戍。原來別兒怯不花專政後，河決地震的變異，時有所聞。河南山東盜賊蔓延江淮一帶，亦多暴徒，四出劫掠。湖廣又遭獠亂，有幾個剛正不阿的臺官，劾奏幸輔非人，以致調變失宜，亂端屢見等語。別兒怯不花也覺不安，入朝辭職。有詔令以太師就第，御史大夫亦憐真班，趁着這個機會，保奏脫脫父子，略稱馬扎爾台謙讓可風，脫脫爲國宣勞，有功無過，奈何謫戍遠方，迫入險地。於是順帝稍稍覺悟，又有召回甘肅的諭旨。辱主寡斷於此益見。

馬扎爾台從中道折回，途次不免受些感冒，及抵甘州，病日加劇，脫脫衣不解帶，服侍了好幾日，畢竟天定勝人，壽難再借，苟延數夕，竟爾去世。脫脫經此變故，悲憤交集，恨不得將朝右佞臣一概除滅，抵那老父的生命。暗伏後來報怨事。

可巧別兒怯不花，又遭臺官彈擊，貶戍渤海，得病而死。這也是冥中報應。左丞相鐵木兒塔識也，歿于任中，元廷

用了朵兒只。一作多爾濟。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朵兒只係元勳木華黎六世孫，即故丞相拜住從弟，初爲御史大

夫，因鐵木兒塔識病歿，升任左丞相，旋即調任右丞相，性頗寬簡，務存大體。太平本姓賀名惟一，至正四年，爲中書

平章政事，六年，超拜御史大夫，元制重蒙輕漢，凡省院臺三署正官，非國姓不得授，惟一援例固辭。順帝不允，特賜

國姓，并改名太平。太平與脫脫父子本來是沒甚友誼，因聞馬扎爾台身死甘州，不能歸葬，未免存一免死狐悲的

觀念，遂上疏力請，令脫脫奉柩歸都，以全孝道。疏入不報，太平竟入廷面奏道：「脫脫盡忠王室，大義滅親，今父已

病歿，不許歸葬，將來忠臣義士，寧不灰心，乞陛下特恩赦還，爲善者勸。」順帝躊躇不答，太平又道：「陛下曾亦記

及雲州故事麼？」順帝不待說畢，便道：「非卿言，朕幾忘懷。脫脫確係忠臣，卿即傳朕面諭，遣使召歸。」太平叩謝而出。

看官！這雲州故事，前文未曾敘及，此次突由太平口中說出，轉令閱者無從捉摸，諸君不要性急，待小子補敘出來。借此一段文字補敘宮闈事實，即是文中鋪納處。原來至元元年，順帝后欽察氏答納失里，因兄弟謀逆，被遷出宮，斃死民舍。應四十九回。答納失里無出，越二年，改册皇后弘吉刺氏，名伯顏忽都，係真哥皇后姪孫女，父名孛羅帖木兒，曾

封毓德王，后既册立，旋生一子，名真金，二歲而歿。

先是徽政院使秃滿迭兒，曾進高麗女子奇氏入宮，作爲服役。奇氏名完者忽都，秀外慧中，善伺主意，順帝愛他秀媚，又因他善於烹茗，命司飲料，好似一個黨家奴。他逐日夕侍側，眉目傳情，引得順帝慾心漸熾，竟與他同入龍床，做一對鸞交鳳友。酒色二字，本係相連，不意司茶女亦邀主眷。事爲正宮皇后欽察氏所悉，怒召奇氏，箠辱了好幾次。答納

失里之不得令終，於此事亦有關係。至后被斃死，順帝已欲立奇氏爲繼后。大約是憐他箠辱耳。偏偏大丞相伯顏，硬行諫阻，又是一個奇氏對頭。

弄得順帝沒法，只得改立弘吉刺后。這位弘吉刺后，與前后大不相同，性本節儉，量獨寬宏，不願與奇氏爭夕，所以奇氏仍得專寵。時來福湊，又產下一個麟兒，取名愛猷識理達臘，一作阿裕錫哩達喇。益得順帝懽心。那時奇氏因寵生驕，因驕成妒，除皇后弘吉刺氏，無所嫌怨，不與計較，外凡內如太后母子，外如權相伯顏，俱視

若眼中釘，嘗在順帝前說他短處。後來伯顏被黜，太后母子被逐，雖有種種原因牽涉，然大半由奇氏暗中媒孽，所以先後發生變端，幾致出人意。外。加罪奇氏，不特補前文所未及，且足發正史所未明。

奇氏私願既償，遂與嬖臣沙剌班，祕密商量，欲乘此升爲皇后。不過因皇后待他有恩，恩將讎報，未免心懷不

忍，因此不能決議。奇氏還是好良心。沙剌班情急智生，猛記起先代皇后曾有數人，此時援着祖制，奏請一本，何人敢有異言！祖宗貽謀不臧，轉使若輩藉口。當下稟知奇氏，奇氏大喜，便命他即日上奏。果然數語入陳，綸音立下，即命册立

奇氏爲第二皇后。大禮已成，奇氏居然象服委佗，安居興聖西宮。

轉眼間，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已離懷抱，漸漸的長大起來，順帝愛母及子，輒令皇子隨侍，凡有巡幸，亦令偕行。時脫脫尙秉國鈞，爲順帝所親信，所以脫脫入內廷時，順帝曾飭皇子拜他爲師，并命他隨時教育。脫脫受命不忘，格外注意，有時皇子出遊，脫脫家一留數日，稍遇疾病，脫脫即親爲煎藥，先嘗後進。

一日，順帝幸上都，皇子隨行，脫脫亦從。道過雲州，猝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多被漂溺。順帝不及提攜，皇子只顧着自己性命，即登山避水。脫脫見順帝自去，忙涉水至御輦旁，抱出皇兒，負在背上，跳着足奔上山岡。順帝正繫念皇子，在山盼望，但見脫脫負子而來，好似得了活寶貝一般，即趨前抱下皇子，一面慰撫脫脫道：「卿爲朕子，勤勞至此，朕必不忘！」未必未必。脫脫當即謝恩，誰知過了一兩年，順帝竟信了讒言，將脫脫父子謫戍，所以太平爲之不平，提出雲州故事，教順帝自己反省。順帝被他一說，也自悔食言，遂命脫脫奉父柩還葬。

脫脫既還京師，葬父畢，拜表謝恩，復得旨命爲太子太傅，綜理東宮事宜。脫脫受命後，默念此次起復，定是有

人從中調停，不可不密圖酬報。湊巧來了侍御史哈麻，一作哈瑪爾。由脫脫延入，與談年餘闊別情狀，甚是歡洽。看官

你道這哈麻是何等人物？他是寧宗乳母的兒子，父名圖魯，受封冀國公。哈麻與母弟雪雪，早備宿衛，兩人均得主

寵，唯哈麻口材尤捷，益爲順帝所愛幸，累次超擢，得任殿中侍衛。亡元者哈麻之力，故出名時不嫌求詳。當脫脫爲首相

時，哈麻日事過從，曲意趨附，至脫脫罷職，隨父出戍，哈麻在順帝前，稍稍替他緩頰。至是與脫脫敘舊，自然把前日

營護的功勞，一一說明，且添了許多詭話，說是如何紀念，如何排解，小人專會搗鬼。脫脫秉性忠厚，總道他語語是真，非常感激。哈麻說一句，脫脫謝一聲，至哈麻去後，脫脫還稱他是第一個好人。獨太平秉公辦事，把保奏脫脫的事

情，從未提起，所以脫脫全然不知。

會太平以哈麻在宮，導帝爲非，意欲將他驅逐，商諸御史大夫韓嘉納。嘉納很是贊成，便授意監察御史沃特

海壽教他彈劾哈麻，歷陳罪狀，第一款是在御幄後僭設帳房，犯上不敬，第二款是出入明宗妃子，脫忽思宮闈，越分無禮，還有私受餽遺，妄作威福諸條款，亦列入奏中，尚未拜發，偏已漏洩消息，傳入哈麻耳中，哈麻卽至順帝前哭訴，略稱：「太平韓嘉納有意構陷，唆使海壽出頭，將臣劾奏，卽乞解臣職，以謝二人等語。」順帝摸不着頭腦，只說是並無奏章，何必着急，哈麻覆稱：「海壽已繕就奏牘，明日卽要進呈。」看官！你想臺官的疏奏，尚未上陳，那哈麻已先聞知，預爲哭訴，若使明白的主子，見哈麻如此狡黠，定要疑他潛布爪牙，暗通聲氣，所以事前偵悉，先使機詐。這種鬼蜮伎倆，一加斥責，便無遁形，怎奈順帝昏憤得很，平時甚寵愛哈麻，擲骰擊毬，聯爲狎侶，此次聞他辭職，如何肯依，免不得溫語慰留。

次日視朝，果然由韓嘉納代呈奏章，內係沃呼海壽署名，劾哈麻數大罪，順帝不待瞧畢，便擲諸案上，悻悻退朝。韓嘉納料知不佳，忙與太平計議。太平到了此時，也不禁氣憤道：「有哈麻，無太平，有太平，無哈麻，明晨當入朝面奏。」

翌日味爽，卽偕韓嘉納入朝，俟順帝登殿，便直陳哈麻兄弟盤踞宮禁，權傾內外的罪狀。順帝徐徐答道：「哈麻罪狀，當不至此。」太平道：「歷代以來的姦臣，若非顯行搆逆，定是獻媚貢諛，表面上很是愛君，暗地裏都是罔上，齊桓公寵用三豎，終致亂國，宋徽宗信任六賊，遂以喪身。陛下試借鑒前車，便可知哈麻兄弟實兆禍階，理應卽日黜逐！」太平有識。順帝默然不答，韓嘉納復出班叩首道：「左相太平的奏請，關係國家興亡，幸陛下采納施行。」順帝艷然道：「卿何量狹，不肯容這哈麻兄弟！」明是左祖哈麻，偏說的量狹難容，令人一嘆。嘉納復頓首道：「臣非爲一身計，實爲天下國家計，似哈麻兄弟欺君誤國，所以請陛下斥逐。陛下果立斥哈麻兄弟，臣亦甘心受罪，以謝哈麻！」嘉納一膽。順帝尚是不悅，太平復啓奏道：「陛下如信用哈麻兄弟，臣願解職歸田！」順帝道：「朕知道了，卿毋多言！」說畢，拂袖還宮。

是時哈麻已詳聞消息，復至順帝前籲請罷官，惹得順帝厭煩起來，索性一概黜退。當命侍臣擬定兩道詔旨，一道是免哈麻及雪雪官職，出居草地，一道是罷左丞相太平，降爲翰林學士承旨，出御史大夫韓嘉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謫沃哱海壽爲陝西廉訪副使。詔既下，朵兒只亦不安於位，奏請免官。順帝准奏，遣他出鎮遼陽。仍任脫脫爲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復令他管理端本堂事。端本堂係皇子肄業處，順帝曾命李好文爲諭德，歸賜爲贊善，教導皇子，開堂授書。

脫脫既兼握大權，尊榮如舊，開哈麻兄弟被黜，未免代爲扼腕。

脫脫丞相私心萌矣。

適哈麻至脫脫處辭行，并訴

太平攻訐狀，脫脫勸慰道：「我若在朝，必不使若輩得志！你且出居數日，得有機會可乘，便當代請復官，幸勿過憂。」哈麻歡謝而去。脫脫遂將中書省內屬員，一一稽考，查得參政孔思立等，俱由太平薦拔，竟不問賢否，坐罪黜退，改用烏古孫良楨、襲伯遂、汝中柏等爲僚屬。汝中柏係左司郎中，素與太平有隙，至是卽入語脫脫，捏稱太平罪惡，並言太平子也先忽都，僭娶宗女，勾結諸王，覬覦要職等情。

脫脫正私憾太平，遂將汝中柏所言，列入奏稿，正待拜發，適爲老母薊國夫人所見，卽語脫脫道：「我知太平是好人，你何故謊言誣奏，指善爲惡？」脫脫道：「是由郎中汝中柏所言，想係調查確實，不致說謊。」薊國夫人道：「無論是真是假，儘可聽他自由，他與你何嫌何怨，必欲將他加害！」脫脫被母一詰，轉有些囁嚅起來。薊國夫人怒道：「你如不聽吾言，從此休認母了！」脫脫本具孝思，見老母含有怒色，忙跪稱不敢。薊國夫人復取了奏稿，信手撕毀，於是一場彈案，化作冰消，不沒賢母。

不意太平、嘉納等人正交晦運，一降一謫，尙似未足，不到半年，又有嚴諭頒下，削沃哱海壽官，流韓嘉納于尼嚕罕，并放太平歸里。太平卽樸被出都，故吏田復勸他自裁。太平道：「我本無罪，當聽天由命，若無故自盡，轉似畏罪而死，死亦蒙羞。」言已，卽躑躅而去，徑歸奉元原籍。韓嘉納秉性剛直，未免叢怨，被戍詔下，又經讐人誣奏賊罪，

加杖一百，纔令起行，途中受了無數苦楚，杖瘡復潰爛不堪，竟致殞命。小子有詩咏道：

千秋忠骨瘞荒原，地下猶含不白冤。休怪盈廷多仗馬，由來亂世莫危言。

當時廷臣等還疑脫脫主使，其實內中尚有隱情，不得歸咎脫脫。欲知詳細，請閱下回。

元季賢相，莫若脫脫。著書人於脫脫多譽辭，非輕袒脫脫也。自古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脫脫隨父出戍，盡心侍奉，其孝可知。厥後擬劾奏太平等人，卒以老母一言，撤消奏牘，非夙具孝思者，其能若是乎？或謂哈麻爲佞人之尤，而脫脫信之，汝中柏爲讒夫之尤，而脫脫信之，至若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爲奇氏所出，脫脫乃竭力保護，取悅寵妃，是而謂賢，孰非賢？臣不知賢者，嘗無過，觀過益足以知仁。脫脫之信哈麻，既汝中柏實爲老父被戍而起，父讎遠方，因而病歿，脫脫以爲終天之恨，而太平等適當其衝，太平有德於脫脫，脫脫固未之聞也，未聞太平之有德，反疑太平之不仁，於是哈麻之佞，汝中柏之讒，得以乘隙而入。雖曰比之匪人，然略迹原心，尙堪共諒。若謂皇子爲寵妃所出，不應視若儲君，似矣。然欽察后無子，弘吉刺后有子而歿，當時順帝膝下，只有此兒，奉命教養，自應効忠，安能遽論嫡庶乎？故本回所敘，實以脫脫爲主，餘人皆賓也，借賓定主，而他事皆藉此銷納，尤見其天衣無縫云。

第五十四回 治黃河石人開眼 聚紅巾羣盜揚鑣

却說太平歸田，韓嘉納貶死，沃哂海壽削職爲民，這事從何而起？原來由脫忽思皇后泣訴帝前，致有此詔。脫忽思皇后係明宗妃，卽順帝庶母，順帝嗣位，嘗尊稱脫忽思爲皇后，海壽奏劾哈麻時，曾說他出入無忌，越分無禮，應上回。此語被脫忽思皇后聞知，相差由哈麻報聞。那裏禁受得起，况哈麻復被遷謫，更覺與之有嫌，屢試自問，曾與哈麻相隱否？當下入白順帝，只說海壽等挾嫌誣控，含血噴人，一面說着，一面流淚。婦人常態，順帝見他淒楚情狀，自然怒上加怒，遂頒發一道嚴厲的詔勅，這且按下不提。

且說右丞相脫脫，仍執朝政，復經順帝親信，其弟也。先帖木兒亦得任御史大夫。兄弟同據要津，一班大小臣工，免不得又來迎合。適中統至元等鈔幣流通日久，致多偽鈔。脫脫欲另立鈔法，吏部尚書僕哲篤遂建言更造至

正交鈔，以鈔爲母，以錢爲子。

是之謂巧于迎合。

脫脫集臺省兩院諸臣共議可否，衆皆唯唯如命。獨國子祭酒呂思誠

道：「錢爲本，鈔爲輔，母子並行，奈何倒置？且人民皆喜藏錢，不喜藏鈔，今如歷代錢爲至正錢，及中統鈔，至元鈔，交

鈔分爲五項，錢鈔相等，民尚喜錢惡鈔；如更增新鈔一種，鈔愈多，錢愈少，下必病民，上必病國。」僕哲篤道：「至元

鈔多僞，所以改造。」思誠道：「至元鈔何嘗是僞？乃是奸人牟利仿造，以致僞鈔日多。公試思舊鈔流通有年，人已

熟睹，尚有僞鈔攙雜，若驟行新鈔，人未及識，僞且滋多，豈不可慮！」僕哲篤道：「錢鈔兼行，便無此弊。」思誠正色

道：「錢鈔兼行，輕重不論，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明財政，徒然搖唇鼓舌，取媚大臣，如何使得！」

議正詞嚴，爲元史中所僅見。

僕哲篤被他駁斥，由羞成憤，道：「汝有何議？」思誠道：「我只知有三個大字。」僕哲篤復問何字，思誠却

厲聲道：「行不得！行不得！」脫脫在座，見兩人爭論起來，便出爲解勸，但說是容後緩圖，思誠乃退。

脫脫弟也。先帖木兒道：「呂祭酒的議論，也有是處，但在廟堂中厲聲疾色，未免失體。」脫脫也爲點頭。臺官

瞧着脫脫情形，遂于會議散班後，草就一篇奏牘，竟於次日進呈，奏劾思誠狂妄。畢竟直道難行。

有旨遷思誠爲湖廣

行省左丞。未幾，即造至正新鈔，頒行全國。鈔多錢少，物價騰踊，至逾十倍。所在郡縣，均以物質相交易，由是公私所

積的鈔幣，一律壅滯，幣制大壞，國用益困。

近今亦有此弊，恐將循元覆轍。

會黃河屢決，延及濟南河間，大爲民害。脫脫復集羣臣會議，大衆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獨工部郎中賈魯，方授

職都水監，探察河道，留意要害。至是便議稱塞北疏南，使復故道，方可無虞。看官這賈魯所說的黃河故道，究在何

處？小子欲詳敘巔末，很覺煩雜，只好臚舉大略，俾人人一覽了然，方不至辭煩義晦，取厭諸君呢。原來黃河發源崑

崙山，曲折東流，入中國甘肅境，道出長城，由北趨東，由東折南，成一大曲，名爲河套，自是南下，行壺口，龍門兩山谷

中，爲山西陝西兩省的界綫，復東折入潼關，經砥柱山麓，直入河南省，始由高地陡落平原，地勢散漫，遷流無定。從古時大禹治河以後，河不爲患，約八百年，殷代已屢有河患，嗣後屢次橫決，忽北忽南，總計自殷周起，至元朝順帝年間，河流變遷，不可勝紀，惟大變遷共有五六次。大禹治水，就大陸以北，分爲九河，合於天津入海。大陸卽今直隸省西北的寧晉泊，至周定王五年河徙，由運河達天津入海。新莽始建國三年又徙，由徒駭達利津入海。宋仁宗慶曆八年又徙，又由今運河達天津入海。金章宗明昌五年又徙，分爲南北兩派，北派合濟水入海，南派合淮水入海。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又徙，兩派河流，總合淮水入海，就是今江蘇省內的淤黃河。以上所述各字，俱就著本書時立說，蓋至清季咸豐五年，河道又徙入山東，合大清河入海，咸豐以前之河流出海，實在江蘇省東北舊淮安府境內，至今陳迹猶留，稱爲淤黃河。世祖後，

河又屢決，累歲築防，終乏成效。順帝至元元年，河決開封，至正四年，河決曹州，未幾又決汴梁，五年又決濟陰，乃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壹意治河。賈魯所說的塞北疏南，使復故道，就是要河流仍合淮水，照前出海的意思。元元本本，彈見洽聞。但欲依議而行，必須大興工役，方可成事。脫脫令賈魯估算，需用兵民二十萬人，到也未免吃驚。遂

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先行視河，核實以聞。成遵等自京出發，南下山東，西入河南，沿途履勘，悉心規畫，所有地勢的高下，與水量的淺深，統已測量明白，繪就略圖，附加臆說，於是相借還都，徑入相府，來見脫脫。脫脫立即延入，問明河道情形。成遵開口，便說河流故道，斷不可復，賈魯計議，斷不可行。脫脫問是何故？成遵卽將圖說呈上，由脫脫閱了一周，置諸案上。大約是莫明其妙。淡淡的答道：「汝等沿途辛苦，且休息一天，明日至中書省中核議便了。」兩人辭去，翌晨，卽赴省署中候着，不一時，脫脫到來，賈魯亦隨入，餘如臺省兩院各官，亦先後會集。當下開議，成遵與賈魯兩人意見互歧，彼此各主一說，免不得爭論起來。各官吏等未曾親歷，兼以平日在都，也不暇留意河防，只好眼睜睜的看他辯論。一班行戶走肉的人物，樂得挪揄數語。自辰至午，兩人爭議未決，方由各官勸解，散坐就膳。膳畢，復行覈議，仍是雙方扞格。脫脫乃語成遵道：「賈友恆的計畫，實爲一勞永逸起見，公何固執若是？」成遵道：

「河流故道，可復不可復，尚不暇辯；據國計民生上立論，府庫日虛，司農仰屋，若再興大工，尤恐支絀！」是顧及國計。且如山東一帶，連歲歉收，百姓困苦已極，倘調集二十萬衆，騷擾民間，是顧及民生。將來禍變紛乘，比河患還怕加重哩！

「脫脫變色道：『汝謂百姓將反麼？』」成遵道：「恐防難免！」半語不讓，恰也倔強。各官見成遵執性，竟與丞相鬪起嘴來，未免不雅，遂將成遵勸開，令他歸去。禿魯何在，如何噤不言。脫脫餘怒未息，復語衆官道：「主上視民如傷，做大臣的應為主分憂，明知河流湍急，最不易治，但或遷延過去，他時爲禍尤大，譬如人有疾病，遷延不治，終致斃命，黃河爲中國大病，我欲將他治愈，偏有人硬來攔阻，奈何！」衆官聞言，齊聲答道：「傅相首秉國鈞，這事但憑鈞裁，何庸他顧！」

脫脫又道：「好在今日得了賈友恆，使他治河，必能奏功。」原來友恆係賈魯別字，脫脫契重賈魯，所以稱字不稱名。補筆不漏。衆官又齊聲贊成。樂得逢迎。賈魯獨上前固辭。脫脫道：「此事非汝不辦，明日入奏便了。」言已，命駕而去，衆官陸續散歸。

次日入朝，成遵亦到，有幾個參政大員，與遵爲友，密語遵道：「丞相已決計修河，且已有人負責，公此後幸毋多言。」

成遵道：「腕可斷，議不可易！」硬頭子。既而隨班入朝，及順帝升殿，脫脫即奏言賈魯才可大用，令他治河，必能勝任。順帝大悅，便宣召賈魯。魯奏對稱旨，當命他退朝候勅。成遵不便出奏，只好一同退班。越宿有詔頒發，罷成遵官，出爲河間鹽運使，特授賈魯爲工部尚書，充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賞給銀章，發大河南北兵民十七萬，令歸節制，便宜興繕。原來脫脫退朝後，又將賈魯計畫詳奏一本，并有成遵恇怯無能，大非魯比等語，所以有此詔旨。

成遵奉詔，交卸原職，出都就任，自不消說。惟賈魯受職治河，到也竭誠行事，不敢少懈。當日出都就道，到了山東，一面徵集工役，一面巡視堤防。某處派萬人繕修，某處派萬人增築，統是主張障塞，不使泛溢。是塞北河。自山東馳入河南，由黃陵岡起，南達白茅，直抵黃固哈只等口，見有淤塞地方，濬之使通，遇有曲折地方，導之使直，隨地派工，鍤鍤兼施。又自黃陵岡西至楊青村，在北加防，在南施鑿，通計修治地段，共二百八十里，有奇。這位敏達幹練的賈

尚書鎮日裏往來跋涉，僕僕道旁，入夜又估工考績，閱簿稽財，真是耐勞任怨，不憚勤勞。元廷雖派了中書右丞玉樞虎兒吐華，與知樞密院事黑廝，率兵彈壓，作爲賈尚書幫手，怎奈若輩只袖手旁觀，不能爲力，所以一切興繕，全要賈尚書主持。歸功賈，亦是平允之論。至正十一年四月興工，七月疏鑿告竣，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諸埽隄亦成，河復故道，南匯淮水，東流入海。賈魯以河平入告，順帝歡慰異常，卽遣使報祭河伯，并召魯還都。魯至京入朝，由順帝溫言慰諭，面授魯爲集賢大學士，并因脫脫薦賢有功，賜號答刺罕，令他世襲。他如從魯治河各官，俱特旨遷賚。復勅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旌揚脫脫丞相及賈尚書魯功績。真是一夫創議，萬夫臚。驢。

脫脫方私下告慰，不意河流行順，兵變迭興，有元一百數十年江山，一百數十年，指自太祖開國而言，竟從此土崩瓦解，化作烏有子虛。說也奇怪，那元代滅亡的應兆，偏似從賈魯治河開釁起來。語有分寸。先是至正十年，河南北已有童謠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當時有人聞着，大都不解所謂，及賈魯治河，督工開鑿黃陵岡，果從地下掘起一個石人，眼睛只有一隻，作啓視狀，役夫相率驚訝，報知賈魯，魯出瞧石人，也覺暗暗稱奇。只面上恰毫不動容，命役夫用鋤擊碎，搬開了案。嗣後功成返京，全未提及，偏偏汝穎亂起，應着童謠。小子欲歷敘亂事，因頭緒紛煩，只好編列一表，說明如左。

(一) 穎州人劉福通，奉韓山童子林兒爲主，倡亂穎州。

韓山童係欒城人，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傳至山童，詭言天下大亂，彌勒佛出世，河南及江淮間愚民，信爲眞言。穎州人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等，復詭稱山童係宋徽宗後裔，當爲中國主，乃集衆設誓，起亂京畿，地方官卽飭兵搜捕，擒住山童、福通、挈山童妻楊氏及其子林兒，遁入河南，號召黨羽，至數萬人，均以紅巾爲號，稱爲紅巾賊，橫行河南。

(二) 蕭縣人李二，倡亂徐州。

李二亦一無賴子，嘗燒香聚衆，聯結黨人趙均用、彭早住等，攻陷徐州，作爲盤踞地。李二綽號芝麻李。

(三) 羅田人徐壽輝，倡亂蘄水。

徐壽輝係一商人，素販布，有僧瑩玉，好言妖異，見壽輝以狀貌魁奇，稱爲貴相，遂與黨人鄒普勝、倪文俊等奉壽輝爲主，攻陷蘄水及黃州路，亦以紅巾爲號，時人也稱爲紅軍。

這三路寇亂，騷擾河南及江淮間，元史上稱爲汝潁妖寇。還有先時發難的方國珍，後時響應的郭子興、張士誠，到也鼎鼎有名，小子也應把他來歷，略述於下。

(一) 台州人方國珍作亂，在至正八年十一月間。

方國珍素販鹽，浮海爲業。時有蔡亂頭爲海盜，經有司緝捕，或告國珍亦嘗通寇。國珍懼，遂航海爲亂，劫掠漕運，執江浙參政朵兒只班，脅使奏聞元廷，赦罪授官，詔授國珍爲定海尉。國珍嫌官卑祿微，不肯受命，尋進攻溫州，猖獗日甚。

(二) 定遠人郭子興作亂，在至正十二年二月間。

郭子興少有俠氣，喜與壯士結交，及見汝潁兵起，亦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作亂，自稱元帥，攻陷濠州。

(三) 泰州人張士誠作亂，在至正十三年三月間。

張士誠與弟士德、士信等，皆以操舟運鹽爲業，富家多視爲賤役，動加侮弄，弓手邱義，窘辱尤甚。士誠大怒，率壯士十八人，殺邱義及諸富家，遂招集鹽丁，佔據泰州。嗣復陷高郵，戕知府李齊，自稱誠王。

寇氣擾擾，戰鼓寥寥，警報似雪片般，飛達元廷，順帝大驚，連忙調發兵馬，分道出征。正是

勝廣揭竿秦社覆，寶楊起釁隋廷亡。

畢竟勝敗如何，容俟下回再表。

秦亡於漁陽之戍，唐亡於桂林之卒，元亡於開河之役。論者多歸咎賈魯及脫脫，其實未然。元之亂，由上下宴逸所致，並不繫于河之開不開。且治河所以保民，賈魯塞北疏南之議，亦非全無識見。惟當時山東一帶，連歲饑饉，何弗以工代賑，爲一舉兩得之計，而乃徒發兵役，多至十七萬人，未蘇民困，轉耗民食，此不得爲無咎，而治河之得失無與焉。石人閉眼，童謠本屬無稽。賈魯鑿河，道與童謠相應，安知非草澤之徒，隱爲埋藏藉此以圖煽惑耶！本回敘治河事，詞不厭詳，而下語多有分寸，至於羣盜之起，僅列表以明之，蓋前應化簡爲繁，後應刪繁就簡，作者之著意在此，閱者之醒目亦在此，毋視爲尋常鋪敘也。

第五十五回 失軍心河上棄師 逐盜魁徐州告捷

却說順帝迭聞警報，很是焦灼，忙與首相脫脫商議。脫脫道：「中州爲全國腹心，今紅巾賊起，適在中州，中州即河南。實是腹心大患。臣擬先發大兵，勦紅巾賊，肅清腹地，然後依次進兵，討平餘寇。」順帝道：「各處亦統來告

急，奈何！」脫脫道：「各地非無守將，請陛下分道頒詔，令他就近赴援，勦撫兼施，一俟中州平定，餘寇自然瓦解。這是目前最要的計策。」順帝道：「何人可遣？」脫脫道：「臣受恩深重，督師平寇，報答皇恩。」順帝道：「卿係朕股肱耳目，不可一日相離，朕聞卿弟亦有才名，何妨遣他討賊？」脫脫道：「臣弟可去，但必須添一臂助。」順帝道：「衛王寬徹哥何如？」脫脫道：「宸衷明鑒，諒必得人。」脫脫議先勦河南，計非不是，惟乃弟素不知兵，如何說是可去？

計議已定，便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與衛王寬徹哥率諸衛兵十餘萬，出討河南妖寇。一面頒詔各路就近勦撫也先帖木兒奉命，即日會同衛王調兵出都。

他本是個矜才使氣的人物，握着了這麼大權，益發趾高氣揚，目無全虜。反射下文。到了上蔡城，已爲寇黨韓咬兒所據，當即在城下紮營，安排攻具，晝夜圍城。韓咬兒登陴守禦，見元兵四面攢聚，好似蜂蟻一般，頓吃了一大驚。

怎奈事已到此，無可如何，只得帶領黨羽，勉強守着。元兵圍了好幾日，尚是不能攻入。也先帖木兒大怒，嚴申軍令，限日破城，逾限立斬。將士聞命，相率驚惶，幸上蔡城池卑狹，寇黨不過數千人，城外又無餘寇接應，但教合力進攻，不難得手。當下將士効命，互約進行，四面布着雲梯，冒死登城。韓咬兒顧此失彼，頓被元兵殺入，劈開城門。招納大兵，與韓咬兒巷戰起來，兩下廝殺多時，把寇黨大半屠戮，剩了韓咬兒孤身，還有甚麼伎倆，自然被元兵擒住。

也先帖木兒大喜，便遣使報捷，并將韓咬兒囚解至京。順帝誅了韓咬兒，傳旨獎賞，頒給鈔幣數千錠。也先帖木兒得此快事，越加驕倨，小小一個孤城，且圍攻了多日，方得倖勝，如何便驕倨起來？不但虐待軍士，就是同行的衛王，也看他與傀儡相似，不屑協議，所有一切軍政，統是獨斷獨行。衛王以下，無人敬服，不過因受了主命，一時不便解散，沒奈何隨他前進。

劉福通聞咬兒被擒，忙分派死黨，嚴守所得要害，阻住元兵。也先帖木兒壓下，雖有十多萬人，大都觀望不前，任你也先帖木兒如何嚴厲，總是不肯出力，或且潛行逃避，因此也先帖木兒無威可逞，只好逗留中道，待賊自斃。偏偏殺運方開，寇餓愈熾，劉福通猖獗如故，固不必說，他如芝麻李等，亦相率橫行，最利害的莫如徐壽輝、壽輝據蘄水後，居然自稱皇帝，僭號天完國，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出兵江西，攻陷饒州、信州，另派部將丁普郎等，溯江而上，連陷漢陽、興國、武昌等處，威順王寬徹普化及湖廣平章政事和尚，棄城遁去。轉陷沔陽，推官俞述祖被擒，怒罵壽輝，被他磔死。復陷安陸府，知府丑驢陣亡。壽輝又派別將歐祥等寇九江，沿江各兵，聞風宵遁。江州總管李輔傳檄兵民，募集丁壯，與寇衆血戰數仗，水陸獲勝，嗣因附近城堡，多被陷落，寇衆四集城下，晝夜環攻，平章秃堅不花，又絕城潛走，中外援拒，勢難再守，李輔猶力捍數日，至寇入東門，尚揮劍斫數十人，與從子秉昭一同殉難。不沒忠臣。

江州既陷，袁州、瑞州等，接連失守，元廷連日聞警，免不得又開廷議。當由脫脫等議定各路進兵，責成統帥，以

規後效。其時授詔討賊的官員，約有數處：

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率兵徇荆襄。

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憐真班，率兵守江東西關隘。

知樞密院事

也。先帖木兒與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討南陽襄陽賊。刑部尚書阿魯，討海寧賊。江西右丞火你赤，與參知政事朵觶，討江西賊。江西右丞兀忽失等，討饒信等處賊。

分派既定，宮廷少安。嗣聞方國珍兄弟，忽降忽叛，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秦不華戰歿，秦不華見第五十回。乃復飭

江浙左丞左答納失里往討國珍。

原來國珍入海，攻掠沿海州郡，官軍多不戰自潰。元廷遣大司農達什帖木兒等，南下黃巖，招之使降。國珍居然受命，挈二弟登岸羅拜道旁。達什帖木兒喜甚，遽授以官。國珍兄弟歡躍而去。獨浙東宣慰使秦不華，料其狡詐，夜訪達什帖木兒，擬命壯士襲殺國珍。達什帖木兒不從，且斥秦不華違詔喜功，計遂不行。及達什帖木兒還都，國珍果復率黨羽入海，剽掠秦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被國珍羈住，另遣戚黨陳仲達報聞。如約願降。秦不華乃率部下數十人，偕仲達乘舟，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舟觸沙不能行，猛見國珍鼓棹前來，急呼仲達與仲前議。仲達目動氣索，秦不華知有異謀，手刃仲達，即前搏國珍船，射死賊目五人。國珍船中盡藏伏兵，至是齊起，躍登秦不華舟，秦不華奪刀亂揮，復斃賊數人。賊攢槊競刺，中秦不華頸，鮮血直噴，猶直立不仆，卒被賊投屍海中，餘衆皆戰死。事聞于朝，追封魏國公，諡忠介。命左丞左答納失里，剋日進討，不得違慢。左答納失里也奉命去訖。此段爲說明文，亦爲銷納文，因欲明秦不華之忠，方國珍之狡，所以插入。

元廷又頒下詔旨，令各路統帥，便宜行事。滿望他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不意第一路注意人馬，竟無端潰散，自沙河退駐朱仙鎮，幾不成軍。看官欲問這統帥姓氏，就是脫脫丞相的母弟，叫作也先帖木兒。加入脫脫丞相母弟六字，句中有刺。他自上蔡得勝後，進至沙河，駐紮了兩三月，未曾對仗，忽軍中自起訛言，競稱劉福通糾合衆寇前來劫營，

累得也先帖木兒，日夕防備，連寢食都是不安。忙亂了好幾日，並不見有一寇到來，頓時懊惱得很，把所有軍官，斥辱一番，并令此後不得妄言，違令者斬。不把軍官立斬，還算仁恕，但也虧有此着，纔得逃命。一班軍官，本已心懷怨望，又被他嚴加訓斥，索性一闕而散，晝夜逃去也。先帖木兒並未預聞，到了日上三竿，升帳檢閱，只有親兵數百名，兀自守着，其餘不知去向。慌忙去請衛王，衛王也騎馬走了。那時也先帖木兒，倉皇失措，也只好上馬急奔，行了三十六策中的第一策，奔至朱仙鎮，方遇衛王寬徹哥，帶着一半散卒。在鎮紮營，他尚莫明其妙，及與衛王相見，欲問底細，衛王又模模糊糊的說了數語，沒奈何上書奏聞。嗣得詔勅，遣中書平章政事蠻子一作曼濟代為統帥，召他還京。他即將兵符繳與衛王，即日北歸。

既到京師，仍受命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抱着一腔忠憤，聯絡劉希曾等十二人，上書奏劾，說他喪師辱國，罪無可原。中臺御史周伯琦，反劾范文等越俎上言，沽名釣譽。兩篇奏章，先後進呈。順帝竟從伯琦言，斥責范文等十二人，統降為各郡判官。又加罪西臺御史大夫朵爾直班，說他授意屬僚，好為傾軋，外徙為湖廣平章政事。真是憤憤。朵爾直班素感風疾，及出都門，老病復發，行至黃州，又奉詔令他司餉，各路統帥，日來絮聒，總是迎合當道。卒至憂憤填胸，嘔血而死。脫脫不能辭其咎。

盈廷人士，從此噤不敢言。惟脫脫雖多蒙蔽，心終憂國，默念各路已有重兵，只徐州被李二佔據，向未克復，決意自請出征，規復徐州。遂入朝，面請奉旨特許，命以答剌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各路軍馬，爵賞誅殺，悉聽便宜行事。并命知樞密院事咬咬，中書平章政事搠思監，也可扎魯忽赤，此六字係元代官名。福壽坊間小說有赤福壽，想係福壽以上誤添一赤字，遂致以訛傳訛。從脫脫出師。脫脫臨行時，復奏請哈麻兄弟，可以召用。恩怨大明，反致自誤。順帝自然准奏，立召哈麻為中書右丞，雪雪為同知樞密院事。兩人星夜進京，來送脫脫，脫脫以國事相託，教他盡職效忠。替錯了人。兩人唯唯聽命，脫脫便麾兵出都，渡河而南，直抵徐州，于西門外安營。

李二本是劇盜，聞丞相脫脫親自到來，便號召羣盜，一齊殺出，衝突過去，虧得脫脫軍律嚴明，一些兒不見慌忙，各自攜械抵禦。正交戰間，但聽李二陣內梆聲一響，飛箭便應聲射來。元兵前隊未曾預防，被射死了數十名。脫脫恐中軍驚退，忙策馬向前，領兵殺上，說時遲，那時快，脫脫所乘的馬首已中着一箭，箭鏃甚長，飾以鐵翎，這馬負着痛楚，幾乎支持不住。衛士忙來扶住脫脫，脫脫吐開衛士下馬，易騎，仍舊麾旗前進。麾下見主帥拚命，那個還敢退後，一陣衝殺，竟將李二部衆逼回城中。李二忙令閉城，方闔半扉，元兵已如潮湧入，勢不可當。幸徐州尚有內城外郭雖破，內城尚可自保。李二急呼衆奔入閉門固守。

脫脫乘勝攻城，城上矢石如雨，眼見得一時難下方命，各軍休養一宵，越日復督軍圍攻，喊聲如雷，震動天地。那李二恰也利害，把平日積貯的守具盡行取出，對付元兵。一連數日，相持未下，脫脫以李二負隅持久，非計，遂令軍士撤退西南，專攻東北，日間命他猛擊，夜間更迭退休。城內的趙均用彭早住二人見元兵如此舉動，遂向李二獻計道：「元兵遠來，攻戰數日，必致疲乏，所以銳氣漸衰，撤圍自固。我等可乘夜出兵，掩殺過去，必可獲勝。」李二道：「今夜已來不及了，明天夜半，我率衆出南門，你兩人率衆出西門，左右夾攻，尤爲妙計。」趙彭二人鼓掌稱善，計固妙矣，幸城內無人何。

到了次日，城上下攻守如舊，二更時候，李二與趙彭二人分頭出城，竟來掩襲元營。營外有元兵站着，見李二等併力殺來，一聲吶喊，紛紛四走。李二等便搗入營中，來擒脫脫，誰知營內只有燈燭，並無人馬。至此纔知中計，忙令退兵，忽聽炮聲四響，元兵盡行殺到，把李二等困在垓心。李二此時也顧不及趙彭二人，只好拚命殺出，奔回南門，舉頭一望，叫苦不迭。看官，你道何故？原來城樓上面萬炬齊明，火光中現出一位紫袍金帶，八面威風的元丞相，突如其來，令人叫絕。驚得這個芝麻李，魂飛天外，回馬急逃。元兵又復追至，殺得李二手下七零八落。李二已無心戀戰，只管奪路奔走。元軍尚欲追趕，但聞城內已經鳴金，遂相率勒馬，由他自去。此時彭趙二盜料無可歸，早殺開血

路，逃出外城，向濠州去訖。至李二出外城，二人已去得很遠。李二垂頭喪氣，徑投沔陽，後來不知下落，想是窮途致死了。芝蘭變油，成了流質，所以無從稽考。天已大明，各元將入城獻功，斬首約數千級，并獲得黃繖旗鼓等。由脫脫一齊檢閱，錄功行賞有差。脫脫復下令屠城，福壽上前諫阻道：「劇盜如李二等，傅相尚不欲窮追，百姓何辜，偏令屠戮？」

脫脫道：「汝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圍城數日，但見盜賊人民，齊心守禦，料是不易攻入，所以我撤圍西南，故意示懈，令他前來掩襲。我先授諸將密計，四處埋伏，截住他的歸路，以便我乘隙入城。我入城時，百姓還來抗拒，被我殺退，嗣見李二等出走，尚有百姓隨着，我恐城中再擾，所以鳴金收軍。看來此等頑民，不便再留，一律屠戮，纔無後虞。」
攻城之計，從脫脫口中自敘，又開一補述文法。福壽不便再言，當由衆將奉令，把城中老少男女，盡行殺訖。然後上書告捷。

脫脫之罪，莫如此舉。

順帝聞報，立遣平章政事普化等，頒賞至軍，且加封脫脫爲太師，召使還朝，并改徐州爲武安州，立碑表功。脫脫班師北歸，由順帝遣使郊迎，入見後，賞給上尊珠衣白玉寶鞍，一面賜宴私第，命皇太子親去陪宴，這正是異數寵榮，一時無兩。盛極必衰。

脫脫因東南盜起，漕運爲難，復請於京畿立分司農司，自領大司農事，令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克孫良楨，兼大司農卿，作爲襄辦。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均導引水利，立法耕種，不到一年，居然禾麥芄芄，收入京倉，可充食俸。順帝以宰輔得人，一切國政，委他處理，自己恰日居宮中，恣情酒色。於是貢諛獻媚的哈麻，又在宮中日夕伺候，想出了一條極樂的法兒，導帝肆淫。小子有詩咏道：

得人與國失人亡，況復宮廷已色荒。
莫謂誤君由嬖倖，君昏何自望臣良？

欲知哈麻所獻何術，容待下回表明。

本回敘寫戰事，獨於脫脫兄弟之出征，演述較詳，其他隨筆敘過，概行從簡，非詳於此而略於彼也。文法有賓主，上文已備。

言之。若不問主賓，依事類敘，徒使閱者眩目，毫無興味，何足觀乎？且不特法分賓主已也，又有賓中主、主中賓之法，如本回前半敘也。先帖木兒事，主中賓也。而脫脫實爲賓，中主後半敘脫脫事，似爲主文，然亦一主中賓，所足稱賓中主者，實爲順帝。由是類推，則雖爲夾敘之文，亦有主賓之分。與主中賓、賓中主之分，在閱者默揣而得耳。若論脫脫兄弟之戰略，則乃弟遠不及乃兄，文已敘明，毋庸贅說。惟著書人頗重視脫脫，故雖不掩脫脫之短，而獨喜述脫脫之長。意者其亦善善從長之意乎？然元代賢相，絕無僅有，如脫脫者，固不容盡沒其功也。

第五十六回 番僧授術天子宣淫 嬖侍擅權丞相受禍

却說哈麻兄弟，得脫脫薦引，復召回重用，適順帝厭心國事，尋樂解憂，哈麻遂引進一個番僧，日侍左右，這番僧無他技能，只有一種演撲兒法，獨得祕傳。什麼叫做演撲兒？譯作華文，乃是大喜樂的意義。大喜樂三字，尙是含糊，小子從元史上考查，實是一種運氣的法術。順帝正考究此道，得了番僧，如獲聖師，當即授職司徒，令他在宮講授，悉心練習，到了實地試行的時候，果然比前不同，就是六宮三院的妃嬪，也暗中歡慰。

哈麻有一妹婿，名叫禿魯帖木兒，曾爲集賢院學士，出入宮禁，甚得帝寵，至是亦密奏順帝道：「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實不過一保存現世罷了。臣聞黃帝以御女成仙，彭祖以採陰致壽，陛下若熟習此術，溫柔鄉裏，樂趣無窮，并且上可飛昇，下足永年。」順帝不待說畢，便道：「你難道不聞演撲兒麼？朕已粗得此訣了。」禿魯帖木兒道：「尙有一雙修法，比演撲兒尤妙，演撲兒僅屬男子，雙修法并及婦女，陛下試想房中行樂，陽盛陰不應，上行下不交，還是沒甚趣味。」雙修法得此解釋，足補元史音註之闕。順帝喜道：「卿善此術否？」前稱汝後即稱卿，其意可知。禿魯帖木兒道：「臣且不能，現有西僧伽隣真，一作結琳沁，頗善此術。」耶魯俱能薦賢，好算是順帝功臣。順帝道：「卿速爲朕宣召，朕當拜他爲師。」可謂屈尊盡禮。

秃魯帖木兒奉旨，立召伽磷真入宮。順帝接見畢，敬禮有加，便命他傳授祕訣。伽磷真道：「這須龍鳳交修，方期完美。」順帝道：「朕的正后，素性迂拘，不便學習，忽都皇后，史稱其賢，所以借順帝口中代爲解免。其他后妃，或可勉學，但一時也恐爲難呢。」伽磷真道：「普天下的子女，何一非陛下的臣妾，陛下何必拘定后妃，但教採選良家女子，入宮演習，自多多益善了。」順帝大喜，便面授爲大元國師。一面親受祕傳，一面命秃魯帖木兒督率宦官廣選美女入宮，演習種種祕術。

伽磷真一團和氣，藹然可親，入宮數日，宮娥彩女們，無不歡迎。是謂無量歡喜佛。就是前次入宮的西番僧，也與

他往來莫逆，聯爲知交。順帝各賜他宮女三四人，令供服役，稱作供養。二僧日授祕密法，夜參歡喜禪，無拘無束，逍遙自在。他又想出一法，令宮女學爲天魔舞，每舞必集宮女十六人，列成一隊，各宮女垂髮結辮，首戴象牙佛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裙，雲肩鶴袖，錦帶鳳鞋，手中各執樂器，帶舞帶敲，逸韻悠揚，彷彿月宮雅奏，霓裳盪漾，渾疑天女散花。臨舞時先宣佛號，已舞後再唱曼歌，樂得順帝心花怒開，趁着興酣的時候，就隨抱宮女數人入祕密室，爲雲爲雨，親試這演撲兒法及雙修法。佛法無邊，樂何如之。兩僧也樂得隨緣，左擁右抱，肉身說法，還有一個親王八郎，

是順帝兄弟行，乘這機會，也來竊玉偷香。又由秃魯帖木兒聯結少年官僚八九人入宮伺候，分嘗禁樹。秃魯帖木兒也來偷香，不怕哈麻妹子喫醋麼？順帝賜他美號，叫作「倚納」。倚納共有十八，連八郎在內，得入祕密室。祕密室的別名，叫

作「色濟克烏格」。一作皆即几該。色濟克烏格五字，依華文譯解，係事事無礙的意思。後來愈加放恣，不論君臣上下，統在一處宣淫，甚至男女裸體，公然相對，豔話淫聲，時達戶外。兩僧又私引徒侶，出入禁中，除正宮皇后外，統是一塌糊塗，不明不白。佛經所謂「皆大歡喜」者，意在斯乎。

順帝復勅造清寧殿，及前山子月宮諸殿宇，令宦官留守也速迭兒，及都少水監陳阿木哥等監工。日夕趕造，窮極奢華。工竣後，遂于內苑增設龍舟，自製樣式，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上有五殿，龍身併殿宇俱五采金

裝，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舟一移，龍首及口眼爪尾，無不活動。栩栩如生。又製宮漏高六七尺，闊三四尺，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腰設玉女，捧腰刻籌，時至輒浮水上升，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間由神人司更，自能按更而擊，不爽毫釐。鳴鐘鉦時，左獅右鳳，自能翔舞。匱東西又有日月宮，設飛仙六人，序立宮前，遇子午時，又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逾時復退立如前，真是窮工極巧，異想天開。目今西人雖巧，尙不能有此奇製，不知順帝從何處學來。豈西僧所教如演撲兒法及雙修法中，亦有此謬傳耶？皇

子愛識理達臘，日漸長成，見宮中如此荒淫，恨不將這班妖僧淫賊，立加誅逐，可奈權未到手，力不從心，鎮日間志忑不定，乃潛出東宮，往訪太師脫脫。適脫脫自保定還京，得與皇子相見，敘過寒暄，卽由皇子談及宮闈近况。脫脫嘆息道：「某爲屯田足食起見，往來督察，已無暇晷，近且寇氛不靖，汝穎江淮，日見糜爛，每日調遣將士，分守各處，尙且警報頻來，日夜焦煩，五中如焚，所以併宮禁事，無心過問了。」皇子道：「現在亂事如何？」脫脫道：「劉福通出沒汝穎，徐壽輝擾亂江淮，方國珍剽掠溫台，張士誠盤踞高郵，劇盜如毛，勦撫兩難。近聞池州太平諸郡，又被賊黨趙普勝等陷沒，江西平章星吉與戰湖口，兵敗身死。」趙普勝作亂，星吉殉節，事從脫脫敘出，亦爲書文計耳。某正擬上奏，

再出督師，如何宮禁中鬧得這般情形，難道哈麻等日侍皇上，竟不去規諫麼？」皇子道：「太師休提起哈麻，他便是禍魁亂首哩。」脫脫大爲驚異，復由皇子申述淫亂原因。脫脫道：「哈麻如此爲惡，不特負皇上，并且負某，某當卽日進諫，格正君心。」皇子道：「全仗太師！」脫脫道：「食君祿，盡君事，這是人臣本分呢。」脫脫著名元史，持有此心。皇子申謝而別。脫脫還未免懷疑，再去私問汝中柏。汝中柏極陳哈麻不法，惱動了脫脫太師，立卽命駕入朝。原來汝中柏得脫脫信用，由左司郎中入爲中書省參議。應五十三回。他仗着脫脫權力，遇事專斷，平章以下，莫敢與抗。獨哈麻不爲之下，屢與齟齬。一恃相權，一恃主寵，安能協和。汝中柏銜恨已久，遂乘機發洩，極力指斥哈麻，這且不必絮述。

且說脫脫盛氣入朝，至殿門下輿，大着步趨入內廷，不料被司閤的宦官，出來阻住。脫脫怒叱道：「我有要事，

奏聞皇上，你爲何阻我進去？宦官道：「萬歲有旨，不准外人擅入！」脫脫道：「我非外人，不妨入內。」宦官再欲有言，被脫脫扯開一旁，竟自闖入。這時候的元順帝正在祕室演法，忽由秃魯帖木兒報道：「不好了！丞相脫脫來了！」順帝喘着道：「用一喘字妙。」我句我無暇見他，司閹句司閹何在？如何令他擅入？」順帝行淫，秃魯帖木兒得以入報，是回廊事事無礙語。

秃魯帖木兒道：「他是當朝首相，威儀熏天，何人敢來攔阻？」只此三語，脫脫已是死了。順帝道：「罷了！罷了！我便出來，你速去阻住，教他在外候着。」秃魯帖木兒出去，順帝方收了雲雨，着了冠裳，慢騰騰的出來。只見脫脫怒目立着，所有秃魯帖木兒以下，俱垂頭喪氣，想已受脫脫訓責，所以致此。當下出問脫脫道：「丞相何事到此？」脫脫聽着，便收了怒容，上前叩謁。順帝命他立談，脫脫起身，謝過了恩，遂啓奏道：「乞陛下傳旨革哈麻職，逐西番僧及秃魯帖木兒等，以杜淫亂。」順帝道：「哈麻等有何罪名？」脫脫道：「古時所說的暴君，莫如桀紂，桀寵妹喜，禍由趙梁，紂寵妲己，禍由費仲，今哈麻等導主爲非，也與趙梁費仲相類，若陛下還要信任，不加誅逐，恐後世將比陛下爲桀紂哩。」順帝道：「哈麻係卿所舉薦，如何今日反來糾劾？」此語頗問得利害。脫脫道：「臣一時不明，誤薦匪人，乞陛下一律加罪。」順帝道：「這却不必，朕思人生幾何，不妨及時行樂，況軍國重事，有卿主持，朕可無虞，卿且讓朕一樂罷。」脫脫道：「變異迭興，妖寇日熾，非陛下行樂之時，陛下亟宜任賢去邪，崇德遠色，方可撥亂致治，易危爲安，否則爲禍不遠了。」順帝道：「丞相且退，容朕細思。」脫脫乃趨出內廷，守候數日，並不見有甚麼詔旨。只各省警報，復陸續到來。先是張士誠據高郵，脫脫命平章政事福壽發兵招討，嗣得福壽稟報，士誠負固不服，且轉寇揚州，殺敗達什帖木兒軍。於是脫脫上疏自請出兵，并再劾宮中嬖侍，冀清君側。順帝只左調哈麻爲宣政使，餘人不問。一面下詔命脫脫總制各路軍馬，剋日南征。脫脫奉命卽行，途次會齊各路來兵，次第南下。這番出師，比前番還要烜赫，所有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一律隨行，稟受節制。還有西域西番，亦發兵來助，旌旗蔽天，金鼓震野，數百里捲雲掃霧，十萬衆掣電追風，真個是無威不揚，無武不耀。

全爲下文反射。

脫脫到了濟寧，遣官詣闕里

祀孔子，過鄒縣，又祀孟子。及達高郵，張士誠已遣兵抵禦，兩下不及答話，便即開仗。脫脫的兵將，彷彿如虎豹出山，蛟龍攪海，任你百戰耐勞的強寇，也是抵擋不住，戰了數合，士誠兵已是敗退。脫脫率軍進逼，直抵城下，士誠復自行出戰，奮鬪半日，也不能支持，退守城中。脫脫一面攻城，一面分兵西出，規復六合，絕他援應。士誠恐城孤援絕，如入阱中，千方百計的謀解重圍，或率銳出鬪，或縋師夜襲，都被脫脫麾兵殺退，急得士誠驚惶萬狀，無法可施。

脫脫正擬策勵將士，指日破城，忽聞京中頒下詔勅，命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兒，知樞密院事雪雪，代統脫脫所部兵。脫脫正在驚異，帳外守卒，又報宣詔使到來，軍中參議龔伯遂，料知此詔必加罪脫脫，忙向脫脫密稟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丞相只管一意進討，休要開讀詔書。若詔書一開，大事去了！」脫脫道：「天子有詔，我若不從，便是抗命，我只知有君臣大義，生死利害，在所不計。」言畢，遂延入宣詔使，跪聽詔命。與宋時之岳忠武大致相同。

詔中略稱丞相脫脫，勞師費財，不勝重任，着即削去官爵，安置淮安。將吏聞詔皆驚，獨脫脫面不改色，且頓首道：「臣本至愚，荷天子寵靈，委臣軍國重事，早夜兢兢，懼弗能勝，今得釋此重負，皇恩所及，也算深重了！」言畢而起，送歸宣詔使。

當下召集將士，令各率所部，聽後任統帥節制。又命出兵甲及名馬三千，作為分賜。各將士一律垂淚，客省副使哈剌答，奮身躍起道：「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手中，今日寧死相公前，藉報如遇。」言至此，即拔劍在手，向頸上一橫。脫脫忙出座攔阻，已是不及，只見頸血四濺，倒仆地上。脫脫撫尸大慟，衆將亦不勝悲感，哭聲如雷。讀至此我亦淚下。

嗣命將屍首安葬，并把軍符封固，遣送太不花，自率數十騎徑赴淮安。途次聞母弟也先帖木兒，也削職出都，安置寧夏，雖是意料所及，究不免愁上加愁，況復時當歲暮，四野蕭條，寒風慘慘，雨雪霏霏，百忙中敘入景色，殊有關係，不應作閑文看。脫脫被貶在至正十四年十二月中，故特書以揭之。人孰無情，誰能遣此驛館中過了除夕，至正月初始到淮安，纔

閱數日，又接到廷寄，命徙甘肅行省，亦集乃路。脫脫又不能不行，甫啓程，復來了一道嚴厲的詔勅，不但命他轉徙雲南，并將他弟也先帖木兒移徙四川，他長子哈刺章充戍肅州，次子三寶奴充戍蘭州，所有家產盡籍沒入官。脫脫聞命太息道：「罷罷！哈麻，哈麻你也太惡毒了！」就脫脫口中敍出哈麻是行文過脈處。原來哈麻左遷，開係由脫脫劾

奏，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煙，暗思脫脫如此可惡，定要將他處死，纔肯干休。於是一面聯結寵后奇氏，一面囑託臺官袁賽因不花，教他內外交譖，構陷脫脫全家。順帝沈湎酒色，已是昏迷得很，且因前次脫脫強諫，暗懷忿怒，打斷歡情，宜乎動氣。至此內惑女蠱，外信儉言，如火添油，越加沸烈，遂不問是非，迭下亂命。補敘情由，言簡而賅。

脫脫轉徙雲南，行次大理騰衝，遇着知府高惠，殷勤接見，盛筵款待，酒過數巡，高惠啓口道：「公係國家柱石，偶遭晦塞，轉瞬間就要光明，還請勿憂。」脫脫道：「某無狀，已負國恩，皇上不賜某死，令某安置此方，尚稱萬幸。」高惠道：「這也太謙了。」

正談話間，忽屏後有一妙年麗姝，冉冉出來，柳眉半蹙，杏臉微酡，此八字含有無數情緒，閱者接讀下文，自知妙處。縮縮捏捏的，至高惠座旁站住。高惠命拜見，脫脫驚得脫脫連忙離座，答了半禮，一面忙問高惠道：「這是公家何人？」高惠道：「就是小女，因公不是常人，所以令小女拜謁。」脫脫愈覺懷疑，口中只連稱不敢。

高惠乃令女入內，復請脫脫就座，再行斟酒道：「公此來不挈眷屬，一切起居，諸多不便，小女蓬門陋質，雖不值一盼，然奉侍巾櫛，到還可以使用，鄙意擬即獻納，望勿却爲幸！」脫脫驚答道：「某一罪人，何敢有屈名媛！」高惠不待說畢，便道：「公今日到此，明日即當起復，此後鴻毛遇順，無可限量，鄙人等俱要託庇哩！」原來爲此，不然，一知府女兒，何必下嫁罪人耶！

脫脫搖首道：「某自知得罪當道，區區生命，尚恐難保，還望甚麼顯榮？」高惠道：「不妨，當爲公築一密室，就使有人加害，有我在，此定可無虞。」脫脫只是固辭，教他金屋藏嬌，尚不肯允，毋乃太傲。高惠不禁憤憤，俟脫脫別後，竟派

鐵甲軍監察行踪，至阿輕乞地方，竟將他驛舍圍住。是不中擡舉之故。脫脫心中已橫一死字，到也沒甚驚慌，怎禁得都中密詔又飛驛遞到雲南，這一番有分教：

巨棟自摧元室覆，大星陡落滇地寒。
欲知密詔內容，且看下回分解。

番僧進房術行，上下宣淫，恬不知恥，脫脫在朝，寧無聞知，而元史脫脫列傳中，不聞其有進諫之舉，是脫脫固未足道者，何以死後留名，即鄉曲婦孺，亦嘖嘖稱道之。且列傳言脫脫信汝中柏之譖，改哈麻爲宣政使，若僅緣此生隙，哈麻雖惡，度亦不過排擠出外，至於安置遠方而止，胡心置諸死地，且敢冒大不韙之舉，竟傳矯詔乎。本回演述史事，已覺渲染生妍，至插入脫脫進諫一段，尤足補史之闕。揆情度理，應有此文，不得以虛僞少之。

第五十七回 朱元璋濠南起義 董搏霄河北捐軀

却說脫脫流徙滇邊，忽又接到密詔，竟是要他的性命，還有一樽特賜的珍品。看官道是何物？乃是加入鴆毒的藥酒，原來這道詔勅，實是哈麻假造出來，他此時已接連升官，進爲左丞相，因脫脫未死，總是不安，所以大着膽子，假傳上命，賜脫脫鴆酒，令他自盡。余少時閱坊間小說，至英烈傳中載脫脫自盡事，由丞相撤敦及太尉哈麻主使，其實當時只有哈麻並無撤敦，正史俱在，不應臆造一人。脫脫只知君命，辨什麼真僞，竟遙向北闕再拜，接過鴆酒，一飲而盡，須臾毒發，嗚呼哀哉！年僅四十二。強仕之年，正可爲國出力，乃爲賊臣害死，令人憤歎。

脫脫儀狀雄偉，器宇深沉，輕貨財，遠聲色，好賢下士，不伐不矜，且始終不失臣節，尤稱忠盡，惟爲羣小所惑，急復私讎，報小惠，後來竟被構陷，流離致死，都人士相率嘆惜。逮至正二十三年，監察御史張冲等，上書訟冤，乃詔復

脫脫官爵，并給復家產，召哈刺章三寶奴還朝，只也先帖木兒已死，無從召歸。至正二十六年，臺官等復上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從此始。錢糧耗竭，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塗炭，從此始。若使脫脫尚在，何致大亂到今？乞加封功臣後裔，并追賜爵諡，以慰忠魂。順帝聞言，也覺追悔，立授哈刺章三寶奴官職，且命廷臣擬諡。事尚未行，明師已至，連逃避都來不及，還有何心顧着此事？所以脫脫丞相的諡法，竟無着落。著書人深惜脫脫所以詳述始末。

閒文休題。單說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本無軍事知識，至代爲統帥，尤驕蹇不遵朝命。部下兵士看主帥如此怠玩，樂得四出劫掠，搶些子女玉帛，取快目前，還想奪甚麼徐州臺官，因勦他慢功虐民，應卽黜退，另易統帥。順帝乃命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魯，往代太不花，又削太不花官職，令他在軍效力。軍中一再易帥，頭緒紛繁，自然無心攻賊，外如各路招討的大員，也大半膽小如驢，一些兒沒有功績。於是亂黨愈熾，勢益燎原。

河南盜劉福通，居然奉韓林兒爲小明王，僭稱皇帝，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林兒母楊氏爲太后，自爲丞相。當下分兵四出，焚掠河南郡縣，大爲民害。元廷卽命答失八都魯，引軍往援。答失八都魯奉命西行，馳至許州，適遇劉福通派來的兵隊，一陣廝殺，竟大敗虧輸，逃得無影無踪。

答失先已遁去，到了中牟，潰卒方稍稍還集，忽又有一路兵馬到來，慌忙着人探聽，乃是都中遣來的援師，統領叫作劉哈刺不花，還好還好。答失先方纔少慰，出營接見，鼓及敗潰情狀。劉哈刺不花頗有些忠勇氣象，便道：「連年征戰，並沒有一處平靖，我輩身爲將帥，寧不羞死！明日決去一戰，我爲前茅，公爲後勁，若得著勝仗，還可爲我輩吐氣哩。」答失八都魯也只好依從。

翌晨，劉哈刺不花誓師出營，仗着一股銳氣，往撲敵寨。敵寨不及防備，猛被元兵攻入，車馳馬驟，掃了一個盡光。答失八都魯麾軍趨至，已是不見一敵，只覺水碧山清。當下兩軍並進，從汴梁直達太康，劉福通自行出戰，又被

劉哈刺不花殺退，乘勝抵亳州，晝夜攻擊，嚇得韓林兒魂膽飛揚，與劉福通偕開後門，遁走安豐。

劉哈刺不花等入城，即飛章告捷。元廷以亳州既破，召劉哈刺不花還都，猛將既去，寇衆復張，劉福通又四處馳檄，勾結各路梟雄，作爲犄角。於是潛龍起蟄，鳴鳳朝陽，濠州大陸，竟出了一位不文不武，亦文亦武的真人，撥亂致治，誕膺天命。這位真人姓甚名誰？就是大明太祖朱元璋。敘明太祖下筆不苟。

元璋先世居沛，再徙泗州，及父世珍復徙濠州，居鍾離縣。至元璋年十七，父母相繼去世，孤苦無依，乃入皇覺寺爲僧，游食諸州，尋復還寺。至郭子興起兵濠州，民間不得安居，相率趨避。元璋亦思避難，卜諸神，去留皆不吉，不禁嬉笑道：「莫非要我做皇帝不成？」再卜得吉占，遂決意棄僧投軍。徑入濠州謁郭子興，子興見他狀貌魁奇，留爲親兵。會元將徹里不花引兵來攻，元璋隨子興出戰，格外奮勇，竟將元兵殺敗。嗣元廷復遣賈魯進圍，城幾被陷，虧得元璋募集死士，出城衝殺，纔把賈魯擊退。子興大喜，署爲鎮撫，復將養女馬氏給與元璋爲妻。後來妻隨夫貴，竟做了明朝第一代的皇后，這真所謂天生佳耦了。同是出身微賤，所以稱爲佳耦。

時李二餘黨趙均用彭早住，奔投子興，所部暴橫，幾乎喧賓奪主。元璋以子興懦弱，不足與共大事，乃自率里人徐達湯和等，南略定遠，計降驢牌寨民兵三千。復東行，夜襲張知院于橫岡山，收降卒三萬人，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語大悅，遂用爲謀士，進拔滁州。旋聞子興爲趙均用所困，以計救免，迎子興入滁。另遣將張天佑攻陷和州，子興卽命元璋往守，總制諸軍。

既而子興病歿，子天敘嗣，得劉福通檄文，令爲都元帥，張天佑及元璋爲左右副元帥，元璋不受。繼念僞宋主韓林兒氣燄方盛，暫可倚藉，乃用龍鳳年號，號令軍中。就劉福通事折入朱元璋，就朱元璋事帶過郭子興，此是文中縉合法。惟元璋爲開國英雄，而敘次如此簡略，蓋由詳細情形，應入明史演義中，故本文只從簡略而已矣。

忽聞懷遠人常遇春來歸，元璋忙令延入，見他燕頸豹額，相貌堂堂，立擢爲帳下總兵，接連復報開巢湖渠帥，有書到來，願率水師千艘，前來投誠。元璋閱書畢，

大喜道：「我正慮渡江無舟，今巢湖帥廖永忠俞通海等願來歸附，真是天賜成功！」當下率兵至巢湖，與廖俞等人相見，推誠接待，彼此歡洽。留駐三日，揚帆出發，至銅城牯，遇元中丞蠻子海牙軍阻住要口，舟不得出。會天雨水漲，得從小港縱舟出襲元兵，一鼓退敵，遂順風直抵牛渚。牛渚南岸有采石磯，向稱要隘，與牛渚爲犄角，兩岸統有元兵紮住，刀槍森列，壁壘謹嚴。元璋命先攻牛渚，後攻采石磯，衆將士應聲齊出，爭登牛渚渡。元兵也齊來抵禦，禁不住這邊奮勇，漸漸倒退。常遇春徒步揮戈，殺死元兵無數，元兵遂一律逃去。牛渚既下，復攻采石，采石磯高出水面，約有丈餘，衆將士艤舟進攻，都被矢石擊退。常遇春左手持盾，右手持矛，一躍而登，刺死守磯頭目老星卜喇，單身直入。各將士見遇春登磯，自然隨勢擁上，霎時間攻破采石，掃盪元兵，遂乘勝進拔太平。元總管靳義赴水死節，衆將迎元璋入城，乃置太平與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召當塗人陶安參議戎幕，進耆儒李習爲知府，揭榜安民，嚴申軍禁，民心大悅。太平路真太平了。

休息數月，復率兵進侵集慶，連破元將大營，直逼城下。此時元將福壽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奉命守集慶路，屢督兵出戰，終未獲勝。至城陷，百司皆潰，福壽獨踞牀高坐，爲亂兵所殺。不沒忠臣。

元璋入城，慰撫吏民，改集慶路爲應天府，自稱吳國公。一面遣將四出，分徇鄰郡，鎮江廣德等處，相繼攻下。這時候的劉福通招集亡命，勢燄日張，分兵略地。遣毛貴出山東，李武崔德出陝西，關先破頭潘馮長舅沙

劉二王士誠出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出秦隴，自居河南調度，節制各軍。毛貴頗有智勇，率衆東趨，連陷膠州萊州益都般陽諸郡縣。濟南路飛章告急，順帝遣知樞密院事卜蘭奚率同董搏霄等兼程往援。

援軍既發，御史張楨上書陳十禍，語語剴切，字字蒼涼，好算元末一位大手筆。小子曾閱元史張楨列傳，尚能約略記述。所說根本上禍端，記有六條：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這統是根本上的關係，所說征討上禍端，計有四條：一是不慎調度，二是不資羣策，三是不明賞罰，四是不擇將

帥，這統是征討上的關係。他又逐條分釋，每條數百言，內有事安逸的禍源，及不明賞罰的禍源，最說得淋漓痛快，小子試略錄如左：

臣伏見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統，履艱難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海內可謂不寧矣，天道可謂變常矣，民情可謂難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時，戰兢惕厲之日也。陛下宜臥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翦業之難，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而修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至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好，宴安鴆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而禁於未然。黜宮女，節浮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天下太平無事，此所謂根本之禍也。以上言事安逸。臣又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林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羅棋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邱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饋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即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方有限之費，供將帥無窮之欲哉！穎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終飾威權，以兵抗拒，視其所向，駭駭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至大，有識者爲之扼腕，有志者爲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以上言不明賞罰。

奏入不省，權臣恨他多言，反劾他市直沽名，出爲山南道廉訪僉事。看官，你想順帝如此糊塗，還能保得住一座江山麼。

卜蘭奚到了山東，遣董搏霄援濟南，自赴益都路。搏霄提兵急進，連敗寇衆於濟南城下。寇衆却退，詔命爲山

東宣慰使都元帥。此時太尉紐的該，方總諸軍守禦東昌，聞濟南已靖，促搏霄從征益都。搏霄道：「我去濟南必不保；且我適有疾，不如令我弟昂霄前往。」乃將此意奏聞元廷，順帝准奏，授昂霄爲淮南行院判官，調赴益都。

未幾復有朝旨，命搏霄移守長蘆，搏霄不得已北行，誰知毛貴已乘隙而入，進陷濟南，且率精銳躡搏霄後。搏霄纔到南皮縣，望見毛貴率大隊趕來，紅巾迷目，鐵騎揚氛。搏霄部下的將士，驚告搏霄道：「彼衆我寡，營壘未完，奈何！」搏霄道：「我受命到此，只有以死報國，此外尙有何言！」遂拔劍出營，督軍奮戰，殺死敵衆多名。怎奈敵人前仆後繼，反張了兩翼，圍裏搏霄，自午至暮，搏霄兵傷亡過半，寇衆突至搏霄前，刺搏霄下馬，叱問道：「汝係何人？」搏霄瞑目道：「我就是董老爺，汝何爲？」言未畢，寇衆用矛攢刺，但見數道白氣，衝入空中，凝作一團，向天而去。屍身上並不見有血迹，連寇衆都是駭愕，驚以爲神。是日，益都兵亦敗，昂霄亦戰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可爲董氏兄弟註脚。事聞於朝，追封搏霄爲魏國公，諡忠定，昂霄爲隴西郡侯，諡忠毅。

毛貴已破董軍，遂由河間趨直沽，陷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歿，元廷大震，廷臣紛議遷都。只有此策。虧得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又復出現，督率禁軍，直趨柳林，與毛貴酣鬪一場，殺得毛貴大敗而逃，逐出畿輔，京師稍安。毛貴退回濟南，氣餒漸衰，後被趙均用殺死。均用又被續繼祖所殺。了毛貴。惟李武崔德趨陝西，破商州，攻武關，直逼長安，分掠同華諸州。白不信、李喜喜等趨秦隴，據鞏昌，陷興元，入圍鳳翔。關先生破頭潘等趨晉冀，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山，焚上黨郡，攻破遼州，專掠遼陽，進陷上都，把元朝祖宗歷代經營的宮闕，付諸一炬，盡變作烏焦巴弓。趣語。劉福通乘這機會，攻入汴梁，逐去守將竹貞，迎僞宋帝韓林兒居住，大河南北，袤延萬里，幾無一塊乾淨土。那時復出了一個著名人物，爲元效力，轉戰東西，竟將所失各地克復了一大半。想是迴光反照，正是。

八方搶攘無寧日，一將馳驅得勝時。

未知此人爲誰，待小子下回聲明。

是回前敘朱元璋事，後敘劉福通事，兩兩相對，似元璋之勢力遠不及福通，不知真人出世，必別有二三揭竿之徒，爲之先驅，奏無勝廣，不足以亡秦而啓漢，隋無竇李，不足以亡隋而啓唐，韓劉揭竿，正爲朱氏先驅之兆，猶之勝廣竇李等也。惟敘朱元璋事，概從簡略，已見細評。至於毛貴陷山東時，獨錄入張楨奏疏，百忙中敘及此奏，所以明元季之失政，以致將驕卒惰，盜賊四起，禍由自召，一疏盡之。若董搏霄之殉，雖獨有白光之異，且兄弟同日戰死，尤爲難得。故敘述亦較他人爲詳，可見下筆時具有斟酌，非率爾操觚者比也。

第五十八回

掃強虜志決身殲

弒故主行兇逞暴

却說劉福通奉了韓林兒，分道出兵，正在猖獗得很，其時有一潁州沈邱人，名叫察罕帖木兒，募集子弟，仗義討賊。他本是闔閭台後裔，闔閭台收河南時，留家潁州，所以子孫相傳，未嘗他徙。會潁州盜起，遂募子弟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同設奇計，襲破寇衆，平定羅山。元廷聞報，授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達魯花赤，達魯花赤係元代官名。李思齊知府事。於是所在義士統率兵來會，得萬餘人，自成一軍，轉戰而北，所向無前。潁上羣盜與戰輒敗，因此威名大震，莫敢爭鋒。

嗣因劉福通遣兵西出，攻據陝州，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入河南，節制諸軍，見上回。聞陝州被陷，急檄察罕帖木兒、李思齊赴援。察罕帖木兒聞命獨行，至陝州，見城堅不可拔，便想了一計，就營中焚着馬矢，如炊煙狀，作爲疑兵，自率軍夜襲靈寶。靈寶與陝州倚爲唇齒，此時亦被寇所陷，守城的寇黨毫不防備，被察罕帖木兒驅衆登城，逐去守賊，還攻陝州。陝寇聞風遠颺，復由察罕帖木兒追殺數十里，斃賊無算，以功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至寇黨李武崔德等逼長安，分掠同華諸州，陝西行臺長官爲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用侍御史王思誠言，移書察罕帖木兒，求發援兵。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往援。李武崔德等已聞察罕帖木兒大名，不敢輕敵，當下挑選健卒，前來對壘。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分隊夾攻，人自爲戰，如鷹鷂雀，似獾祭魚，當鋒者死，逃命者生，霎時間寇卒四散。李武崔德阻遏不住，只得敗陣退走。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追至南山，殺獲無數，方纔回軍。豫王忙拜表告捷，歸功兩人，詔擢察罕帖木兒爲陝西左丞，李思齊爲四州左丞，協守關陝，并許便宜行事。了李武崔德。

過了數月，白不信、李喜喜等復自鞏昌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偵悉，先分兵入守鳳翔城，俟白不信等進薄城下，立率鐵騎數千，夤夜趨至，將近敵營，分軍爲左右兩翼，掩殺過去，城中守兵亦鼓噪出來，內外合擊，呼聲震天地，嚇得白不信等抱頭鼠竄，不知下落，餘黨自相踐踏，死傷數萬人，只有命不該死的幾個毛賊逃生了。了白不信、李喜喜等。

關隴方定，四川復亂，隨州人明玉珍初投徐壽輝部下，隨壽輝黨倪文俊攻破沔陽，留守城中，嗣見蜀中空虛，遂率舟師五十艘，進襲重慶，右丞完者都出走，城被陷沒，完者都走至嘉定，會集平章朗華、參政趙資，招集散卒，謀復重慶，不期玉珍兵又復猝至，三人措手不及，各被擒去。玉珍脅降，皆不屈遇害，蜀人稱爲三忠，自是蜀中郡縣多爲玉珍所據。隨手破入明玉珍及四川亂事，亦一鋪納法也。

察罕帖木兒得知此信，擬開關西出，往討玉珍，忽接京中飛勅，因毛貴內犯京畿，命他入衛，他卽遣部將關保等，分屯關陝要口，自率重兵東行。至山西，聞關先生破頭潘等，正從塞外大掠，飽戰而歸，不禁忠憤填膺，投袂而起，忙麾兵趨聞喜、絳，截住關先生等歸路，并遣別將伏南山要隘，堵塞間道。兩下裏安排妥當，專待寇至，好來祭刀，所謂磨厲以須。關先生等却也小心，偵得察罕帖木兒屯兵要路，不敢前來冒犯，只得舍了大道，潛行僻徑，方入南山。

砲聲四響，前後左右，統豎起陝西左丞的旗幟，一隊隊的雄師猛將，分頭殺來。關先生忙令部衆棄去輜重，遁入山谷。這輜重真是不少，遺棄道旁，阻礙出入，伏兵雖是得勢，未免爲所牽羈，只殺了數百人，即便休戰，各搬輜重而回。察罕帖木兒聞寇黨入山，恐他復出，急分軍三道，阻住賊踪：一軍屯澤州，塞盤子城；一軍屯上黨，塞吾兒谷；一軍屯并州，塞井陘口。果然寇兵屢出血戰了五六次，統由屯兵殺敗，斬首數萬級，餘黨遠遁，河東又平。了關先生，破頭潘等。

順帝聞他連捷，擢爲陝西行省右丞，兼行臺侍御史，扼守關陝晉冀，鎮撫漢河襄陽，便宜行闔外事。統錄頭銜，名副其實。察罕帖木兒益練兵訓農，志平中原，休養了半年，即大發秦晉人馬，直擣汴梁。

是時韓林兒自安豐入汴，名目上算做皇帝，却事事爲劉福通所制，在外諸將，又不服劉福通，弄得上下解體，內外離心，各路兵馬，多半敗沒，河南諸郡，旋得旋失，因此汴梁一城，已陷入孤危。驀聞察罕帖木兒提着大兵，水陸齊下，韓林兒等都抖做一團，還是劉福通有些膽力，招集全城丁壯，登陴守禦，自督軍出城逆戰，列陣以待。察罕帖木兒麾兵馳至，迎頭痛擊，差不多似泰山壓頂，所當輒碎。福通勉強支持，殺了數十回合，究竟敵他不過，只好勒馬退回。察罕帖木兒見福通敗退，忙躍馬前進，緊追福通。福通方入城門，策馬回顧，收束部隊，不防察罕帖木兒也到門限，那時閉城不及，只好捨命相搏，再行廝殺。可奈察罕帖木兒的兵將，一擁齊上，眼見得門不能閉，戰亦無益，忙命兵民棄了外城，馳入內城。察罕帖木兒尙欲追入內城門，已經闔住，不能進去。於是環城設壘，悉力圍攻。劉福通嬰城固守。察罕帖木兒督攻數日，終不能下，乃夜於城南設伏，至天明，遣苗軍略城而東。守卒出追，伏發多死，又伴令老弱立柵外城，守卒復出城來爭，因縱鐵騎突擊，把守卒悉數擒住。嗣是屢誘不出，相持多日，城中糧食將盡，劉福通正擬出走，猛聽得城頭鼎沸，喊殺連天，料知外兵已入，忙挈僞主韓林兒，從東門竄去，復返安豐，守卒不及隨逃，多棄械乞降。福通亦未了將了。

察罕帖木兒下令安民，即馳書奏捷，詔進察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知行樞密院事，察罕帖木兒再修車船，

繕甲兵，厲兵秣馬，謀復山東，忽由冀寧遞到急報，大同鎮將李羅帖木兒自石嶺關進兵，徑來攻城了。此李羅帖木兒與忽都皇后父同名異人，閱後便知。

看官到此，必要問這李羅帖木兒究係何人？小子查明元史，就是答失八都魯的兒子。答失八都魯在河南統軍，屢戰屢敗，元廷頗加詰責，答失憂恚而死。其子李羅帖木兒曾任四川左丞，隨父在軍，父歿後所遺部衆歸他代領，頗得勝仗，克復曹濮諸州。至察罕帖木兒移軍河南，李羅帖木兒恰奉命移鎮山西，駐紮大同，令衛京師，他想并據晉冀，擴充權力，所以發兵掩擊冀寧，坐實李羅帖木兒罪狀。察罕帖木兒怎肯干休，自然調兵拒戰。爲將帥不和之始。元廷

聞兩帥互爭，忙遣參知政事也先不花等往與調停，令李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石嶺關以南，兩下各遵約退兵。不意隔了數日，又有旨命李羅帖木兒守冀寧，真是憤憤。李羅帖木兒即出兵趨冀寧城下，守兵不納，察罕帖木兒亦派兵往襲李羅帖木兒，彼此混戰一場，互有殺傷。自殘同類，適以召亡。嗣是搆兵數月，又經元廷遣使諭解，方

各罷兵還鎮。

察罕帖木兒以宿怨已解，壹意東征，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兵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兵

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汴洛軍出孟津，五道並進，水陸俱下。當時山東羣盜自相攻殺，惟僞宋將田豐據守濟寧，王

士誠據守東平，最稱強悍。察罕帖木兒渡河而東，大纛所經，相率披靡，復了冠州，降了東昌，將乘勢攻濟寧。東平養

子擴廓帖木兒，一作庫庫特穆爾，凡元史上所稱帖木兒三字，通鑑輯覽俱改作特穆爾。請諸父前，以大軍攻濟寧，自率偏師擣東

平。察罕帖木兒即撥兵五萬，佐以關保虎林赤等良將，令擴廓帖木兒統兵自行。擴廓本姓王，小字保保，係察罕帖

木兒的外甥，察罕帖木兒愛他驍勇，養爲己子，時已受職爲副詹事。他領着五萬人馬，踴躍前進，途次遇着敵衆，奮

力衝殺，如拉枯朽，斬首萬餘級，直抵城下。王士誠出戰，又敗，勢漸窮蹙，忙遣人求救田豐，誰知田豐已歸降察罕帖

木兒。那時士誠孤立無援，也只好開城請降。原來察罕帖木兒因田豐久據濟寧，頗得民心，先貽書詳陳利害，勸他

投降，田豐不從，士誠見勢不佳，只好開城請降。原來察罕帖木兒因田豐久據濟寧，頗得民心，先貽書詳陳利害，勸他

投降，田豐不從，士誠見勢不佳，只好開城請降。原來察罕帖木兒因田豐久據濟寧，頗得民心，先貽書詳陳利害，勸他

投誠，田豐料知難敵，所以出降。

濟寧東平既復，只有濟南益都一帶，尚有悍寇佔住。察罕帖木兒遂自將大軍逼濟南，另派別將攻益都。濟南城守堅固，經察罕帖木兒費盡心力，至三閱月乃下。瀕海諸郡，望風送款，獨益都孤城不能拔。元廷進察罕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餘職如故。察罕帖木兒復移兵圍益都，大治攻具，諸道並進，寇衆悉力拒守，忽天空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自危宿起，直掃紫微垣，軍中相率驚異。察罕帖木兒毫不爲意，降將田豐請他閱營，諸將以天象示傲，爭來諫阻。察罕帖木兒慨然道：「吾推心待人，人將自服，若變生意外，也是命數使然，何能預防！」諸將復請多帶衛士，察罕帖木兒又不許，只命十一騎從行。甫入營，帳下伏甲突出一將，挺槍猛刺，貫入察罕帖木兒腹中。察罕帖木兒從馬上躍起，大叫一聲而亡。悲哉痛哉

這行刺的將官，究是何人？乃是降將王士誠。原來益都賊目，叫作陳獠須，本與田豐、王士誠等一氣勾通，及城圍已急，復遣人密來引誘，暗以重賄，田豐、王士誠利令智昏，又復謀變，遂設計刺死察罕。察罕既歿，全軍失主，幸有擴廓帖木兒代爲支持，軍心復固。擴廓帖木兒含哀舉喪，正在發訃，京使已到，賚傳詔旨，說是天變，恐應在山東，戒勿輕舉。擴廓奉詔大慟，當與京使說明禍變，京使匆匆去訖。

越數日，又有詔勅頒到，追封察罕帖木兒爲潁川王，諡忠義，所有各軍，令擴廓代父職守，襲有全權。擴廓拜命後，誓師復讎，攻城益急。田豐、王士誠已入城中，助賊協禦。城外百計攻撲，城內亦百計守備，相持數月，仍不能下。擴廓大憤，密令人掘穿地道，以重賞募死士，從地道入城，自率大軍從城外獠登，守賊只防外敵，擲射矢石，不意城中鑽出健卒，縱起火來。若在封神傳中，定說是土行孫、哪吒等舉法，頓時全城駭亂，大軍一半登城，一半尚在外兜圍。登城的軍士殺入城內，擒住賊目陳獠須，并其下悍寇二百餘人。兜圍的軍士正在城門旁伏着，巧遇田豐、王士誠兩人出逃，一聲鼓響，奮起兜拏，兩人中捉住一雙。設伏襲人，自己亦中伏被擒，正是天道好還。擴廓掃盡賊寇，便設起香案，供父牌位，推

田豐王士誠至案前，洗剝上衣，剖心致祭。祭畢，復將陳獠須等二百餘人，檻送闕下，然後再遣兵略定餘邑。山東悉平，乃引兵歸河南去了。

這是至正十六年起，至二十一年間事。點醒年月，萬不可少。惟這四五年間，北方一帶，原是兵戎倥傯，南方一帶，

恰亦擾亂不已。小子只有一枝筆，不能並敘，所以將北方事總敘一段，稍有眉目，纔好說到南方。南方的徐壽輝，自

僭據江西後，遣倪文俊陷沔陽，應五十五回及本回全文。進破中興路。元統帥朵兒只班戰死。文俊復轉拔漢陽，迎壽輝

入居，據爲僞都。沔陽人陳友諒，粗知文墨，初投文俊麾下，爲簿書掾，尋亦自領一軍，幾與文俊相埒。文俊佯奉壽輝，

暗思行逆，被友諒察覺，襲殺文俊，併有其衆，自稱平章政事。盜賊行徑，大率類是。一面親督水師，順流而下，直擣安慶，

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正奉詔守安慶城，號令嚴明，防戍慎固。江淮推爲保障。至是，督軍堵禦，屢敗友諒軍。友諒忿甚，

飛召饒州黨魁祝寇，巢湖黨魁趙普勝，水陸畢集，直逼城下。闕徒步提戈，開城血戰，殺斃敵兵無數。闕亦身中十餘

槍，方入城暫憩，西門已被攻入，火燄冲天，自知事不可爲，引刀自剄。妻耶卜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守臣韓建

亦闔門被害。居民誓不從賊，多被焚死。友諒又進陷龍興，殺死平章政事道童，再派悍將王奉國，引兵寇信州。江東

廉訪副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州往援，與守兵內外夾擊，戰退奉國。既而友諒弟友德，又前來接應奉國，再行攻城，

日夜鏖戰，不分勝負。嗣因城中食盡，至殺老弱以餉士卒，軍心雖未渙散，卒因乏力支持，竟被奉國等攻入。伯顏不

花的斤，及守將海魯丁等，皆戰死。死事諸臣多牛錄入，以表孤忠。

友諒既略地千里，亦思南面自尊，稱孤道寡，適壽輝欲徙都龍興，引兵東下。至江州，友諒設伏城西，自服囊鞬

出迎。及壽輝入城，門閉伏發，竟將壽輝所部親兵，盡行殺死。只饒了壽輝及文吏數人，與之東行，仗着戰艦數十艘，

攻入太平。太平係朱元璋所略地，留守花雲，及養子朱文遜等，力戰被擒，不屈而死。

友諒志益驕縱，急謀僭竊，進據采石磯，募壯士數人，佯使白事壽輝前，俟壽輝接見，由壯士袖出鐵錘，奮力猛

擊，撲揚一聲，壽輝的頭顱，化作兩截，腦漿迸流，死於非命。想做皇帝的趣味。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方擬排班行禮，忽然天昏似墨，石走沙飛，似車輪般的旋風，從大江吹來。小子有詩咏道：

莫言天命本無常，盜賊終難作帝王。
試看颶風江上捲，怒威我已仰穹蒼。

欲知後事如何，且至下文說明。

察罕帖木兒，起自顯邸，仗義討賊，一戰而破羅山，二戰而定河北，三戰而復陝州，四戰而下汴梁，五戰而入山東，出奇制勝，所向必克，何其智且勇也。雖與字羅互鬪，似犯蚌鵝相爭之忌，然字羅實爲禍始，不得盡爲察罕咎。惟田豐詐降，禍生不測，以智勇之察罕帖木兒，竟爲小醜謀斃，良將亡，胡運終矣。若徐壽輝僭號，斬水，起訖共十年，卒斃命於陳友諒之手，盜性靡常，何知仁義，以視田豐王士誠輩，狡黠相似，而兇暴尤過之。然察罕帖木兒之死，似屬可悲，徐壽輝之死，殊不足惜。觀此回之用筆，不特一詳一略，隱寓機緘，而一可悲一不足惜之意，亦流露於楮墨間。文生情，耶！情生文，耶！即文見情，是在閱者。

第五十九回 阻內禪左相得罪 入大都逆臣伏誅

却說陳友諒僭稱帝制，適狂風驟至，江水沸騰，繼以大雨傾盆，連綿不已，弄得這班亡命徒，統是拖泥帶水，狼狽不堪。大衆在沙岸稱賀，不能成禮，連友諒一團高興，也變做懊喪異常。忽接朱元璋麾下康茂才來書，促他速攻應天，願爲內應。茂才與友諒相識有年，至是奉元璋命來誘友諒，友諒大喜，遂引兵東下，到江東橋，四面伏兵齊起，殺得友諒落花流水，單舸遁還。元璋復進兵奪江州，降龍興，略定建昌，饒袁各州，聲勢大震，自稱吳王。

友諒遁至武昌，日漸衰敝。明玉珍本事徐壽輝，聞壽輝爲友諒所害，未免憤恨，遂整兵守夔關，拒絕友諒，不與

交通，因此友諒益成孤立。玉珍覆遣兵陷雲南，據有滇蜀，僭稱帝號，立國號夏，改元天統。朱元璋明玉珍事，俱從陳友諒事帶出。減賦稅，興科舉，蜀民咸安。元末盜賊橫行，專事淫掠，彼此比較，還算明玉珍稍得民心，惟偏據一方，已斷胡元左臂。還有方國珍、張士誠等，出沒江浙。元廷屢遣使招撫，畢竟狼子野心，反覆無常，忽降忽叛，始終不服元命。其餘跳梁小醜，乘亂四出。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戰死鄱陽湖，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戰死淮安城，二人係元朝良將，身經百戰，畢命疆場。於是東南半壁，捍守無人，只有那草澤英雄，自相爭奪。南方一帶，亦大略表明，下文接敘內政。

元廷雖時聞寇警，反若習以為常。順帝昏迷如故，任他天變人異，雜沓而來，他是個全然不管，一味荒淫，所有左右丞相，不是諂佞，就是平庸，所以外患未消，內亂又熾。健筆凌雲

先是有哈麻為相，其弟雪雪亦進為御史大夫，國家大柄，盡歸他兄弟二人。哈麻忽以進番僧為恥，何故天良發現，想是要變死耳。告父圖嚕謂妹婿秃魯帖木兒，在宮導淫，實屬可恨。我兄弟位居宰輔，理應劾佞除奸，且主上沈迷酒色，不能治天下，皇子年長聰明，不若勸帝內禪，尚可易亂為治云云。圖嚕也以為然，適其女歸甯，遂略述哈麻言，并囑他轉告女夫，速令改過。

秃魯帖木兒得了此信，暗思皇子為帝，必致殺身，忙去報知順帝。順帝驚問何故，秃魯帖木兒道：「哈麻謂陛下年老，應即內禪。」順帝道：「朕頭未白，齒未落，何得謂老？」諒是哈麻別有異圖，卿須為朕効勞，除去哈麻。」秃魯帖木兒唯唯而出，即去授意御史大夫搠思監，教他劾奏哈麻。搠思監自然樂從，即於次日馳入內廷，痛陳哈麻兄弟罪惡。順帝偏說哈麻兄弟待朕日久，且與朕弟寧宗同乳，姑行緩罰，令他出征自効。隔了一宵，又變宗旨，極寫順帝昏庸。搠思監默念道：「這遭壞了！」飛步退出，奔至右丞相第中。

是時右丞相為定住，見他形色倉皇，問為何事。搠思監道：「皇上欲除去哈麻，密令秃魯帖木兒授意與我，教我上書劾奏。我思上書不便，不如入內面陳，誰知皇上偏諷令緩罰，倘被哈麻聞知，豈不要挾嫌生釁，暗圖陷害我？」

的性命，恐要送掉了！」定住笑道：「你弄錯了主見，沒有奏章，如何援案處罰？」順帝之意，未必如是。搆思監道：「如此奈何？」定住道：「你不要怕，有我在，保你無事！」搆思監還要細問，經定住與他密談數語，方喜謝而去。定住遂與平章政事桑哥失里，聯銜會奏，極言哈麻兄弟不法狀。果然奏牘夕陳，詔書晨下，將哈麻兄弟削職，哈麻充戍惠州，雪雪充戍肇州。兩人被押出都，途次忤了監押官，活活杖死。宮廷不加追究，想總是相臣授意，令他如此。上文密談二字，便已寓意，然亦可爲脫脫洩憤。

順帝即拜搆思監爲左丞相，已而定住免官，搆思監調任右相，這左丞相一職，仍起復故相太平，令他繼任。搆思監內媚奇后，外諂皇子，獨太平秉正無私，不肯阿附。時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已正位青宮，因見順帝昏迷不悟，常以爲憂，前聞哈麻倡議內禪，心中很是贊成，及哈麻貶死，內禪輟議，不禁轉喜爲悲，密與生母奇皇后商議，再圖內禪事宜。奇皇后恐太平不允，乃遣宦官朴不花，先行諭意，令他勉從。太平不答，嗣又召太平入宮中，賜以美酒，復申前旨。可奈太平堅執如前，雖經奇皇后曉諭百端，總是拿定主意，徒把那依違兩可的說話，支吾過去。奇后母子，緣是生嫌，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所擢用，皇太子令監察御史買住等，誣劾他受賊違法，下獄杖死。太平知不可留，稱疾辭職，順帝加封太保，令他養疾都中。

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抗命，將犯京畿，順帝命少保魯章，引兵截擊，未分勝負。皇太子稟諸順帝，請飭太平出都督師，順帝照准。太平知皇子圖己，立即奉命出都。可巧陽翟王兵敗，其部將脫驩縛王以獻，太平不受，令生致闕下，正法伏誅。於是太平幸得無事。嗣後上表求歸，順帝命爲太傅，賜田數頃，俾歸奉元就養。太平拜謝而歸。既而順帝欲相伯撒里，伯撒里面奏道：「臣老不足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與太平同事不可。」順帝道：「太平方去，想尚未到原籍，卿可爲傳密旨，飭他留途聽命。」伯撒里連聲遵旨，退朝後，亟遣使截住太平，太平自然中止。不料御史大夫普化，竟上書彈劾太平，說他在途觀望，違命不行。這位昏頭磕腦的元順帝，也忘却前言，竟下詔

削太平官。並非貴人善忘，實係精血耗竭，因此昏昏。

搆思監又受奇后密勅，再誣奏太平罪狀，有旨令太平安置土蕃。太平

被徙行至東勝州，復遇密使到來，逼他自裁。太平從容賦詩服藥而死，年六十有二。太平之死，與脫脫相類。

太平子也先忽都，尚爲宣政院使，搆思監陽爲勸慰，陰謀加害，遂釀成一場大獄，闖出漫天禍祟，擾得宮闈震

驚，一古腦兒送入冥途。連有元百年的社稷，也因此滅亡。一鳴驚人，原來奇后身邊，有一宦官與奇后幼時同里，及奇

后得寵，遂召這宦官入宮，大加愛幸，如漆投膠，這宦官叫作何名，就是上文所說的朴不花。朴不花內事嬖后，外結

權相，氣餒熏灼，炙手可熱，宣政院使脫脫，與上文脫脫異。曲意趨附，與他同惡相濟，爲國大蠹，監察御史傅公讓等，聯

銜奏劾，被奇后母子聞知，攔起奏摺，把傅公讓等一律左遷，惱動了全臺官吏，盡行辭職。彷彿同盟罷工。

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太子，直言切諫，太子雖是不悅，奈已鬧成大禍，不得不據實奏聞。順帝方纔得悉，令

二人暫行辭退。祖仁猶強諫不已，定要將二豎斥逐，同臺御史李國鳳，亦言二豎當斥，順帝接連覽奏，怒他絮聒，竟

欲將陳李二人加罪，御史大夫老的沙，係順帝舅，力言臺官忠諫，不應摧折，乃僅命將二人左調。惟奇后母子懷

恨不已，竟譖及老的沙。順帝尚不忍加斥，封爲雍王，遣令歸國。尙有渭陽情。一面命朴不花爲集賢大學士。老的沙憤

憤西去，知樞密院事秃堅帖木兒，素與老的沙友善，且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至是亦隨了老的沙西赴大同。

大同鎮帥李羅帖木兒，與秃堅帖木兒又是故友，遂留他二人在軍。搆思監偵知消息，竟誣老的沙等謀爲不

軌，并將太平子也先忽都也加入在內。注意在此。此外在京人員，稍與未協，卽一網牽連，鍛鍊成獄也。先忽都等貶死，

又遣使至大同，索老的沙等。李羅帖木兒替他辯誣，拒還來使。搆思監與朴不花，遂並劾李羅帖木兒，私匿罪人，逆

情彰著，順帝頭腦未清，立下嚴旨，削李羅帖木兒官爵，使解兵柄歸四川。

看官，你想李羅帖木兒，本是個驕恣跋扈的武夫，聞着這等亂命，那裏還肯聽受，當下分撥精兵，令秃堅帖木

兒統領，馳入居庸關，知樞密院事也速等，與戰不利，警報飛達宮廷，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擬去邀擊。行至古

北口，衛兵潰散，無顏可歸，只得東走興松。禿堅帖木兒乘勢直入，竟至清河列營，京城大震，官民駭走。順帝遣國師達達，馳諭禿堅帖木兒，命他罷兵，禿堅帖木兒道：「罷兵不難，只教奸相搦思監權閣朴不花，執送軍前，我便退兵待罪。」達達回報，急得順帝沒法，不得已如約而行。此時的奇皇后，也只有急淚兩行，不能保底。兩人眼見他雙雙受縛，出界外軍。謀及婦人，宜其死也。禿堅帖木兒見此兩人，不遑詰責，立命軍士將他剝死。死有餘辜。乃引兵入建德門，

覲順帝於延春閣，伏哭請罪。順帝慰勞備至，賜以御宴，并授爲平章政事，且復李羅帖木兒官爵，并加封太保，仍鎮大同。禿堅帖木兒乃驅軍退還大同去了。

順帝以外兵已退，召還太子。太子還宮，餘恨未息，定要除李羅帖木兒，遂遣使至擴廓帖木兒軍前，命他調兵北討。擴廓素嫉李羅，便即應命發兵。李羅帖木兒察知此事，不待擴廓兵到，先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兩人，率兵內犯，前鋒入居庸關。皇太子又親督衛兵，守禦清河，軍士仍無鬪志，相率驚潰。太子孤掌難鳴，遂由間道西去，往投擴廓帖木兒。李羅等長驅並進，如入無人之境，既抵健德門，大呼開城。守吏飛奏順帝，順帝又束手無策，忙與老臣伯撒里商議。伯撒里擬出城撫慰，并自請一行。順帝喜甚，忽憂忽喜，好似黃口小兒。當日伯撒里出城，會晤李羅帖木兒，表明朝廷調遣事由太子，非順帝意。李羅因請入覲。伯撒里請留兵城外，方可偕入。李羅應允，只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二人，隨伯撒里入朝。既見帝，並陳無罪，且訴且泣。順帝也爲淚下。嘗謂婦人多淚，不意庸主逆臣，亦復如是。當下賜宴犒軍，并授李羅帖木兒爲左丞相，老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尋復進李羅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

李羅既專政，將所有部屬，布列省臺，逐宮中西番僧，誅禿魯帖木兒等十餘人。此舉差快人心。且遣使請太子還京，并費詔奪擴廓官。擴廓拘留京使，奉太子名號，檄召各路人馬，入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大怒，帶劍入宮，硬要順帝纒出奇后。順帝只是發抖，不能出言。李羅彷彿曹阿瞞，順帝彷彿漢獻帝。惹得李羅性起，指揮宦官宮女，擁奇后出宮，幽禁

諸色總管府，並調也速禦擴廓軍也。速以李羅悖逆不法，陽爲奉命，陰遣人連結擴廓，並及遼陽諸王。待至安排妥當，竟聲明李羅罪狀，倒戈相向。

李羅帖木兒聞警，忙遣驍將姚伯顏不花，出拒通州。適遇河溢，留駐虹橋，不意夜間河水灌入，倉猝警醒，幾已不及逃生。姚伯顏還恃着驍勇，鼻水出營，突來了許多小筏，分載軍士，首先一筏，上立大將，挺鎗來刺姚伯顏。姚伯顏忙躲入水中，誰知下面已伏着水手，竟將他一把抓住。看官：「你道這大將爲誰？就是知院也速。他乘着水漲，來襲姚伯顏營，順流決灌，淹入營中，以致姚伯顏中計，被他擒去，受擒以後，那裏還能活命！」李羅帖木兒憤甚，自將兵出通州，途遇大雨，三日不止，只得還都。

湊巧來了一個宦官，帶着美女數人，入府進獻。李羅瞧着，統是亭亭弱質，楚楚丰姿，不由的喜笑眉開，忙問宦官道：「何人有此雅意，送我許多美姬？」宦官答說：「是奇皇后遣送，爲丞相解憂。」李羅大悅道：「難得奇后這般好心，你去爲我代謝，且致意奇后，儘可即日還宮。」奸雄如曹阿瞞，猶悅張濟之妻，何況李羅。宦官受命去訖，李羅帖木兒

忙去邀請老的沙，來府宴飲。老的沙即刻赴召，主賓入席，美女盈前，正是花好月圓，金迷紙醉。迨至半酣，那美女起座歌舞，珠喉宛轉，玉佩鏗鏘，差不多與飛燕玉環一般神妙。怕就是學天霓舞的宮女。待酒闌客去，李羅帖木兒任意交歡，自不必說。嗣是連日沈迷，厭聞外事，到了警報四至，乃遣秃堅帖木兒出禦，自己仍淫樂如常，一日奉到急詔，促他入宮，不得已跨馬馳入，甫到宮門，放韁下馬，猛見數勇士持刀出來，方欲啓問，刀鋒已刺入腦中，腦漿直流，倒地而亡。作惡多端，總難逃過此關。原來威順王子和尙，恨李羅無君，密稟順帝，結連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暗伏宮

門，一面召他入宮，乘便下手。李羅果然中計，遂被斫死。老的沙聞李羅被殺，急至李羅家中，挈他眷屬，出都北遁。伯達兒等復奉旨趕殺，中途追及，一陣亂刺，不分男女老幼，盡行殺死，連老的沙也化作肉糜。老的沙等不必惜，只惜美女數人，也同受死。秃堅帖木兒接着京報，引兵自遁，到八思兒地方，亦爲守兵所殺。

順帝乃函李羅首，遣使齎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扈從至京師，途次忽接奇后密諭，令他率兵擁太子入城，脅帝內禪。奇后又出風頭，擴廓意不謂然，將到京城，即遣還隨軍，只帶數騎入朝。奇后母子復怨及擴廓，獨順帝見了太子，很是喜懽。尙在夢中，并嘉諭擴廓，令爲右丞相，擴廓面辭，乃以伯撒里爲右丞相，擴廓爲左丞相。伯撒里是累朝老臣，擴廓係後生晚進，兩下意見未能融洽。過了兩月，擴廓即請出外視師。是時江淮川蜀已盡陷沒，皇太子屢擬往討，爲帝所阻，至擴廓奏請視師，遂加封太傅河南王，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並迤南一應軍馬，所有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擴廓拜辭去訖。

會皇后弘吉刺氏去世，順帝卽册立次皇后奇氏爲皇后。又因奇氏系出高麗，立爲正后，未免有背祖制，當由廷臣會議，於沒法中想出一法，改奇氏爲肅良台氏，算做蒙族的遺裔，仍封奇氏父以上三世，皆爲王爵。小子有詩咏奇后道：

果然哲婦足傾城，外患都從內釀生。
我讀殘元奇氏傳，悍妃罪重悍臣輕。
奇氏既立爲正后，母子權勢益盛，免不得愈鬧愈壞。有元一代，從此收場，請看下回交代。

女寵也，宦官也，權臣也，強藩也，此四者皆足以亡國。順帝之季，蓋兼有之，而禍本則基於女寵。看此回陸續敘來，有宦官朴不花，有權臣搠思監，有強藩孛羅帖木兒，及擴廓帖木兒，彼此迭起，如層疊疊嶂，目不勝接，而最要線索，則覲定奇后母子。奇后母子謀內禪，於是朴不花搠思監表裏爲姦，乘間希寵。於是孛羅擴廓先後入犯，藉口誅奸，倘非順帝之素耽女寵，何自致此奇禍耶？哲婦傾城，我亦云然。

第六十回 羣寇盪平明祖卽位 順帝出走元史告終

却說奇后母子，既怨恨擴廓，自然專伺擴廓的間隙，以便下手。擴廓尚不及防，出都南下，軍容甚盛，鹵簿甲仗，亘數十里。既到河南，便傳檄各路將帥會師大舉。是時兩河南北，總算平靖，前時受調的軍馬，多半還鎮，如咬住亦憐真班、月魯帖木兒等死的，或內用，或罷官。收東第五十五回的將官。只關陝一帶，尚有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諸人，擁兵自固，隱蓄異圖。會接擴廓帖木兒檄文，張良弼首先拒命。良弼曾爲陝西參政，駐兵藍田，當察罕帖木兒奉命總軍，良弼已不受節制。察罕嘗與李思齊聯兵往攻，經元廷遣使調解，方纔罷手。看官！你想察罕是擴廓的父親，良弼尚欲抗拒，況輪到擴廓身上，那裏肯低頭忍受？擴廓帖木兒以鎮將未受調遣，不便討賊，遂遣關保、虎林赤等西攻良弼，一面遣人與李思齊聯盟。思齊與察罕爲老友，至是要受制擴廓，意亦不平。良弼又結懽思齊，願遣子弟爲質，連兵拒守，因此思齊却擴廓使，竟與良弼相連。統有私意用事，如何可以保國。關保等進戰不利，擴廓帖木兒遂親自往攻，留弟脫因帖木兒駐濟南，防遏南軍。良弼聞擴廓自至，忙邀同孔興脫、列伯等會議，推思齊爲盟主，合兵防禦。兩下角逐，互有勝負。皇太子乘隙進言，謂擴廓奉命南征，反行西進，顯有跋扈情狀。順帝乃遣使馳諭擴廓，令他速卽罷兵，專事江淮。擴廓覆奏，須平定關陝，然後東行。廷臣大譁。太子亦自請出征，遂由順帝下詔道：

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前察罕帖木兒仗義與師，獻功敵愾，迅掃汴洛，克平青齊，爲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搆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貽朕憂。詢諸衆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聿遵舊典，奚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一應軍機政務，如出朕裁。其擴廓帖木兒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總統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各支軍馬，進取襄樊。詔書到日，宜洗心滌慮，共濟時難，毋負朕命！

此詔下後，擴廓帖木兒及李思齊張良弼等，俱不受詔，仍是互相殘殺。皇太子亦留都不行，但遣人運動擴廓麾下，陰使脫離關係，自歸朝廷。於是關保豹高等，都叛了擴廓，願從朝命。皇太子稟准順帝，罷擴廓兵柄，削太傅左丞相職銜，仍前河南王，食邑汝州。所有前統各軍，概派別將分領。擴廓帖木兒仍不受命，惟退軍還澤州。順帝又命李思齊張良弼等，東向出關，關保豹高等，西向進逼，兩路夾攻擴廓。擴廓大憤，竟引兵據太原，盡殺元廷所置官吏，居然行逆。坐實一個逆字，書法謹嚴。順帝再削他爵邑，令諸軍四面進蹙，擴廓也覺勢孤，由太原退守平陽。

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忽然霹靂一聲，各軍瓦解，把紛紛擾擾的江山，盡行掃淨，發現一個大明帝國出來！又作驚人之筆。原來河北諸將，自相爭戰，無暇顧及南方。那時吳國公朱元璋，蒐集人材，招募兵士，武有徐達常遇春胡大海俞通海李文忠等，文有李善長劉基宋濂葉琛章溢王禕等，先略浙東，次平江表，所經各地，秋毫無犯，人心相率歸嚮，望風投誠。帝王之師，比衆不同。

元廷曾遣戶部尚書張昶至江東，授元璋爲江西平章政事，元璋極陳元廷失政，難與共事，說得張昶亦被感動，竟留住元璋營中，願佐戎幕。就是海上魔王方國珍，也因他威德服人，遣使奉書，願獻溫台慶元三郡，只陳友諒與張士誠勾結，共抗元璋。士誠遣將呂珍攻入安豐，殺劉福通，拘韓林兒。元璋率徐達常遇春等，倍道赴援，擊走呂珍，迎林兒歸居滁州。友諒聞元璋救安豐，大興水師，來圍洪都。洪都係龍興改名，元璋留從子文正及偏將鄧愈等協守。至友諒進攻，一面率兵備禦，一面飛書告急，元璋親率大兵往援，師至湖口，友諒亦撤圍東行，渡鄱陽湖，至康郎山，遇着元璋軍。元璋督兵死戰，縱火焚友諒舟，友諒大敗，中矢而死。是戰爲朱氏興亡關鍵，因與元史無甚關係，應另詳明史演義中，故敘述從略。

友諒驍將張定邊，挾友諒次子陳理，遁還武昌，元璋遣常遇春督軍進攻，自還應天，稱爲吳王，復率軍自擣武昌，降陳理及張定邊，湖廣江西諸郡縣，次第盪平。友諒了。

再下令討張士誠，時士誠所據地南至紹興，北有通泰高郵，淮安濠泗，直達濟寧，徐達常遇春等奉元璋命，攻取淮安諸路，連敗士誠軍，濠徐宿諸州相繼攻下。又分兵徇浙西，拔湖州嘉興杭州，東入紹興。會韓林兒死，乃除去龍鳳年號。韓林兒了，建國號吳，立宗廟社稷，復命徐達等進逼平江。士誠固守數月，援盡力窮，城遂陷沒，執士誠歸應天。士誠自縊死。士誠了。

方國珍前降元璋，後又據境稱雄，經元璋將湯和廖永忠等水陸夾攻，國珍乃窮蹙乞降。湯和以國珍歸應天，未幾病歿。國珍了。

嗣是取福州，拔永平，殺福建平章陳友定，復進徇廣州，降廣東行省左丞何真，誅海寇邵宗愚，各郡縣相繼歸降。連九真日南朱崖儋耳諸城亦俱納印請吏，心悅誠服。於是南方大定。吳相國李善長等連表勸進，奉吳王朱元璋爲帝。當於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載明年月日爲元明絕續之界限。行卽位禮。國號明，建元洪武。一個禿頭和尚居然做到皇帝，可見天下無難事，總教有心人。一班開國功臣，於是日辰刻，簇擁吳王朱元璋出應天城，先至南郊，祭告天地，由太史官劉基代讀祝文。其文云：

惟大明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辰朔，越四日乙亥，皇帝臣朱元璋，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曰：伏以上天生民，俾以司牧，是以聖賢相承，繼天立極，撫臨億兆，堯舜禪讓，湯武弔伐，行雖不同，受命則一。今胡元亂世，宇宙洪荒，四海有蠱蠱之憂，八方有蛇蝎之禍，羣雄並起，使山河瓜分，寇盜齊生，致乾坤棄滅。臣生於淮河，起自濠梁，提三尺以聚英雄，統一旅而救困苦，託天之德，驅陸軍以破肆毒之東吳，仗天之威，連戰艦以誅梟雄之北漢。因蒼生無主，爲羣臣所推，臣承天之基，卽帝之位，恭爲天吏，以治萬民。今改元洪武，國號大明，仰仗明威，掃盡中原，肅清華夏，使乾坤一統，萬姓咸寧。沐浴虔誠，齋心仰告，專祈默佑，永荷洪庥，尚饗！

讀祝畢，吳王朱元璋率羣臣行九叩禮。禮成，乃移就黃幄，南面稱尊。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揚塵舞蹈，三呼萬

歲。但見天朗氣清，風和景霽，居然現出一番昇平氣象。自是吳王朱元璋，便成了明太祖高皇帝。標清眉目。即位後，返都升殿，又受羣臣朝賀，追尊列祖爲皇帝。冊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諸功臣亦進爵有差。

越日，卽下詔伐元，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五萬，卽日北行。大軍由淮入河，直趨山東，勢如破竹，陷沂州，下嶧州，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諸路，迎刃卽解。轉旆河南，入虎牢關，大破元將脫因帖木兒，卽擴廓弟。乘勝攻入汴梁。元將李思齊、張良弼等，屢接順帝詔勅，令出潼關禦南軍，他偏遷延不發。至明軍已入河南，不得已率兵駐潼關。漁人到了，蚌鹵危矣。不防明軍紮是利害，數日卽至，放起一把大火，將張良弼營兵燒得焦頭爛額。良弼遁去，思齊亦奔還鳳翔。大好一座潼關，被明軍占據去了。

擴廓帖木兒，聞思齊等爲明軍所困，乘隙東出，來襲關保，高、兩人不及防備，都被他生擒了去。還要驅兵內犯，險些兒逼入京畿。順帝大恐，忙下詔歸罪太子，復擴廓帖木兒官爵，仍前河南王、左丞相、統軍南下，截擊明軍。擴廓乃退屯平陽，逗留不發。

明將徐達已連下衛輝、彰德、廣平，進次臨清，大會諸將，分道北攻。至德州，復合車長驅。元兵水陸俱潰，遂進陷通州。元知樞密院事卜顏帖木兒，力戰被擒，不屈遇害。元廷大震。順帝無法可施，只得集三宮后妃及皇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失列門，暨知樞密院事黑斯，宦官趙伯顏不花等，極力諫阻，順帝不從。伯顏不花慟哭道：「天下係世祖的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輕出？臣願率軍民出城拒戰，請陛下固守京都。」元末有此宦官，可謂庸中佼佼。順帝尙是沈吟，偏偏警信又到，報稱明軍將抵京城。那時順帝手忙脚亂，急令后妃太子等，收拾行裝，一面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以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師。挨過黃昏，便挈后妃太子等，開健德門北去。待明軍抵齊化門，都中已倉皇萬狀。淮王率着殘兵，守禦數日，那裏當得住百戰百勝的明軍。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明軍入城，淮王帖

木兒不花，左丞相慶童，及右丞相張康伯，平章政事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御史中丞滿川，都路總管郭允中，皆死。難不沒死事之臣。元亡，統計元自太祖開國至順帝北奔，共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混一中原，至順帝亡國，只八十九年。

徐達督諸軍入城後，禁士卒侵暴，封府庫及圖籍寶物，令指揮張勝監守宮門，不得妄入。吏民安堵，市肆無驚。當下露布告捷，由太祖傳旨獎賞，并命出師西略。徐達復率常遇春等入山西，逐擴廓帖木兒，順道趨關中，降李思齊等。尋聞元兵猶出沒塞外，乃趨還燕都，准備北伐。至洪武二年，出師拔開平，元帝奔和林。三年復北伐，元帝奔應昌。未幾元帝逝世，元人謚爲惠宗。明太祖以元帝順天退位，謚爲順帝。明軍又進克應昌，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倉猝北竄，其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等不及隨行，皆被獲。未知奇后亦受擒否送至應天，明太祖下詔特赦，且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元參政劉益亦以遼陽降。朔漠又定，頒詔天下。四年，復遣湯和傅友德進軍四川，時明玉珍已死，子昇襲位，發兵拒敵，屢戰屢敗，沒奈何面縛輿榦，出降軍前。明玉珍父子又了明太祖封爲歸義侯。於是蕩蕩中華，盡入大明。元史演義可從此告終了。惟還有一段尾聲，不能不補敘出來，歸結全書正傳。

先是西域分封，共有四國，自察合台汗也先不花，併有窩闊台汗地，却成了鼎足三分。應三十二回也先不花死後，國勢漸衰，至元順帝至正十九年，察合台後裔特庫爾克嗣位，復簡閱軍馬，征服叛亂，麾下有屬酋帖木兒，係蒙古疎族，強健善戰，所向有功。特庫爾克死，子愛里阿司嗣，與帖木兒不協。帖木兒遂佔據中央亞細亞，自行建國，奠都撒馬兒罕。嗣復逐愛里阿司，併有察合台汗國全土。適伊兒國汗亞爾巴孔，係旭烈兀弟阿里不哥遠孫，唐弱不振，部下多分據獨立，互爭不已。帖木兒又代爲討平，乘勢佔領兩國，併合爲一。只有一欽察汗國，與他抗衡。欽察汗統轄阿羅思各部，威振西方，拔都遠孫月即別汗及子札尼別汗二代，驅役阿羅思諸侯，氣燄尤盛。莫斯科大公宜萬一世，最得欽察汗信任，藉勢營殖，後來俄羅斯肇興，實基於此。札尼別死，篡弑相繼，國又大亂。阿羅思諸侯亦各圖分

立。帖木兒引軍入援，鎮定全境，扶立脫克達米昔爲欽察汗。及帖木兒還軍，脫克達米昔別圖拓地，侵入帖木兒境內。帖木兒怎肯干休！即親率大軍問罪，逐去脫克達米昔，另立一汗，叫作可里的克。表面上令他管轄，實際上仍歸自己節制，彷彿近今國際法上，所稱的被保護國。

帖木兒既併吞西域，復南略印度，侵母兒坦，陷疊爾黑。旋因突厥遺種阿斯曼國，即今土耳其國。部長名巴賈塞脫，連結阿非利加洲的埃及國，夾擊帖木兒屬地。帖木兒即還軍拒戰，一戰破埃及軍，再戰擒巴賈塞脫，略定小亞細亞全境。兵威大震，遂招集蒙古各王族，大舉而東，竟欲規復中原，混一區宇，仍追效那元太祖的雄圖。元世祖的宏業，無如天已厭元，不使再振。這位大名鼎鼎的帖木兒，竟中道病亡，未損明朝片土。此事已在永樂年間，他日演述明史，再當詳細交代。本書至元亡爲止，不過應二十四回，及三十二回中，曾敘及西域四汗國事，若非補入此段，反似上文虛懸，無所歸結。看官如嫌簡略，請看日後出版的明史演義，自知分曉。小子欲就此擱筆，惟尚有俚句四首，錄述于後，作爲全書的總束，看官不要謂我畫蛇添足哩！詩曰：

開疆容易守疆難，文治無聞運已殘；八十九年元社稷，徒留戰史付人看！
累朝佞佛太無知，釋子居然作帝師；果有如來應一笑，百年幻夢被僧欺。
到底華夷俗不同，上烝下亂竟成風；濠梁幸有真人出，纔把腥羶一掃空。
大好江山付劫灰，前車已覆後車來；須知殷鑒原非遠，試看全書六十回。

本回爲結束文字，故於元末各將帥，及東南諸寇盜，一齊敘過，如風掃殘雲，倏然而盡。至後段述及四汗國事，亦隨敘隨略，傳所謂其興也勃，其亡也忽者，文境殆似之矣。或謂如許大事，一回了畢，究嫌太簡，不知朱明之平定南方，應屬諸明史中細評，中已屢次說明。至若帖木兒之奄有西域，亦在元亡後數十年間，必欲于此詳述，試問元明兩代，將從何處分界耶？故宜詳者不厭其煩，宜簡者不嫌其略，著書人固自有深意也。

元史通俗演義

第六十回

羣寇盪平明祖卽位

順帝出走元史告終

三七六